

容膝軒詩文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容膝軒詩文集序

王友萊先生父執也書鏞自弱冠時望見顏色而以未能親炙其道德文章爲憾雖然嘗聞諸先君子矣先君子曰吾儕好學無有如友萊者友萊能拒人之所不肯拒能受人之所不能受性好靜豪華之地固避之若浼卽相得之師友同居一城一年半年有欲相見輒不可得者蓋閒冷然也今數十年後得讀其文乃適如其人其自論文曰性拘而多畏不敢爲過高之言非力之所及也不敢爲過刻之言非心之所安也不敢爲藻繪之

容膝軒詩文集序

一四明嚴精
約園刊本

言懼意之晦而不明也不敢爲虛誣之言懼人之疑而不信也夫先生之所述悉中今日學者之弊故先生之文典雅詳贍而一歸於清正且以文傳人以人傳事以爲文非虛作則萬季野之用心也嘉道以後慈谿鄭氏喬遷或可與匹他無能及也以其學言泛覽於經史百家尤精於漢書旣補注之而心以爲未足然已行世矣其於鄉先生之書尤拳拳思有以網羅之卽如曹放齋詩說嘗先壽鏞而輯之矣沈端憲家集五卷嘗惜其書之不傳僅得其規友人詩云爲學未能識向背讀書萬

卷終亡羊已大可見師門宗旨而壽鏞幸輯有定川遺
書倘亦先生之志乎嗚呼聞道有早暮壽鏞何人何敢
言聞道而先生之聞道先於壽鏞者乃得承其緒焉不
大幸乎哉林君滌庵先生快婿也壽鏞以斯文如星辰
日月宜常照耀於世於是滌庵會合親朋肩其任傾資
十萬以上重刻之是足慰先生於九原已時民國三十
四年五月十一日後學張壽鏞序

民國鎮海縣新志備稿

人物傳

王榮商字友萊，永肩孫生而歧嶷，溺苦於學，制藝詩賦治之尤精。光緒八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十五年授編修，二十年大考升侍講。二十四年轉侍讀，嘗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四川鄉試正考官，生平留心學務，疏請地方官廣立鄉塾，改大學堂總辦，提調爲實官。鄉有靈峯寺，鄉人移香火之資以充靈山公學費。僧夤緣當道，幾翻前議。榮商言於支提學，恒榮得寢其

客膝軒文集

人物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事。其有持論過激，鄙薄科舉者，則又面斥之，雖至好者無所假借。靈巖二都二圖之河既狹，且曲，雨則溢，旱則涸。榮商方省母假歸，因集眾議疏濬，始事於二十四年孟冬，迄於歲除。凡濬幹支河，其萬有三千餘丈。明年大旱，闔村咸受灌溉之利。宣統紀元，預修德宗實錄三年。丁母憂歸，清祚告終，遂不復出。民國八年，邑設局修志，延榮商任總纂，發凡起例，悉心商榷。時已病困，猶手訂大事記人物傳兩門，餘未及審定而卒。年七十。

容膝軒文集目錄

記一

石湫義民祠記

振文書院記

崇賢閣記

容膝軒記

槐蔭堂記

重修妙林廟記

滙上四明義塾記

修京城鎮海試館記

靈山書院記

溪南謝氏宗祠記

孔墅嶺庵記

重建德興縣署記

崇正書院記

重修井溪廟記

容膝軒文集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陳氏思本學堂記

禱圖記

石高塘文昌閣記

周氏承德義莊記

顧氏宗祠記

靈樹觀記

修傅氏祠堂記

記二

記澗口禦法船始末

黃俊生贈書記

墨海樓觀書記

大梅山館書目記

訪俞長洲父子墓碑記

記祁文恪公軼事

七千卷樓記

嚴二二莊澹河記

戊庚事變記略

移築永豐塘石日記

題慈谿費氏半園圖

題蜀館小集圖

記貧民索食及平糶議

題蔣巾波先生墨蹟

序三

贈楊丈醒禪序

培元

送陳子封之官德興序

祥燕

贈陸漁笙先生序

廷獻

贈俞樹周序

汝昌

贈石秀初序

企喙

贈湯鴻九序

嗣銜

送夏香孫南歸序

翊

送唐春卿先生省親序

景

容膝軒文集

目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葉至川侍御南歸序

慶垣

送陳蓉曙之江蘇序

透聲

送陳馨莊之廣東序

居綸

贈陳甄甫序

守淑

贈蕭履安序

開泰

送張讓三序

美翊

送譚彤士之廣西序

送劉彤卿之官銅陵序

佐宸

送裘魯常之官廣豐序

鴻勳

序四

蕉雨軒詩鈔序

蛟川耆舊詩繫題詞

書戴埴鼠璞後

焦竑獻徵錄書後

顧湖舫先生時文序 墨圖便覽自序

淞木捐章芻議自序 槐窗雜錄序

漢書注校補後序 紀年錄序

盛世危言題詞 楊家橋王氏譜序

第三洋王氏譜序 石門王氏譜序

蘆江胡氏譜序 四川鄉試錄序

玉堂譜書後 學堂章程書後

算山胡氏譜序 鎮海南鄉程氏譜序

程氏譜跋 輯放齋詩說題詞

容膝軒文集

目錄

三四册藏書

約圖刊本

東錢湖志序 澹園詩集序

少有軒書目序

傳五

李雪篁傳 張周二布衣傳

王小農傳 胡子鏡傳

蘇經士傳 繆養庵小傳

顧一仙傳 顧湖舫先生傳

舅氏邱鞠臣先生事略

江秀蓀傳 虞敦甫傳

虞澹初傳

顧家興傳

方母莊太君家傳

方正甫傳

徐小蓮傳

胡貞烈婦傳

樂節婦傳

夏封君家傳

傅君崇德家傳

張崑泉家傳

胡綸元先生家傳

王己生傳

張雪厓兄弟傳

林本初家傳

顧舵舫家傳

傅寶榮傳

程參議傳

陳爾修傳

容膝軒文集

目錄

四十四卷

約圖刊本

陳協中傳

記王全福

志表六

傅君鯉門墓表

樂秉國先生墓志銘

林君玉洲墓志銘

陳公峻峰墓表

謝櫓峰先生墓表

方公仰喬墓表

杜夢廬墓表

楊公理庵墓表

傅莓軒墓志銘

鍾杏仙墓志

樂達四先生墓表

卓子培墓志銘

顧君詩舫生壙志

王紫珊先生生壙志

林子繩先生墓表

方內翰壙志銘

顧嘯舫先生墓表

卓鎮鰲墓表

顧湖舫先生墓志銘

傅樹南哀詞

丁君壙志

俞樹周壙志

樂俊奎壙志

周个亭壙志

周筱亭壙志

邵元升權厝志

太學王君墓表

葉寶鏡壙志

吳琴軒壙志銘

朱彝堂先生墓表

胡青原先生壙志

容膝軒文集

目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傳七

先大父述

先府君述

王府君墓志銘

亡弟康侯權厝志

王節婦傳

邵氏姑傳

王媪傳

從兄兩人傳

亡妻樂宜人哀詞

洙兒哀詞

女菊英哀詞

弟琴史哀詞

祥雲叔生壙志

仲妹傳

先慈行述

立嗣告祖文

次女像贊

兄友夔壙志

先兄行述

族弟玉林墓表

書八

答鄭雲仲

答某甥

再答某甥

與端制軍

與增中丞

與喻方伯

與張讓三

與榮協揆

論簡字教科之不宜設上榮協揆及唐春卿師

右容膝軒文稿目錄凡雜文一百四十三首其七十一

容膝軒文集

目錄

六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首先緒二十一年冬刻於京師琉璃廠工既竣嘗自爲序錄曰王氏世耕鎮海之南鄙九傳至先考府君始爲縣學生以經義教授鄉里榮商八歲先府君教之爲詩九歲爲時文二十五歲而孤始學爲古文蓋深痛樹立不早不能顯揚於生前惟勉效古人之文記述先德傳之後世庶幾先人雖亡而尙有嘉言懿行之留貽可爲子孫法則此區區之志也旣成兩世行述念單文不足以自存因推廣其類而爲之然才力淺薄於古人深微之境茫乎未見性復拘而多畏不敢爲過高之言非力

之所及也不敢爲過刻之言非心之所安也不敢爲藻
績之言懼意之晦而不明也不敢爲虛誣之言懼人之
疑而不信也積此數畏而文愈不能工方其構思之時
何嘗不欲俾落凡近力追古作者而與之徒旣下筆則
氣之厚薄格之高下規模之廣隘詞旨之蕪潔神味之
修短若有一定而不能強焉嗟夫余今年四十有四矣
多病之身未必更能深造而區區記述之初志不可以
終虛也亦姑就才力所能爲者取以焜耀家乘而已其
果能久而不亡耶長至後十日書其後在京師增刻八

容膝軒文集

目錄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首戊申在甬上增刻三十一首癸丑甲寅閒又增刻三
十四首凡八卷別有詩稿八卷板皆藏于家

容膝軒文集卷一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記

石湫義民祠記

咸豐十一年冬粵賊陷甯波五縣明年同治紀元夏四月七日官兵由定海入大浹江規復鎮海靈巖泰邱海晏三鄉民裹白巾應之賊據鄉村者搜斬悉盡明日助攻縣城克之進攻郡城戰靈橋門外陣亡者三十二人賊平有司奉宣德意准所在建祠於是石湫有義民祠

容膝軒文集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建蓋朝廷之於死事雖草茅微賤而報之如此其厚也惟四明古稱忠義之鄉往者流寇亡明我世祖章皇帝應天順人混一區宇聖祖仁皇帝繼之深仁厚澤浹於人心鴟鴞之徒罔不革面而吾鄉諸遺老尙倦倦故國山砦海槎風波不靖者殆三十年周之頑民皆殷之義士也今天下之平久矣蠶茲小醜敢抗王師吾民肯與之共處高厚也哉方是時賊氛蔓延東南幾無完土自諸義民捐軀後賊望風瓦解不數年遂底蕩平此固由聖天子中興將士用命然而海隅一戰首挫凶鋒諸

義民之功亦不可沒矣。書於石以媿夫世之衣租食稅而不忠於王事者也。

振文書院記

國朝沿明制以經義取士。歷數百年。文體益頽靡。而不可復振。其號爲中繩墨者。推之於世。亦往往無所用之。議者謂當因時改制。儲非常之材。以應世變。輒廢格不果行。余嘗伏而思作。而歎曰。至矣哉。聖天子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其必出於此乎。天下非常之材常少。而中材常多。非常之材不擇地而生。不待人而興。功令不足。以限之。而亦能循功令。以自見者也。中材之士。可上可下。上之所施而教化行。焉眾之所趨。而風氣成。焉苟導以功利富強之說。未嘗不足取效於一時。然而爭奪兼并之禍。且相尋而未已。暴秦之往事。可觀。已經義之制。使人服習於聖賢之言。牖其本心之明。而化其桀鷔不馴之氣。非常之材。既有以正其本原。而中材者。亦不至慳然於邪。正是非之辨。偶有亂臣賊子出。則人人深惡而痛絕之。故不旋踵而就夷滅。蓋經義明而人心正。其效如此。至於度支之盈虛。兵力之強弱。則國家別有

致此之故而於經義之廢興固無與也振文書院者本
浮屠氏之居而改爲之其地介靈巖泰邱兩鄉之間有
屋四十四楹前爲門後爲講堂最後爲崇賢閣祀曹放
齋沈端憲黃文潔三先生其餘爲學舍而其外爲廡廡
之入合之田租爲束脩膏火之費不足則有力者伙焉
其課士一遵功令以經義爲重經始於光緒二年五月
蒞事於四年某月同邑周某旣記其大略而余復推論
立法之意以見夫經義之久而不廢者蓋由於此語曰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書院立而經義其自此益
明乎若夫實事求是卓然爲有體有用之學言之而可
行行之而有效原本經術而不泥於古世變百出吾從
容應之而不離其宗此非常之材國家所汲汲求之者
吾鄉雖僻陋豈遂無其人哉亦在乎勉之而已矣倡是
事者先府君諱錫山縣學生甫定議而卒成之者廩貢
生董德綏候選訓導顧國瑞理問銜監生林鶴年舉人
邱煥章廩生顧家桐王顯謨諸生俞汝昌周乃大王炳
奎樂俊嚴卓厚裁也

吾邑學派導源於放齋曹先生至沈端憲黃文潔而其流始大後之論者於沈黃無遺議矣顧於放齋則但推其經學而不以道學許之書院之祀不得與沈黃並蒙竊惑焉夫經義載道經與道果有二乎放齋拒秦檜之招閉戶治經志節視沈黃無媿況其師爲婦翁李莊簡光實涑水之三傳弟子先儒學問具有淵源未可以意輕爲軒輊也若崇賢閣之並祀三先生庶乎得飲水知源之義矣閻凡三楹余謂宜購藏羣籍以供多士諷誦之資而三先生之遺書與焉顧其書或傳或不傳或雖傳而介於若存若亡之間黃氏日鈔其盛傳者也放齋易解雖不傳而永樂大典尙存其詩說全謝山入詞館時嘗借鈔以歸今亦不可得見余嘗輯其散見者爲一卷而終以未見全本爲憾此雖傳而若存若亡者也端憲家集五卷則并無一卷之得傳僅傳其規友人詩云爲學未能識向背讀書萬卷終亡羊是卽師門宗旨之所表見而其他不可問矣書之得傳與否殆亦有數存乎其間乃若三先生之流風餘韻歷千百年如一日者固不隨著述爲存亡也是閣故爲福聚庵之大雄寶殿

自庵改爲書院而長鬲遂爲釋奠先師之所正學方興
微言未絕三先生之區緒庶有起而承之者乎

容膝軒記

人以眇然一身寄天地之間存於我者性命之精無一
而弗備取於物者仰觀俯察耳目之所遇不待求而自
足如是而猶若蹙然無所容者此吾心之廣狹爲之而
於身之所寄無與也昔人有言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
膝是說也雖避世絕物者之所尙而君子有取焉夫苟
知容膝之爲安天地之大吾焉往而不樂苟求多於容

容膝軒文集

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膝之外雖結駟連騎庸有廢足之日乎君子不惜以身
任天下之重而未嘗汲汲於榮利者誠其所見者大而
貧富貴賤之迹不足以擾其心也自余幼時先大父始
構是軒而以容膝名之忽忽二十餘年人事之變遷不
知凡幾向之以軒名者今皆易而爲寢獨是軒褊小不
能容他物故余常據而有焉夫以天地之大而有軒以
軒之褊小而有余皆其眇然者耳然余之居是軒也促
膝而談有親舊之樂抱膝而坐有文史之娛時而憑弔
古今覽觀雲物命酒獨酌頽然就醉浩浩乎一窮通齊

得喪不知天地之容吾耶吾之容天地耶作容膝軒記

槐蔭堂記

槐蔭堂者吾高曾以來之舊宅先大父始仿晉國公故事植三槐於宅之東偏而因以今名名之者也往者粵匪之亂故家巨室之蕩爲灰燼者何可勝數惟吾鄉安然無事蓋海濱僻陋之地本非賊所力爭而諸父老保障之功亦有不容沒者是堂之得以世守非偶然也會余承先人庇蔭獲與鄉薦吾兄因稍加修葺門之朽敝者易之地之傾側者平之丹墀之剝落者增之以百餘

容膝軒文集

卷一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之物一旦煥然改觀不可謂非快意之舉而獨於盛衰之間不能以無感焉憶余七八歲時自大父母以下皆康強安順每遇歲時嘉會內外親屬大小畢集相與置酒燕笑爲樂一堂之上愉愉如也堂下故有池春夏之交大雨時行池水瀲灩自庭除閒流出游魚逆流而上若信手可掇者槐之高不過丈許而其蔭可覆數人每暑月與諸昆季嬉戲其下涼風颯然自至當此之時熙熙然處高天厚地之中曾不知夫少之能壯壯之能老而生之又有死也自辛酉以來諸老輩相繼凋謝而

少壯者亦往往摧折不遂其天年二十年中悲泣之聲
不絕於耳堂下之池既淤爲場圃而所謂槐蔭者亦銷
滅不可復見同思曩日景象遂如隔世然則登斯堂也
余能以無感乎抑非獨一家之盛衰而已雖天下之形
勢今亦有異於古所云者今夫中外之界西北以山東
南以海而海較山尤險蓋其波濤洶湧茫無畔岸使人
望之卹然以驚而水之所際又往往有山以輔之故西
北代多邊患而東南常少亦其勢使然也自泰西諸國
互市以來番舶渡海如履平地而火器之精悍尤爲前
古所未聞天豈欲撤我東南之藩籬耶何西人之多機
巧也方今朝廷整頓邊防不遺餘力而疆臣狃於和戎
之已事務爲因循粉飾以偷旦夕之安一旦有變則海
濱首被其禍然則自茲以往吾民將有不能以安枕者
雖欲如前之歌哭於斯堂其又可以常得耶夫坐論廟
堂之上推賢薦能各舉其職使外人有所懾服而不敢
動民得安土樂業終身不見兵革此士君子得志行道
之所爲宋之文正庶足以當之而余不肖未有以副先
人之期望也姑記今昔之異以寓身世無窮之感焉

重修妙林廟記

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而近世之廟大抵不考其功德之所及而相奉以爲神其有舉無廢者閭里之間相望也豈神之靈固不以地限與抑其名是而其實別有所依附與吾鄉妙林廟之神爲宋曹武惠王彬神之功德在江南其廟祀固宜而吾鄉本吳越分地神之澤所未及也然自明隆慶時建廟顧家橋之南天啓時徙王公塘上至今三百餘年矣其閒繕葺之役難一二數規制豐儉視他廟爲得中而諸父老猶以爲未稱也相與

容膝軒文集

卷一

八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釀錢庀材庫者崇之隘者廣之昔所未備者增之寢殿闕壯樓臺偉麗門垣庭廡咸改舊觀凡用白金五千餘兩經始於光緒庚寅某月至癸巳某月而告成以余粗習文字乃寓書京師屬爲之記惟吾鄉風氣質樸凡徼福免禍之事皆歸其力於神則今之崇奉周至無足異者獨其始所以祀神之故余終不得而詳也雖然有說焉今夫國家之設官以治民也然而民之畏官常不如其畏神何也官治明而神治幽明者易避而幽者難測也鄉僻之民或終身不與官接惟神近在里社能入其

耳目心思而震動之故愿者勸於善而下者亦不敢縱於惡夫能使民去惡而就善則神之功德固已大矣而區區焉執祀典以議其後是余之陋也夫

滬上四明義塾記

滬上自中外互市以來五方士女鱗雜雲集而四明估舶往還一宿卽至故寓滬者尤眾父兄之於子弟大率敦禮師儒晨夕督課與里居時無異其餘志在就傅而適館授粲之典廢而不能舉者亦往往而有也光緒十九年吾郡諸薦紳旣於虹口創建飛虹書院而周司馬

子蓮復築樓五楹於書院之西偏以爲義塾凡童子之願學者咸得與焉余足跡未至海外然竊觀滬上風景殆不類人世者豈彼國習俗奢靡自古然耶抑亦機巧之日開有以致之耶夫五行百產之精雖日出而亦有所限以區區一隅之地而粉飾如此推而廣之天地之菁華幾何而不盡洩也金陵維揚自昔號爲繁富之區然皆幽閒朝密有深藏若虛之概自非春秋佳日至此地者不知其爲美也獨滬上穿鑿雕繪軒豁呈露數十年來奇詭工麗之形不絕於目急管繁絃奔車馳馬之

音不絕於耳遊人過客其樂至於忘歸況乎當羈貫之年處雜糅之俗雖以詩書禮樂之澤日浸而月灌之猶懼其不勝又可聽其時過而後學耶周君立塾之意美矣先是君之友童孝廉炳森請余爲記余諾而未果今爲補之其諸訓蒙之規用錢之數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修京城鎮海試館記

光緒十九年冬戶部主事李君廉水修鎮海試館既成余寓館中最久爲之撫今追昔而歎曰夫創始者難爲功繼起者易爲力而有時若相反者豈非時勢爲之哉

容膝軒文集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我朝定鼎燕京內城爲八旗所駐故直省會館皆在外城而鎮海計偕之士常休息於府館若大國之附庸而已及同治初年粵寇削平鎮海被兵較淺人文盛而物力豐其時內城禁限稍以疏闊鄉先生工部謝公吏部盛公乃購民居於小甜水井之旁以爲試館西依禁闈東近禮闈臨試無遷徙之勞而閒居有寬廣之樂士大夫往往稱美之以爲出直省各館之上然其價廉工省曾不數月而告成何其易也洎乎歲月遷流廳事而外漸就頽敝補苴粉飾歲費數十百緡每暑雨傾注鏗

漏百出居其中者惴惴焉聽命於天人力若無所用之
李君奮然撤其舊而新是圖事戒其苟簡費大於作始
公私消耗勞怨叢集經營五年僅克蒞事又何其難也
然而李君能不畏其難以繼二公之美至於今處者有
磐石之安過者有輪奐之美則知時勢雖難得其人而
爲之而難者亦未嘗不易況乎合天下之材以奠長治
久安之業其收效不更易哉余嘉李君有功於試館甚
大又感其事之可以風世也於是乎書

靈山書院記

容膝軒文集 卷一

十四明叢書

一編圖刊本

靈巖上游之水自瓔珞河東流二三里折而北行經湖
塘以達於鄔隘有屋巋然峙於水西者曰靈山書院始
建之者曰鄔明經學弊有義行見鎮海縣志記之者曰
督學阮文達公亦見縣志而院中故有鄔氏祠以是遊
學者甚少後遂傾圮舟行過之但見斷椽殘瓦零落墟
莽中而已同治閒嘗修之者曰鄔明經錦泉錦泉能文
章其於書院特編算數楹而荒寂如故也光緒十八年
議遷祠於湖塘廟之北而集眾力以新書院者曰虞茂
才清華佐之者曰虞茂才得祺虞氏多樸學而兩君尤

勇於任事故期年而有成也其外爲周垣而其東爲門
捨舟而入東向者曰講堂凡五楹中祀朱子左右爲夾
室肄業者居之其後亦有垣垣內蒔花竹其東南隅曰
魁星閣循閣而西有假山有池皆嘉慶間舊物也其南
偏亦有門門之西曰文武殿祀文武二帝殿右曰松蔭
軒凡三楹旁有古松森森獨立類人之有氣節者其東
北偏亦有門入門而南曰春靄樓凡三楹登高眺遠之
勝於是乎在又西爲守樸齋凡五楹又西爲庖湑之所
而其中隙地餘材尙多有之蓋紕於力而有待云爾其

春膝軒文集

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來京而述於余者曰樂孝廉駁余里居時嘗往來書院
之旁而惜其不振也聞其成而喜故爲之記

陝南謝氏宗祠記

凡事無大小難易苟力爲而不怠無不可成者蓋觀於
陝南謝氏之爲祠乎謝氏其先由鄞天官第遷居十八
都秦家畝村三傳而遷鎮海大陝江之南岸蓋居鎮海
者二百餘年而未有祠同治己巳議敘同知紹禹與其
從孫候選訓導周訓國學生傳訓始謀所以爲祠者訓
導因立釀錢之法自男子始生以至發名成業皆量輸

祠費而權其子母如是者有年猶不足則同知以己貲
佐之爰度地於雙眼河之濱鳩工庀材俾國學生耿光
董其役凡用公私錢共若干貫經始於光緒壬辰某月
日至癸巳某月日而告成祠屋兩重每重五楹前爲門
後爲堂翼以廊宇自始祖以下皆立主祀焉祠成之明
年而訓導之哲嗣覲敵舉於鄉又明年就試京師屬余
爲記夫祠者所以尊祖而收族其事固不小矣然自有
力者爲之蓋亦未嘗不易而謝氏爲之至於二十餘年
其先欲爲而未果者又不知凡幾可不謂之大且難乎
然而卒以有成者力爲而不怠之明效也由斯以觀世
之任事者雖有大且難於此亦可以毅然自信而不惑
矣縣人王榮商記

孔墅嶺庵記

鎮海大浹江之南羣山橫亘居民鑿石通道以嶺名者
凡十數而孔墅嶺最高登顛而下視川原廬舍不掩於
山者一覽可盡而其東大海接天浩漫無際昌國諸島
嶼隱隱出沒於風帆浪舶之間亦海上之奇觀也嶺故
有庵在亭北歲久庵圯而亭僅存光緒二年林君鶴年

釀金鳩工因庵之址而稍增其深廣作殿舍四楹時方
改福聚庵爲書院乃徙佛像於是庵延僧主之又置田
若干畝供施茶之費凡用錢若干緡歷若干日而訖事
夫佛之教以慈悲清淨爲宗故其所居常在深山窮谷
人跡罕至之地與龍蛇虎豹狎處而馴擾之而爲之徒
者或溷迹廛市以便其私如福聚庵者非佛之意也嶺
雖出入孔道然地高而遠於村落庵門常書閉行人就
亭暫息無酬接之勞故於習靜者爲宜至於日入之後
萬籟岑寂陰氣逼人或晦冥風雨林木之搖動禽獸之
啼噪奇形怪響往往駭人耳目而是庵鎮攝其閒有以
祛羣情之疑畏而履危險如坦途其爲功豈不大哉君
子謂是役也可以悟凡事之廢興各有宜便不可執彼
以例此也因書之以詔後之人

重建德興縣署記

德興爲縣始於宋其縣署在城之北隅背山面水廣四
十一丈袤三十八丈明季嘗圯國初毛令九瑞新之至
咸豐七年而燬於兵燬而復建者慈谿陳君知縣事時
其縣人承君之意而爲之也君素有經世之志旣由翰

林改官戶部度部中事莫足以有爲也因求爲縣以自效光緒十九年冬奉檄至任居興賢書院而決事焉閒視所謂縣署者自大門至於二堂規模粗具而風雨漂搖漸卽頽敝餘則蓬蒿彌望獨其基址猶可辨識而已詢諸縣人曰同治壬申孟侯廖雲嘗議建之未成而調任弋陽工遂中輟是歸然者卽孟侯所爲也蓋距今二十餘年矣君歎曰事有先於此者耶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祥燕視事日淺未有惠澤加於民何敢爲勞民之舉雖然縣署所以爲治書院所以爲學皆大事也今署廢而以書院代之官失其所以爲治士失其所以爲學祥燕居此心何以安今欲捐廉爲倡以竟孟令之緒幸而有成庶得從容休息專一思慮爲吾民籌興革之宜父老其許我乎則皆躍然曰是吾儕之責也其敢不勉遂諏吉於二十年之孟春釀貲庀材昔所已爲者修之未爲者建之外而堂皇內而寢室大而庫獄小而庖湍以次畢舉凡增屋八十餘楹用錢八千餘貫明年十一月工徒告成閎壯堅密視昔有加又以餘力修葺書院俾肄業者居之蓋一舉而兩善備焉於是縣之士民相

與造君之庭而言曰吾邑羣山叢雜地僻而民貧兵燹
以來元氣未復同治閒茶市稍盛故興作較易然猶中
道而止今日就窮瘡之區一旦因侯之言集眾力以
葺大役民不知困工不言勞維吾儕始願不及此此侯
之德意所鼓舞而成也請爲文以記其時功君重聽其
意乃寄書京師以屬余余謂君能以誠實惻怛之心感
其民於下車之始則其後之所設施者可知矣德興之
人能以急公好義之心成縣署於凋敝之日則其他之
不令而行又可知矣然則謂瘠土之民不易使者果民
性使然與抑亦誠不足以動人而但以法令智術驅使
之故民皆漠然而不應與夫能聯上下爲一體匪特有
作必成而已也充其效雖堅甲利兵可使制梃以撻之
古人之言不我欺也余故樂書君之事以爲世之臨民
者告焉君字子封光緒己丑進士董是役者舉人楊嗣
榮貢生舒理元例得附書

崇正書院記

昔者戰國之時正學不明君臣上下交驚於功利相傾
相軋獨孟子抱其區區之仁義以息邪說正人心爲己

事世主皆迂闊其言而莫之用其後六國皆入於秦秦無所取利不旋踵而亡而仁義之說歷久而不廢邪說之不勝正固其理也今天下之變益奇爲功利之學者益精且巧舟車器械皆耳目之所未經殫思竭慮務以貧弱中國中國才智之士皆推崇其學以爲出我先聖人制作之上而仁義之說幾於復廢豈正學至是果無用歟抑亦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歟賴聖人在上扶正學於衰晦之秋使邪說有所遏抑而不得逞天下之人不至迷於祈響而尊君親上之心卒堅持而不變然且不免於貧弱者非仁義之效固不如功利法久而寢弛忠厚有餘而裁制斷割之道或未足也損其有餘補其不足正氣充溢外邪不侵其勝於功利之效萬萬矣豈非理之可信者乎鎮海崇正書院始作於康熙五十八年乾隆嘉慶間一再新之事詳前記惟校士之典久而未舉至是而劉明經鵬等醵金數千爲月課之費尊經稽古一遵功令資給優厚規制嚴肅議既定而請記於余余感夫世變之日新嘉諸君子之能崇正學而不爲邪說之所搖奪也於是乎書

重修井溪廟記

泰邱鄉之上傅村有井溪廟相傳祀郭姓之神其來久矣光緒三十二年村之人葺而新之既竣事而請記於余有尼余者曰方今世運昌明阮瞻無鬼之論盛行於天下神道設教之說將自茲廢矣區區村廟之興作何以記爲應之曰唯唯否不然傳曰國將亡聽於神此爲不務民義專媚神以徼福者言耳若夫祈年報賽之典奚爲而可廢也生民之初厚於妻子而薄於父母幼則依之壯則離之死則棄之與禽獸無以異也有聖人

容膝軒文集

卷一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然後推吾身之所自來而致愛於親又推吾親之所自來而致敬於祖有祖則有鬼有鬼則有神而祀典興焉彼外人者未漸吾聖人之教人死則以爲無鬼而報本追遠之禮皆缺而不舉然且天主耶穌教堂林立則神之說猶未盡絕焉特彼所事之神專而壹而吾中國聖人之教以爲隨時隨地皆有神以鑒察之是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有當祀之神古有田社而今有神廟其義一也今夫水旱風潮之爲災螟特蠹賊之爲害其關係於吾民之生計者甚大中國聖人蓋嘗多方以防

護之而莫能免也夫以吾民切身之災害而人力不足以禦之則安得不求助於神其幸而無災害矣則又安得不歸功於神是故春而祈焉秋而報焉寢殿以安之袞冕以榮之牲醴以享之音樂以娛之靈旗社火以發揚而震動之事雖近於戲而扶陽抑陰勸善懲惡之義寓焉論者不察一切指爲迷妄奮然攘臂而欲去之者多矣而豈聖人設教之本意乎井溪廟者其旁有井有溪故名或謂之錦溪其取義殆弗可深考然吾聞其民善歌謳有河西齊右之遺俗伶人度曲稍有脫誤輒能指正之其待客禮意尤厚是亦山村之佳話不可以無傳也尼者無言而退遂書之以爲井溪廟記

陳氏思本學堂記

往時吾邑葉君澄衷建蒙學堂於滬上規制宏壯實開內地風氣之先朝廷賜書褒美爲興學者勸由是葉氏好義之名聞於天下吾鄉陳君瑞海葉氏之戚也歲爲滬上學堂監督耳濡目染中心景慕者有年矣一日奮然曰君子之推恩也必自近者始吾力未能及遠先加意於一本之親其可乎會陳氏祠堂徙於水南君伙費

七百餘金族之人以其地歸君君就故址營學會兩重東臨曠野有練藝之場其三面則陳氏聚族居之於就學爲便通州張修撰署其門曰陳氏思本學堂思本者君先世所居堂名也門左右凡六楹爲食息會計之室後爲講堂凡三楹廣可容百人堂之右曰東齋曰誓願室左曰西齋曰總課室凡八楹皆通兩室爲一空明洞達無少壅蔽階上鏤鐵爲闌楯階下雜蒔花木金碧輝映其南偏則庖湑之室傍水爲門凡五楹經始於光緒丙午十月至丁未四月而告成凡費白金五千餅堂

中器物之費又二千餅歲延教習三人學額六十八皆陳氏之子弟不足則招他姓補之而量收其學費族之子弟減焉極貧者免焉不收費不足以持久不減且免不足以睦族而恤貧蓋其慎也爰以五月八日行開校禮鄉之學堂自靈山時敏而下合羣撰詞畢來致賀遠近聚觀者無慮數千人贊歎之聲不絕於耳可謂鄉校之盛事矣於是校中執事諸君先後述陳君之意請記於余十月己巳余自時敏汎舟過之徘徊審覽諦問原委竊歎夫封殖之徒深閉固拒視他人之失學與否漠

然無動於其心不轉瞬而銖積寸累之所有爲其子孫揮斥殆盡者何可勝道陳君能慕義興學而又不忘其本如此雖廣狹不同其足與葉氏並傳無疑也遂不辭而爲之記

蒨園記

庚戌之秋余訪協揆榮公於西城因得遊公之別墅曰蒨園者園之大不過畝許然洞壑回環草樹茂密有亭聳然而高有井窈然而深池形橢圓水色深碧相與度短隄循修廊而小憩於南軒蓋跬步之間而悠然有山

容膝齋文集

卷一

王四明叢書

蒨園刊本

林之致焉先是公由禮部尙書直軍機太后嘗問公自入直以來所得外官饋遺共有幾何具以實言無有所隱公對曰人情有施乃有報臣愚不能樹德於人雖至戚無投贈者太后嘉歎尋賜樞臣月俸各二千金同列欲固辭公曰此養廉也辭而不廉孰若受而廉乎遂拜受焉公家故貧其得有是園者以此然亦以孤立寡與凡直軍機九閱月而罷公指謂余曰某樹某石園中之舊物也其他則吾所移致而補綴者也園雖小吾休息其閒若寬然有餘者子其爲我記之余惟大臣之憂樂

以天下爲量而一身之豐約不與焉誠使內政修明外
患不作大臣雖厚自奉養不害其爲賢也區區一園之
樸陋曾何裨於國計民生之毫末公豈以此自矜而朝
廷所望於公者亦豈但小廉曲謹而已哉雖然利欲蝕
於中則視聽淆於外天下岌岌然有不可終日之勢而
大臣方窮奢極侈以娛目前此與燕雀之處堂何異曾
謂憂樂同民者而忍出此乎公雖解樞務而所掌皆清
要之職國有大政靡不與聞其造膝密陳俾天下陰受
其賜者非外人所及知觀於是園而公之志趣亦略可
見矣余是以樂爲記之或曰說文無蒨字當爲蒨園然
蒨與茜之區分已久園無茜草而望之有蒨蒨之色故
名蒨園改蒨爲茜易滋流俗之惑此公之所不取也

石高塘文昌閣記

石高塘在鎮海靈巖鄉爲二圖市集之所列肆數十家
東西相向而文昌閣居其中面南而臨河巍然爲一方
之鎮咸豐五年先祖之所建也閣凡三楹中祀文昌前
立魁星其下祀財神土人謂之財神殿縣志則謂之魁
星閣閣之東西室及前後隙地歲收其租爲修葺之費

殿以柵爲門有事則開門而議之彈詞演劇之舉曠歲

月而一見惟市則旬日四集二五與大礮一三橫河之

市四相間錯云余幼時先父設米肆於市西而賃關之

上下以治箔業余初赴童子試先父字余曰友萊卽閩

上所命也其後米肆回祿移於閩之西室而先父課徒

於閩上每市集之日舟楫肩販自遠而至市上人聲浩

浩然而閩中書聲琅琅然相與爲應和如是者凡十餘

年當是時二圖號爲殷阜而士子未有發科者堪輿家

謂建閩可以興文運故先祖釀貲而爲之同治癸酉先

容膝軒文集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舅氏邱鞠臣先生始登賢書光緒壬午傅君資弼林君

長清及余繼之至丙戌而余成進士入翰林海濱科名

於斯爲盛愈曰非建閩之效不至此然則形家之說其

果可信耶噫閩之巍然者至今無恙也而建是閩與居

是閩者已忽矣不知何往矣余爲是記亦聊以志今昔

之感也

周氏承德義莊記

自范文正公爲義莊以贍族其後踵而行之者不絕於

世其在吾邑最著者爲小浹江李氏之養正義莊柏墅

村方氏之寶善堂義莊俞曲園太史皆有文記之載於縣志又有敬義堂胡氏義莊亦見縣志其繼三家而起者或爲之而未成或成矣而未著耳目所及尙多有之周氏承德義莊其一也周氏世居秦邱鄉之陳華鋪當乾隆嘉慶之間有秉禾公諱豐者以勤儉起家積田至千畝始有意於義莊而不果爲秉禾公生二子長諱魁字懋志次諱焜字懋奕懋奕公爲邑諸生早世而懋志公享高年善居積其藏粟甲於諸鄉婦人孺子皆知稱道之至於義莊之舉亦未暇爲也懋志公生三子長載

衡次載述次載道懋奕公無子以載述爲之子粵匪之亂載述公出家財以餉戰士見縣志雜記中而載衡公長子寶南載述公長子寶州皆謹厚有義行其於義莊尤惓惓而皆未及爲以卒載道公生六子其存而最長者曰寶珽光緒季年始與其諸弟寶瑜寶珣寶璋從子克慎廷珍廷瓚克齡克榮克盩從孫維熊全璧維夢等謀撥秉禾公祀田二百畝懋志公祀田七十畝懋奕公祀田七十畝都凡三百四十畝爲周氏義田名其莊曰承德虞君清華旣壽其事於譜鄞縣童君第德復爲之

記而廷瓚又介顧君家樵以徵文於余蓋周氏之義莊萌芽於清之中葉至於今人事之變遷不知凡幾故家喬木幾於無復存者而寶琤諸君能振奮於衰落之餘核實正名以恤一本之親而慰先人之志周氏之食舊德而服先疇者其澤不可謂不永而其成亦不可謂不艱矣以其成之艱故愈欲其傳之久遠而於規條之外廣求文字以發揚之惜余不敏不能趾美於曲園聊舉周氏之先德以爲後來者勸俾知凡事苟緝績不已則子又生孫孫又生子未有不潰於成者至於義莊之法良意美兩君已詳言之固無俟余之覲繯爲也丙辰暮春前翰林院侍讀同縣王榮商記

顧氏宗祠記

鎮海妙林廟之東有顧氏宗祠光緒丙申顧君福雷所建也君素工心計光緒初族之長老嚮其先世允祥公祀田得錢三百餘千委君權其子母越十餘年積錢二千餘緡顧氏近支分忠恕兩房時忠房有支祠而恕房未有因創建祠之議族人皆曰善君乃相陰陽立基址鳩工庀材皆躬自程督不求助於人踰年而告成祠凡

五楹中三楹爲享堂始祖以下木主皆在焉左右兩楹爲翼室前五楹爲門屋門南向東西各三楹爲廂房西偏五楹爲小屋守祠者居之堂階庭廡悉砌以石庭之四隅築土使堅爲建舞臺之地其外繚以周垣凡用錢二千八百緡祠成而族人咸歸功於君君曰此祖宗之福澤諸長老之賢明吾何力之有焉又曰吾他日得復祀田輯宗譜歌舞以落其成心始快矣蓋其不自滿假者如此然君竟賚志以歿又十餘年而君之哲嗣家樵始與族人議爲譜且出君所述建祠始末請余記之禮

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今之祠卽古之廟也余忝從大夫之後屋舍儼然而至今未有宗祠每過妙林見顧氏祠宇相望意欣然慕之觀君之所自述竊歎君理財之精任事之勇而又喜家樵之克成先志也遂摭拾其語而爲之記丁巳

靈樹觀記

世傳泰山神主人生死故東嶽行宮之建徧於郡縣而吾鄉爲尤盛最先者在石湫謂之老行宮巖泰兩鄉之廟屬之其後分建於大碛爲靈山觀巖鄉前後五廟屬

之近年余兄榮唐倡議又分建於龍樹庵之前爲靈樹
觀巖鄉後五廟及崇邱鄉之青峙屬之地分則力愈薄
然其規模之壯麗像設之森嚴皆與神之名義相稱嶽
神之佐爲五都神間一歲以仲春之月巡歷各村五廟
之神或導或從三日而畢青峙無社火然亦懽忻迎迓
極一日之樂蓋有引而近之之義焉或者疑爲有害於
風俗竊以爲不然自井田之制廢比閭族黨之間不復
設官野處之民散而無所統惟賴神道設教以聯合之
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互相親愛此以天合者也推之於

一族則門戶分而心志歧有宗祠以聯合之而一族如
一家焉推之於一村則族姓異而心志益歧有神廟以
聯合之而一村如一族焉而靈樹觀者又能合五廟及
青峙之人而使之相親相愛平居不費升斗之祿而聚
會不過三日之期於以導和宣鬱而仰承郡縣之教令
若身使臂而臂使指焉此真吾民之社會而豈淫祀之
比哉觀作於光緒丙午龍樹庵僧兼主之其捐錢之數
詳列於他籍里人王榮商記

傅氏祠堂始建於光緒十一年倡其議者傅君梅仙其弟資弼汝霖廷贊從弟家銓實左右之族之長老詢謀僉同乃度地於居宅之西而施工焉祠門南向前臨通渠藏主有室治祭有堂燕居有舍有樓有臺祠成而歌舞以落之歲時享祭少長咸集踴躍濟濟會食一堂旣乃纂譜系以收族設愈愚學堂以育材禮教彬彬乎盛矣三十年來耆老凋零祠亦漸非其舊梅仙之長子曰國煥慨想先烈有意其修復之也受命於諸父集貲於族人於是支歛傾補缺漏數月之間而丹堊一新以祠

堂未有記也乃屬其從弟國審請記於余余聞梅仙在時嘗儲金數萬爲建義莊之用不幸資志以歿儲金耗散此事之至可惜者國煥雖欲繼父之志而今尙非其時也愈愚學堂創於家銓之手而羣從助之今亦以費絀而中止數年之間近村子弟悵悵然無就學之所此則人事之尙可廣續者國煥於祠堂旣葺而新之矣其於學堂必能以餘力及之繼自今絃誦之音洋洋盈耳豈惟村人之幸亦祠堂之光也余故樂爲之記戊午孟

容膝軒文集卷一

容膝軒文集

卷一

二

大明

約圖刊本

容膝軒文集卷二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記

記澗口禦法船始末

光緒九年法蘭西圖越南屢爲越將劉永福所敗越本屬中國永福又廣西人故邊將頗助之五月法使脫利古來天津詰問意在內犯沿海各口戒嚴先是英吉利犯鎮海由乾口門登岸故議者以澗口南防爲尤重十年春浙撫劉秉璋至鎮海相度形勢自金雞山迤南至

容膝軒文集

卷二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育王嶺駐兵六營提督歐陽利見統之北岸駐四營記名提督楊岐珍統之招寶山攔江泥灣港口各礮臺守備吳杰統之同知杜冠英爲營務處游擊錢玉興駐梅墟爲後路超武元凱兩輪船及紅單師船泊口內小港五鄉礮皆泊礮船江上設馬渡船江口釘木樁沈石船於兩旁而虛其中流以通出入別購小船四舊輪船一儲石以待口外設水雷數十具各要隘密布地雷鄉村辦民團漁團以絕漢奸而招寶山麓烏龍岡各添築礮臺一金雞山添築礮臺二曰天然曰自然提督親駐焉

其他石壘圍牆所在皆是四顧山望臺高出雲表林木中往往設旗幟爲疑兵備禦之嚴前此所未有也六月法人犯臺灣七月犯福建燬我兵輪船廠尋復犯臺灣十二月總兵吳安康督兵輪五艘援臺中途遇敵望風奔潰澄慶馭遠二船駛入石浦港十一年正月辛丑朔放水自沈開濟南琛南瑞三船駛入鎮海江守將慮其引敵麾之去江督曾國荃亦嚴電催促令回長江時浙洋無一敵船而吳安康等懼爲所邀竟不敢出甲寅法船四艘游弋蛟門外始沈船堵口開濟各船泊樁邊助

守乙卯法先以小輪來犯招寶山礮臺擊卻之尋一大黑船率三船繼至與礮臺兵輪互相轟擊法船受傷而退法礮彈墜城內外無一炸者居民不傷一人時以爲神佑丁巳法復以大船來犯我軍擊傷其煙箔法不敢復進僅以一船泊游山下相牽制而已而守者自言丙辰己未夜法用魚雷小艇來襲屢爲南北岸防兵擊退又有法酋孤拔被殲之說或云孤拔死於閩江傳聞異辭莫能定其虛實也時法船久泊不去我兵晝夜嚴防不得休息閩中復調兵五營助勦會馮子材蘇元春

等大捷於諒山法人叩津門求和海口解嚴諸將升賞有差惟游擊蔣超英參將金榮以石浦事革職留繳船礮吳安康等助守有功免其處分各營防兵以次遣撤居民安堵如故然越南遂爲法人所有雲南廣西皆與法界毗連邊事益棘手矣

黃俊生贈書記

黃大令俊生將赴閩出其殘書若干帙分贈故人余亦載一捆而歸發視之書凡數百卷經史子集無所不有雖首尾不具然皆余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因爲編次其

目而重有感焉蓋余家世爲農自先君習儒業始稍稍有書然力薄不能多購粵匪之亂郡縣各城皆爲賊窟良民被掠者往往自賊中逃歸或攜金帛而出守門賊輒搜括以去惟於書則賊雖見之亦不禁由是故家遺書分散四出鄉村之間至有權觔兩而賣之以易升斗之米者而余是時年尙幼不知書之可好也及丙寅夏寓齋遭火而先君之書都盡存者友人所假數書而已會天下承平郡中藏書家撫拾散佚稍還舊觀而封疆大吏往往設局刊書流布海內本善而價廉自有文字

以來得書之易殆無逾於此時者而余之力亦不足以聚之每緝各家書目輒歎息不能自已私竊自念古人之書雖淺深純駁不一然皆畢生精神之所寄也而書成之後或隨時而散失或束閣而不觀又或願見而不可得如余者豈少也哉俊生爲贈太常卿維煊之長子太常藏書甚富俊生自兒時卽能讀之故弱冠已有詩名今且出其餘以治人而是書特其所棄耳夫以俊生之所棄而余得之方欣喜而不自禁人之才力相去顧不遠與然余以爲是數百卷者雖殘缺蠹蝕蓋亦古人精神之所寄也而千百年後經束縛棄置之餘忽有人焉緝閱而整理之古人有知倘亦欣喜而不自禁耶然則俊生之惠不可忘也俊生名家鼎鄞縣人是書卽喪亂時所得故無一足本云

墨海樓觀書記

吾郡藏書家首推天一閣范氏次則抱經樓盧氏其餘遭亂散失或後人以貧故喪其遺書者不可悉數惟二人家之書久而無恙故其名最著論者謂有神物護持之殆信然與其繼一家而起者曰墨海樓蔡氏墨海古硯

名而蔡君棗卿以名其藏書之樓蓋喻其所蓄之富云
爾余生平交遊甚寡每以試事至郡城落落無可詣者
然寓廬常與蔡氏相近頗聞棗卿豪放喜聲妓每遊滬
上脫手數千金立盡一時有蔡蕩子之謠不聞其他有
嗜好也歲戊寅館陳魚門太守家太守賓客甚盛自范
樵磐盧寶輝陳琴圃三數人外余不能徧識時有台州
王子裳者嘗飲棗卿家聽其姬人朱盈盈鼓琴因爲之
引余聞而慕之以爲棗卿乃近時之風雅者亦不知其
能聚書也壬午春館水滸橋竺氏館中無書可讀閱寶

輝在蔡氏因過訪焉時棗卿已歿其家方延人編書目
始登所謂墨海樓者而觀之寶輝因言棗卿平口輕財
重義故家子弟攜書求售者棗卿輒以善價與之其人
請益不已棗卿輒問君所需幾何往往滿其意以去以
是得書無虛日及棗卿歿而諸故人漠然無所向相與
歎息泣下而墨海樓之書則既富矣語次見一琴橫書
堆上塵封甚厚寶輝指謂余曰此朱盈盈舊物也棗卿
歿後姬妾星散盈盈獨自滬上來歸矢志守節訓其子
悅生甚有母道而悅生亦聰慧能讀父書矣余聞之爲

之肅然起敬是夜宿樓上東西繙閱漏四下乃寢次日
與寶輝申後約而別嗚呼人生之修短百物之聚散自
達者視之蓋莫非前定焉棗卿卽無此數萬卷書豈能
長享其富厚之奉而歿世之後又安能令人流連慨慕
若此哉然則以棗卿所爲與世之求田問舍者較亦未
必彼之爲得而此之爲失也范廬二家之書余皆因寶
輝得觀之而惜其不能久留也今而後蔡氏之書庶足
以慰生平之飢渴乎因爲文以志吾幸棗卿諱鴻鑑號
秋蟾著有詩詞數種藏於家

容膝軒叢書

卷二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梅山館書目記

吾邑姚復莊先生以詩詞駢體文名於世而以其餘技
畫梅世無不愛先生之梅者於是先生自號曰梅伯而
以鄞之大梅山署其館畫之所入一日可得百十金而
盡以其金購書於是大梅山館之藏書幾與甬上諸故
家相埒而先生手編之爲書目蓋先生畫愈工書愈富
而詩文亦愈有名相傳先生鈔書日二十餘紙病中猶
手不釋卷世徒震驚先生之才以爲不可及豈知先生
之勤學好古乃其所以爲不可及也先生歿後書歸墨

海樓蔡氏目亦隨之以去故鎮海藝文志盡載先生之著作而書目獨遺壬午春余於墨海樓見之歎其聚之多而散之易也因記其略以見先生著作之所從出凡經一卷爲類二十有九史二卷爲類四十有三子三卷爲類五十有六集五卷爲類三十有六餘五卷皆道藏釋典傳奇院本之屬爲類三十有四總爲大梅山館藏書目十六卷嗚呼書之沾漑人者至無窮也而聚散之條忽無定若是獨其優游醞釀以成此區區之名者能長留於天地閒耳觀於是編可以慨然而興矣

訪俞長洲父子墓碑記

靈巖之俞在前明爲望族竹所先生以孝行著長洲少尹以吏治稱而長洲諸子並顯於時其叔子河源知縣世中相傳黨於分宜以資緣得官志乘簡略未由知其詳也墓在長山硤之西南規制宏敞土人呼爲俞十萬墳余舟行過之每思摩挲遺碣以助文獻之徵卒卒未暇乙酉春養痾振文書院相隔僅一水乃偕沙君光甫董君引孫王君蕉軒操舟往訪之墓前石馬二翁仲二正中三冢繚以短垣兩旁各數冢蓋俞氏數世聚葬於

此碑在翁仲側左右各二皆仰臥踏上碑文爲苔土所封模糊不可讀洗剔數四竭目力乃能辨左二皆長洲碑一爲墓志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辰靖沅州等處兵備半湖陳槐撰長洲名憲甫字士欽號東川孝子竹所之曾孫由例貢爲長洲丞所載吏治與志傳合碑又稱其解組後操贏相時富甲一邑然則十萬之稱有自來矣一爲行狀工部營繕司郎中史誠撰卽墓志之底本首尾已不具右首爲世中碑萬曆壬辰湖廣永州府知府孫壻葉萬景撰世中字守之號靜峰與仲兄世才並

治春秋世才魁正德丙子順天鄉薦而世中由例貢爲壽州別駕超擢河源知縣有反風滅火之異滿五載告歸邑令議鑿育王嶺引東錢湖水旣三鄉田世中以穀米易出沮之而止其一已漫漶僅撰人結銜翰林學士掌院事數字可辨大約亦世中物而世中家居時總督胡宗憲勦海寇調兵於穿山過長山街造廬訪焉宗憲爲分宜私人嚴黨之說或因此而附會之歟余旣錄其文之可辨者以歸因歎世中以富家子牽緣爲吏歸田而後猶能使封疆大臣枉駕相過其一時意氣之雄蓋

可想見而里之人不惟不以爲榮幸反從而鄙夷之流傳至於數百年之久遠而猶不免於黨惡之譏以此見趨炎附勢之不足貴而士君子之欲砥礪名節者其亦可以獨立而不懼矣世中子克明由萬曆歲貢授福州之侯官丞跡跡多才所著有寤真頤神等集檢縣志有萬曆歲貢俞文明疑卽克明之誤而仕履撰述皆不載此後人所當補入者故並記之

記祁文恪公軼事

壽陽祁文恪公余會試座師也始余釋褐時凡公卿中

容膝軒文集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師道者皆嘗修弟子之敬私念海濱下士一旦得與天子之大臣分庭抗禮而親承其警教固已幸矣又敢爲矯激之行以自高乎其時自南皮相國以下得見者十人自高陽相國以下不得見者尚十餘人余亦遂不復往見而仁和許尚書嘉定廖侍郎至辛卯鄉闈中始見之其餘皆以無事不得見蓋爲大臣者有奉職之勞而余亦頗愛閒居之樂是以兩相忘而不覺也今世之所重尤在座師余亦不敢妄自疏遠然錫尚書未見而薨尚書僅一見尋亦徂逝至今以爲恨濟寧孫尚書

爲余本師視他座師尤重又與余隔巷而居余得晨夕
往候之然尙書樞務尤劇每至門輒悵然而返自丙戌
進謁後僅於宴會及入直時一再望見之而已因又自
念人生遇合固有定若師弟子之相見豈亦有數存乎
其閒耶惟文恪公則不然公之視學吾浙也浙人士皆
頌公仁恕雖被擯黜無異辭余固已傾慕之及主丙戌
試門下士數百人公與之見皆依依有情其門者亦詞
色卑下客至卽通謁無稍留者余以是得數見公公貌
粹而氣和聞人一善稱之不容口余與陳蓉曙同居內

城公見余必問蓉曙見蓉曙亦問余一日謂余曰聞汝
閉戶著書是何書也余以校漢書對公頗有激賞之言
嗚呼以余之固陋而公所以獎進之如此以於才且賢
者可知矣公外和而內方嚴造次必於禮法與人言一
出於正人亦不敢以私干之凡廷論卷皆糊名而閱卷
者往往陰用前代通榜之法以爲去取或記錄前列之
詩先時傳播言官至登殿彈章其公正愼密者自公之
外落落可指數也雅喜西法門下士有願爲總署司
員者公聞之輒嘆相見必力阻之曰奈何與若輩相

周旋耶公諱世長字子禾壽陽相國諱篤藻之子由庚申翰林累官至工部尙書清操卓絕薨之日家無餘財其生平未嘗市恩於人而人皆思之不能忘嗚呼公可謂古之大臣矣公之盛德其大者宜載於國史義不得私爲傳其小者余亦不能盡知獨其言論丰采有往來余心而不去者用敢記述一二以見弟子之於師雖一晉接之閒而相感之深有如此也

七千卷樓記

七千卷樓者奉化孫仲鳴內翰之所築也先是晉有范

蔚者聚書七千餘卷遠近就讀者甚眾蔚爲辨衣食其事甚雅故流傳至今而仲鳴藏書之數適與之合因以七千卷名其樓而請余記之余曰古者以竹帛爲書非內府所賜故家所傳世莫得而見焉好學之士必從人求借手自鈔寫經年積月始成卷帙其聚之之難如此故有書七千卷足以衰矣今也書多而價廉囊金入市雖立致數萬卷不難子素負博洽之名而所藏止此又無奇祕難得之本爲遠近所傾慕願沾沾焉揭所有以名樓毋乃示人以不廣乎仲鳴曰吾非敢炫其所有也

吾生長寒素弱冠而後傭文字以爲生者殆二十年而歲節所入以購書銖積寸累以有此數蓋世之得書易而吾之得書固甚難也以其得之難故吾亦不忍淡泊相遭而時竭心目之力以從事其閒又爲是樓以度置之他日倦遊而返吾得與此七千卷者朝夕晤對以娛吾老以傳之子孫吾之願足矣且吾常以虛名無實爲深恥吾之書止於七千卷而又有前世故事爲之佐證則其名樓也固宜至於奇祕之本吾力不足以致之然烏知夫數百年後不更以吾所藏者爲難得之本哉余憮然曰子之言是也遂書之以爲記

巖二二莊濬河記

盤巖之河自長山硤而東最爲深廣餘皆淺狹不能多容水而二都二圖之河旣狹且曲往往數里之近舟行半日許乃至故其淤淺尤甚於他河雨則溢旱則涸里人議濬之久矣光緒二十四年余請假南歸言於林君禮孝君首捐千金傅君賓弼等和之遂設局於傅氏宗祠諏吉興工爰自孟冬訖於歲除天氣和煦雨澤稀少治防出土無閒日時凡濬幹支河共萬有三千餘丈用

錢萬有一千餘緡自諸富人捐資外賦諸田者蓋十之六七焉方濬之時淤泥山積道路壅滯耕夫織婦咸有怨聲甚者謂費出自官履畝徵錢悉歸中飽眾說紛紛莫可究詰會明年夏大旱舊河既涸賴新水溉田浹旬而兩禾以不槁久之又知官實無費然後浮言乃息蓋區區一隅之水而治之之難如此其卒免於謗議者幸耳是役也籌給工食不愆於期傅奉常家銓之力會計出納無敢侵冒邱太學鈺殿之勞相度地勢巡視河干以董以勸余兄榮唐及林君萬祥朱君其濂之功至於稽隱匿督遣負奔走先後實賴羣力以觀厥成余也無所事事惟是紀述之職不可以辭乃書其略於石

戊庚事變記略

余於戊戌閏三月乞假省親側聞朝廷開言路改科舉百度維新欣然有中興之望及聞王照一言而禮部六堂官皆斥矚然曰黨禍將作矣會家慈患腹疾遂於八月四日繕摺陳情暫留侍養踰數日而皇太后訓政康梁之黨誅逐一空蓋殺機萌於是矣是年冬立大阿哥宮闈之內傳聞互異庚子夏遂有義和團之變中外失

和亂民載道輦轂之下號令不行及洋兵入都城六飛
西狩衣冠塗炭於時裕祿李秉衡聶士成羅榮光等以
力戰死許景澄袁昶聯元徐用儀等以直言死剛毅崇
綺徐桐延茂等以憂懼死熙元壽富王懿榮崇壽寶豐
宋承庠等以悲憤死趙舒翹英年毓賢啓秀徐承煜等
以逼迫死其他邂逅捐軀經溝瀆羅鋒鏑者不可勝數
玉石同焚言之酸鼻逮辛丑回鑾時局初定余亦奉慈
命來京供職俯仰今昔感慨係之嗚呼孰知此數年中
風雲之變幻一至於此哉夫忠義之士何代蔑有蓋棺
論定今也不然正人被誤國之名而哲士昧保身之義
雖曰厄運使然亦人謀之未臧耳死者已矣來日大難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執筆記此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光緒壬寅七月二十七日記

移築永豐塘石口記

吾鄉三面皆山其東爲大海而海口有舟山大榭金塘
諸島嶼互相屏蔽風濤紆緩海塗逐年淤漲居民築塘
捍海率聚土爲之惟永豐塘之北首爲算山磯磯在山
麓如弓梢外向而塘身內曲如無弦之弓曩時離海較

近有石口一段磳旁之石皆方正凡十餘丈餘則大者如斗小者如拳與沙土相依附凡三百餘丈自雍正季年始築以迄於今塘距海日遠潮汐不至鼯鼠之所穿穴漁牧之所蹴踏石之傾圯剝落者固不少矣光緒二十八年家兄榮唐以海塗高仰可田請於穿長場寶大使築久豐新塘北首仍自算山磳起與永豐塘相銜接漸南則相離漸遠大約內塘形曲而外塘形直如弓之上弦然塘內蓄田九百餘畝而塘外漲塗尙數百丈潮之紆緩如故也踰二年秋八月颶風鼓浪爲數十年未

有之巨災沿海田廬漂沒無算惟吾鄉被災較淺外塘間有衝齧然北首一段仍屹立無恙尋常潮汎亦惟北首爲最弱蓋今昔情形不同就目前而觀外塘無石口亦可而墾田者以爲內塘之石無益於捍禦而有害於耕植不如移築外塘爲便家兄以爲然遂於三十三年夏四月釀貲興工外塘加寬丈餘下填松樁外砌石口而內塘仍添培土方是役也掇拾修補費與購石等然內塘之石旣盡犁鋤所施無復窒礙墾務當日有起色家兄欣欣然方自謂一舉兩得之計而爲忌者所藉口

遂譁然有毀塘之說矣其年秋九月吾鄉始立約章分
六圖爲六區家兄充區董顧生潤庭者余中表戚也素
與家兄齟齬不與共事顧生大恚遂以毀塘訟於大
府大府信之遣屬員行視責令如式賠修而視者以爲
外塘堅實內塘亦完善且田之墾者已半萬無更築石
口之理頗不直顧生所言而顧生持之甚堅好事者從
而和之紛紜之說久而未定夫充潮之力可以無堅不
摧外塘不足恃內塘之石口果足恃乎然使顧生力阻
於改作之始則所謂仍舊貫者未爲無見而其事亦可
以中止旣成矣爲者無自私之心居者無不測之險乃
猶危詞悚聽欲糜財力於無用之地以快其意見之私
是亦不可以已乎余故詳記其事以俟夫世之尙論者
平心而察斷焉

題慈谿費氏半圃圖

宣統二年春梁廉夫駕部來京師述其親家費君瑚卿
之意求余題所謂半圃圖者余未見其圖也則問其所
以名圃之義將割其地之半以爲圃與抑分其日力之
半以從事於圃與廉夫曰皆非也曩者君之先德曼書

翁嘗得阮文達隸書半圃二字因以顏其齋而倩吳小松圖之又自爲之記君蓋承先志而索題以永其傳爾問其圃奚若則數畝之園編竹爲藩雜蒔蔬果之屬而曰噫是圃也余亦有之宅之西畔隙地數弓傭賃之所培慨兒女之所采擷晨羞夕膳大抵取給於是由今思之圃中之景物猶歷歷在余目也而垂老之年忽焉舍之而去若無足顧戀者費君父子能世守是圃又爲女字以張大之是皆余之所愧也廉夫累請不已姑書數語以應之三月丁卯日

容膝軒文集

卷二

七

四明叢書

對園刊本

題蜀館小集圖

光緒癸卯余偕通州張心田太史典蜀試得蒲殿俊等九十四人副榜十二人榜後來見者約十之四余尋汎舟東歸不相聞問者五六年及宣統紀元余復來京與心田相見時科舉久廢而蜀士宦學於京者頗不乏人聞余來則皆出於不意相與輾轉告語而余之門時有蹙然之足音矣明年六月二日同人小集於蜀館將用西法攝影爲圖以存一時之蹤跡初至之時炎景燥人午後大風揚塵陰雲蔽天眾頗失望俄而風止雲散乃

呼工竟爲之時心田以給事中奉命監拔貢試不果至
余中坐蒲君等十九人左右立圖成同人各得一分余
覽而有感焉夫風蕭然而起戛然而止夫雲潏然而聚
倏然而散人之處世也亦然余嘗度雲棧入劍閣過瞿
唐下三峽皆生平未歷之奇險而由今思之若夢幻然
以未嘗有圖也況以區區文字之知遇至於今已若無
足稱道而余以垂暮之年當倦遊之後復與諸君子相
聚於一堂蓋亦非偶然者不有圖以存之則酒闌人散
之後亦與山光水色同其想像已耳有是圖而疏者以
親暫者以永雖終日寂處而儼然有合羣之樂焉豈非
藝事之可貴者哉余又慮夫圖之久而漫滅也爲之記
以補圖所不及云

記貧民索食及平糶議

吾鄉障海爲田水利不足於灌溉近年以多雨故收穫
頗豐而無田可耕者居其多數每歲四五月間貧民以
米貴爲詞千百成羣沿門索食謂之喫大戶至穀熟乃
止其始海晏鄉之梅山人嘗以歲歉出境就食而吾鄉
沿之爲故事蓋十餘年於茲矣今年發端尤早三月二

日在傅宅領月米卽署約於牆曰明日喫某家由是周流無虛日遠者露宿以俟又以大戶稀少數日卽徧乃細加搜剔凡中下之戶無得免者主人嫌分米之煩率用銅圓代之取攜旣便附和滋眾或一日而歷數家或一家而分數次單獨之婦至借他人之兒女以充數閒有衣飾楚楚者旁觀偶加詰問則努目相向毀籬踞竈破面碎衣之事日有所聞兵丁不敢訶斥反以甘言撫慰之實則極貧之民不過數十人終年以行乞度日其餘婦孺類能自食其力特狃於索食之易互相牽率以壯聲勢而已其後分爲數隊且有散入旁邑者定海知事以六橫被擾移書鎮海縣請由屢鄉自治會設法裁留諭者謂世變以來游民習聞均產之說陰相鼓煽是以聚集愈早氣焰愈張不遏抑之雖穀熟亦未必安靜五月二十八日鄉人共議驅逐之法先由地保宣詞拒絕峒強則以藤條從事爲首者送之官費出於六役朋不以累主人私給錢米者有罰議旣定卽日馳至橫河如法施行貧民望風解散傅氏亦裁革月米以斷其聚眾之樞紐吾村爲善後計乃有借錢積穀之議其法按

本村有田之家三十畝以上出穀千觔以次遞加每穀百觔定價銀二圓四角先給半價明年出穀時再給半價先期造冊屆期平糶俾米價不至過漲貧民無所藉口以爲號召之資於體恤之中寓禁止之意法至善也願余尙有過慮者中貧之戶悉數難終則造冊必以極貧爲限若輩不名一錢米價雖平恐亦無力能購賒貸則錢無著推廣則穀易盡此宜計及者一也從前出額之租穀多由米商收買故積儲較厚平糶則商有戒心恐留少數之倉穀而反漏出多數之租穀民食將因而愈窘此宜計及者二也有田之家未必皆有餘穀往往穀未登場已入債家之手漫無區別轉轉必多此宜計及者三也竊謂振極貧之民需穀固不甚多然若輩無日不乞獨於春夏之交歛穀以振之於義何取固不如聽其自乞之爲愈矣爲平糶計則非籌鉅款不辦而百物皆貴獨抑米價而使之平奪農商之利長游惰之風尙非萬不得已之時愚終以爲可緩也其後傅氏不復給米喫大戶之風竟革平糶之議亦中止事雖微瑣而繁蹟之理寓焉故爲記其顛末如此

題蔣巾波先生墨蹟

吾鄉王樵庭家藏蔣巾波先生墨蹟修福一幀長九尺有奇廣二尺蓋其曾祖愚亭公爲先生屬吏而得之者先生名祥堡字于蕃湖北天門人兄祥墀乾隆庚戌進士嘉慶戊午典試浙江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而先生由廩貢生選授浙江青村鹽場大使嘉慶戊寅攝穿長場篆是幅卽戊寅五月所書縣志職官表列先生於道光朝誤也樵庭稱先生書法雄勁有龍跳虎卧之勢余讀先生所爲東巒頭廟記論奸民之當去聲色俱厲其氣骨丰稜與顏柳諸公相類則其書法之雄勁也固宜相傳先生喜臨池有求輒應故吾鄉藏其墨蹟頗多流傳至於百年之久則其後人不知寶貴而視爲無足重輕者亦不少矣惟王氏自懋亭公得是幅以來子蕤薌孝廉任開化訓導歷任松陽德清永康教職所至皆攜以自隨孫小蓉處士晚而訓蒙亦藏弄惟謹至樵庭尤篤好之樵庭弱冠廢儒書然其志趣高雅過於世儒遠甚其嗜先生書幾若飢渴之於飲食每至東巒頭廟觀先生所書廟記及楣額楹聯欣賞竟日廟中演劇

熟視若無睹者家居取先生書手自鈎勒懸四壁幾滿見者莫能辨其真贗而墨蹟則不輕以示人癸丑在上海製柚木箱貯之慈北沈覺園署其蓋曰王槐澤堂珍藏去年春又鎔錫爲箱以護於外旣自爲之記復介胡君濂心以徵跋於余其拳拳先澤久而勿懈若此豈惟王氏之賢子孫抑亦先生之真知己也惜余書法惡劣不足附於先生之後顧於先生之家世則知之頗詳先生由鹽大使遷諸暨知縣終於烏程知縣子立鑿道光壬午舉人由教習出爲甘肅知縣遷河州知州孫元圻

亦由浙江仁和鹽場大使遷建德宣平知縣而祥墀子立墉嘉慶辛未狀元官至內閣學士立墉子元溥道光癸巳探花官至江西鹽法道其門第甚盛凡皆樵庭所欲知者余故詳書之以爲徵文考獻之一助云丙辰孟夏月

容膝軒文集卷三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序

贈楊文醒禪序

培元

余觀文人之負盛名者大抵摭拾先朝遺逸及近世名臣碩儒之事蹟而表章之或搜求非常奇偉可驚喜悲愕之行以自發其光彩故其文尤不可磨滅蓋不獨人以文傳而文亦託於人以自重也獨歸熙甫以晚達之故其所爲志傳不過內外姻親耕夫織婦之屬雖其所

容膝軒文集

卷三

四明叢書
物園刊本

稱爲文學士者亦祇鄉黨自好無卓卓可稱道之事而熙甫爲之文字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夷考唐宋諸家於無足輕重之文閒一爲之願未有如熙甫之多者熙甫於其人亦不肯妄有嘉許往往就家常瑣屑從容敘次無粉飾張皇之意然至今讀其文猶可想見其爲人焉夫以無足輕重之文爲之又如是其多而能使人諷誦流連與名臣碩儒之事蹟無異非其文之工何以至此故嘗謂自有記載以來使尋常庸猥之人皆得附名字以不朽者自熙甫始也余旣愛重其文私念文者學

人之職業若農之治田工之爲器械商賈之持籌握算
不問其能精與否凡以盡其分之所當爲而已而世之自
能不朽者上之列於史冊下之則有門生故吏之傳述
無由見於余文余亦不能取不知誰何之人無端稱說
其生平而聊以自重也獨於先人之言行朋輩之情好
有往來於懷而不能去者輒竊取熙甫之意而衍述之
以爲文其能傳與否有不暇計亦以自盡其職業而已
楊君醒禪爲余族姑之夫少時嘗及先君之門今又同
主傳氏其好余文甚篤若余之於熙甫者歲暮爲余曰
子必爲文以存吾名余謂君文學行誼皆循循修飭有
古儒者之風使得如熙甫者而文之其不朽必矣惜乎
余文不逮熙甫之萬一而君之請又不可虛也姑敘夙
昔所見以贈之君亦有以諒余之固陋矣君名培元醒
禪其字也

送陳子封之官德興序

祥燕

今之縣於古爲侯國而知縣之難爲視侯尤甚以遠方
之人莅素不相知之地而任以至煩之事大吏之格於
上胥役之蒙於下同官之睥睨於旁內而幕友之挾持

外而勢家之請託以至子弟親戚奴僕之屬一或不檢
皆足蔽我知而撓我爲故余嘗謂知縣之任非智仁勇
三者兼備不能勝也然而世之人多易視之捐重金以
爲餌懸三尺以爲鵠裝冠大裾而坐於堂之上曰吾知
縣也問以縣之事則曰吾知上官之喜怒而已知宦橐
之盈虛而已其他則吾不知嘻縣固若是之易知乎故
吾友慈谿陳子封平素究心於經世之學其官由庶常
爲部曹而改知縣其縣由廣東海康而改江西之德興
其之任也思有異於世俗之所爲而索余言以鏃厲之
夫未爲者不能知也必於旣爲者徵焉憶去年冬子封
放振霸州周歷村落核戶口多寡不以爲煩風雪載塗
往返四百餘里不以爲勞夫耐煩與勞而持之以無怠
何事不可爲者而子封又善醫嘗爲余及內人治病其
辨證也審其用藥也果而醫固仁術也然則智仁勇三
者子封蓋兼備之充是量也豈惟德興雖治天下不難
矣書之以驗其後

贈陸漁笙先生序

廷敷

同治閒吾郡以時文著名者數家其一卽吾師陸先生

余時未識先生而於數家者皆嘗誦習其文以應有司之求然竊以謂近世之文號爲工整而實則靡靡成風獨先生文有得於山水清華之氣視古之所謂文者殆相去不遠也已而先生主講鯤池書院得余文而稱之吾友俞樹周自郡城歸以語余余因介樹周以見於先生先生獎飾過當時余爲諸生已十餘年連遭大故神志沮喪自念生長窮山中落寞終身固分內事得先生言遂若栩栩有生氣其後先生逢人卽揄揚聞者往往目笑之而先生未嘗稍變然先生非特稱余而已凡吾邑能文之士若胡子發盛省傅石季初樹周諸人先生皆稱道不去口余竊慨歎以爲古所謂一个臣視人之技若己有者庶幾於先生親見之耶及余將服官京師先生爲余計者甚周且誨之曰子禮數脫略非處世之道也吾視學隴右文官自典史武官自把總以上吾皆與之分庭抗禮以是得免於訾毀夫持身宜介而接物宜和子其識之余唯唯而別既至京閒居無事頗思遵用先生之言與當世賢士大夫遊從以稍擴其聞見而山野之性不習車馬每一出門則閉置帷中僕御前坐

足不得伸縮輪蹄展動傾側顛簸心駭目眩造廬投謁
或終日不遇一人既見又不能作寒暄語賓主恆蹉然
相對偶語一事則方音雜糅彼此皆不能詳其顛末因
又自念以余之鈍拙而周旋時世閒不能爲益徒取嫌
耳遂絕意不復詣人人亦無詣余者然每思先生言未
嘗不自愧其才之短也庚寅秋先生來京相見意甚憐
余而無如之何歲暮則問其有無緩急疾病則好言撫
慰之曰吾曩年亦如是子無憂也余雖無所求於先生
又明知先生非多病者然心益感之灌陽唐學士者余
丙戌房師而先生之辛未同年也一日先生語學士曰
王某孤寂可念君能分餘光以照之乎學士笑謝曰吾
亦孤寂者安能照人且凡事有命豈人力所能爲耶是
語也先生未嘗告余而學士以先生故頗重余數驅車
相過爲道先生語如此於乎先生之於余可謂始終曲
成不留餘力者矣苟非木石其能漠然無動於中耶先
生詩古文駢體皆蔚然深秀又自負有治賦之才嘗戲
與人言吾若筦度支當使國用不乏余謂先生風流宏
獎休休有容使處鈞軸之任眞賢宰相也區區出納之

事何足以溷先生哉惜乎世之用人方拘於資格而先生亦倦遊思返無復有出山之意矣余既不獲追隨左右因述素所拳拳者以爲獻以見余於先生雖蹤跡疏闊而知己之感固未嘗一日而忘之也

贈俞樹周序

汝昌

己無長而人稱之是諛己也非知己也己無短而人攻之是謗己也非知己也有長而稱之有短而攻之斯真知己矣雖然人之相交也稱者十九攻者十一是何長之多而短之少也抑人之情有蔽焉稱其長不問己之

容膝軒文集

卷三

六

約園刊本

果有是長與否而以爲知己也攻其短不問己之果有是短與否而以爲非知己也如是則稱之者日多攻之者日少矣然則己果無短耶抑有短而不自知耶人果不見我之短耶抑見之而不我告耶見之而不告告之而不受所謂知己者果何益耶余竊致疑於此故凡與余交者往往面攻其短以爲朋友之道固如是也然坐是不見悅於人人皆目爲非知己而遠之獨俞君樹周交余最久君少孤能自奮於學事親行己粹然無闕失惟於文字有自矜之意視科第若可操券得者一失望

則悲不自勝余謂其信命未堅常察言觀色而力攻之
初若格格不相入而卒以余之言爲然余有短君亦無
所隱諱而余受之與君同故愈久而交愈篤斯可謂之
眞知己者也今年春君負用世之才獻於禮部不見收
而歸其言色甚和無幾微不自適者余服君進德之猛
而惜會合之不可常也作知己說以贈之

贈石季初序

金朔

余里居時於天童育王瑞巖靈峰嘉溪諸山無弗至者
其林壑皆深秀有致而瑞巖遊人稀少尤稱幽絕瑞巖

容膝軒

卷三

七編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水東注爲盧江江於近村諸渠中最大余嘗借胡子
篋操舟往遊微風搏水有波瀾起伏之觀既登陸循伴
雲居而入徧覽所謂十二峰者隱隱在雲霧中不可盡
識但見竹樹彌望蒼翠欲流而已時盛暑天氣如新秋
寺僧出楊梅飽啖之夜與劉午亭同飯寺僧分六房其
最有名者晝蕉能詩補斨能飲午亭皆能之而兼能畫
以是相傾倒不厭而余方爲舉業所困不能極登覽之
趣僅留詩一絕而返然亦自以爲生平之勝遊也比來
京師耳目所接皆閎壯偉麗稱天下之鉅觀而城西有

萬壽山昆明湖諸勝爲翠華臨幸之地都人士往往稱說其風景而余以多病未嘗往獨於故鄉諸山時時記憶之而瑞巖尤往來於懷而不能去蓋追溯始遊之歲倏忽十餘年子錢久化爲異物而余亦衰病侵尋非復少壯時之意氣矣石君季祜居瑞巖之麓爲人蕭閒高雅默而好深湛之思其文字久知名於郡中而累試不售癸巳秋始與俞樹周同膺鄉薦今春相陪於京邸余交樹周二十年而交君稍晚然情意甚歡無新舊之間君持論不蹈襲故常乍聽之若新奇可駭而樹周性質直每君發端輒相詰難君紆餘委曲卒能自伸其說而犁然有當於心余甚敬慕之蓋嘗以爲天下之人文往往與其風土相稱西北雄厚故其人多樸東南清淑故其人多秀而其閒又有近山近水之不同近山者多樸近水者多秀此其大凡也析而言之山水包孕眾美得其一者皆翹然有以自異於人姑舉所知而論子錢得其秀午亭得其逸樹周得其厚虞澹初得其峭李魯儀得其潔而瑞巖幽雋之致君可謂得其深者也君之罷歸也余方爲惋惜而君翛然若有以自得者嗟夫世實

需才而才者亦思自見於世然往往兩相求而兩不相
值蓋自古而歎之矣而余也以無用之人久竊祿位常
慙然自愧於心行將從君於萬山之中與書蕉補斫諸
人逍遙觴詠以終餘年君或者不以俗士謝我乎請書
此以當息壤之盟

贈湯鴻九序 副街

余所識郡中才俊士以百數而最心折者兩人曰章紹
洙魯泉湯嗣銜鴻九兩人者皆少余十餘歲而先後與
余爲同年又申之以婚媾故余皆深知其爲人魯泉短

卷三

九

明

約園刊本

小精悍而宅心長厚鴻九磊落軒爽而稟氣剛勁其質
性弗盡同然其孝於親友於兄弟篤於友朋之義無弗
同者至於文章論議縱橫馳驟曲折變化下視世俗塗
附拘攣之習若踞泰華之顛而俯臨培塿也若王良造
父振策齊驅旁觀者但見其超軼絕塵不知其孰先而
孰後也余嘗謂天旣以才優此兩人宜不與庸庸者同
其位置而由今觀之亦若有不可解者魯泉成丙戌進
士初以第一人自命尋由刑曹改知縣將之東鹿任丁
繼母憂今方需次天津鬱鬱不自得閒來京相見意態

如故而向時英銳之氣已摧挫殆盡矣鴻九由壬午副貢舉己丑京兆試累躋於春闈以贊官戶部郎中非其好也獨其處境較順故豪興未減往往高歌大呼以自排遣蓋兩人者不可謂一無所遇而皆名不副其才位不充其志豈天所以位置人者固漫不經意耶抑韜之者久而後將大發其光耶鴻九之在京也余緩急恃以無恐今挈眷南返余益有孑然寡助之懼矣於其行爲文以贈之并以致魯泉其亦將有慨於余言也

送夏香孫南歸序

翊

審藤軒文集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古天下之變多出於智慮之所不及亂臣賊子之變於內敵國之變於外或旋起而旋滅或始於微而終於不可制其閒致變之故與弭變之方史策所紀不必盡同大要不外乎得人則治失人則亂而已今天下可謂長治久安獨海外諸國恃其器械之利冒險涉遠與中國爲難此誠開闢以來未有之變而其要仍在乎得人以禦之得其人則我眾而彼寡我逸而彼勞雖聚而殲之不難也不得其人則彼堅而我瑕彼勇而我怯一戰不勝則倉皇失措相與張大其事以爲自古未有之變

非人力所能禦而專爲偷安旦夕之計然則自茲以往
中國之變終無已時乎亦未免輕量天下士矣夫所謂
得人者非必奇技異能驚世駭俗之人而後能禦今日
之變也其要在乎不愛錢不畏死而已不愛錢則士卒
樂爲盡力不畏死則有進無退兼是二者而不足以克
敵吾未之信也吾友夏君香孫以試事留京師自倭人
擾邊常慨然有從軍之志窺其意非猶夫世之汲汲於
榮利者其於二者蓋庶幾兼之而世莫之知余雖知之
而不能爲力今和議告成君亦見擯於有司而將南歸
矣夫和可恃乎不可恃則君之才終當效用於世君歸
其廣求同志以待時焉可也於其行序以助之

送唐春卿先生省親序

景崇

光緒乙未閏月吾師內閣學士瀋陽唐先生乞假省母
天子許之先是中倭和議初成士大夫之見幾者大抵
以省親爲名引身告退有詔禁止至是允先生所請蓋
異數也榮商夙以疏愚受先生知愛旣喜先生之得遂
其志而又惻然有以自感者於其將別不能以無言在
昔成周之世人臣有馳驅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者往

往形諸歌詠如陟岵四牡祈父北山諸詩皆是也我朝
功令親老無次丁者許留侍牧令得移遠就近而皇華
之使大都給假省覲以爲榮幸其他陳情告歸者自非
多事之秋莫不夕疏上而朝報可嘗竊慨歎以爲國家
孝治之隆軼於往古矣獨人臣事君之義似尙有未盡
者平日受腹心干城之寄有事則委而去之而曰吾有
親在也此不獨負吾君而辱其親者亦已甚矣雖然此
特就重臣言之耳今天下大事皆受成於軍機其餘內
臣自大學士以下皆莫能有爲而閒曹在所不論以大
義律之均無臨難苟免之理顧天性所在獨不可稍伸
其區區之意乎先生通籍後太夫人常在京邸及伯兄
維卿中丞開府臺灣始迎太夫人南往蓋兄弟兩人交
致其孝養者如此去年秋先生典試廣東將便道就省
以海氛不靖而止會割臺之議興內外臣工交章力爭
臺民亦留中丞爲自守計議未定而先生適奉會試總
裁之命外事不得與聞先生旣憤國威之不振而又憂
太夫人之在險校閱之暇輒與同事諸公相對痛哭淚
痕未嘗一日乾也旣而中丞見事無可爲遵旨內渡而

膏民已先送太夫人至江南於是先生愴然有將母之請此一行也母子兄弟相見其悲喜交集當何如而先生受國厚恩誓以身報又非飾辭觀望者比計此別當不久卽返然則忠孝之義先生可謂兩得之矣獨念榮商離母七年未能致一日之養蓋人子事親之心有足傷者見先生之行益不勝其望風羨慕之私云

送葉至川侍御南歸序

慶增

京師爲人才所聚雖有善取友者終日馳騫於冠蓋之間不能徧交而深識之也適然而值焉通姓字問里居

容康軒叢書

卷三

三

十四明錄

約圖刊本

不數日而忘之矣酒食相徵逐名刺相往還禮貌殷勤無肺腑之語不數月而忘之矣時暫則情不肖人多則志不專亦勢使然哉余居京師七八年雖同年而同官者猶未能徧識之獨與同郡諸公時時以土音相酬對爲樂人少而時久故性情術業皆有以知其詳而慈谿葉侍御又余所師事者故知之尤詳焉侍御貌古而體癯深居而簡出視其外粥粥若無能者聽其言訥然如不出諸口者適然而值之則以爲常人己耳徐而察之經史百家之言無所不通星相醫卜之技無所不習至

於朝廟之掌故軍國之利病山川之險要並世人物之
臧否海外各國之情狀耳目所涉不遺於心司其緒編
綿而不絕也窺其涖汪汪乎其不可窮也蓋世之所謂
博學多能者吾必以待御當之焉然則人之相值其可
以輕量乎哉今年夏侍御告歸省墓同人咸惜其去而
余早衰多病得侍御調治輒愈故於其去也尤深惜之
夫京師之大一二人不足爲損益而吾郡之人才則日
見其少矣況余所宗仰者耶念師弟之倫統於朋友用
敢竊附於贈言之義爲文以道其行

卷三

三

十四

約圖刊本

送陳蓉曙同年之江蘇序

道聲

自唐以來士大夫多輕外而重內至近世則不然仕於
內者祿不足以自給則不惜委曲以求試於外論者因
有內輕外重之說雖風氣不古亦迫於勢而然也吾以
爲官無內外其輕重均耳京師者天下之本也仕於內
者職雖簡皆有輔君之誼安得而不重故昔之重內是
也其輕外則非也民者國之本也仕於外者官雖卑皆
有治民之責又安得而不重故今之重外是也其輕內
則非也外輕則薄其民內輕則蔑其君二者皆非設官

之本意而今之弊尤甚何也昔之仕者厭外之煩劇而輕之樂內之清要而重之雖不能無爲名之心然猶非汲汲於利也今之仕者其視內旣無所不輕矣其於外也蓋猶有所擇焉苟無可多取於民雖位尊而事簡其視外猶之內也獨擇其可多取者而相與重之夫居官而惟知多取於民此民力所以日疲軍政所以日弛而世變所以日亟者也嗚呼士大夫豈盡無廉恥之心而流弊至於斯極上之人獨不可深思其故與抑經費有限出於上者不能以復增而始縱之使自爲計與將救時之策尙有先於此者而世俗輕重之見不足以爲時政之損益與吾友陳君蓉曙才高而學博官翰林六七年名公卿交口稱譽之君未嘗輕有干謁獨以寓廬相近時時就余談余嬾而善病計一歲中閉門仰臥之日爲多君至則縱論時事或評騭當世人物高下臧否意氣甚盛余竊慨歎以爲君子居一官則能使其官因我而重而不當以世俗之見參之翰林素稱榮選然或不幸而久居於內則世之輕之也視他曹爲尤甚如君之才真能有以自重者會海疆多故君試御史銳意有所

詆斥與執政忤置下第因求出爲江蘇候補知府君之出也有辭而知府之在外又吾所謂位尊而事簡者也然則君於內外其意非偏有輕重豈與夫世之汲汲者同日而語哉雖然朝廷之設官眾矣而至於今能重其官者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耳夫千百人輕之而一二人重之於世道不爲無補而余竊有感於上下一體之義下旣羣輕其官而上之所恃以爲重者果安在也余旣求其說而不得故因送君之行而願與君一討論之云

送陳罄莊之廣東序

屠綸

密藤軒文集

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觀自古豪傑之士其始多混混於庸眾之中甚者受汙賤摧辱而不悔一旦遭時乘勢奮起泥塗之內智名勇功赫赫照人耳目而曩時游處之侶相與驚顧駭歎以爲非意料所及自余思之彼其才識器量得於天授者固厚而其恢廓於磨鍊閱歷之餘者取之必以其類而發之必有其端雖其人深自韜祕不肯輕襮於外而苟與游處之久固可以微窺而得之也方今海外諸夷恃其區區之巧陵轢中國中國之人上自君相下至田夫野老婦人豎子之倫莫不痛心疾首而無如之何吾

意必有豪傑之士出而驅除之以一舒天下人之積忿而吾尙未之見也豈其伏匿而不出歟抑吾之閱人未廣而識又不足以知之也吾邑陳馨莊年少而氣銳數試有司不利卽棄去舉子業思有所樹立於世今年秋以貲敘縣丞來京謁選與余同處者月餘其議論志趣甚偉而其心猶欲然不自足欲就世事歷鍊而恢廓之吾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尙在於是耶何其氣象之甚相類也而馨莊又數稱鄞王君崑玉者抱負奇異往往子身遠遊徧覽山川阨塞陰求天下奇士而與之交王君嘗來京余與接談意其非常人而君遊西山不數日卽辭去故不能知其深然則由吾郡以推之天下信乎豪傑之士不乏於世而吾特未能盡識也馨莊有族叔名良杰者方治防務於廣東之瓊州今將往依之夫豪傑之士不待人而興而不能不有所憑藉以爲樹立之地馨莊行矣他日海氛不靖有起自下吏而功業章顯於世者非馨莊而誰哉因書之以爲券

贈同年陳甄甫序

守滋

始余館陳君甄甫家君之先太守方負重名於時賓客

交遊衣冠門第之盛甲於吾郡君於其家號爲材子弟
年少倜儻不爲繩檢所羈東然神識清曠談笑從容穆
然有深谷大林變化不測之致余固已奇之及壬午同
舉於鄉時太守已下世家亦稍落君兩試南宮不第卽
入貲爲知縣謁選得雲南之麗江人皆謂知縣事煩雲
南道遠而麗江轄地且千里君年甫三十涉世尙淺願
毅然盡室以行若未經審量者雖愛君者亦以文弱不
勝爲君憂余獨以謂君之才必能任州縣而無難其爲
君憂者蓋知之未深也已而君履任果有能名仁和王

尙書尤器重之甫年餘委署姚州知州調補昆明縣尋
擢思茅同知於是君援例入覲與余相見於京邸握手
道故回憶初見君時余亦年壯氣盛自通籍以來棲遲
偃仰於人海之中終歲無所事事今已頽然就衰而君
爲吏十年往返數萬里方神采煥發意興益高若不知
有簿書填委山川跋涉之瘁者余以是益奇之君自言
爲吏無他長往和光同塵與世推移獨於死罪出入必詳
必慎不肯枉法徇上司喜怒在麗江時江東西里民鬪
死者頗眾事聞知府以爲亂民擬上書大吏發兵三千

往捕召君判行君請親勘而後從事知府怒與君爭君執不可遂輕裝就道僚友謂君宜派壯勇二百人爲衛君卻之曰彼聞請兵方疑懼今以多人往是激之變也卽挾八人自隨疾馳數百里至則呼其豪謂曰吾來活若曹若能縛首惡者來卽無事矣其豪感君誠卽縛首惡二人抵法縣以無事其他執法不阿多此類余益以歎君之才殆有得諸天授者不獨能勝州縣之任雖以余向者之知君亦尙有未盡也君之北來也尙書已由雲南移督直隸今將往謁之余謂直隸控制遼海保障神京其地較邊徼尤重尙書知君深必留君相助爲理繼自今河潤所及雖余等亦將蒙君之福而雲南之民必有企望懷思而不置者矣余旣嘉君之治績而又以慶先太守之名德將由是而益光顯也因爲序以壯君之行

贈蕭履安序

開泰

自唐虞三代以來生人教養之道甚備獨殺人之器尙有缺略豈中國聖人之智有未足耶抑其心誠有所不忍也今之泰西蓋卽漢時康居大秦之屬其嗜利好遊

出於天性一二巧術之士逞其私智穿鑿緣飾以快其無等之欲沿習既久彼國山澤之所出不足於供乃益殫思竭慮糾合眾力務爲馳騁兼并之計數十年來海外各國聞風應和遞推遞廣舟車槍礮之製月異而歲不同其人終年冒風濤適異國眈眈逐逐以取利爲事以殺人爲心無一日休暇者吾嘗推原其故彼之堅忍而不悔者倘亦不得已而爲之歟各國之尤而效焉者其嗜好固有相類者歟惟我中國涵濡於聖人之澤既深且厚民雖嗜利而無大志故其欲易盈平居以殺人

爲戒故氣柔而不振非有忠勇之將帥朝夕訓練使萬眾一心而佐以出奇制勝之具殆不足以自固也洪雅蕭君履安精於算學當西法盛行之時能以新意制器爲禦侮之用其志氣偉然庶乎出奇而制勝者余惜知君之晚而深冀其後之有成也夫窮今日之世變不獨前聖人教養之法將蕩滅無遺雖天地生生之機亦有時而息矣君誠有以禦之其所圖者豈特一世之功哉余不敏猶願執筆而記之

自西法流入中國中國之賢士大夫既鄙夷其法而不
肯爲其爲之者類皆輕躁浮僞之徒襲取形似以炫眾
人之耳目而不適於實用故論者謂洋務中無人才何
者風氣初開雖有一二公忠體國之臣倡導於上而應
之者非其人也邇年來邊防日亟中外交涉之事日繁
豪傑有志之士皆知西法之不宜菲薄相與降心下氣
實事求是以備國家之用於是洋務一途遂爲人才之
淵藪彼此一時亦世運使然歟鄞縣張讓三大令博學
多聞嘗隨副都御史薛公出使泰西於各國風土政教

語言文字皆能得其要領尤精於輿地之學凡五洲之
內山川道里如示諸掌其根柢深厚議論通達非苟爲
大言以欺世者今將需次津沽過余言別余喜中國人
才之日出而緩急之有所倚賴也因爲文以贈其行

送譚彤士太守之廣西序

廣西山水奇勝甲於天下居民風俗醇樸往往有太古
時遺意而異時越南爲外藩素稱恭順二百年來邊徼
晏然無犬吠之警官其地者常於簿書之暇登臨觴詠
以自娛樂不知其在蠻煙瘴雨之中也自越南受制於

法鎮南關以外遂爲強鄰之所逼處頃者東方多事泰西各國益有窺伺中土之心法之鐵路駸駸達於龍州而潯梧以下皆震動矣新會譚彤士同年由工部主事出爲廣西候補知府君工書法喜爲詩嘗浮海使日本得詩數百首而還其詞旨和平庶幾無入而不自得者今茲之行其能爲桂林山水增重無疑也然今廣西之所急尤在於邊務君雖未有守土之責抑朝廷所以用君者其意固不輕矣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今以日本區區數島之兵力而敢於縱橫馳騁使海上各國望而生畏蓋亦非偶然而得之古者誦詩可以知國政君之詩豈異於古乎觀彼之所以伸而悟此之所以訕則夫奮發有爲以佐大吏之設施而爲國家收折衝禦侮之效者必有其道矣余與君同出濼陽唐公之門竊喜君至公之鄉而將有以副公期望之厚也故於其將行而爲之序

送劉彤卿大令之官銅陵序

佐宸

光緒戊子秋鎮海領鄉薦者六人而劉氏居其半於時劉士俊子和齒最長而彤卿與其族父崇照楚薌並年

少有雋才文章意氣高出倫輩一時老師宿儒皆斂手避之無敢與抗者已而楚薊成庚寅進士由庶常散館出爲鹽城知縣而彤卿累試不得志慨然曰當今之世而必欲以進士起家是刻舟而求劍也且吾年已逾三十卽從此掇巍科除清秩循資遷轉至於稍有可爲之時不老則已衰矣況未可必乎遂循例入貲爲知縣方是時楚薊已宦成思歸而彤卿謁選甫數月得安徽之銅陵以去蓋今世負才不遇之士苟有有力者爲之仗助則可剋期取一官一邑以自行其喜怒生殺之權或不數年而躋監司任封疆者往往有之其甲科之選則反窮年累月而不得一試如楚薊者殆十無一二焉凡今之仕宦其風氣如此然則彤卿雖不遇其視世之所謂遇焉者宜其漠然而不屑也然彤卿意氣雖盛而頗慙慙於余其將行也若必得余文而後已者余謂以彤卿之才而出之以忠信篤敬雖媿美於古名臣不難彤卿行矣異日功在天壤名在史冊豈惟劉氏之光抑亦鄉邦之榮也區區一第之得失烏足以爲毫末之輕重哉

送裘魯常大令之官廣豐序

鴻勳

國朝重親民之官而視京職尤重凡知縣治行茂異者往往擢爲部曹以優寵之則部曹之重可知也近世仕途日廣各部額外之員非兼充樞府譯署之職則常曆十餘年而不得補官於是才智之士爭求一縣以自效自余來京師吾郡部曹之改官者不可悉數雖於官制爲左遷而得之者反以爲榮選亦勢之不得已者與慈谿裘君魯常由刑部主事出爲廣豐知縣卽今之所謂榮選者也然君之本意則誠有異於人者君好學能文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二

古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章困諸生十餘年始領光緒辛卯鄉薦壬辰聯捷成進士其初至刑部也同官者皆鬱鬱不自得君獨欣然就職曰吾一介寒士幸蒙先人庇蔭備位京朝俸羨足以自給公餘足以讀書雖終吾身可也鄞縣張肖菴給諫歎曰吾見新進士爲部曹而志意堅定者裘君一人而已明年秋君將入都供職會家人皆病不果行又明年爲甲午秋海氛方熾朝士皆謀南歸君返所賃宅於主人盡室以北至上海而君又病家人請歸以待時君堅不可曰吾已無家可歸京師卽吾家也然君病竟日進

臥逆旅中昏不知人者十餘日家人懼強奉君以歸既歸而病良已然資斧已耗其十七八於是親友謂君曰子治裝者再而再遇病是不利於北行也盍改圖乎君意良不欲姑漫應之又明年秋君將子身供職友人袁孝廉景升力止之且爲君醮贊改今官君不得已而就選然自是亦不復病君歎曰吾之不得仕於朝其命也夫吾安能與命爭繼自今吾亦安之矣因日者求古名臣循吏事蹟以自策勵踰數月遂有廣豐之行謂余曰吾所以樂就京職者非有所矯飾而爲之懼負吾先人之遺訓也吾先人性廉直嘗爲人索逋於九江逋家賄以三千金請勿窮竟其事先人峻卻之盡得其所隱匿萬餘金而還生平聞貧吏事輒切齒謂某曰汝他日居官其誠之矣某謹識之不敢忘今當出而治民自惟才能淺薄雖欲力遵先人之言而未敢自信也子素知我者願益助以所未逮俾得朝夕省觀以免於失墜則子之爲賜大矣余曰方今吾郡京曹寥落存者皆榜徨不安君庶幾能安之而天顧奪之以與廣豐之民何其事之相反者與雖然以君之志趣而又時時不忘其先訓

廣豐之民豈能私君吾見君之未久而內擢也君欣然
曰不敢必耳固所願也請書其言以俟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三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容膝軒文集卷三

容膝軒文集卷四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序

蕉雨軒詩鈔序

余不能爲詩而頗留意於鄉先輩之詩以爲文人之立言皆思不朽於世而不能保其身後之不散佚也彼其庸猥儂薄無與於風雅之事者固聽其銷沈而不足惜矣至於流連光景抒寫性靈苟不悖於風人之旨則雖其子孫不能世守而鄉里後生相與珍惜而愛護之亦

容膝軒文集

卷四

一四

朔州刊本

足以稍永其流傳何至一沒世而遂有榮華飄風好音過耳之歎也故自弱冠以來遇里中朋好其先世嘗習儒業者往往訪求其遺著以庶幾有助於鄉邦之文獻而十餘年來曾無所得豈吾鄉作者固少耶抑猶有沈匿而不出者耶算山胡桂林先生字雲梯號鎮東乾隆甲戌歲貢生其制藝有盛名於時而張氏續齋舊詩頗載先生之作余意先生當更有他書嘗使人求諸其家僅得其與友聯句數章而全帙則無有矣壬午春訪姚君小復於郡城讀其先復莊孝廉蛟川詩繫載先生詩

多至數十首而小復又出詩繫底本則先生蕉雨軒詩鈔儼然在焉余甚喜爲借鈔百首而歸之復莊抉擇精審其所餘殆不啻鱗爪而蕉雨軒之名不可沒也余乃徐謀所以梓行之者而先爲之序其端

蛟川耆舊詩繫題詞

光緒八年春姚小復茂才出其先孝廉所輯蛟川耆舊詩繫以示余余讀而歎曰篤矣哉先生之用心乎夫通一世而觀之詩之數方日增而未已及退而求之一鄉一邑之閒不惟不見其增而常患其日減也蛟川爲山

卷之二

約圖刊本

海之會其奇秀靈怪之氣噓喻迴薄鍾於人而發於詩其多且工也固宜然嘗按藝文志而求之其名存而實亡者殆十之六七焉其幸而存者往往孤子不足以自行或全集具在而無好事者爲之刊布非後之人蒼萃而表章之其不終於泯沒者有幾人哉此張氏耆舊詩之輯有功於文獻甚大而先生所以廢續之者尤非尋常負才之士所可及也凡人之情好是己而非人而負高世之才者其意氣尤足以陵轢今古其持論也一若己之言可孤行於天下而他人之言皆可廢者自愛其

名而不樂成人之名其亦不怨之甚矣先生著書滿家不必附人以傳而其手錄鄉先輩詩至數十卷自宋元諸家以後又爲之區分門類每類冠以總論其津津推許若惟恐傳之不遠者豈非仁人君子之屬心歟抑余甚有望於小復者先生是書乃絕筆之作故網羅雖富而未及甄錄者尙多昔姚察撰梁陳二書未成而卒其子思廉續成之是乃君家故事小復其留意矣

書戴埴鼠璞後

是書刻宋左圭百川學海中題曰桃源戴埴仲培父四庫提要以桃源爲縣名故不詳其仕履余觀書中辨大入堂欣飛廟二條皆四明掌故乃知桃源實鄞之鄉名非縣名也案鄞志選舉表埴嘉熙二年上舍戴埴傳埴與兄埴先後持節將漕爲衣冠光語本王應麟桃源戴氏世譜引是戴氏本桃源鄉望族埴之自署桃源者以此而埴爲埴弟與仲培父之字正合左圭鄞人故是書見收於學海而志傳反不著錄則亦誤以桃源爲縣爾世固有同時而同名者如是書之撰其出於鄞人無疑也載考鄞志藝文據程端學春秋本義引用書目有四

明戴培父春秋志因歎曰此則埴書之見收於邑志者蓋埴字仲培父而稱培父猶劉原父貢父之例而程氏明云四明人則桃源之爲鄉名更無疑矣夫徵文考獻後死者之責攀附非也遺漏亦非也劉君藝蘭方緝四明藝文志因表而出之爲芻蕘一得之獻焉

焦竑徵錄書後

吾郡自粵匪亂後故家篤籍往往散布於鄉村之間其抱殘守缺者固多有之或不幸而遭焚棄之厄泯滅漸盡而不復見於人世者又不知凡幾也若余所得焦太

卷牌轉錄

約園刊本

史獻徵錄可感焉憶庚辰秋余因病家居故人胡信燧時時相過從余因屬其訪求里中遺書頃之胡君以是書來刻本甚精而七十卷以前皆缺蓋其族人得諸兵燹中者余雖惜其不全然有明一代文人如唐荆川王遵巖弇州諸家之撰著皆得窺見其厓略而鈴山堂文亦清婉可誦獨見其名則生鄙薄之意因歎高位固可畏而文章亦不足恃如此爲爽然者久之而旣缺者則意其不可復得矣乙酉館北鄉張氏偶與金茂才賢林談及是書茂才曰吾家亦有之而不全得非一書耶因

使人取以相贈則自七十卷以前皆在焉噫是書之由合而離者二十餘年矣兩家相距既遠其藏之也又皆在有意無意之間宜其終於曠絕而不復合也至是而皆歸於余不名一錢而完好如故天下快意之事尙有過於是者乎書於後所以賀是書之遭也

顧湖舫先生時文序

吾師顧湖舫先生既歿之數月其門下士傅君家銓哀刻其所爲時文若干首而以榮商從遊最早知先生宜最深屬爲之序榮商竊觀立言之道至孔孟而古今之

有德功者莫能並焉可謂尊矣時文代孔孟立言較之諸家雜說最爲雅正然其體太拘而作者不得盡其變其語多從同而見者或習而厭之故治天下者以爲化民成俗之用而不朽之業反不在是至於爲之既久而其人之性情氣度有流露於其閒者故觀其文亦可以知其人焉先生內行惇篤貌樸而神清其舉止厚重不見有喜怒之色而於處事接物之道皆深思焉而得其理之所可通生平不輕與人言言則委曲詳盡必當於理榮商每侍先生見其容之莊而不覺肅然以敬聽其

言之和而不覺油然而感退而誦其文而因以想見其
爲人未嘗不爲之悠然而情深穆然而意遠也嗚呼先
生豈屑以時文見者而今之可見者止於是其不可復
見者雖以榮商親炙之久亦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
能盡也然則先生不朽之業其不在於是乎其亦重可
慨也夫先生諱家桐鎮海虞貢生榮商大母實先生之
姑故知之尤深云

星圖便覽自序

凡治曆必先測日日出入而爲晝夜日行北陸南陸而

卷四

六

星圖刊本

爲寒暑會月而爲朔周天而爲歲而周天度數必以恆
星爲紀故治曆尤莫要於辨星堯典星鳥星火星虛星
昂卽辨中星以測日之法蓋日入之先星隱不見故必
以初昏視南方之中星而日之所躔始可定矣後世推
步之法日益精密究其大旨不出乎此也星數不齊自
古已然漢書云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
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二星皆有州國官
宮物類之象張衡云眾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中
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有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

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晉太史令陳卓總巫咸甘石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隋丹元子步天歌始以各星分屬垣舍明薄子珽經天該稍有損益然大致不同者寡矣今依丹元子所歌分而圖之三垣二十八舍各爲一圖北斗亦自爲一圖附以南極諸星爲一圖而赤道南北恆星總圖冠焉分大小明暗爲六等凡中外官三百九名積數一千四百二十九星其五緯所變瑞星祇星使星客星之屬及分野占驗之法亦略摭其說要於存大略廣異聞非敢與疇人子弟校其疏密也

淞水捐章芻議自序

歲丁亥余暫寓吳淞口時吾鄉販木之船由福建至長江者皆輸錢於淞局以佐軍需其法驗木之大小定錢之多寡品目煩碎吏得隱蔽爲奸大約商民輸錢歸公者十之六中飽者十之四余初未涉世事聞而駭曰弊有大於此者耶卽上書大府請仿上海樹木局捐法驗船之大小定錢之多寡使吏不得上下其手而稍增其捐額分中飽之錢半以歸公半以惠商大府以爲然而

局員以下皆不便之議遂寢余將入都供職乃集前後
論說爲淞木捐章芻議一卷而序其端曰夫船之大小
易見而木之大小難見此盡人而知之也上海之木登
場可數而尙驗其易見之船吳淞之船暫泊卽行而反
驗其難見之木此其孰有弊孰無弊尤不待智者而可
決也一舉手之閒而公私兩便非有積重難返之勢也
然而設局之初旣不能畫一其法以塞弊竇及有人焉
大聲而疾呼之終爲中飽之徒所持而利不歸於上澤
不究於下由斯以推貪吏之蠹國病民者可勝道哉水
捐之事雖無足爲重輕然亦可以見一時風氣之敝而
天下事之敗壞不振者有自來矣而余也以局外之人
嘵嘵不已蓋亦不能無出位之愧云

槐窗雜錄序

傳稱聖人不語怪然六經所紀龍血鬼車河圖洛書之
類不一而足其可謂之非怪歟六鷁之飛鸛鶴之巢其
物固耳目所常見非以事之可怪而存之歟余意聖人
所不語者不過方士輩誕妄之說造作附會以自欺而
欺人者而已若其事之本有而可以究人物之變異見

鬼神之情狀者聖人固將有取焉爾彼夫干寶任昉之
記洪邁元好問之志大抵據事直書不造作以爲巧不
附會以爲奇蓋亦聖人之所取者豈與夫游談無根者
一概而論也我朝作者林立其最有名者莫如蒲氏聊
齋志異紀氏閱微草堂筆記蒲氏懷奇未試生平精力
萃於是書故能摹繪入微有領略不盡之致此以史傳
之法爲之者也紀氏博辨不窮往往託鬼狐之口以自
伸其說此以史論之法爲之者也二家之外雅俗互陳
或街談巷語而不傷其爲雅或文飾甚繁而不掩其爲
俗蓋文章氣度之異有不可強者然其大者足以資勸
戒小者足以助笑談則一而已矣余於辛卯之夏養病
京邸長日無事追述夙昔見聞爲槐窗雜錄二卷凡前
人已錄者不復及焉數年以來稍有增益其閒傳聞失
實或所不免若夫造作附會以自欺而欺人則非余之
所敢出矣

漢書注校補後序

余年二十三始於胡子箋所見漢書列傳數卷心獨偉
其文辭愛而不能忘也明年秋得之於杭城既歸先大

夫發篋見書喜動顏色已而歎曰吾家安能著是書兒
得毋癡耶其後奔走衣食常以自隨歲戊寅在郡城陳
氏頗加評點定海黃孝廉以周見而謂曰評文乃明人
陋習不足法子能取各本校勘則善矣由是稍稍爲考
據之學人事牽綴無所成就自來京師益縱觀諸家之
說而閒參以己意本紀諸表粗有端緒至律曆志而不
能盡通余又有心氣之疾輒檢篋中稿七卷題曰漢書
補注而爲序以付手民疾稍閒復取閱之意甚自悔而
書已刊行不可止余力又不能增正乃復序之曰夫文
字之爲用於世亦有差等矣經以明道史以紀事其上
也古義深奧爲傳注以發明之其次也本經史之意成
一家之言亦其次也至於拾賸義考異文其爲用微矣
然而世競爲之者直以文人不盡有用於世立言者亦
不能盡爲有用之文姑以消遣時日已耳豈真有不得
已於其中哉若余之所爲毛舉細故割裂舊說抑又無
用之尤者而以補注自名不已汰乎乃改題曰漢書注
校補而并書其緣起以志余愧云爾

紀年錄序

紀年錄者王子自編之年譜也本名星命錄其法取七
政四餘與二十八宿分布於十二宮之閒以身命爲主
而視其得地則爲吉失地則爲凶相傳唐順宗時都利
術士李彌乾始爲此法昌黎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
南斗古法以月爲身而南斗在丑爲磨蝎宮則其說已
行於士大夫閒矣自唐以來相衍不絕而近世永定廖
氏所算最爲賅備甲午夏余得其書於琉璃廠旣爲方
圓二圖復取生平事蹟分年備錄而以其法比附之其
五行喜忌之大致與李虛中之法頗有同者然細核之
多不可曉取他人年命驗之則益齟齬不合其已往之
事或可多方附會而未來之吉凶則茫然無所覺焉因
廢書而歎曰昔人有言術士之前知者必有鬼神相之
豈不諒哉惟鬼神靈氣有大小遠近之不同故其知亦
有差等而要非學力所能至彼無所憑依而自謂前知
者皆欺人之言也嗟夫世運之盛衰人才之消長蓋莫
非命焉世之盛也君子足以制小人其衰也小人足以
凌君子卽其爲君子爲小人亦命也而非有鬼神相之
則皆不能以前知其可知者禍福死生皆有命無所用

其趨避而已余既不能前知尙何星命之錄哉故更定
曰紀年錄而序之如此

盛世危言題詞

余讀香山鄭君觀應危言而愀然有感也嗟夫今日之
西人其眈眈於中國者豈若佛老之柔弱可以空言爭
而勝之哉故處今日而謂法不宜變者此世之所謂迂
儒也鄭君之論中西利弊可謂深切而著明矣雖然有
立國之本焉不變其本而但師其經營馳騫之迹謂可
進於富强吾懼其爲海軍之續也西人以商爲本自王
公以至庶人無非商也商多則俗奢俗奢則源竭於是
材智之徒思爲巧取捷獲之計以佐其窮而機器興矣
力薄不可以行遠於是合眾商爲一商以厚其力而公
司立矣遠行不可以無備於是人皆習戰以精其技競
爲利器以厲其威而輪船鐵艦槍礮雷電之製紛紛出
矣夫征利者必危好戰者必亡彼履危亡之機而猶能
崛起於一時者合眾人之力以取他國之財所謂盜亦
有道焉爾使其閉關自守其能一日以安乎故商者西
人立國之本也中國以仁義爲本而商其末也今能強

中國之王公卿士庶人而皆爲商乎能驅中國之商而皆爲兵乎如能之則法可變矣日本諸國其已事也而吾竊慮夫中國之不能也何也中國之王公卿士皆不願爲商者也庶人之有財者雖願爲商而不願爲兵也其爲兵者又皆不願遠適異國以爭利於水火之閒也不願則不能矣夫此不能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人情莫不嗜利嗜利而無以節之則爭爭則殺機動矣故今日之西人日持殺人之器以取利於他國者豈其性殊哉亦勢之積漸以然也中國聖人知其然也故以仁義爲本而教之使人皆好生而知廉恥好生仁也知廉恥義也知廉恥故取之有節好生故不肯冒險而遠行此所以與西人異也閒有殺人以取利者與西人同矣而中國名之爲盜賊必捕而誅之然後已其於西人特畏其強而容之耳夫以平日所捕而誅者一旦欲相率而效其所爲雖以法令驅之未必從也官與商分則勢輕士與商分則謀拙商與商分則力微兵與商分則氣懦故雖有輪船鐵艦之屬其行不遠其戰不力無事則耗天下之財以養之有事則委棄而無所用此無他變法而

不變其本徒益其貧弱而已雖欲崛起於一時豈可得哉嗚呼仁義之末流常至於貧弱東周是也秦一變而爲富強然六國滅而秦亦亡矣今日之西人蓋六國未滅時之秦也而中國區區欲持舊法以相敵固知其不勝矣鄭君之議變法不可謂過計其於商務亦剴切言之而未揭以爲本也吾故表而出之以俟世之識時務者擇焉若夫練陸兵以防邊與地利以足用此二者以全力爭之庶幾自強之中策與

楊家橋王氏譜序

香齋軒文集

卷四

十四

四

約圃刊本

世稱王氏二十一望皆王者之後源遠而末益分後世子孫不能盡知其氏族之所從出而先世之淵源漸至於泯沒近人撰王氏通譜太原瑯琊而外有所謂王氏零派者無慮數十百支大抵分門別戶不相聯屬其爲通譜所失載者尙不可悉數原其始未必不同出於一望歲久失傳一睽而不可復合也吾鄉王氏尤多村落之間或數十家或數百家往往而是凡皆通譜所謂零派者而以楊家橋之王爲最盛其先世之族望亦不可考其可考者始祖服義公宋末自奉化之忠義鄉贅於

楊氏因家焉橋故以楊氏得名而橋西有王氏先塋相傳爲目講僧所定其後楊氏式微而王氏寢大因謂之王隘村蓋自服義公以下五傳而分支十有三迄今蕃衍者大支曰恭寬信敏惠五房者多至二千餘家曰季房者亦不下千家而散處四方者且指不勝屈近村氏族之盛未有能過之者也譜作於嘉慶十年修於咸豐八年至是而吾師候選訓導紫珊先生復纂輯之會余乞假南歸命爲之序先生所纂乃五房之譜而季房之譜先成先生將合而訂之以敦親親之誼夫時代既遠而先世之淵源無可稽考此不得已而闕疑者也若夫耳目所接明明爲一本之親而聽其日疏日遠馴至一睽而不可復合此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宜乎先生之欲合爲一譜也余自南歸後頗有志於家乘寥寥數千家久而未就承先生之命竊慕其宗派之盛成書之速而又以歎夫先世族望之未必不同而文獻之無可徵信也於是乎書光緒二十五年五月既望具官同里王

榮商序

第三洋王氏譜序

王氏居鎮海靈巖鄉之第三洋村自明以來世以耕漁
爲業咸豐二年先大父贈中憲公始與族之長老謀爲
宗譜延倪處士某主其事未久而成書實余始生之歲
也同治十年復延處士修之時余已弱冠亦與於補綴
之役又二十餘年余自京朝告歸願瞻身世愴然有今
昔之感則譜之修又不容已矣方中憲公之爲譜也嘗
遣人至石門訪求世系石門者在崇邱鄉之西偏其地
兩山對峙若門闕然故以名村相傳王氏先世實居於
此當是時耆老數人衰乾餼以往石門王氏慮分其祀

田設詞拒之遂不果合及余有修譜之議復遣人往訪
之而石門之譜久佚僅錄其世系圖以來案圖始居石
門祖諱達達生名揚名揚生四子季子字愛陽愛陽生
二子其一子卽遷第三洋之祖蓋在石門爲第四世陽
與揚相近不避而石門始祖之所自出與吾始祖世祀
公之諱均不可考余頗以爲疑而父老皆曰是累世之
所傳先人一再求之而未得者不可失也乃以戊戌冬
至日親詣石門行祭獻禮至大河口謁愛陽公墓道摩
挲遺碣低徊顧念者久之旣歸而疑信參半因循數年

譜迄未就會族之人有以行輩先後爲言者石門新譜
遂遷就其說以爲名揚生五子其四子遷第三洋則與
愛陽爲兄弟行蓋年湮代遠圖籍無徵所謂三世四世
特出於後人之臆度而已余念流傳既久吾宗之出於
石門當無疑義而世次不明升降任意使其言可信則
所得不過數世之間而於沿流沂源之義終闕而未備
萬一援引失實父子兄弟之倫顛倒紊錯較之數典忘
祖獲戾滋大故仍遵舊譜以世祀公爲一世祖而於石
門之王雖引爲同族終不敢強合爲一譜以重蹈於誣
妄之咎焉甚矣繼述之難而文獻缺略之不足以傳信
也夫充儒者胞與之量雖殊方異類猶不忍坐視其顛
連無告而常惻然思有以救正之況於族姓之同邑里
之邇淵源所述不盡無稽則引而近之亦固其所豈以
譜之分合而遂有所歧視於其間哉惟余也才智淺薄
雖賴先人餘蔭忝竊祿位而力不逮心無宗祠以妥先
靈無義田以贍貧乏本支之不能恤何有於疏遠此則
言念宗盟而不能不爲之汗下者也光大而潤澤之是
所望於族之後起者矣

石門王氏譜序

自余爲童子時卽聞石門王氏爲吾始祖之所自出以
鎮海志考之石門在縣之崇邱鄉距吾第三洋村不過
三四十里然鄉村質樸往來不通譜牒亦不載其淵源
所在僅得諸故老之流傳而已光緒戊戌余自京朝告
歸重修宗譜始與石門定合族之議而石門尙未有譜
族之賢者乃相與蒐彙簡牘殘碑網羅掇拾以爲石門
王氏譜王處士東萱任編輯之役而以余忝列宗盟請
爲之序案譜始居石門祖諱達自達以上不可考達生
二子名揚名芳名芳累世單傳至十世而絕今之聚居
石門及散處於他鄉者皆名揚公之後也其閒生卒配
葬與夫行諱房分率多缺失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大
抵不悖於春秋之旨惟於遷第三洋之祖則屢變其說
而於義終有所未安夫王氏居於鎮海者多矣高門大
族衡宇相望吾宗皆不之攀附獨於不甚顯著之石門
則引而近之以爲水原本本之所在此必始祖以來相
傳之舊說雖載籍無徵而可信其淵源之不妄者也若
必確指爲某公之子某公之孫則求詳而反失之誣矣

余爲及其說之不可信者俾遷第三洋之祖別爲一派以附於傳疑之列又以族人相見不可無一定之稱謂乃爲考其世次蓋自始祖以迄於今石門傳十四世第三洋傳十二世而名揚公之長孫名御龍者順治十六年海寇登岸失散吾始祖葬於天啓辛酉在御龍被寇之前三十餘年其非名揚公之孫灼然可知故新編行第始定吾始祖爲第三世兩譜各自爲書以厚其別仍以行第聯屬之然後脈絡分明後世子孫曉然於同出一源之義邂逅間名而親睦之心油然而生矣夫事莫難於創始石門之譜既有其始矣如作室然基構既立垣墉既具自茲以往塗墜丹雘廢績弗替後之言文獻者庶乎有所徵信而不至蹈數典忘祖之失也夫光緒三十一年秋七月

蘆江胡氏譜序

蘆江胡氏吾邑中望族也其始定居者曰用之府君在宋理宗之世六傳而族乃大今爲五大房曰五馬橋曰前境曰完工橋曰前房曰車門裏每房皆有支譜而集其成於總譜源遠而流長根深而葉茂洋洋乎大觀矣

光緒丙午六修告竟以余粗習記載之文屬爲審定而序之余惟古者欲辨百姓和萬邦必自親睦九族始故治族之法甚備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又有小史以奠繫世辨昭穆有族師以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是有宗卽有譜也自世祿之制不行宗子無收族之力而宗法廢於是本尙齒之義而立宗長有事則族之賢且能者分任之而宗長擁虛名以可否於上所恃以收族者惟譜而已故宗法廢而譜愈重魏晉以降朝廷設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官私簿牒參互

鉤稽其時譜學最盛然大旨主於分別流品浮僞之徒往往攀附華胄以誇耀其門第先王以族得民之義蕩然無復存者譜學之盛實譜學之衰也迨歐蘇之譜出詳於近而略於遠傳其所可信而闕其所不知後之秉筆者有所取法希榮慕勢之風息斯惇本睦族之義明然則譜之作其可苟乎胡氏譜例定於周方人先生先生國初高士其學深於春秋故其爲譜謹嚴有法後之人遵而守之雖衍至千百世其足以信今傳後無疑也惟自用之府君而上其世系尙有難盡信者譜稱居鄆

始祖顛來自青州八世孫槩爲沿海制置使命其子居蘆江以宋史考之槩廬陵人忠簡公銓之孫與兄槩並爲尙書而不言其爲他官與譜所載祖亘弟權及籍貫官階皆不合豈同時有兩胡槩而記事者誤合爲一歟是在前賢已有辨正之者所謂疑以傳疑於史例亦無悖焉傳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今天下言新政者皆以地方自治爲急務夫自治之急孰有過於治其族者而治族必自治譜始觀胡氏之譜有倫有要使人親親長長之心油然而生倘亦可爲自治之先導也

歟

四川鄉試錄序

光緒二十九年歲在癸卯其明年爲皇太后七旬萬壽詔以癸卯正科鄉試作爲恩科屆期禮臣以四川考官請奉旨命臣榮商偕臣張世培往典試事伏念臣浙東下士由光緒十二年進士授職編修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年大考翰詹超擢侍講轉補今職備員講幄未報涓埃茲復渥荷恩綸持衡巴蜀謹偕臣世培駢征就道齋祓入闈維時監臨則四川總督臣錫良肅

清綱紀提調則布政使臣陳璠鹽茶道臣黃承暄監試則按察使臣馮煦候補道臣賀綸夔內監試則龍安府知府臣潘炳年恪恭將事爰進學臣吳郁生所錄士一萬二千有奇扁闈三試之臣榮商臣世培率同考官知縣袁凱胡世昌齊廷藩熊廷權邢驤朱遠經理番廳同知王郅知縣陳偉勛胡振緒趙源濟通判興元知縣常炳燿通判金正煒知縣李子榮悉心校閱得士九十四人貢太學者十二人擇其言尤雅者恭呈御覽臣例得賜言簡端臣惟考言之典自唐虞至今相沿不廢良以言爲心聲凡人品之邪正學識之深淺皆可於言辨之而文字尤言之至精者其上者足以傳世行遠下者亦各肖其平日之所有而莫能以自掩靜觀於一室之中而千里百里之士皆若親聆其聲歛而有以窺其志意之所存雖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論者疑空言爲無用欲循名責實以收有用之才臣愚以爲士之有用無用視乎學校之造就何如又必試之政事然後可以見其真至於進身之始惟考言較爲可信若但較其功課之分數與師儒之文憑以分高下而定去取苟非其

人情者可以爲勤優者可以爲劣甚或終年未至庠序而可以坐得高等之名譽其流弊殆有不勝防者就令一一核實數年而後卒業及格者必多官職不能徧給勢必拔尤而用之則考言之典又安可廢乎今之稱有用者莫如藝學然士通其理工製其器理包乎萬有而器囿於一偏今使舉公輸王爾之倫而授以公卿大夫之任鮮有不倉皇失措者然則舍考言而求取士之方固有窒礙難行者矣四川爲古梁州之域岷岷江漢孕奇毓秀自文翁興學以來文章政績彪炳史策者代有其人臣等所取雖不敢謂無濫無遺惟是竭誠搜采冀有明體達用之士出乎其間以仰副聖天子大孝尊親壽考作人之至意是則臣等區區之心所願與多士共勉之者爾維時官斯土者則有成都將軍臣蘇嚕岱提督臣馬維騏兵備道臣沈秉堃成都府知府臣雷鍾德等例得備書

宣統元年玉堂譜書後

右宣統元年七月玉堂譜凡一百八十九員余來京時從友人借鈔以便省覽者也先是翰林院正俸裁足供

楮墨之費近年始有津貼銀每月三千兩分四級開支
掌院爲第一級學士讀學講學爲第二級讀講撰文祕
書郎爲第三級各支六百兩修撰編檢爲第四級其員
數最多掌院常自減二百兩以附益之凡支一千四百
兩又有公費銀二千五百兩掌院月支五十兩餘皆入
兩南書房講官辦事撰文處視他員爲特優別有講習
館以功課分高下歲支四十兩或二十四兩國史館增
設編纂十員月支五十兩惟待缺人員正俸津貼公費
皆減半而計資論俸與實缺同皆前此所未有也然自
科舉廢而試差停提學使之權大抵操諸學部於是翰
林一官幾同雞肋而奏調他部及出外求差者紛紛矣
觀於是譜亦足以驗世風之變遷也

學堂章程書後

張文襄所定學制其宗旨甚正而防弊甚周自戊戌庚
子以來異說蠱起天下嚮然以君父爲不必尊以周孔
爲不足法裂皆攘臂殆有不可終日之勢而文襄不動
聲色舉而納之範圍之中其功亦偉矣論者猶惜其不
純用新法而治經之時刻獨多於他課以爲虛耗日力

此一孔之論也。經者綱常名教之所寄，人道植於是，世運維於是，中外大同之樞紐存於是，而可苟簡乎？惟謂中學堂以上必勤習洋文，以專門之學爲普及之教，則愚尚有所疑。夫今日時勢不通洋文者，於交涉游歷游學無不窒礙，其說是矣。然洋人於外交政策最爲注意，不聞強彼國之士而盡習華文，則本末輕重之閒，固自有辨。就科學而論，西儒於倫理政治各科莫不辨析微芒，窮原竟委，爲其學者亦悠然有自得之趣。然往往支離蔓衍，用力多而成效少，獨其藝學之新奇，非華人所能及。然苟有精於繙譯之員，舉一隅而導先路，則後此之日，新月異者，智巧之士亦可推闡而得之。苟不能觸類引伸，自悟新法，而終其身惟洋人之師，則是濟濟學生，不過養成無數之繙譯而已。於自強之義，庸有當乎？夫洋人所以不得志於中國者，以中國之人不習其語言文字，隨所在而格格不相入也。今以勤習洋文懸爲功令，口耳習熟，心與俱化，洋人以利相餌，勢不至盡爲漢奸不止。我朝列祖列宗不資漢人以習清書而文襄乃強多士以習洋文，此愚所未喻也。至於平權自由之

說惟狂妄者信之知道之士雖不通洋文必不爲所搖
惑故謂勤習洋文可以通中外則有之若欲消亂賊距
邪說恐非聖經賢傳不能有此功效而文襄乃歸功於
洋文其然豈其然乎

算山胡氏譜序

算山胡氏宗譜乾隆閒胡桂林明經修之迄今百數十
年矣光緒丙午胡氏之宗長智學謁余以重修爲請余
爲代延張茂才祖培主其事踰三年始脫稿而余適有
北京之行迫辛亥春余奉譜歸里問其譜則刷印未及
半而智學與祖培皆作古人矣今宗長智佑偕其宗人
信泰良洪等以印工迂緩竣事無暇謀於余易工而速
成之旣成請余序其簡端譜凡四卷自宋以前其世系
多不足信以舊譜所有姑過而存之自始遷祖以下則
紀述加詳焉其義派別出於末卷蓋胡氏一家之信史
也嗟乎方余南歸之始時局尙無恙也曾幾何時而海
內鼎沸玄黃翻天潢貴胄岌岌乎有夷爲氓隸之勢
惟吾鄉以偏故不見兵革胡氏諸宗人得以從容宴
集樂用燄之成可不謂厚幸歟而余以衰老之年相

與始終其事撫今追昔蓋不勝滄海桑田之感云

鎮海南鄉程氏譜序

程氏出於重黎自顓頊以來世掌天地之官其後裔封於程因爲程氏周宣王時有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平徐方之亂是爲程氏見於載籍之始春秋時有程嬰爲義士有程本與孔子爲傾蓋之交秦有程邈作隸書漢有程不識爲名將山東程鄭爲富人南昌程曾爲經生三國時蜀有巴西程畿爲從事祭酒魏有中山程昱爲衛尉封安鄉侯吳有汝南程秉爲太子太傅北平程普爲

江夏太守邊寇將軍遺五胡之亂程氏中微然以武勇著名者不絕唐定氏族而程氏分爲七望宋初中山之程最顯有爲相國太師者及明道伊川兩先生出爲道學大宗而程氏益大著矣四明程氏唐初來自鄱陽有官率府參軍者與杜工部交歸四明工部有詩送之元有程端禮端學兄弟以文學行誼重一時爲甬上望族而支裔分散莫能知其統宗所在慈谿程士龍宋理宗時爲禮部侍郎奉化程摺明時爲順昌知縣其同出於鄱陽與否皆未可知近有程利川居鎮海負郭由戶部

主事官至度支部候補參議於樞筭最精然其先世淵源亦不可考參議自稱爲端禮後人又云出於歙縣蓋亦臆度之詞無所據也鎮海南鄉程氏不知其來自何地遷於何時其始居靈巖鄉妙林顧之河西與橫河相近土人呼其地爲程家基河爲程家漕其後分爲二派一遷第三洋一遷泰邱鄉之小山而居妙林者轉微迄今破屋數椽已更兩姓僅香火一龕在頽垣敗礎之間後人知爲程氏故址而已其先墓在黃板橋者八在金家河者四第三洋程氏主之在程家漕者五小山程氏

主之墓皆無碑記惟程家漕一墓有石欄已斷裂藤蔓交絡其上洗刷久之字跡隱隱可辨知爲程天秀墓然亦不能定其爲幾世祖而他墓勿論蓋其家世未有譜牒或有之而中更喪亂散亡磨滅子孫無所稽考以致然也第三洋程氏與余家爲比鄰先是有富旺者爲蒙師始有譜稿之作其子可貴繼之未成而卒小山有富興者與可貴同時爲文譜亦未成書又有富和者留意於譜事最久歲在壬子余養痾家居富和偕其宗長富甯從子聖貴從孫金香及小山宗人富春等協力採訪

請余任編纂之役余以卷帙無多勉從其請譜稿自祥字以上世系多牽合不足信近日搜尋故紙得康熙閒析產書始增入瑞字一代而程氏宅東有古冢相傳爲程公相墓是爲遷第三洋之祖小山之遷稍晚而天秀之外尚有積義瑞生諸名見於糧申析產書有宗長瑞奇皆居程家基之可考者余爲推論其世次蓋自始遷祖以下其派別有三小山自祥震以上居程家基者六世故始祖外有五墓第三洋自公相以上居程家基者四世其先墓應滅於小山而程家基一派六傳至瑞奇

而止第三洋以相距較近兼主其祀故有十三墓就三派而分配之則先墓多寡之數與程氏基之歷世大略相準獨其倫序之先後不能懸揣而知故自四世以上皆虛存其次雖其名之可考者亦姑闕焉譜旣成爲略述其源流而增編行第以垂久遠自茲以往倘有殘碑斷簡足以證明先代之昭穆者固程氏世世子孫所馨香而禱祝者也若乃憑臆造作誣先祖以欺後人則非余之所敢知矣壬子仲冬月上浣

庚戌辛亥閒余在京纂德宗實錄未成而奉諱歸里尋
遭桑海之變臥病萬山中飾巾待盡所謂不知有漢無
論魏晉者也一日鄰人程聖貴過余自言族小而貧力
不足以延諸師一二有志者思廣聯同姓以厚其力而
東西奔走迄不得其要領是以譜久不就蓋數十年於
茲矣語次若求助於余者余憐之慨然以編輯相許而
疏宗則姑舍焉支派既簡哀集較易惟是先世淵源若
明若昧初擬斷始公相繼念祖宗宅兆近在妙林不宜
聽其虛懸而無辨乃增列數世以比附之輾轉改削未

慊於懷而孱軀已不支矣會印工來遂舉以付之且爲
任校讐之役追溯生平未嘗爲人作譜今老矣杯酒無
歡而嘔心不悔此非程氏之初願余亦不自解其何意
也憶在史館時同直程侍講械林和余六句自述詩末
句云寶籙告成花甲過好將剩墨著潛虛程氏宗譜其
亦潛虛之類耶侍講貴州思南人博雅士也余題其瀛
溪揚像稱爲伊洛後人特揣測之詞惜未詢其族望之
所自出云王子仲冬月

南宋之初吾邑曹粹中先生著有放齋詩說三十卷嚴華谷王厚齋諸家多稱引之其後流傳漸微惟永樂大典中尙有其書全謝山庶常嘗鈔而序之而康熙朝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所採尤富由是海內佔畢家無不知有先生詩說者光緒己卯余在管江嘗輯其散見者爲一卷未久而棄去誠以先生全書尙在而余所輯之零章殘句爲不足貴也及余廁身詞館問所謂大典者皆茫然不知所在而全氏本亦未見刊行相傳謝山歿後書歸抱經樓盧氏余嘗偕盧寶輝孝廉登樓求之亦不

可得蓋先生詩說雖未盡湮沒而全書之不易見如此因念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先儒經說自大典中錄出者不可勝數獨先生書不與其列全氏序既不詳其卷數其注困學紀聞於所引先生詩說亦未證以原書千頃堂書目則稱詩說止十卷豈大典所存非復三十卷之舊抑諸書所採已得其精華而其餘皆可略歟要之先生全書未必無彰顯之一日特以余之衰老侵尋恐不能及身而親見之乃復取前日所棄者掇拾成編以備鄉邦之文獻焉凡採諸彙纂者十之八採諸他書者

十之二遺漏之讎知所不免尙望博雅君子教而正之
甲寅季秋望日

東錢湖志序

四明水利江海而外莫大於東錢湖昔人論之詳矣顧
自唐以來未有專書湖亦日就淤淺此豈盡由於財力
之不贍哉凡人之情不親履其地則無由激發其好義
之心杭之西湖以名勝聞天下其屢淤屢濬若一池沼
之易固由於山明水秀所致亦以密邇會城日爲士大
夫之所聞見故費易集而功易成也東錢湖之風景殆

容庵軒文集

卷四

三十四明

湖圖刊本

不減於西湖然距城稍遠萬山圍繞遊跡之所罕至故
雖有人焉倡議疏濬而應者寥寥湖工之不能興何有
於湖志其相因而及固自然之勢歟光緒季年鄞邑忻
君錦厓銳意濬湖久而未就易世之後吾邑陳君協中
助以巨資別出白金若干爲纂志之用於是忻君募集
工役先濬梅湖卽於湖工局中附設志局延陸珠浦浙
威戴霽青參分任編輯而以余常往來湖上於湖事粗
有建白俾總其成余固辭不獲爲發凡起例以先之及
梅湖之工甫竣而陳君謝世余亦病甚不能與陸戴二

君時相商權深懼湖志廢於半途無以副陳君之意會
忻君督促再三復延蘆華夫淵就已編者詳加詮次分
爲四卷付諸手民其有缺失俟後人訂正焉嗚呼滄海
之大且變爲桑田何有於區區之一湖而是湖賴忻君
之苦心佐以陳君之毅力梅湖一帶向之芟葑彌望者
今已一碧如洗大湖間有淤墊尙不至如梅湖之甚而
自梅湖濬後湖水盡趨下流雖欲不濬全湖而不可得
如爲山然未成者固不第一簣而忻君方進而不止陳
君未竟之志有不藉以告慰者乎抑忻君之於陳君所
謂曠世一遇者而濬湖之舉必廢續不已乃能衍其利
於無窮湖固遠於城而是編蒼萃眾說俾覽者如親履
其地而激發其好義之心吾知陳君雖往當有如陳君
者接踵而起東錢之水將與杭之西湖永在人間不至
爲廣德之續然則湖志之成尙亦他日湖工之先導也
歟乙卯季夏前翰林院侍讀鎮海王榮商序

濬園詩集序

吾友虞濬初孝廉所著之詩文曰濬園集宣統辛亥哲
嗣銘新刻其文集於京師踰四年又刻其詩集旣成而

澹初之從兄午研謂余宜爲之序張君子驥承午研之意請之再三若必得余序而後已者余惟序詩者之才力必與作詩者之才力相稱然後詩中之曲折皆了然於心而其爲序也乃親切而有味如遊山然凡巖壑之幽深木石之奇秀必身履其境然後見之確而言之詳若徒眺望於數百里之外則所見者不過烟嵐杳靄之大致而已而欲標舉名勝以爲遊覽者之先導其所言庸有當乎余與澹初爲壬午鄉舉同年而澹初之年少於余者且十歲然其天才亮特作爲詩歌秀色四映

余固已驚異之旣而澹初試南宮報罷裹足不復至京師家在蘆江有山水之勝日居其所謂澹園者事親課子俯仰自得世俗之榮利一無所動於心閒與其友梅伯儼胡廉水陳覺生虞寒莊子驥諸人選勝分題行歌互荅其胸襟日以曠故其詩格亦日以高惜其不幸早世年止於三十二然其所造之深邃蓋有老師宿儒窮追力索而不得一窺其藩籬者矣澹初諸友皆能詩而子驥爲澹初僚壻致力於詩者尤專且久其評澹初詩謂其神清而氣腴秀骨天成時露烟強之態可謂深知

澹初者故余謂序澹初詩莫如子驥爲宜若余則自丙戌而後終歲馳驚於聲利之場與澹初蹤跡疏闊每聞澹初家居抗志希古儻然塵俗之外心竊慕之其歿也嘗私作小傳致惋惜之意及銘新刻澹園文集乃取之以冠簡端澹初之文如危厓幽谷愈轉愈深余文則如培塿小邱一覽輒盡蓋才力之所限有不能強同者又況詩中深奧之境余益茫乎未窺而欲序澹初之詩是何異強城市之人而使之言山林之勝雖蹊徑猶不能盡識而況於深焉者乎無已則姑述其烟嵐杳靄之大

致以塞子驥之請而慰午研之意至於巖壑之幽深木石之奇秀覽者當自得之余固不能言亦無待余之言也乙卯季夏同邑王榮商撰

少有軒書目序

吾鄉傅家銓可堂築室於徐家浦之上取昔人苟完之義以少有名其軒前後聚書三萬餘卷自爲四言韻語凡六十四字每篋標一字旣編之爲少有軒書目矣踰數年其仲子國馨諤卿重加整理以板本之優劣分爲正續二編都凡一千三百九十二種編成而請余序之

余家與傅氏衡宇相望少有軒之書大抵余之所常見者較之郡中范廬諸家殆不逮遠甚然自吾鄉視之已如景星慶雲之不易覩矣夫學者之於書宜若飢渴之於飲食而科舉文字相傳有速化之術故束書不觀者比比皆是至於今而旁行斜上之文流布日廣習是文者其化爲尤速故學者益棄書而從之蓋雖通都大邑之間藏書家且日見其少而況於吾鄉乎可堂當科舉之時已能發憤聚書旁搜博采而曝之於詩文迨滄桑之變謬卿自京師避地南歸同學者相率以趨時爲業可堂獨教以杜門讀書而謬卿亦能仰承親志沈浸穿穴於三萬卷之中以登其堂而嚙其馘每與余相見其答問也無不盡之辭其辨疑也無自矜之色其年富其學懋而其心又沖虛廣大若是古有讀數萬卷之書堅僻自用以禍人家國者又不足爲謬卿慮矣余故樂爲之序丁巳夏五月

容膝軒文集卷五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傳

李雪篁傳

李渭字雪篁鎮海附貢生爲人英明善斷里有爭者不
愬於官而取決於公之一言鄉人爲之語曰李渭不到
事終不了其見信服如此英夷入寇公有籌餉勞議敘
鹽運使司經歷粵賊之亂以僞官迫公公不受賊掩捕
欲殺之公踰垣走乃免時巡道張景渠在定海銳意恢

容膝軒文集

卷五

約園刊本

復願無所得餉公與先大父協力供之并結降賊爲內應
至期遂舉事於瓔珞河三鄉同時響應皆受約束於公公
簡丁壯使沃庭訓胡大全分統之助克府縣各城其秋賊
復至公練防兵於育王嶺延洋人教習槍法軍容甚壯邑
令倚以爲軍事聞加提舉銜賞戴藍翎卒年七十八公精
醫理嘗所活人甚眾孫東燁今爲名諸生以醫世其家
論曰余年十六謁公公老矣猶肅衣冠迎入抗
賓主禮語曰敬人者人恒敬之其取重鄉里宜矣
其歿也會葬者千餘人大抵受公惠者也嗚呼公不出

里門而成就卓卓如此使假以事權其勳業可量也哉
張周二布衣傳

昔萬季野定明史列傳詳於東南而略於西北其言以爲吳會士大夫多誌狀家傳可據而他省遠方紀載寥落往往知其名而不得其事跡故詳略不同如此余讀鎮海縣志見他鄉人士多列傳其行誼不盡遠過於人而怪吾鄉之得與其聞者何少也嗟夫萬氏之言豈不信哉故嘗搜訪鄉先輩遺文冀有萬一之遇十餘年來僅從姚小復處得胡明經桂林蕉雨軒詩鈔一帙足補

縣志之缺而其行誼亦不可考矣近得善書者二人一曰張友德字立之號義齋一曰周斗建字秋槎皆靈巖鄉布衣義齋草書天矯神似懷素秋槎初學魯公晚造自然又善作率更體其遺墨流傳鄉人猶寶貴之而鄉之外鮮有知者豈非紀載闕略之故歟義齋後人式微而秋槎子琅森乃大皆爲縣學生家赤貧而兄弟皆有風骨乃大字玉生年十四猶鬻餅於市著有小螺山房詩草有句云窮約半生能立腳功名二字未灰心其梗概可想琅森亦能書然不逮其父矣

論曰新志於人物之外別立孝義傳余謂孝義宜并入人物但於尋常義舉置而不錄焉可矣惟藝術則當別爲一傳而擇書畫星相醫卜之專精者以充其選庶幾體例之盡善者歟後之作者或有取於余言

王小農傳

王銘思字小農鎮海人世居靈峰山下其女余妻之嫂也余少時先生老矣猶逐隊應童子試竟無所遇以卒爲人和厚有風趣然大節不苟粵匪之亂先生以薙髮爲賊所執時賊目陸惠綏踞穿長場署叱之跪不跪強之則張目罵曰王某大清士子豈跪賊者乎賊怒欲殺之會有救之者乃免頃之義兵起陸匿署後大樹上屢墮鄉民搜得之縛東嶽行宮前將就戮矣先生裹白巾趨至謂陸曰死賊尙識我否我卽王某是也從容出袖中小刀刺其腹一下大笑稱快而去

論曰自洪楊倡亂所過殘滅各省男女以殉難聞者多至不可勝數有司設局采訪歷數十年而猶未盡豈非我朝德澤入人之深與不然何忠義之風若斯盛也然其間求生不得而僥倖以成名者亦多有焉先生罵賊

不死而賊卒死於其手此自會其命之不當死耳乃其氣概則過人遠矣余故敘而論之世有不幸而遇賊者其生死當一委之於命無徒屈膝賊前求免於不可必逃之死而終以身殉之也嗚呼若先生者可以興矣

胡子錢傳

胡龍壽字子錢世居鎮海之蘆江祖濱字石泉書畫詩皆有名於時父宋選縣學生子錢眉目疏秀善屬文尤工楷法年十六入府學第一名大噪尋試高等食餼充優貢副取第五子錢爲文初以才思贍逸爲宗後一變

容腰子錢

約圖刊本

而爲高古簡淡之作鄙陸漁笙先生見而歎曰此詞館中有數人物也余初見子錢於校士館風姿玉映氣靜而神和恂恂然美少年也後與同學於壘頭顧氏書樓器宇深邃終日不見喜愠之色粹然有道君子也而子錢不幸啗血以死年止於二十六悲夫子錢歿後其字蹟流傳於世至今猶有寶貴之者

蘇經士傳

嗚呼生才實難而成之尤難自古懷才而早逝者如王輔嗣李元賓諸人猶能以著述自傳於後其餘學業未

成而爲師友所惋惜者何可勝數千載而下令人思之
有餘恨也而況於並世者耶以余所見吾邑庠序中如
胡君子篔蘇君經士其人皆有過人之才使天假之年
不獨有聞於世其必傳於後無疑也而皆年未三十以
死悲夫余嘗與胡君同居有詩酒唱酬之樂而蘇君者
余僅見之於逆旅中其光彩照人望而知爲非常之器
而竟未及訂交以死故余尤悲之君名兆霖字經士鎮
海莊市人也父丙森壬午舉人君富家子而有逸才甫
成童下筆驚其長老友人張祖培嘗錄君數詩示余高
雅俊逸信乎其才有過人者而張君又言君於朋輩中
少許可願獨心折於余而以不得同學爲恨一夕夢余
攜書十六篋至其家君大喜過望具道思念之苦方爲
余治臥室而余爲師所訶負氣欲歸君固留不可得大
哭失聲而寤余聞之益感歎欲從之遊而君遽卒矣此
余所以尤悲也君所爲鷓鴣行最善今已失去聞其家
尙有遺詩數卷庶幾能自傳於後者余求之而未見云

繆養庵小傳

繆養庵名繼功字秉揚議敘從九品父繩祖能畫蘭母

王孺人事迹工速女流中有鍼神之譽余之第三姑也
養庵生而韶秀以早孤習計然書其在閨中服修
潔見者多以雅流目之養庵亦顧影自喜與其儕輩數
人學爲詩自號菊嶼又號幼吾晚乃號養庵云養庵旣
爲詩獨喜與文士交尤暱於余余年十二先大父攜之
赴縣試時校士館爲賊所燬假地總持禪寺養庵方爲
人主會計每入場養庵必自城外走數里相送扃門然
後去比出必立門外相候或夜深遇風雨他相候者先
去養庵獨留也累試皆然其見愛如此養庵以好詩故
不合於時久而益困晚歲喪偶寄居親串家而吟詠不
輟癸未余留京試教習養庵病中時時念余比余歸而
養庵已歿年四十有幾無子有一女尚幼林君鶴年爲
經紀其喪余使人取其詩稿以來凡數百首憫其用心
之勤而不知悔有類於歐陽公之所歎者因爲之傳鳴
呼士而不爲商賈之行其不窮於世者幾何養庵反其
道而行之宜其貧困流離以至於死也悲夫

顧一仙傳

顧霽霖字一仙鎮海縣學生年十七從塾師徐定模處

聞姚江致良知之說因有志於聖賢之道其學以思誠爲入手一言一動期於稱心而出而不參以一毫之欺飾又慮空空一心之無以應變也則博取萬事萬物之理沈思默索以求其會通如是者十餘年若時時有鬼神來告者一夕忽覺虛明本體軒豁呈露上下四方觸處洞然則大喜曰道在是矣於是啼笑歌舞一時俱作見者驚以爲狂一仙自以爲由誠生明若身登陸王之堂與之周旋辨論相視而莫逆也一仙嘗遊先君之門歲丁卯與余同學於顧先生宣祝余方專治舉業一仙文思特銳刻然寤於詞藻故不多作不知其有志於道也及己卯余在管江杜氏翫傳習錄頗有所悟尋爲人事所阻復棄去而聞一仙家居潛心體道因數過之一仙諄諄以務本相助曰子不患不博患不精耳其論文一以歸玄恭萬古愁曲爲最厚曰吾懸是爲衡則他文一覽無餘矣余謂一仙之學已造於精微而未致其廣大一仙則自謂所少者特敦厚崇禮之功其勇於自信如此然一仙竟得狂疾以卒豈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者耶一仙有子錫蘭以癸巳舉於鄉好學能文庶幾克成

其先志者因爲傳以詒之

顧湖舫先生傳

顧湖舫先生家桐余嘗序其遺文以行世者也先生早失母事後母如母及父卒事諸兄如父而嚴憚其仲兄尤甚仲兄名家校字篠舫少力學能書喜爲詩以足疾中廢家故貧嘗買余鄰宅爲小肆而訓蒙其中余兄弟皆出其門先生幼時亦受業焉及先生壯大遊學名滿庠序閒後進奉爲師表而仲兄視之如兒時仲兄勤力刻苦過於恆人常恐先生不能效其所爲而好餌藥多

容膝齋文集

卷五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浮費每先生自外至則訓誥百端聲色俱厲先生事之益恭自始入以至於出仲兄申申不絕先生目未嘗斜視耳未嘗傾聽足未嘗移尺寸口未嘗辨是非既退未嘗有怨言凡數十年雖相遇於人家逆旅無不然者然其仲兄待他子弟亦不然或反加以禮貌獨於先生則然以先生能順受也其後家小康臨分則先生願少取之曰此皆諸兄之力吾何有焉嗚呼可謂悌弟也已先生厚重簡默望之可畏與之居久而愈可敬愛爲文清超拔俗院課歲科試輒高等秋闈五薦不售以廩貢生

終年四十五初娶張氏繼葉氏鄔氏有一子先生歿時未彌月也余念前序未足以盡先生故復掇其行誼而爲之傳

舅氏邱鞠臣先生事略

先生諱煥章字鞠臣鎮海算山邱氏外祖諱統昌議敘從九品喜飲酒與客拇戰常連日夜不休醉則雜述生平涉歷之事信口成歌若世之彈詞者以爲笑樂或叫呼跳躍習拳法以爲豪至老而興不衰然未嘗以酒廢農事算山田磽塉無積水外祖所治田歲入常爲諸家最冬則入山伐木以爲薪夏則捕魚蝦螺蛤以爲食室無閒人地無棄物以故資用饒給號爲山中巨家外祖母胡氏早卒繼俞氏吾母伯舅鴻及先生皆胡出也先生少從先大夫受業數稱其勤學性强記爲文操筆立就若不假思索者同治甲子補府學生尋以高等食餼癸酉舉於鄉先是吾鄉二都二圖無登賢書者自先生始連丁內外艱服闋屢上春官不第光緒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卒於家年五十有七初娶顧氏生男女各一男人杰縣學生女適焦某繼娶王氏生男幾人女幾人先

生故樸訥不諧於俗中年以後稍利方爲圓朋輩徵逐之地率酣嬉淋漓無所顧惜然不能瑣屑治生計自外祖歿後家業日落晚歲益窮空妻子衣食不給而先生處之怡然人以訟事就愬先生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強聒之則隱几睡去愬者逡巡自退嘗覓食於定海之衛山與巡檢齟齬大爲所窘居川沙鎮久之亦無所得而返而邇年來文體稍變先生所爲頗自謂不宜於時坐是所如輒困蓋十餘年閒而外家盛時之氣象不可復覩令人慨歎不自禁然先生所硜硜自持者其賢於世俗之人遠矣余從先生遊最久幼時讀書外家常抵足共寢其後文字多先生所點定受室之初先生貽詩規勉所以貺余者甚厚而余落寞一官未有絲毫之報壬辰春先生來京會試余擬請假避之先生止之曰甥無然甥居此不易吾能售與否未可知也卽甥入闈甚善吾尙健行當復來耳是時先生顏色已憔悴然酣飲劇談興復不淺笑聲往往震屋壁竊謂先生之年尙未有涯涘及試罷南歸不數月而凶問至矣嗚呼天何奪我先生之速也方先大夫之棄養也先生適在東嶽行宮

會議改建書院事雨中聞訃蠟屐走十許里至余家撫
靈牀慟哭不已余深感動以爲師弟之情其深擊者不
當如是耶今余於先生之歿既不能臨其喪復不能恤
其家區區之文何足爲先生重然舍是則更無以致吾
情矣乃流涕而記之時乙未五月二十六日賈先大夫
之忌日蓋亦有觸於先生之往事而不能自已也

江秀蓀傳

江仁葆字秀蓀其先徽州人宋宣和閒有宣教郎諱少
虞者爲縣令於定海因留居西山下定海今鎮海遂世

卷之三

十一

新刊本

爲鎮海人君幼穎敏年二十餘由府學生中式咸豐己
未科鄉試考取覺羅官學教習大挑一等歷知福建南
靖詔安二縣事加同知銜居官以廉慎稱既罷歸家無
餘財以授徒終焉君事親至孝父緒賢老而有風趣日
與諸少年飲博爲樂君侍立承迎躬執僕隸之役諸少
年皆踧踏不安其後不敢復至君必多方邀致以博親
歡其他先意承旨類如此性端謹盛夏未嘗裸體在塾
中終日正襟危坐雖弟子至其前必肅然起立若禮賓
客然君故短視弟子以爲偶誤也其後常然下至傭夫

販豎君皆禮貌之已甚與之語恂恂然如恐傷之人皆畏其恭而服其誠由是頑者感肆者戢嗚呼可謂有道君子矣君楷法娟秀詩文精深靜穆如其爲人配樂宜人景甯教諭涵之女孫安吉教諭人炳之女弟也弟某子某某皆以謹厚聞於里中

論曰君儀觀偉然而恂恂恭謹如此士大夫之居鄉黨固宜爾耶余知君不詳故所紀止於此然視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已無愧色矣嗚呼賢哉

虞敦甫傳

容縣縣志卷五

十三國朝叢書

約園刊本

虞本初字敦甫鎮海札馬村人也性謹厚以聖賢自期許嘗手錄勸孝戒淫之說梓以行世眾迂之敦甫不與辨但仰天微笑意以爲不足辨也其學以切實爲主少時觀星象恒徹夜不寐尤精於輿地之學凡古今沿革道里遠近山川阨塞所在皆鑿鑿能言之而未嘗以此自矜曰吾所不知者多矣是區區者豈足道哉敦甫內行修飭造次必於禮法與人交不立崖岸人尤以此多之家貧甚歲賴館穀爲養而常怡然有自得之色其父人望老而無所遇自敦甫爲諸生未嘗一日不樂蓋喜

其子之賢而忘其身之貧且困也則敦甫所以事親者可知矣其後敦甫連丁內外艱既免喪猶不忍釋服御酒肉其意以二親之喪不當以三年盡之故倍其數以致哀然敦甫終不自言問之亦不答嗚呼世衰俗薄後生小子以風流放誕自命見禮法之士動以偽學相詆諆若敦甫者可謂避其名而務其實矣敦甫卒年四十
三余交敦甫久故述所素知者著於篇

論曰虞氏多質行君子敦甫其一也余之文不足以盡敦甫抑敦甫之外不及表章者何限然使後死之士各就見聞所及據事直書不以阿好而飾其美不以私嫌而匿其長則善人君子之湮沒於世者必少矣此余之志也

虞澹初傳

虞景璫字澹初鎮海蘆江人年二十一舉光緒壬午鄉試一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余嘗叩其故澹初曰吾家貧而今之祿又薄幸而通籍不能無求於人是求榮而反辱也由是閉門教授事其祖母母以孝聞及親歿竟不復出澹初有雋才其詩文書法皆高出倫輩而性孤介視世之人若不可一朝居者其教人一依古法而

不爲世俗速化之學嘗選宋以來忠臣孝子制藝爲乾坤正氣集又采輯先世嘉言懿行爲虞氏先德錄後益究心三禮凡世俗所謂禮者苟接諸古而不合澹初輒著論非之雖以此取譏笑不悔初聘胡氏未娶而卒彌留時呼澹初與訣要以合葬澹初流涕而許之既而悔之曰古者女未廟見而死尙歸葬於女氏之黨沉未娶乎遂不肯迎其柩女家請別葬亦不許或以前約諷之澹初曰此少年過舉耳吾乃今而改之也其毅然自信多此類澹初於世事多不屑爲旣爲之則期於必成不以挫折中止故論者謂其力能任天下之重而惜其不幸早卒年三十二澹初卒後其弟子守其教皆恂恂修謹無敢越禮者論曰澹初超然榮利之外以綱常名教自在其言行可傳載者必多余別澹初久故所知止此雖然此豈易及者哉

顧家興傳

君姓顧氏諱家興先大母之族子也粵匪之亂先大父有功鄉里其時輸餉以迎官兵者曰林中岳中高傅鼎基鼎宏統義旅以殺賊者曰林萬餘而先後奔走承先

大父之意以聯絡各村者君之力爲多君性寬和善辨
論自先大父棄養里中爭訟者多就決於君君委曲調
劑常得其平諸富人皆倚重之其治田尤力君所治皆
瀕海新漲之田蓄洩稍失時海水輒浸灌爲患每土膏
始動君戴星出入巡視隄防督率諸傭耕作人以事延
之君常謝不往至於收穫時亦然故所入較豐於他田
余嘗慨歎以爲菽粟之於人重矣自逐末者眾田多荒
而不治不獨西北然也雖東南之田蓋亦罕有能盡其
力者甚至舍五穀以殖害人之物而生民之禍亟矣如
君者其猶有古力田之遺風歟君與先府君同歲相親
善自余遭兩世之喪每就君問先人舊事君歷歷能言
之歲壬午余與傅賚弼林長清同舉於鄉君以爲各家
祖德之報時時追述之以語人焉然君竟無子以卒享
年七十女一適國學生張武烈初君養族子爲子既娶
而卒又養族孫爲後今又卒甚矣天道之難知也余素
敬君者爲之傳以存其概云

方母莊太君家傳

夫人鎮海莊氏贈奉政大夫諱仁和之女候選州同舉

封資政大夫方公諱喬之繼室也公前室胡氏繼林氏
遺四女夫人年二十四歸公生一男駿華而側室沈生
男女各二長男曰桂季曰駿萃未幾沈亦卒諸子皆幼
夫人愛之如己出無前後嫡庶之介於其心而其待之
也較厚於己出之子蓋憫其母之早亡而恐其意有不
能自達也而諸子亦依夫人如己母無有歧視者其女
或未嫁而殤或已嫁而中逝其婿娶他氏女爲婦亦以
母禮事夫人夫人待之尤厚於諸女或不幸而接則又
加厚焉下至傭婦之嫠者矜恤之亦異於他傭其慈仁

容膝軒集 卷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蓋出於天性也公善營運而夫人相之以勤儉家業日
起其事姑以順撫下以寬貧者贖以恩而強者折以理
凡皆人所難能者而鄉里尤稱其均一之德以爲不可
及蓋人倫之閒難言矣自舜之聖閔子之賢猶不見諒
於母而夫人能推廣之以及於異姓茲非尤難歟夫人
卒年五十二先是桂由道銜加三級封諸母皆爲夫人
其後三子相繼舉於鄉諸孫彬彬向學方氏益大而夫
人已不及見矣於是駿華以姻好之故涕泣求余爲傳
駿華孝友誠篤人也其言可信因詮次之以彰母儀焉

方正甫傳

方義路字正甫世居鎮海之相樹村羣從兄弟皆以賢
雄與小港李氏齊名縣中有大捐輸兩姓常占其十七
八而正甫尤慷慨喜施與見人急難周之如恐不及不
待其求亦不以告人也少時所從塾師歿其子貧欲廢
讀君歲餽以金使卒業歷數十年無閒每歲暮徧省嫻
舊察其緩急而左右之嘗至所親家見一鄰婦髮而貧
君惻然月給錢若干後歲餘婦意不自安辭不取君曰
是區區者於汝有益於我無損何不安之有卒給之君

容康軒文集

卷五

七十四明據續

約園刊本

之振恤人多此類也爲人謀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力尤
厚遇士大夫異時鎮海秋試者皆僦屋以居君始築館
於仁和之平安坊以庇多士規制閎壯士林翕然稱之
南方風俗寒峻登甲乙科率望門投謁諸富人畏之或
避匿不與通君獨傾心交接多方爲之經畫人人各磨
其意下至輿夫僕從飲食寢處必親自檢視家人勸以
節勞君曰彼雖賤亦客也客可慢乎其禮意周密如此
自海疆多故一介之士入粟於大司農取縣令長如寄
然利害相半富人多不樂爲貧者又無力以爲其就謀

於君君必竭力贊成之朝士改官者亦然由是吾鄉選人接踵大抵得君之助者爲多性剛直有不可其意必面折之亦不宿留於心其事母孝處羣從和諸子服飾不中度輒取而毀之延師督課十餘年禮敬不衰及師舉甲午鄉試第一君大喜自負有知人之鑒所設廩舍甚廣然君非屑屑校錙銖特以位置寔人爲糊口計備保或物故必厚爲襚殮且寄金卹其家每召工有所營作必戒以樸陋無華飾旣估價矣及物成而工巧有加君詎曰吾原估物不如是價得毋廉耶工具以實告卽

優給之無吝色以是人皆誦其寬厚其他善行如義莊義園育嬰堂之類不可殫書大約人所能爲者君皆有之君之所爲人或自以爲弗如也先是滬上主計某耗君四十萬金君幾不振踰數年稍復其舊而好義益甚孜孜不倦以終其身嗚呼盈虛消息之理甚微而不易知君其知之矣君由國學生議敘福建試用同知加道銜晉三品銜賞戴花翎年二十餘自營生擴於慈谿杜郭山人服其達光緒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六子八人曰某

徐小蓮傳

徐小蓮者鎮海東碶頭徐源富女也年十四日者推其命當刑夫遂立志不嫁茹素諷經事其親甚孝光緒十八年源富販蟹於川沙時有鹽梟拒捕割局員劉某耳而逸吏卒逐捕不能得見源富船蓄鹽疑而詰之源富答詞顛捕卒怒遂逮繫源富等六人於獄其一人得脫歸小蓮聞之涕泣白其繼母而其弟亦荏弱皆皇遽莫知所出小蓮銳然以救父自任遂子身赴川沙日投牒鳴冤情詞哀惻廳官亦憐之曰吾已審知汝父無罪但局員持之急事已達上官吾不能自主盍至觀察處懇之小蓮乃詣上海陳書當道求爲昭雪文移往返者月餘會源富病小蓮復至川沙請釋其父就醫而以身代源富始出獄踰數月事白諸被繫者皆釋歸而小蓮以此名聞鄉里閒時年二十有二後遂出家住持定香庵與之語落落有丈夫氣洵奇女子也

胡貞烈婦傳

胡貞烈婦者鎮海陳華浦周氏女也父錫勳附貢生議敘員外郎母張氏先卒女年十二孀同里胡孝廉儒亮

之子禮和光緒三十一年年二十嫁有期矣時禮和習
賈於杭夏六月以療疾歸錫勳素知醫往視之憂形於色
女乘閒問病狀甚悉父恐傷其意祕弗使盡知俄而禮和
卒卒之明日或以告錫勳錫勳搖手戒勿言女已微聞之
退而詢諸嫂耗良確卽入室僵臥嫂欲慰之而窮於詞試
呼曰園菜欲萎阿姑能助我一漑乎女卽起其嫂操作陽
陽如平時嫂以爲無他意始安至晚不食而寢女自聞
夫病不食者數矣故亦相與聽之比夜分嫂覺聲息有
異趨視之女已仰藥死實七月十四日距禮和之卒才

一日耳先是女見里中不貞婦輒白眼待之眾哂其迂
弗顧也至是竟以殉夫死發其篋皆殮時衣物乃知其
志素定矣明日胡氏以縶來又明日與其喪而耐焉

論曰周氏女非婦也夫死而殉之有婦道焉故婦之曰
貞則疑於未殉曰烈則疑於已嫁以貞烈名之而其義
備矣婦無殉夫之禮不苛人以所難也未嫁而殉且從
容焉抑又難矣邪說誣民廉恥掃地三綱之不墜女有
力焉闔幽表微史氏職也作胡貞烈婦傳

節婦姓顧氏余內弟樂俊寓之妻也父宣保以力田自給母早卒故節婦年十一卽歸於樂眉目清婉望而知爲明慧人也及外姑卒節婦常止余家撫諸甥女皆依依有情吾妻絕愛憐之將婚然後去光緒十九年夏五月俊寓溺水死節婦年甫二十四家貧無子女時吾妻臥病京邸聞之亟語余以書招之來吾妻亦尋卒諸女漠然無所向節婦以十月初旬抵京諸女見之如見其母節婦亦隱然以母道自任凡居京邸一年而有遼東之警節婦攜諸女南返依吾母以居又十餘年諸女先後出嫁而節婦亦病矣節婦自夫亡後長齋奉佛與人語色婉而氣和遇拂意事輒委曲譬解聽者常爲之霽顏然性素剛不能容人之過偶以細故與余有違言遂悒悒成疾獨與諸甥女親善始終無間昔人所謂可託孤寄命者節婦足以當之爲德不卒余愧節婦節婦不余愧也節婦精於女紅病中治其身後事甚備其繼子秀林將娶婦請節婦歸節婦不可曰吾終當自食其力不以累兄公乃出金佐其婚費而仍留余家操作病甚乃歸樂氏甫二日而卒實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年三十有七

夏封君家傳

君諱慶增原名德明字子眞號芷津鄞縣夏氏父祖芳贈中憲大夫妣王恭人君少孤苦依季父思紹以居篤志問學道光戊申補縣學生性穎悟經史而外旁涉方技諸書季父善寫生君私效其所爲遂工繪事爲先人覓葬地因精堪輿家言然君雅不欲以藝名人亦無知君者初娶孫恭人無出繼娶陳恭人年四十餘連舉丈夫子二伯曰啓瑜仲曰啓瑞甫童卯皆嶄然見頭角君

卷之三

五

三

約園刊本

喜甚逢人稱說不容口人謂君有譽兒癖君不顧也已而啓瑜成甲午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尋視學甘肅啓瑞成癸卯進士授刑部主事累封君如其官人以是重君君雖愛子然未嘗以姑息爲教既通籍益諄諄以大義相助勉啓瑜在甘肅月修書問安否君戒之曰汝朝夕衡文猶懼不給而暇念家乎庚子試事竣同僚以君春秋高將製詩文爲壽君喑曰國家多難豈臣子稱慶時耶急發書止之及啓瑞改官江蘇知縣爲迎養計君諭之曰知縣親民官最易造福亦易造孽汝能爲好官乃

所以承親歡也其他隨事誥誡多此類則君平日義方之教可知矣君篤於天性早失怙恃哭泣如成人祖母陳患風疾家貧無婢媼君晝入塾夜篝燈讀書牀側時時抑搔以爲常粵賊之亂季父殉節萬安橋下君入城求其屍殯斂之從弟德行爲賊所執君入賊中物色之屢瀕於死卒翼之以歸若有陰相之者少時嘗辭婚富室日閱無儲不計也其後富室爭欲得君之子以爲婿君亦不復固辭曰兒曹自有命吾何與焉然君竟賴其力以免於窘乏晚年與朋輩手談窮日夕不厭或盛怒投其具於地君俯而拾之神色無忤其風趣如此卒年八十一

傅君崇德家傳

余少時所見與先大父遊處者其人雖在田野閒然皆有敦龐樸茂之容寬博深固之氣與其生平之樹立相稱而怪近世之類此者何少也豈非文勝質漓而風俗之漸趨於薄歟夫數十年之近不足以言升降而咸豐同治閒實世運剝復乘除之會故豪傑之士皆能乘時以自效其尺寸大則廓清宇宙小則捍衛桑梓其次手

創門楣傳之後世雖分量廣狹不同然其人類有深心
毅力足以轉禍而爲福易危而爲安有非凡材淺智之
所能及者是以其人雖往而其精神氣象猶令人懷思
而不能去以余所知傳君崇德其一也君名鼎基一名
崇德少貧以漁採爲生及長刺舟江海閒習運逐利會
粵賊之亂南北騷動君有膽略所向輒獲奇羨遂雄於
貨初吾鄉雖瀕海未有以估舶起家者君與林君中岳
同時崛起其後輾轉放效帆檣之盛甲於四明而兩家
食其利最久至今猶並稱林傳云君貨旣日進里中有
微發輒以身先之無所譴謾粵賊據縣城月責鄉民供
米踰期則焚殺之禍立至時米價騰貴當事者恆倚辦
於君君指囷相與無難色鄉里賴以安堵及勦賊之議
起君首輸千金餉官兵於定海賊遂平時君所蓄舟僅
容數百石田宅不踰中人之產乃其急公好義已如此
爲人深目高顴鬚眉古樸望而知爲厚德長者與弟鼎
宏相友愛白首無閒遇族黨姻舊咸有恩紀舅氏林某
素無藉君事之甚謹每歲暮必治具款之食已問所需
幾何米鹽鱗雜一一具致其家嘗曉行見舅氏脫帽立門

外時寒甚君急輟已帽奉之人或謂林某汝甥幸有餘錢盍一魚肉之瑣瑣者不足食也林某憮然曰甥賢而有禮吾忍以非禮相加乎鄰有方某者君嘗與錢通頗得其力及方卒家中落其子愿慙無他長君延致肆中優給廩食不苛以事從容坐鎮而已粵賊亂時君有木肆在江干雇人守之賊取其木去或謂君此守者自盜耳君怒責守者後察知其誣乃厚慰藉之買物常使居閒終身信任焉其他委曲成全不可悉紀性方正無聲色之好晚年出入孔墅嶺猶徒步陟降以爲常雖年少者不逮也同治某年卒年七十卒之先君就蘆江錢某卜曰是月有災時君尙鬢鑠已而果然君由國學生議敘同知銜以孫階贈朝議大夫配賀恭人勤勞淡泊克媿厥德子二人昌禮昌珩孫六人曾孫若干人君卒後傅氏益大然子孫皆能守其家法無谿刻放恣以叢世訥者故余嘗論吾鄉忠厚之家以傅氏爲最其源蓋發之於君云

張崑泉家傳

張家政字金生號崑泉鎮海張家埠人也性伉爽好急

人之急嘗爲上海工部局司會計木工願詩紹者傭於羅松國中寒死工頭沒其傭資君理論之不聽爲代訴於當道閱兩年竟還其傭資孤寡賴以存活晚年客揚州之仙女鎮友人傅鼎鈺病篤手一籍授君曰此各家宿債緩急無可恃者家貧子幼今以累君矣及傅卒君經紀其喪葬事甚備傅有螟蛉女年十三寄養鄰家見傅卒欲居爲奇貨匿不見君恍以利害卒孳之歸爲擇配而遣之其債家遠或數百里君按籍追索不避勞怨竟得四百餘金以贖其家及傅之子授室君喜曰吾乃

卷之三

新國刊本

今可以慰死友矣嗚呼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如君者非獨今世之所稀也君在仙鎮嘗修石道二里許易板橋爲泥填行人便之光緒戊戌年卒年六十五子一九皋嘗割股療親疾鄉黨稱孝焉

胡綸元先生家傳

先生姓胡氏諱宋駿原名宋銓字綸元世居鎮海之蘆江祖母姜通書史有知人鑒先生幼時卽以大器目之及長善屬文工書法與同里曹編修昌燮齊名鄞張封翁善元侍郎家驥咸稱賞之先生益自淬厲讀書恆徹

且不寐一夕倦而仆指爪傷眉睫間血涿涿下創既愈
痕識宛然其刻苦如此後以累躓秋闈得心氣之疾然
思力所至精深奧衍前無古人視世俗庸猥之文蔑如
也光緒己丑由歲貢生舉於鄉戊戌大挑二等以教職
用及署富陽訓導之檄下而先生已歿矣爲人孝友端
慤言動不苟嘗就館蘇州夜夢父秉燭冒風而行寤而
心悸亟束裝歸省父時尙健促之返先生託故不去踰
數月夢果驗醫藥棺斂得以竭誠靡悔人以爲孝思所
感異母弟宋徽負才不羈先生督課甚嚴恆於母前施
檀楚母諒先生之誠未嘗有愠色弟亦憚兄如嚴師垂
老猶俯首受責退而未嘗有怨言論者交賢之家貧常
鬻文自給所居之室書卷藥裏堆積滿案伸紙疾書日
搆四五藝不倦至於米鹽瑣屑略不措意遣嫁諸女輒
先期遠出以避之歲暮索逋者至則張目曰此兒曹事
毋恩我見人困急或傾囊相贈益無儲粟弗計也其論
學以踐履爲本詞章爲末故雖貧而清操卓然遇人落
落難合意所不可輒白眼待之見博者席皆不正撫而
歎曰此豈正人所宜爲耶聞者皆面赤嘗誡其子炳奎

曰士不立志如屋無梁棟其不爲風雨所漂搖者幾希
理學宗傳一書典型具在汝其勉之平素以經濟自負
每與友人講求救荒之策禦侮之方竟日夕不厭願因
於遇不得有所施爲因究心形家之說爲親營葬相地
鳩工備極審慎及長孫振雍生先生推其星命甚喜曰
與吾宗者其在是乎念中法種痘多險證乃倡議立牛
痘局釀金延醫不數年其法盛行鄉里便之嘗謂蘆江
旣淤淺而水勢又奔迅故多貧寒議大浚治之且開他
道以紓其流紕於費而止由是周流相度初謀徙宅於

郡城久之乃定居備磳其他善舉如設粥廠於下岸購
義山於洪隩自有力者視之皆若微末不足道而先生
爲之甚力成之又甚艱蓋先生抱經世之志雖屈於身
而猶思伸於子孫故不惜多方以培植之而於陰陽流
泉之義尤篤信云晚年喜與方外交發言多奇中丁酉
炳奎秋試報罷先生愀然曰世變方亟恐盛典不再逢
矣庚子春爲秀明上人撰傳自署曰遺筆是秋兩宮幸
陝西省試竟輟而先生亦不起年六十有三所著詩文
曰唾餘集藏於家子炳奎諸生孫三振雍振巖振彭巖

與彭皆先生歿後所出也論曰余娶先生季女甫數月而先生歿是歲先生凡三至余家所論皆鄉國大計無市井猥瑣之談而炳奎又語余先生病中惓惓於余之出處以爲人臣不幸而遇變故或舍生取義或明哲保身均無不可但苟且偷生與明哲保身相去祇一閒不可以不辨蓋慮余之臨難而苟免也而余是時方浮沈里閭雖欲廁名忠義其道末由今且乞身終老先生之言殆無所用之而先生之意則厚矣嗚呼使先生而立於朝其風節可想而惜其不遇也悲夫

客居雜錄

約園刊本

王已生傳

王已生名景鳳鎮海縣學生少嗜棋所至恆挾具自隨同里俞志堯以棋鳴市中君初不敵久之遂出其上每赴試角藝者雲集君常占優勝江湖閒多知其名者爲人迂執自喜意所不可齟齬爭辨不以勢力稍詘與人言必依於忠信少年無藉者對君陽爲悔悟狀君信之傾囊資給無所吝或輾轉爲之道地先世充穿長場吏君承其業歲入差足自贍爲諸少年所給屢至乏絕積逋且屢纍然終不悔嘗爲陳某聘婦其人旋以行劫被

繫婦家請退婚君猶多方營救之其長厚如此宣統二年卒年五十有三

張雪厓兄弟傳

張雪厓名錫采弟麗生名祖培兄弟皆爲縣學生家負有志節嗜飲易醉既醉則詞辯鋒起兄弟皆如此雪厓熟於史事嘗手鈔綱鑑成巨帙喜吟詩有秋聲秋色等八詠爲試官所賞同治十年春雪厓夢中得句云薜荔被紅牽短幅未幾卒於北鄉寓齋蓋詩讖也初雪厓有破屋數椽殘書堆疊其閒窗外竹木掩映頗儻然不俗

卷之三

三子綱目

約圖刊本

雪厓卒屋益頽廢麗生挈眷依友人以居久之買新塘田十餘畝結廬墾墾之上率妻子耕作而酒趣不衰宣統三年卒年五十有七

林本初家傳

林禮孝字本初鎮海石高塘人也父中岳以帆船起家君性謹慎父歿兄弟競造巨舶貿易登萊遼瀋間君避險就夷列肆於市徵租於田銖積寸累歲有盈餘由是貲產日進平居不妄費一錢米鹽薪炭皆稱量而出之當是時吾鄉商業殷盛諸富人多寄居甬上罕與族黨

交接君於儕輩中最爲儉嗇然周旋親故不厭煩瑣然諾必信慶弔必親可謂恂恂好禮之君子也晚年築義塾於居宅之北置田百餘畝供脩脯有餘則以周鄉村之凍餓及死而不能殮者至如新里社濬河渠助書院膏火皆出鉅金不吝其能權輕重識大體類如此君由國學生輸餉敘同知銜元配夏宜人人生一女楊宜人生二男萬植萬槐及夏楊相繼卒君已五十矣以術者言乃續娶胡宜人生一男五女男萬楷一名森爲余長女之婿君竟及見森之成立而後卒年七十有三君卒後

林氏中落至鷺義田以償逋負而義塾改爲高塘小學經費無出森欲復其田而未果也嗚呼富民者國家之元氣同治以來寧波號爲富郡曾幾何時而老成凋謝十室九空富民盡則元氣亡而國祚隨之矣一隅可以觀天下吾蓋追記君之事而爲之歎歎不置也

顧舵舫家傳

中國生齒之繁甲於天下充其類將有人滿之患然西北尙多曠土東南稍蕃衍而無告之民所在多有遠者不具論余親串中如張氏繆氏邵氏諸姑其始皆門第

鼎盛曾幾何時或及身而絕或一再傳而式微生長深山無水火刀兵之厄而今昔盛衰之不同如此其他遭時不幸以至消耗者何可勝數烏睹所謂人滿者耶惟先大母顧夫人兄弟六人仲曰佑鈿生五子長子艤舫諱家枋配王氏生四子曰虞庭夏庭魯庭楚庭凡有孫男十五人而仲弟嘯舫先生生二子濟庭澗庭亦有孫男十一人其後來者方興而未艾斯可謂之極盛也已艤舫公凝重寡言笑能以勤儉率先諸弟而殖其家初爲農繼爲賈晚年有田宅之奉輸餉敘從九品銜嘗見推爲里社長里人敬憚之光緒癸未年卒年五十有八楚庭娶余之從妹亦能振起其先業者惜其年未五十而遽逝故附著之云

傅寶榮傳

傅家珍字瑞卿號寶榮余大妹之夫也性拘謹爲人司會計細書端楷一字不苟儕輩服其工整遇人禮貌周至人或狎之則艷然以爲輕已也初雖不與校後必正色詰責以相報復用是人皆嚴憚無敢以非禮相加者治家尤苛碎兒女小有過輒譏譏指搨不稍恕而待其

同產甚厚弟歿撫其孤寡又加厚焉嘗與余同學數日
卽棄去後至石高塘習箔業中年客吳淞及仙女廟皆
負氣而返最後居甬上爲林氏持錢凡十餘年頗以手
談自娛而意氣不衰及林氏歿產君已謝病歸聞之慟
哭累日其惓惓於故主又如此嗚呼君可謂古之人矣
君家本小康幼時連遭二親之喪遺產蕩然弟妹亦星
散然夫婦貌皆豐厚見者謂其後必有福澤已而果生
五男國安國璋國芳國瑜皆習商業國衡肄業中學堂
女一適青峙李厚圓孫男女共六人辛亥臘月君病甚
自知不起握手求余爲傳余不忍辭乃書其大略使國
安讀而告之踰數日遂卒實壬子正月四日年五十有
六然覽余文者猶以君爲未死也

程參議傳

程利川字如方鎮海南門外人自幼莊重步履有尺寸
光緒十五年舉人十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戶部俸
給視他部爲優而捐納尤爲利孔君有心計京城各金
肆皆存君印結實郎求識認者爭趨之以是所入較豐
尤勤於職守每晨餐畢攜一僕徒步入署他員據案治

事君枯坐竟日無忤色亦無倦容日晡乃歸以爲常久之吏稍稍以文牘進君閱之不甚解輒虛己咨詢至再至三吏或匿笑不顧也義和團之變百官星散君子身留京終日游行衢巷閒有售珍玩者輒以賤值購得之遇洋兵則舉手爲禮雖被窘辱不悔事定遷員外郎郎中派管捐納房選岳州府知府不就宣統元年由度支部候補參議加三品卿銜出爲湖北財政正監理官與總督瑞澂不相得謀改官以避之三年秋告歸營葬頃之卒年四十七君喜食豚蹄然皆餽贈之物寓中常不舉火窗榻穿漏截敗楮補之滌園者月索錢二百君欲減給不可乃命婢僕舉而傾諸溝同寓友雇人守更君曰吾室無所用之竟不名一錢其堅忍如此初君之卒也論者頗惜其年位未至俄而革命軍起事卽在君服官之所然後歎君之遭際爲不可及云

陳爾修傳

陳聿昌字爾修號楚穎鎮海靈緒鄉人自幼刻苦好學初從舅氏謝周訓遊下筆有奇氣同學皆斂手避之後遊姚燮之門益淘汰凡近務爲博奧論者謂得燮之衣

鉢爲人枯瘠目近視敝衣垢面不自修飾心之所注雖
大雷雨弗聞也每就寢懸拳石於牀焚香其側承以銅
盤香燼懸絕石墜盤鏘然有聲乃起而復讀其精專如
此由廩膳生充咸豐乙卯副貢同治乙丑舉人辛未成
進士釋褐江西知縣或勸君改教職君不可曰吾以實
心行實政何歎焉遂奉檄之省癸酉攝廣豐縣事興利
剔弊孜孜不倦武弁某恃符健訟君痛繩以法豪右帖
然有掘地埋碑冒宋張叔夜之墓者君廉知其詐其人
懼懷餅金啗君君力拒之卒歸地於原主吳俞兩生爭

卷五

卷五

三

約國刊本

地獄久不決君爲文諭之兩生皆感悟罷訟逾年以病
歸光緒辛巳調補興國未赴壬午入京引見仍回省需
次甲申正月卒於南昌年六十君性孝友嘗割股療母
疾寡妹無子迎養之終身且割田以供祀事所作詩文
多散佚子宏燮集其零殘者爲一編曰草舍利舍存稿
藏於家宏燮今爲興國知縣卽君調補之所也

陳協中傳

陳協中一名濟易鎮海人先世籍廣東之新安父長淮
咸同閒以武弁來鎮海勤匪遂家焉嫡母海寧夏宜人

殉難於杭州母氏陶生協中早失怙舅氏陶長發挈至上海習五金業通英文算術性勤慎爲西人所信任延主天津商務津水苦汙濁協中創設濟安自來水廠並定救火規則津人便之尋與德商俾爾福合資貿易勘視高綫架空鐵路躋而傷其股然治事不少懈以輸餉敘縣丞銜晚年值滄桑之變慨然謂其友林際春曰夫盛極必衰者天之道顧世之富人多耗財於無用之地吾甚惜之吾家雖不豐然衣食之外粗有盈餘今欲罄所有以潤鄉里以何者爲最溥際春曰吾聞鄞縣忻錦

匡謀浚東錢湖奔走二十餘年而應者尙寡足下伏而成之此百世之利也協中曰善乃招錦厓往津定議相戒勿洩其名時梅湖淤塞尤甚遂於癸丑八月興工遺其戚胡學泮司出納凡役工三千人費白金四萬六千又以二千金爲修湖志之費明年三月梅湖工竣將以次浚全湖協中已於二月初病卒年五十鄉人德之立遺愛祠於湖上以協中祠祀焉

記王全福

王全福定海西門外人也乙卯臘月來余家爲傭年四

十餘性卞急而好勝其治田圃甚勤東作之時或遺之他適非有要事不往也其所種稻梁菽麥瓜芋蔬菜木棉之類皆碩大蕃滋過於他人遠甚而全福視之常不能滿其意間遇災傷則咨嗟太息若無地自容者一日大風既息全福巡視而歸蹙然曰今日之風若獨爲吾家來也問其狀則曰他田稻皆未花而吾田獨早秀皆搖落無餘其未花者風亦摧折其幹將顆粒無收矣問他物則曰某物十損其六七某物十損其八九僅一二分可望耳因自恨年運之不佳欲辭職而去家人慰留

之乃止及收穫則所損實無幾而全福已大失所望矣登場之物皆籍記其數持衡者稍仰必抑之使平多收則自以爲榮少收則自以爲辱其天性然也待同夥甚嚴其姪爲副作至不勝其詬而逃去性尤善疑嘗曰吾所治米約可食幾日今止食幾日得無司炊者竊之耶而已則一無所染其廉潔又如此噫吾所見爲傭者多矣食焉而怠其事視主人之物無所愛惜甚者乾沒而無厭其能勤於所事者十不得一焉勤於事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尤百不得一焉若全福者求之士大夫中亦

未易數數觀也雖有氣質之偏固賢者之過哉

容膝軒文集卷五

容膝軒文集

卷五

五

天綱閣
約圖刊本

容膝軒文集卷六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志表

贈中議大夫傅君鯉門墓表

君姓傅氏諱昌禮字鯉門鎮海金泉里人也曾祖其發
贈奉政大夫祖逢彩父鼎基兩世並贈朝議大夫母賀
恭人君由國學生議敘布政使司理間加同知銜累贈
中議大夫元配江氏繼娶竺氏側室潘氏並贈淑人傅
氏自君之父朝議公始以服賈致富爲人慷慨明大義
粵賊之亂公首助千金迎官兵於定海諸富人皆應和
賊以殄滅鄉邦賴之君少時往來甌閩江淮之間爲朝
議公所倚任其後賢遷益廣君以足疾不復出優游一
室中總攬大綱而已其遇人情意落落與之語目直上
視若弗聞者然樸誠寬大能守朝議公家法以傳之子
孫而恤其族嫻故舊故吾鄉論累世忠厚者必推傅氏
爲最嗟夫俗之薄久矣機械變詐以爲巧浮僞刻深以
爲能操必得之術與擾擾者相角於名利之途其究也
或一無所得或旣得而旋失亦或久之而未失若是者

皆命也而世人不察覓夫巧且能者之偶得也則竭心力以慕效之以余所見凡世俗所謂巧且能者傅氏皆無有也然其所得亦久而不失彼巧且能者或未逮焉此可以思矣君嘗與弟昌珩修復鯤池書院德清俞樾爲記事詳縣志其他善行尙多然皆富人所易能者於君爲小節故不書君有男子五人梅仙國學生議敘理問加四級資弼壬午舉人內閣中書家棣宣講生早卒江淑人出汝霖縣學生議敘光祿寺署正加六級潘淑人出廷贊國學生議敘都察院都事加五級女子二人

長適登仕郎孫家振次適李某皆江淑人出孫男五人孫女十餘人君卒於光緒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年五十一以九年某月日葬清涼山之麓三淑人附旣葬資弼以表慕之文請余於君爲年家子自丙寅以後歲就君家讀書至郡城輒宿君寓舍故知君之深莫余若者謹述君之梗概而并推論夫傅氏保世滋大之由使鏡諸石以告後之人焉

樂秉國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汝驥字秉國鎮海湖塘人也曾祖某祖某父瀛

岡皆國學生樂氏自唐以來世爲邑中著姓而先生祖父以贊雄於鄉園樹花木猶有故家餘習先生少放縱不羈旣乃痛自懲艾獨肆力於舉子業所錄房考行卷高可隱人爲文伸紙立就然久困童子試以國學生四赴鄉闈凡三薦皆不售同治丁卯主考已取中矣尋以三藝有疵復棄去戊辰始補府學生又十年爲光緒戊寅十月十日以疾卒於家年五十三孺人同里虞氏祥治之女生男子五人俊宣俊宗俊宅俊宇俊寓女子五人其四皆殤存者適舉人王榮商孫男女若干人先生性狷急旣連困於有司居常鬱鬱好使酒罵人坐是得狂名然榮商竊有異於先生者自西人互市以來所以疲敝中國者蓋亦多術矣惟煙之流毒尤甚中國無貴賤智愚旣入其中鮮有能自脫者先生沈迷者數年一夕忽大悔恨盡碎其具投廁中而絕口不復食嗚呼斯非有志之士而能之歟諸子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瓔珞河上之樸查山而榮商素有知己之感爲之銘曰赫赫中華羣陰蔽之靡靡醜酒其甘如飴不遠而復先生非癡懦夫可立視此銘詩

中書科中書林公墓志銘

公諱瑞璜字玉洲鎮海林氏祖大富父世莫母朱氏鄔氏
公朱出也季父世超早歿無子以公兼祧公事節母賀氏
如己母節母亦自忘其無子而視公如己子及卒奉旨旌
表公爲伐石立坊於通衢大書深刻鄉人至今以爲榮相
與瞻望歎息曰節母有子矣公善治生不好燕遊遇里中
義舉則出金飲助無吝色嘗與同志倡立體元會葬枯粟
乏至今不廢其所爲多此類由國學生議敘中書科中書
贈兩父皆徵仕郎母皆孺人公卒於同治七年七月二十
九日年六十二配於孺人國學生諱萬育之女卒於咸豐
九年九月三日年五十二以光緒某年某月日合葬於廬
山磯之西原子男四人女鈞國學生文翰縣學廩膳生文
謨文紹皆國學生孫男十五人曾孫男一人公既有四子
乃以文翰文紹承季父祀文翰長子兆松光緒己卯科舉人
余之友也將葬來請銘余不敢辭銘曰

岷山導江實惟二原至公而匯繼世乃蕃珊瑚玉樹異
柯同根我銘懿德昭示後昆

贈資政大夫峻峰陳公墓表

光祿寺署正銜國子監生累贈資政大夫陳公諱雲岐
字峻峰慈谿人也曾祖咸九贈儒林郎祖又昌父廷綸
議敘州同知兩世皆贈奉直大夫母蔣宜人公治生以
勤制用以畜教家以嚴少賈於杭老而歸里子孫舉甲
乙科公皆親見之光緒五年九月某日考終享年八十
諸子以公留杭久山水名勝魂魄所戀當在於是卜二
十二年某月某日葬公於錢塘縣明聖湖上貴人峰下
夫人宓氏葉氏耐禮也子男八人溶泉殤錦泉監生錦
藻縣學生杭府訓導皆封資政大夫錦榮舉人蕭山訓
導錦濤從九品封朝議大夫錦涓監生候選府同知錦
棠廩貢生候選教諭錦沂監生女二人適俞鴻樂繡恆
孫男十六人曾孫男二十人將葬錦藻之子花翎三品
銜刑部郎中邦瑞請余表墓惟公福備於身慶衍於世
孫曾蕃昌封誥稠疊邦瑞方以勤謹參佐樞務駸駸將
大用沿流討源公之陰德軼事蓋有人所不及知者此
其大略也謹表

謝櫓峰先生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謝櫓峰先生諱周訓字魯封鎮海人也

曾祖某祖某父家有贈奉直大夫母樂宜人先生年十二而孤執喪禮如成人侍母疾終夜不寢疾篤取糞嘗之而甜因籲天求代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日則營葬夜則廬墓既除喪遇生日忌辰必親薦在外雖大風雨必至祭畢而餞念其親嘗嗜此則哽咽不能下性嗜酒幼時母嘗戒之其後飲不過三爵雖戚友不知其善飲也與其兄良訓最友愛兄服賈於蘇家中食用皆身任之不以析爨有異兄歸輒就先生塾中歡談竟日夕一日兄弟相敘於思園有脊令翔集庭樹識者以爲雍

睦所感同治乙丑兄卒於逆旅先生方就試會城星夜奔喪逆旅主人索殮費二百餘貫先生心知其欺以兄故弗忍校罄囊償之扶柩而返踰數年先生亦卒而其兄未葬易簀時誠諸子曰汝曹必先葬兄而後葬我否則魂魄不安矣其篤於天性如此幼劬學父歿後兄將攜之習賈行有日矣先生手一編不輟兄感悟仍使就學遂博通經史善屬文門下著籍者前後數百人館穀所入悉以周族黨之貧者羣從孤嫠皆待以舉火凡爲嫁娶者六營葬者十有一又爲遠祖置墓田以供祀事

及卒家徒壁立獨以陰德遺其子孫而已生平非禮勿履服御之物喜方而惡圓邑令以禮敦請未嘗一往與人交懇切周至人皆敬而畏之有過則相戒曰得毋爲櫓峰先生所聞耶喜獎掖後進子弟聰穎者輒勸之學貧者不受其脩脯且資給之使卒業以是多所成就或相繼掇科第以去而先生累薦不售終於廩貢生候選訓導同治十年正月六日卒年六十娶胡氏朱氏皆有淑行子男三人覲冕僧生錫南縣學生出爲從父鼎訓後覲敬甲午舉人女四人適夏銘世嚴啓泰邵煦德劉照青皆縣學生孫男五人孫女六人曾孫男一人先生以光緒四年葬石門村殿基山之麓諸子承遺志未爲墓石之文故新修縣志無先生傳竊謂先生之行誼可以敦薄俗而式來今非特一時之師表也先生雖不求知於人而後之慕先生者非託諸文字無以申其敬恭之意且懼盛德之傳聞有時而佚則後生小子將何所取法焉乃爲文以表於阡丙申春正月謹表

方公仰喬墓表

公諱喬字仰喬一名仁高姓方氏其先閩之莆田人宋

容膝軒文集 卷六 七四明雜書 約圖刊本

時有諱軫者以太廟齋郎上書請誅蔡京編管嶺南尋
戍永州赦還出知鄞縣貧不能歸因家焉子姓再徙居
鎮海之柏墅村方氏遂爲鎮海人自軫以來無顯名者
公之父亨吟服賈申江始以義行聞於鄉里縣志有傳
公共長子也公事親孝父素患痔老而益劇公手調藥
數患處或中有積滯徐爲導達不避汗穢親歿述先人
勤苦事恆歔歔流涕生平不妄費一錢服食器具務從
儉樸居室偪仄裁足禦風雨而已至於營家廟立義莊
規畫久遠不爲苟簡親友以匱乏告必厚振恤之尤留

心於水利近村河道自駱駝橋至江北岸綿延三十餘
里爲鄞慈鎮三縣通渠歲久淤淺夏秋稍旱兩岸數萬
畝田禾悉患枯槁公請於宗守源瀚募工疏濬費白金
巨萬由是旱不爲災其見義勇爲皆此類也性寬厚臧
獲有過必婉言開諭遇事務持大體尤善知人列肆徧
於外邑執業無慮百餘人量材任使各稱其職或有委
用方專忽謝而去之旁觀莫測其故後其人受任他姓
卒致僨事眾乃服公之先見嗚呼開國承家類非一手
一足之列惟公惴惴無華所信任者一以篤實謹慎爲

衡而浮有傾險之人不與焉故雖急公好義所費不貲卒能恢廓先業流澤深遠蔚然爲四明鉅家推公得人之效則夫世運剝復之際所以旋乾而轉坤者亦必有道矣公由國學生議敘同知以子階累封資政大夫曾祖上曜祖元祺父亨吟皆贈如公階曾祖妣余氏祖妣劉氏妣劉氏公初娶胡氏繼娶林氏莊氏側室沈氏皆封夫人妾吳氏子男三人桂光緒乙酉舉人花翎道銜隨帶加三級駿華癸巳舉人道銜加四級駿萃戊子舉人花翎內閣中書五品銜女六人適同知銜鄭芳均鹽

運使運同銜盛在銓河南柘城縣知縣費鴻年中書科中書傅立烜丙子舉人新城縣學教諭胡啓燾候選同知陳錫厚孫男八人積球附貢生卽選訓導國子監典簿銜積琳附貢生刑部福建司主事積瑞優廩生大猷國學生前通政使知事積瑤國學生積瑜國學生中書科中書銜積琨積璋皆國學生曾孫男九人公卒於光緒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春秋八十以二十六年十月某日葬慈谿文亭之石家渡胡夫人以下祔禮也先是余在京師桂以表墓之文請余諾之而未暇爲及余乞假南

歸桂貽書再三敦促且曰墓石具矣辱與子爲姻好可無一言以存先人之厓略乎乃詮次其事實如右

杜君夢廬墓表

君姓杜氏諱錫齡一名恆煜字九齡號夢廬鄞之管江人系出唐杜工部之少子宗武九世孫安宋熙寧閒由蘇州徙鄞至君凡三十世矣曾祖慶榮贈奉直大夫祖積中考善箴並贈儒林郎祖妣蔣安人妣朱安人兩世皆以節孝旌君生周歲而孤本生祖積名以貲雄於鄉比析產君爲大宗應得二分之一本生祖愛其幼女而側室傅又有娠乃命四分其貲以其一畀君君受之無怨言論者以爲難道光閒杜氏號爲極盛藏錢盈數室會海濱多事一耗於湖匪之劫掠再耗於艇匪之勒贖最後粵匪踞郡縣以僞職脅君輸米八百石乃免坐是家中落君能以勤儉振起之廣祠田繕津梁倡建嵩城恆德堂購義山於城東以葬暴露周恤孤寒孜孜不倦晚年謀立義塾未成而卒遺命諸子竟成之論者又多君之積而能散焉善飲酒賓朋滿座必盡歡乃已諫諸子嚴作字凝重有法以助餉勞護敘布政使司經歷授

儒林郎卒於同治十三年十月五日春秋五十有二原
聘金氏配金安人武舉諱樹勳之女孝敬慈仁著稱三
郟卒於光緒十四年八月六日春秋六十有七子男七
人培松殤宸輔國學生瑞樑附貢生皆前卒培枏僧生
殤宸黻培機皆國學生文蔚廩貢生女一人適國學生
陳烈墀孫男六人女七人曾孫男二人女一人諸子以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九日葬君於鄒溪之下廟山兩金
安人耐禮也余嘗館君家培機文蔚及君之長孫本詒
皆從余遊故知君家世爲詳至是文蔚以表墓請且述
其先兄瑞樑之言曰吾先人行誼非得夫子表章之是
爲不有吾父母也余聞而悲之乃不辭而爲之表

翰林院檢討楊公理廡墓表

慈谿楊公理廡以文學知名當世有子五人皆克世其
家學有聞於時由是吾郡善教子者稱楊氏公諱泰亨
字履安一字理庵先世有諱謀者宋紹興閒以進士通
判明州子孫遂居慈谿自曾祖超以下三世皆爲名諸
生祖兆熊父慶槐累贈通奉大夫妣贈夫人公由廩膳
生登咸豐八年鄉榜奏留內閣中書同治四年成進士

授翰林院檢討充國史館纂修起居注校修庚午癸酉
兩典湖南試今尙書瞿公鴻禴張公百熙皆出其門尋
以母老告歸撫其諸子曰此吾家萬金產也遂家居不
復出顏其塾曰經畚聚書六萬卷延內高材生飲食教
誨與諸子相切劘燕朋昵友一不得至其前先後主郡
孝廉堂月湖書院及餘姚龍山書院講席賞奇析疑必
與諸子共之工書法而作字甚敬每謂卽此是學諸子
守其教無敢率易者及家駟等相繼登仕籍公貽書任
所動至數千言宦達歸侍猶日課背誦經史若初就傅

者嗚呼世之人孰不望其子之有成然或率於職事而
不暇以教或始勤而怠於終如公者可以興矣公篤於
天性侍母任太君疾衣不解帶比居喪齒逾不毀猶杖
而後起與伯兄訓導君相友愛兄歿撫其孤嚴而有恩
嘗建孝子祠以祀遠祖誠立義塾以教族人撰葉貞婦
事略以表彰女弟倡修慈谿縣志以存鄉邦文獻其他
嘉言懿行不可悉記然論者尤推其教子之善以爲不
可及云公著作等身而手不釋卷鈔劄歲常盈尺日記
至易贊乃止卒於光緒二十年七月某日享年六十有

九以子階封中憲大夫晉通奉大夫配王夫人有淑行
語詳德清俞樾所撰墓志子五家駢附貢生先卒家駢
舉人候選知縣五品銜家駢優貢生花翎同知銜江蘇
溧陽縣知縣家駢拔貢生順天舉人刑部額外主事家
驥翰林院編修女一適餘姚優貢知縣朱績基孫男六
孫女九諸子以某年月日葬公暨王夫人於岷山之麓
耐先塋用治命也榮商於公爲同館後進公嘗愛好其
文而以爲可傳又辱與其諸子交而申之以媿姪故知
公之家教爲詳不腆之文愧未能闡揚於萬一聊述公
義方之概以揭於阡俾後來者取法焉

傅君莓軒墓志銘

君諱家枏一名梅仙號莓軒鎮海傅氏祖鼎基以買遷
起家贈朝議大夫父昌禮贈中議大夫母江淑人有五
子君其伯也少時顧影自喜於世事若不屑經意及中
議公卒君承其緒而恢廓之南北營運帆檣如織徵貴
徵賤書札旁午君坐甬上持籌按籍參互鉤稽熒熒一
燈達旦乃寢數千里之外物情纖悉如視諸掌相機操
縱動中窳要常有天幸不罹於險由是家業日起待諸

弟和厚任勞任怨口不言功閒有規戒如恐傷之疾病則調護慰問晝夜無閒內助顧恭人性尤婉順家人化之詬誶不作一門之內愉愉如也傅氏故無宗祠君與從弟家詮等出資創建且議割腴田若干畝以贍貧乏未成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日不幸齋志以歿年止於四十三論者惜之君由國學生議敘布政使司理問加四級授中議大夫配顧恭人諸生諱宣諤之女幽閒貞靜族黨推爲女宗卒於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九日年五十二子二人國煥國學生太常寺博士國煒附貢生試用訓導女三人周廷瓚鄭志通陸聖洵其壻也孫男四人孫女三人諸子以某年月日葬君及恭人於箕山之某原而求余志其墓石余於傅氏爲通家嘗志中議公之墓矣其何敢辭銘曰

陶朱霸吳伯升興漢功成者退或天或竄君於傅氏實爲功人造舟作室舊緒維新如何享年曾不至艾業就身巖古今同慨無德不報其在子孫勒銘貞石以慰幽

魂

君姓鍾氏諱穎先字中行號杏仙世居鎮海之蘆江曾祖某祖上達父某母某氏君由國學生議敘光祿寺署正加二級誥授奉直大夫配胡宜人同里諱宋鼎之女生子二咸芬六品銜咸誥國學生女二長適前清泉縣知縣顧汝熊次適虞中達鍾氏饒於貲君恂恂儒雅無紈袴之習少多病遂通醫理然不輕爲人診治喜作畫一花一鳥取以適意不甚求工也君卒於光緒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宜人卒於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年六十有八以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合葬於蘆江河西之懸河墩是爲志

樂達四先生墓表

君姓樂氏諱嗣聰一名淵字達四國學生鎮海湖塘人曾祖雍瑞祖容正皆國學生父瀛斌邑庠生母賀氏謝氏胡氏君謝出也初謝孺人卒父欲再娶恐傷諸子心依違者久之君固以請乃再娶胡氏君事之無異所生鄉黨稱其孝爲人偉容貌目炯炯如流星初攻舉業甚刻苦及父卒遂廢讀理家政聞人家有聰俊子弟輒攜果餌至塾中出句索對欣賞忘倦遇事能裁決里中人

皆信服之平居座客常滿圍棋飲酒意灑如也初娶王氏繼娶宋氏生子二俊豪俊雄孫一秀迪君卒於同治十三年某月日春秋六十以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葬於西山鳳皇窟之粉箕灣王宋二孺人祔是爲表

卓子培墓志銘

君姓卓氏諱厚裁字子培先世由奉化徙居鎮海之鍾家隩曾祖正茂國學生祖成溥父忠善並以騎射補諸生母曰節孝李孺人君好書畫私淑同縣盧派頗得其

彷彿同治十三年補縣學生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卒於家年五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於鍾家隩之某原君初聘傅氏繼娶林氏邵氏周氏生男二人慈懷縣學生慈恂業儒女五人長適顧庭怡次適吳永言其三未行卓氏自始遷以至於君凡七世其族不大君有一弟浩國學生旁從皆無之然自其高曾以來皆能以才智先人凡所論斷一村鮮不服從者雖其婦女亦然余觀簪纓之族不數傳而委瑣庸下者往往有之若卓氏者可謂能世其家者也銘曰

生於斯葬於斯水之清耶山之靈耶子孫其興耶

顧君詩舫生壙志

君名家榘字詩舫鎮海顧氏國學生父佑鈿議敘從九品母林孺人生五子君第四子也初吾鄉罕治錫箔者君少時至杭城習其業歸與諸兄共爲之勤力刻苦以振其家以傳其鄉里數十年來鄉民治生以箔業爲大宗君有開先之功焉性剛而待人忠厚季弟家桐能文然巖憚其仲兄家校已甚君調和其閒仲兄常爲霽威人稱其友愛初娶高氏生三女已適人繼娶徐氏生二子宋庭明庭一女尙幼光緒二十九年君年六十有五自營生壙於方河墩之原會余典蜀試歸屬志其石余祖母顧恭人君之姑也故爲之志云

王紫珊先生生壙志

先生姓王氏名顯謨一名燕模號紫珊鎮海王隘人也曾祖遠懷太學生祖釗府學生考謀涵太學生贈奉政大夫先生年二十八補縣學生以經義教授里中久之由廩膳生貢成均候選訓導加五品銜配賀宜人太學生聖樞之女生子一壩俊布政使司理問孫男一長孺

孫女一先生才智過人既不見用於世則退而施於家
與諸弟分居推多受少謹身節用以事其親以型其妻
子一庭之內愉愉如也由家而推於族修宗譜葺支祠
興義塾有爭訟則力爲排解斷斷如也由族而推於鄉
恤孤嫠瘞暴露改福聚庵爲鄉校復迎恩堂之祀修碑
者及浚渠繕廟諸工役慎初惟終井井如也晚年益留
意水利石湫之水發源於太白至新路隩而分流沙壑
溪淤水決隄旁溢盡入秦河而巖河稍旱輒涸眾議疏
治者屢矣然皆因循不果爲今年春先生毅然爲之數
月而畢工鄉里尤以此稱之然先生胸中之所蘊蓋百
未一施也先生與賀宜人皆以道光戊戌年生光緒乙
未自營生壙於新路隩之馬鞍山其達於生死之際又
如此榮商幼從先生遊去年爲七十壽言今又承命爲
壙志亦所謂樂道之者不一而足云

林子繩先生墓表

君諱文翰姓林氏原名顯祖字子繩鎮海人中書科中
書瑞璜之仲子也林氏世爲農賈君始習儒業勤學能
文咸豐三年補縣學生同治四年以一等一名食餼六

年秋試幾得復失遂悵悵成疾十一月己丑卒於家年三十有七後以長男兆松貴贈修職郎初君母於孺人棄養中書公年末五十日必數往市肆稽核簿籍君讀書樓上聞父歸輒隅坐承歡躬執婢妾之役伺父寢乃退歷十餘年不怠父安之忘其爲鰥也季弟文紹幼而失恃爲父所憐君尤厚遇之其善體親心如此元配陸孺人有賢行生男女各一咸豐八年十月己酉卒年三十有一繼配鄞縣陸孺人撫前室子若己出人尤賢之生二男一女同治十三年六月甲午卒年三十有七以

光緒十八年十二月乙卯合葬於萬團洋之假山坂男兆松光緒五年舉人分水教諭五品銜兆杭五品軍功兆杰僧生長女適府學生顧曉鶴次早卒冥配金氏孫男二承熊承照孫女五君之葬久矣至是兆松自分水歸始礮石請余爲表蓋君文行兼優內助又皆賢又有賢子孫而非表亦無由著也故爲書其大略俾來者有徵焉

方內翰壙志銘

君姓方氏名駿萃一名義銘字鼎甫鎮海柏墅村人也

曾祖元祺祖享吟國學生以義行旌邑志有傳父喬國
學生候選州同加同知銜賞花翎三世皆贈資政大夫
曾祖妣劉氏祖妣劉氏妣胡氏林氏莊氏生母沈氏皆
贈夫人君生而秀削眉目如畫家素封諸兄皆循循修
邊幅君於其閒最爲豪放徵歌選勝願影自喜然涇渭
分明外若無嘗省而內實矜嚴不苟以是人莫能欺光
緒十四年由廩膳生中式本省鄉試先是伯兄桂以乙
酉舉於鄉至戊子而君繼之癸巳仲兄駿華又繼之兄
弟三人先後登賢書一門之內綽楔相望科名之盛吾

邑世家所未有也性孝友事親有嬰孩之色與伯兄桂
同母故情好尤篤連試南宮不第以貲爲內閣中書加
五品銜賞花翎會時政多變革君意忽忽不樂遂不復
仕往來甬江滬濱之閒以棋酒自遣而居滬濱時爲多
夫人鄭氏前翰林院檢討直隸宣化府知府諱賢坊之
女賢能之名播於三鄰光緒二十二年某月日卒年若
干生子一積瑜國學生議敘中書科中書娶楊氏慈谿
翰林院撰文家驥之女孫男五善坊善坳善圭善壙善
垣宣統三年君年五十有三以某月某日葬鄭夫人於

慈谿東鄉周家岸之原虛其左爲生壙而屬余志其石君可謂達於生死之際者矣系以銘曰

方氏觥觥世載直聲爰及義行天子所旌再傳而蕃與廉舉孝珠樹連蜺惟君最少君年五十余有贈言天倫之樂永矢弗諼君曰吁哉滄桑遞貿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內嬰多難外邁時艱逝將去汝邈於荒閒慈東之原沙迴水抱於萬斯年是藏是保

顧嘯舫先生墓表

先生姓顧氏諱家核字芹香號嘯舫鎮海靈巖鄉人考

容康軒文集

卷六

二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佑鈿從九品妣林氏生五子先生其仲也貧而慧以足疾廢讀訓蒙之外鬻煙酒雜物後乃專治箔業兄弟皆勤儉能殖其家而先生尤工心計仰有取俯有拾顧氏遂爲塘下巨室性卞急課季弟家榻最嚴能作大字尤喜爲詩榮商幼時從先生受業及入翰林先生甚喜曰向視玉堂人物如隔霄漢不意近出門牆居常瑣務登集見榮商則津津論詩忘其事之煩也五十自壽有句云服官何必拘周禮知命還須讀魯論人稱其典雅以貨爲國學生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九日卒年六十

有八配周氏國學生明邦之女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卒年七十有一子二濟庭娶虞氏潤庭邑庠生娶王氏女二吳永楨王榮裕其婿也孫男十一人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原是爲表

卓鎮鰲墓表

太學生卓君諱浩一名厚振字鎮鰲世爲鎮海縣鍾家隩人父忠善武生早卒母李氏以守節旌卓氏在鎮海甚微然男女皆有才智稱爲山中世家君有兄厚栽以經義補諸生能書畫篆刻君佐節母治家亦矯然不與

容膝軒文集

卷六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凡眾伍嘗爲大姓司會計思有所表見未幾以疾卒於家實光緒四年正月六日年三十有五配王孺人貤封奉政大夫錫封之女於余爲從姪生子一慈愼例貢生女三長早卒冥配吳氏次適太學生李維煥三適五品銜吳永柱孫男一應祥孫女一君初葬於宅西之山麓今年冬以形家言乃稍遷而東其右爲王孺人生壙時慈愼已卒應祥實治葬事余哭慈愼詩所謂崢嶸繼起者也既葬來請表爲書其大略如此壬子十一月

顧湖舫先生墓志銘

顧湖舫先生既歿之二十五年其子紹庭已前卒家貧孫幼不克葬紹庭之妻父於明經尹誥既收恤其孤寡又爲之斂錢治窀穸卜以壬子年十二月丁酉葬先生於宅之東原而榮商志其石曰先生諱家桐號湖舫鎮海顧氏太學生時童之曾孫存心之孫從九品佑鈿之季子先生孝於親恭於兄貌甚樸野而器宇凝重神識湛然論者方之渾金璞玉文章有清氣歲科試輒冠其曹顧困於鄉闈屢薦不售人爲先生稱屈而先生無幾微愠色閒以絲竹自娛不自知其情之一往而深也光

緒十四年正月九日以廩貢生終於家年四十有五原配張孺人縣學生錫采之女弟以難產卒繼配葉孺人亦無出三娶鄔孺人生男女各一男卽紹庭嘗爲小學教員長於體操唱歌女適王本祥孫男一錫疇尙幼先生之葬三孺人皆附系以銘曰
鬱之久藏之固碩果不食後蕃庶

傅君樹南哀詞

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二日吾友內閣中書傅君樹南以疾終於甬江寓舍春秋五十有四君初娶周氏繼娶

張氏又娶樂氏去年冬樂宜人卒君有子國瑄已授室成諸生徒以一姬方遣五女未行乃納采於慈谿馮氏其新室密邇舊寓君日往來指示陳設所宜中途傾跌遂以不起距昏期才六日耳悲夫君弱不好弄長而劬學中年承父兄遺業克勤克儉以大其家平居粥粥若無能者至於操贏相時人棄我取雖精於會計者不能過也性謹嚴取與不苟內外孤寡皆倚君如長城尤善容忍嘗有族人挾盛氣凌君四座皆爲不平君獨夷然無忤色眾皆歎服以爲周伯仁火攻之言婁師德唾面之戒昔聞其語今見其人然君亦以是久寓甬上歲時旋里親舊罕睹其面蓋其中不能無介然者而竟以客死尤可悲矣余長於君一歲生同里學同塾光緒壬午同舉於鄉是歲嚴寒海三鄉同榜六人副榜一人科名之盛爲海濱前此所未有二十年來諸同年相繼凋謝存者惟余與君耳今君又長往余能無隻輪孤翼之懼哉乃爲文以哀之其詞曰

世運遞嬗古往今來人誰不死君死可哀先民有言五十非夭觀君所爲自視猶少蓄絃屢斷將續以新榮

築華屋百物具陳變彼諸孤待之撫育奄忽告終其能
瞑目嗚呼哀哉慈水之姻卜云不吉君違忠告以迷良
匹驚書往返竟達空函鬼神簸弄孰測其緘謂君無緣
胡不中止謂君有緣胡爲遽死吉凶同域天道寧論賀
者在室弔者在門嗚呼哀哉君善理財一介不苟內外
相依如左右手高明之族眾望推先君不市德以柔自
全保家之良保身之哲歷數時賢君居首列龍鍾荼苦
尙戀餘生旣豐其遇乃嗇其齡嗚呼哀哉壬午同薦三
鄉七人存者寥落惟我與君我齒差長體又最弱身
後之事謂君可託君祖君父暨君伯兄三世行誼我傳
我銘今又哭君豈意所料不腆之文以抒悲悼嗚呼哀
哉

丁君壙志

君名惠堂姓丁氏字清和鎮海人父紹忠母王氏皆早
歿君幼孤苦至挑陶泥以爲生稍長販布山北後乃設
肆於長山街會計精審屢躋屢起爲人短身多智主辦
婚喪事條理井井有兼人之才巨室爭延致之光緒二
十六年以巡檢需次福建甫數月告歸與里人創議就

海塗築塘周旋場窳聞不避勞怨塘成費廉而工固數年後皆爲稻田由是海濱益足於食晚年爲鄉邑議員熟於民間利弊雖文學士不逮也原配徐氏繼娶王氏胡氏子五祥珪祥璋徐出祥珪祥瑞祥瑜皆胡出女五長適孫次適顧餘在室孫男一義燿孫女一君將於甲寅之歲治壙於黃山頭祖塋之旁而倩余先志其石余素才君者遂不辭而志之云

俞君樹周壙志

吾友俞君治壙於泰邱鄉橫山之麓而倩余志其石曰

容膝軒文集

卷六

三

約園刊本

君名汝昌一名志模字樹周鎮海靈巖鄉人曾祖康震祖泰嗣皆隱德不曜父士璣早歿母賀孺人以守節旌君幼孤能自奮於學弱冠爲名諸生從遊者日眾光緒十九年由廩膳生中式本省鄉試舉人積資揀選知縣以母老不仕爲人長身巨口資性厚重爲眾望所歸上自官府下至百工事無巨細咸取決於君君遇事不堅持己見然大體所在未嘗苟同尤嚴於義利之辨鄉里榷酒稅君取足額而止不以自肥主持學費無絲毫侵蝕其潔清類如此共和旣建充鄉自治委員從容靜鎮

無廢事亦不擾民黨議興獨超然無所與其所守可知矣原配樂氏早卒繼室顧孺人生子五往欽府學生早卒道洽道津道濂道滙女三其二殤存者適張永錫孫男二惟勳惟烈孫女一余常謂世變之來惟持重者足以定之君無赫赫名然造福於桑梓者大矣後之尙論者當有徵於余言

樂俊奎廣志

君姓樂氏名駿一名俊奎鎮海湖塘人也曾祖某祖某父嗣璜母竺氏張氏賀氏君賀氏所出兄俊源已卒而

容庵軒文集

卷六

三

四朋輩書
約圖刊本

生君故爲父母所愛俾負篋從師稍長連失怙恃乃廢學而賈年二十二始習騎射每試輒冠軍中光緒癸巳科右榜舉人乙未補兵部差官兼充南城練勇哨官從公之暇爲夏太史啓瑜課其諸子夏視學甘肅君由兵部奏保以都司分發浙江補用己亥廣西提督蘇元春調君赴行營勸廣州灣界務差竣回浙庚子以解散鎮海花會及勦大嵐山股匪有功署海標中營守備壬寅署石浦營都司癸卯入京引見仍回浙江呂提督本元尤器重之甲辰署鎮海營守備丙午補海標右營守備

丁未仍署鎮海營守備免赴本任戊申署甯波城守營都司旋入巡警學堂肄業宣統庚戌裁都司缺改充陸師巡防第三營管帶官駐定海總兵舊署共和既建充定海支部總長尋罷總長仍管巡防營癸丑冬赴象山泗州頭勦匪槍斃盜首朱有木蔡阿泮擒獲謝有高等甲寅改爲甯防第二營尋改爲警備隊第六隊隊長今爲警備隊第二區第七營管帶仍駐定海君處事安詳待人誠摯謹身節用視人猶己尤熟於地方情弊捕盜禁煙卓著功效上游嘉之屢獲銀章之獎事其嫂虞節

婦甚謹妻子能率其教虞今年八十臨歿自以爲無憾論者交賢之元配李氏副室黃氏陳氏子四人皆李出秀瀚秀濤殤秀澄娶賀氏胡氏生子二漢初寶初出爲兄俊源後秀漣娶胡氏先卒遺腹子一定官李氏卒於光緒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二黃氏卒於光緒壬寅年八月初十日年二十今年冬君將爲亡室營葬事且自治生壙而求志於余余娶於樂爲君之族姊君入武庠余爲認保在京常同寓舍余眷屬南歸君常左右之至今交好無間義不得以不文辭乃濡筆而爲之

志甲寅仲冬前翰林院侍讀王榮商撰

周个亭壙志

君名廷珍一名克岐字个亭姓周氏鎮海陳華鋪人也
曾祖焜縣學生祖載述國學生議敘鹽運使司運同父
寶鼎國學生議敘同知三世並以君階累贈通奉大夫
曾祖母陳氏張氏祖母胡氏母鍾氏張氏並贈夫人君
由國學生議敘江蘇試用道賞花翎加五級初鍾夫人
未嬪而卒張夫人生二子其長卽君次廷瓚出爲仲父
寶善後君年十四張夫人卒弱冠父亦卒然兄弟同居

如故又十二年祖母胡夫人卒乃與弟異炊君沈靜寡
言笑處儕偶中恆堅坐竟日而廷瓚伉爽善辨論兄弟
資性不同而同有賢名家居常畫花卉以自遣見名人
小幅兄弟競購之鄉里推其文雅周氏自君之高祖豐
以居積起家本生曾祖魁益擴而大之良田連阡陌稱
爲泰邱甲族其後稍衰而歷世祭田尙無恙君念先人
嘗欲爲義莊以贍族而族之孤魂無依者議別築一祠
祀之曰敦崇祠而皆未及爲以卒宣統己酉君與羣從
謀割祭田三百四十畝歲儲其租入爲承德義莊而敦

崇祠亦因以就緒語詳周氏譜中九峰學校經費支絀君謀於縣之船貨捐局承辦木捐而以捐之盈餘充校費由是歲用粗給歲款則辦賑濟辦平糶二十年來荒政屢舉君皆視爲分內事任勞任怨不稍推諉其見義勇爲多此類也配陳夫人鄞縣江陰知縣康祺之從女生子男七全濟全淮全瀚全漢全澤全法全濤女一殤冥配慈谿孫氏孫男一令炤孫女一歲在丙辰君年四十有六自治壙於某處之某原而倩余志其石君長子娶陳氏爲余子壻祥川之女兒於義爲姻婭而余與君

皆深居簡出故蹤跡較疏然嘗望見君於稠人之中其容肅然以莊其氣穆然以靜雖未接一言而心竊敬之退而考其行誼凡周官所謂六行君皆有焉可謂表裏相符者也古者選舉之法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睦婣而鄉大夫與其賢且能者於朝爵祿之頒皆由於此近世法制簡略則所謂德行道藝上之人有不能盡知者君之獎敘固亦以任恤得之而他行之未章顯者多矣余方伏處田間不腆之文聊以代閭胥族師之書其可乎遂不辭而爲之志丙辰夏五月前翰林

院侍讀同縣王榮商撰

周筱亭壙志

君鎮海周氏名廷瓚一名克鎬字筱亭世居秦邱鄉陳華鋪村曾祖焜縣學生祖載述國學生鹽運使司運同兩世皆贈通奉大夫考寶善縣學生妣盛氏湖北安襄鄖荆道植型之女翰林院編修提督四川江西學政炳緯之女弟也周氏自君高祖以來仍世稱素封然習舉業輒不利曾祖赴省試卒於杭州年三十無子以兄魁之仲子爲子而君之考且未婚而卒年十七兄寶鼎哀之聘盛氏女爲配而以仲子爲之子卽君也君少時亦習舉業從石孝廉企翊學最久旣赴童子試不售輒棄去由國學生納貴議敘光祿寺署正銜改廣東試用知府賞花翎贈其考爲朝議大夫妣盛氏爲蒸人君性伉爽有英氣嘗自負其才思有所表見於世以天下多故遂無意仕進喜賓客善辨論所居綠蔭樓與九峰山相對客至則瀟茗圍棋開尊行炙君雖不能飲而能使飲者盡歡時或辨論鋒起言人人殊君操縱其間摧牙折角一座盡傾間居以繪事自娛尤喜畫牡丹每得一佳

幅調粉染脂終日臨摹不倦又於宅外闢地爲小園築
室五楹署曰竹可居有亭池花木之勝良辰佳節優游
偃仰若與世相忘者族人周魯生喜度崑曲君學之頗
能得其節奏里中彭城廟演劇素以跌撲爲工至是而
絃管悠揚風氣爲之一變由君好之也君雖出爲仲父
後然與兄廷珍友愛無間凡行荒政興小學立義莊之
類皆推兄主其事而已贊成之故其暇豫之日爲多仲
長統有言使居有良田廣宅逍遙睥睨不羨人帝王之
門者君洵其人矣初聘盛氏諸生炳經之女編修炳緯
之從女未娶而卒配傅氏布政使司理問家柀之女生
三女卒於光緒乙巳年九月九日年三十有三繼范氏
祥馥之女生二男一女男全瀛全洲長女適橫河李光
均餘未行宣統元年君營壙於戴家廬之珠簾篷盛傅
二恭人先祔今年以石質未純更治而新之而徵志於
余君總角時余嘗至其家去年秋君四十初度余以兩
詩爲壽今春又爲君記義莊君聞余補輯蛟川耆舊詩
因出金以襄剞劂壙志之請義不得而辭爲書其大略
如此丙辰夏五月前翰林院侍讀同縣王榮商撰

邵元升樞厝志

君姓邵氏諱文鶚字元升先世由慈谿買於鎮海之長山街因家焉祖良國學生父秉芳慈谿縣學生前母張氏早卒母王氏六品軍功其鵬之女開化訓導廣華之從女也軍功生三女長卽君之母次適光緒己丑舉人胡宋駿三適諸生曹名樹其後皆有子能世其家而軍功嗣子景鳳相繼爲諸生每王氏宴集舅甥中表衿佩雍容一門稱盛事焉君幼孤與其姊妹俱育於外家姊病跛爲童養媳以卒妹適布政使司理問王翊俊而君

卷六

卷六

三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隨訓導至任所訓導旣愛其從女又與君父交最篤以故撫教君甚至君歸而貧不能婚母姨胡憐之妻以長女乃訓蒙自給踰數年亦爲慈谿諸生當是時邵氏居鎮海者四世矣而父子猶占籍慈谿以慈谿學額廣也君善飲酒好拇戰與人交外若豪放無町畦而內則芒角森然有不可其意發聲徵色雖尊長猶畏之然篤於伉儷儉於日用服御薪米皆有常經胡孺人堅忍刻苦能成君之志閨房之內雖屢空訢如也生子男三長學錦十六歲殤次學鑑娶李氏恭章之女有賢行舅姑皆

愛之三學銳幼讀女二長適陳秉鉞其次在室孫男一
信棟丙辰孟夏君將爲殤男娶林氏前數日自時敏學
堂得疾歸至夜分遂卒實四月十二日年五十有五君
訓蒙三十餘年而在時敏學堂最久假期亦最少其以
教習兼司會計凡八年無一錢侵冒者人尤以爲難初
君以形家言宅不利常轉徙在外其後增築數楹乃歸
而居之然室中空無所有至是而百物粗具且能釀酒
以待酌矣而遽卒豈非命也夫卒之後三日癸丑以舟
載三喪權厝於白石廟根先塋之次從君志也余第四
姑爲君之世母晚年爲僚婿君實執柯焉故不待其請
而志之云

太學王君墓表

君諱仁洽字杏生鎮海王氏世居泰邱鄉沙岡頭村父
開瑞母金氏君習儒書無所就遂隸名太學治田釀酒
以給食用時出羨餘周恤貧乏修梁繕道亦樂爲之仍
世爲里社長社中庶務咸取決於君或有爭訟曲直君
調停其間常以無事卒於乙卯年三月二十日年五十
有五配陳孺人例貢生贈奉直大夫慶雲之女無子以

從兄仁秀之子金鉅兼承孫男一昭德義男伍二其年十二月丙寅葬君於本鄉白雲阪之原右爲陳孺人壙孺人姪祥川余子婿也書來求余表墓且言君生時嘗慕余之文歿而得之庶以慰君於地下嗟乎草木同腐志士所悲悠忽之徒隨化而已推君之意豈非欲自拔於流俗者乎遂詮次之以永君之存

葉寶鏡壙志

君姓葉氏名大章字寶經一字寶鏡鎮海人曾祖瑞煜祖士楊父承輝世居秦邱鄉之城灣城灣居民多業樵

而葉氏先世有列肆在杭城遭亂殘毀君之父謀修復之然卒不振君幼嗜書家貧侍母顧宜人且樵且讀年十五始習賈於長山街父歿寓蘆江及甬上又改而航海最後居閩中洲爲木商世所稱南臺客者也往時南臺爲利藪客多暴富後爲主人搜剔殆盡君謹身節用以有盈餘蓋葉氏之商業中衰而再振於君遂爲城灣巨家君性樸厚治室不求華美曰吾不忘誅茅補屋拾葉佐炊時也其自奉甚儉至於義所當爲卽無所吝初父歿葬從薄後改葬於張鑑碑封樹有加焉旅行見時

食必購以奉母弟大槩姪啟周皆早世養生送死務盡其情嘗收責某村見一鰥婦哭甚哀詢之則以貧故議改適而不忍別其姑與子者君惻然爲醮錢周恤之議遂寢婦卒復爲營葬其他所瘞埋不可悉數歲饑出餘粟以糶價平而施均鄰里德之城灣故山村君勸人多種番薯以代穀無力者貸以錢至如平道路繕橋梁興小學收棄字輯宗譜置遠祖祀田皆量力仗助喜飲酒而有節與人語煦煦有春夏氣尤敬禮文士邂逅酬酢情意肫然陳君脩楡名其堂曰鋤經君甚喜曰是吾志

也蓋君雖仍世爲商而其心常恐染於紛華謂不如耕讀相傳之可久故於陳君之言有深契云君由太學生議敘同知銜賞花翎贈祖父皆奉直大夫祖母母皆宜人配陳宜人忠亨之女有賢行生一子啟雲能世君之業由是君不復居閩歲一往來父子自相瓜代而已君有妾黃氏先卒歲在丙辰君年六十有一自營壙於某地之某原而屬余志其石蓋有意於不朽之名者余識君久嘉君之行誼可爲世法遂詳書之以慰其意焉前

翰林院侍讀同里王榮商撰

吳琴軒壙志銘

君名永柱字廷憲號琴軒鎮海青峙吳氏父正溲娶顧氏無出以兄正渭之次子爲嗣卽君也君幼貧苦本生母李氏早卒後母邱氏督之嚴日必課薪兩束君時病瘵稍間卽腰鎌入山暮則荷薪而返其耐勞如此年十四習布業以近視改而操船又苦眩暈之疾久之乃主船政最後族父正闇延之客海州之青口鎮經理船貨出納君性謹慎無絲毫浮費凡居青口者十年偶以事拂主人意歸而築室三間讓故宅於兄弟而間至各商

琴軒文集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埠相時取舍旣失利遂不復出君由太學生敘布政司理問銜聘顧氏未配卒配鄭氏生男一茂植繼室卓氏太學生浩女君以壬子年十一月某日葬顧鄭兩安人於靈巖鄉葛山之麓虛兩穴爲生壙族弟企唐旣爲之表矣今又介其妻姪卓應祥求志於余余與君兩世爲姻親頗聞君儉於日用而厚於酬酢顧太君性和婉而本生父母皆嚴毅君事之未嘗有失禮然每過蛟門嶺思少時樵採事輒流涕被面而奮茂植亦甚嚴不以獨子而有所寬假然則君之克自樹立固其家教所致而

君亦庶幾有象賢之子歟系以銘曰

析薪負荷父子相承威克厥愛惟家之興我銘其石來世有徵

朱彝堂先生墓表

先生姓朱氏諱啟洪字敘範彝堂其號世居鎮海之石高塘父諱斗權增廣生母顧太君爲余祖母之姑生三子先生其第三子也爲人和厚寡言居近市而無塵俗之態余幼時先考嘗攜文就正先生爲添註數行細書端楷一字不苟其規範可想是時先生爲算山邱氏修

容庵齋文集

卷六

天四期叢書

約園刊本

譜未成而居室不戒於火譜稿亦燬再修甫竟而顧太君棄養先生思慕哀毀踰數月亦卒實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春秋五十有三元配王氏生子男二其瘡出爲伯兄啟疆後其沛女一適廩生王炳謨繼室陳氏生子男一其澄女一適壬午舉人林長清孫男一昌祺孫女一適王奕倫曾孫男一象槐曾孫女一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某日葬先生於宅之北原王氏陳氏附兄弟四人皆同壤有古風焉初先生有季父曰斗衡兄弟皆能文爲里大師先生繼之亦有聲庠序間然皆終於

增廣生而先考猶艷羨之常曰吾試卷得去耳旁改土
旁於願足矣以附生卷從耳增生卷從土也蓋當時海
濱科第之難如此同治以來士之食廩餼益賢書者接
踵而起鄙陋如余且通籍於朝然世變亟而國運亦告
終矣悲夫昌祺請余爲表墓之文余是以感而書之下
巳仲春月

胡青原先生壙志

歲在乙卯鎮海南鄉山民以鹽局故至與官軍對壘槍
礮之聲亘數里不絕當是時海濱村落幾成瓦礫之場

容膝齋文集

卷六

五十四明鑑齋

約園刊本

有能調和軍民使之相安於無事者則蘆江胡青原先
生也先生自少有雋才甫弱冠以第一人入邑庠名大
噪旣乃棄去繩檢頽然自放於禮法之外至屢爲學官
所糾而先生不悔也爲人心地坦白不文過不宿怨不
蓄餘錢幼從異母兄宋銓受業故事之最謹歿而思慕
不忘推恩子女有加無已其他所振恤往往有游俠之
風鄉里以此稱之迨乙卯之役而人心大和上自長吏
下至販夫羹豎莫不信從其言聞其病則憂知其愈則
喜雖與人之誦子產畏壘之祝庚桑不是過也嗟夫世

苦兵禍久矣以先生之才而不得早顯於時桑榆之補
一隅實受其福而豈足以盡先生哉生平未嘗作詩病
中和從子炳奎數詩皆清新可傳其天質之美類如此
先生名宋徽字春元青原其號曾祖明科邑志有傳祖
子玉父有棣皆太學生元配姚氏舉人燮之女孫生子
二聿瀛業儒儒行工科博士女一適李義瑗繼娶張氏
先生以戊午年正月壬寅自治壙於紫石山之麓姚孺
人先祔志其石者先生兄子之壻前翰林院侍讀王榮
商也

容膝軒文集卷七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家傳

先大父述

公諱永肩字心一王氏自公始爲世譜故族望失考其可知者始祖當明季卜居定海之靈巖鄉皇朝改定海爲鎮海遂世爲鎮海人二世祖諱祥祥生德德生玉真玉真生廷宰是爲公之曾祖祖諱國璠年三十配朱氏卒終身不娶族黨以義夫稱之考諱家勳字碩旂國子

容膝軒文集卷七

約圖刊本

監生妣張孺人生三男一女公其長男也累世謹厚以力耕自贍公自幼有膽氣年十六值歲歉收家有積粟飢民恣爲攘取會縣令行視海塘公攀輿陳訴詞氣侃侃不類凡兒縣令異之爲迂道過其家撫慰備至由是知名既長好急人之急善排解里有爭者公輟耒與語靡不聽服長吏之庭殆無里人迹焉道光二十一年秋英吉利據縣城土匪顧某兄弟以私怨殺其鄰婦眾莫敢問遂嘯聚徒黨劫奪財物至相與尅期曰甲日取某家乙日取某家居民惴惴不自保公與其宗老謀擒顧

某兄弟告於社而戮之餘黨悉解散鄉里獲安咸豐十一年冬粵賊陷寧波五縣官吏退保定海公與同里附貢生李渭國子監生王津等密圖恢復內應外援約結既定會有洩其事於賊目何文慶者賊執公入城脅以白刃使言師期公堅不承時賊黨陸某踞穿長場署寶不知狀乃爲公緩頰賊猶不之信拘數日無驗始釋之公歸登孔墅嶺方徘徊瞻眺而定海兵船已銜尾入蛟門遂馳至石高塘樹旗舉事斬賊首數十級俄而諸村皆響應時同治元年四月七日也當是時賊氛徧地西

人方首鼠兩端官兵又單弱不足深恃一有挫衄屠戮之禍殆不堪設想而公毅然發難若以賊爲不足平者明日助攻縣城克之尋遣兵助克府城其秋賊復至鄞慈奉三縣遭焚殺甚慘公與李渭等練眾守禦賊亦退走事聞賞不及眾爲公扼腕公自以因人成事本無功之可言故泯然無怨尤之色友人傅鼎基遺以從九品銜公再三辭而後受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八日以疾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九公身短而癯音如洪鐘目炯炯有光其見義勇爲出於天性而未嘗因以弋利軍興時

諸富民傾家餉公所出納前後無慮萬金無一錢入私囊者人尤以爲難生平最惡游惰之習家居必披星力作爲傭賃先子弟稍逸豫立加笞責諸甥就館或流連數日輒訶曰是浮蕩子他日恐不能成立諸甥聞之往往逃席去婦女出行覘公所在常繞道相避里中失業者皆畏見公然公於貧乏者必竭力振卹之寒有衣飢有粟未葬者爲之葬力有未逮稱貸以益之族弟某孤貧無依行乞於道公方墾田於林大山麓呼其人至懇所授以田廬并爲婚配後其人娶子婦而公已歿特設

真薦之曰吾非先兄不能有今日矣倪處士某由縣城僑居村中以訓蒙自給公嘗延之作譜頗詳慎不苟越二十年處士益貧且老矣公欲周之而窘於資乃與族人言吾宗日盛譜宜修盍仍使倪處士爲之眾唯唯譜旣成而處士亦賴以不乏其設法濟急多此類也異時村人赴郡城者皆遡大浹江或買棹寶幢河頗迂遠費日力公設夜航於長山橋倚裝安眠一昔而達行旅至今便之素知醫晚歲公務稍閒始爲人診治多應手奏效每凌晨芒屨竹杖手一繖而出迎致者相望於道歲

終餽果餌者不可勝計其他所爲如修廟社治梁道浚渠築塘皆濟人利物之事而粵賊之亂所全活尤眾功成而名晦身詘而志伸識者謂公之陰德大矣喜樹蘭每仲春作花几案皆滿尤好治生飼豕畜魚動依古法以至商販細業皆試爲之然意豁達弗能屑屑校錙銖與人交推心置腹人有負之終不以介意以故所爲多折閱至於臨大事決大疑意氣慷慨神色安定從容指揮算無遺策雖古所稱智勇之士殆無以過之遭時多故生平幹局略見諸施行而當道無援引之者懷抱利

器終老田閒此志士之所歎也公後以孫榮商官累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講加三級配顧恭人同里諱存心之女慈順勤儉能成公志卒於同治四年五月四日春秋七十有一以光緒元年某月某日合葬於西山下唐婆井之西公所自營壙也子男二人錫封從九品贈奉政大夫錫山縣學生贈中憲大夫女五人適張光德張才悌繆全林邵秉勤顧令標孫男五人孫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五人榮商侍公二十有三年甫能言公卽負劍辟咄教之識字所以期望之者甚遠且大自丁卯以後每

秋試報罷公輒愀然曰兒終當有成恐我不及見耳及榮商仕於朝恭遇覃恩得推封如例而公之墓木拱矣嗚呼先人種其德而後人食其報顧可漠然不知其所自耶念百年易盡而文字或可傳於無窮用敢粗述見聞求有道君子序而銘之以庶幾先德之久而勿替焉
第三孫男榮商謹述

先府君述

府君諱錫山字巖卿號祥和世居鎮海第三洋村曾祖國璠有義行祖家勳國子監生父永肩議敘從九品累贈中憲大夫粵匪之亂功在桑梓母曰顧恭人王氏世爲農家自府君始習儒業性簡重無世俗之好每赴試同寓友挾妓呼盧以爲豪府君獨默然無所與衆笑其迂弗顧也咸豐元年受知於學使吳公鍾駿補縣學生秋試報罷乃里居教授異時吾鄉高材生多不屑爲童子師聞有屈意爲之者一切條教概從闊略弟子肄習經年裁足識名姓而已其勤者稍從事於講貫大抵文言腐語聽者弗能通曉以是人鮮知學者府君則力矯其所爲自勝衣以至成人兼收並錄雖甚魯鈍必反復

譬解務爲淺近易入之言以相啓發察其終不可教然
後置之其材質可造就者誘掖獎勸不遺餘力而於童
卅之年尤所加意曰失是不教則事倍而功半矣嘗自
言少時在村塾中頗劬學然如瞽者無導人俛俛不識
途徑後從謝周訓魯峰王士鼇冠山諸先生遊與同學
相切劘始漸開朗而獲益於向學榮巨川爲最多蓋師
友之不可少如此故其教人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用
是成就者甚眾而一時高足弟子如邱孝廉煥章顧明
經家桐楊文學培元等各以所學遞相傳授爲里大師

由是海濱多向學之士矣府君授徒凡十餘年而伯兄
錫封卒先大父始命之服賈又十餘年而喪葬婚嫁之
事粗畢里中諸富室爭欲得府君以課子弟府君忻然
挈諸子往就之語人曰昔人有言至樂莫如讀書至要
莫如教子以是終吾身可也會里人議改古刹爲振文
書院推府君主其事未成不幸遽疾以光緒二年五月
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二卒於家榮商承遺志與諸同
事踵成之事詳縣志府君內行惇篤喜誦先儒格言性
沖淡布衣蔬食怡然自得視非分之財泊如也浙西某

商以豪侈聞於天下人有經其盼睽者立致千金閭巷
以爲美談府君聞之蹙額曰是人奢淫無度不久籍沒
矣眾皆愕然無幾何某商果敗眾乃服府君之先見嘗
遊天童山寺寺有韋馱神素著靈異同人率抽籤問休
咎府君賦詩有今生際遇前生定空把災祥此日占之
句其淡定如此爲人德容豐粹望而知爲正人君子與
人言呐然如不出諸口至於啓迪後進則聲聲不倦中
年雖溷迹市廛會計之暇時理舊業書聲與市聲常相和
也榮商年六歲府君卽鈔書授讀屬對必用故事以便
記憶比出就外傅歲時告歸未嘗令一日休暇其立教
尤以敦品爲先嘗曰士苟無品雖貴爲卿相不足重矣
榮商十五遊邑庠意氣頗發舒府君戒之曰昔人以少
年科第爲不幸今發軔之初而志滿意得豈吾所望於
汝耶又嘗作文有所刺譏府君見之切責曰厚重爲載福
之器汝刻薄如此他日將以文字賈禍矣其他所誥誠
多持身涉世之要不能悉記大約府君於先儒格言躬
行實踐不徒以爲口說之資故一言一動皆可爲法使
之得時行道必能爲國家陶鑄人材楷模多士卽不然

而黃髮兒齒優游鄉里閒亦足使後生小子常有所矜式昊天不弔既厄其過復促其年典型之亡有識同歎蓋非獨吾家之不造也府君以是年秋九月某日葬於第三洋村周家墓之原又十餘年而榮商仕於朝恭遇覃恩累贈府君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講加三級晉母邱氏封太恭人孝廉煥章之女兒也子男四人榮唐國子監生勲封中憲大夫榮商丙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甲午大考二等一名升用侍講加三級榮晉國子監生出爲從父錫金後榮清女三人壻傅家珍張武明毛宗藩孫男女各五人曾孫男一人嗚呼過庭之訓言猶在耳而不孝榮商自失怙以來執德之不固修業之不勤時與先訓相背夙清夜追思悚惶無地獨念府君教澤之及人有不忍聽其湮沒者是用和淚濡墨述其梗概俾後來者有考焉女男榮商謹述

贈奉政大夫王府君墓志銘

府君姓王氏諱錫封字祥安榮商之世父也爲人精明果敢先大父以爲類我而愛之時吾鄉頗尙武力諸少年多習擊刺之法而府君尤精悍居石高塘米肆中一

市無不懽服者然生長平世懷材無所用日與諸少年
遊嬉宴飲以爲娛樂而已及粵寇之亂土匪竄起鄉里
不堪其擾謀鋤而去之而府君不幸以疾卒於家是爲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某日年四十四蓋府君之材幾足
以自見矣而遽死豈非命也歟府君後以榮商官由登
仕郎賜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配顧宜人國
學生元福之女生男女各一女適國學生卓浩男榮漢
光緒六年客死於杭無子以從弟榮唐之長子才渭主
其祀宜人卒於光緒九年某月某日年六十六以十四

容膝軒文集

卷七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十一月某日合葬於鍾家壩西山之麓本先大父所
卜塋地也榮商幼時常侍府君左右其英毅之概至今
猶能記憶之三十年來吾鄉風氣柔弱猝有外警求如
府君之材武者以爲鄉里倡率而不可多得矣亦重可
慨也夫系以銘曰
才足以有爲而不逢時吁嗟府君後世所思厥宅孔幽
銘以昭之

亡弟康侯權厝志

弟諱榮晉字康侯國學生先大父有弟二人仲諱永源

季諱永芳永芳生錫金娶傅孺人生女子四而男子皆不育孺人卒遂以弟爲後實先府君第三子也幼時府君教之讀鈍甚既習賈雜閱稗官小說家言乃漸通文義客如皋時府君貽詩規勉弟藏之篋衍晨夕諷誦後數年覽詩古文辭皆能識其旨趣儕輩有作詩者弟見而笑曰以若所爲亦易與耳然根柢淺薄令人齒冷吾不願效之也因抉摘其利病多中宵縻學柳誠懸書亦粗具風格余以爲奇時時與母言之母曰誠然汝父在時常悔不使汝弟之卒讀也性高伉然能以義理自克

治交遊皆稱其長厚常慕書傳中古孝子事思倣而行之府君病中風倉猝棄養弟自臯徒跣奔喪號泣欲絕行路爲之隕涕事母尤曲至母或以事怒諸子恆涕泣不食弟在側必婉言開解俟母霽顏然後已遺嫁諸妹母所欲與者必曲意從之母或詣他所弟必從行或留數日必頻往省視比歸必遠迎道旁若久不見母者然其欣喜之色雖嬰兒不啻也前後在臯幾十稔月必寄食物詢起居家居必日布甘旨進母母問值幾何必減值以對家用或不給必祕不使母知旣患疾委頓牀蓐母

就問所苦必曰無他但倦而思眠耳稍閒必強起循行以慰母心比卒母哭之慟曰兒死誰復能體我意者余等亦內媿自以爲弗如也嗚呼嚴氣正性以對其父母而婉容愉色則移而用於不知誰何之人此世人之恆態如弟者乃獨使之背母以死天道豈可問耶抑修短之故別有物以主乎其中而不繫於其人之賢否耶弟嘗納一姬張氏未半年以疾遺去而弟竟不起卒於光緒十年正月十日春秋三十以其年六月權厝於宅東南池上母視之歎曰家貧子幼葬無期池水齧隄且陷卽不陷日臨深淵魂何以安乃以明年二月朔改厝於宅之南原妻胡氏國學生智德之女生男子二才泮已就傳才禮弟卒後一日生也先卒之十餘日余讀書容膝軒弟力疾至軒中誦余試南宮文咨嗟太息旣而慨然曰弟思富貴之樂不過及身惟傳後乃佳耳意蓋欲藉余文以傳也而余以貧病交攻學殖日落文之傳否尙未可知姑志其大略以塞弟無窮之望而已矣悲夫

王節婦傳

王節婦於氏佾生王錫泉之妻也年二十九而夫死遺

一女一男尙幼節婦痛哭欲俱死家人力挽之乃止而
事舅姑益謹舅永源力田善居積在王氏號爲素封初
令錫泉遊學甚望其有成不幸而死意獨憐節婦所以
體恤之甚至雖安逸弗間也然節婦刻苦尤甚布衣蔬
食終歲勤動不少休以是舅姑益憐之而其男榮洲又
死節婦獨與其女相對治女紅熒熒一燈常至午夜女
吳氏沈靜如其母母女共處一室中終日寂然過者但
聞紡績聲而已晚年稍事佛而刻苦如故與男子不輕
接一言雖子姓見之猶凜然若冰雪焉光緒十年卒年
六十有五初節婦撫從子榮濟爲子比歿時已有孫三
人矣

邵氏姑傳

姑適邵氏先大父第四女也性明淑知大體其在室也
父母兄嫂莫不稱姑之賢及其爲婦也其舅姑妯娌所
以稱姑者如其在室之時旣老而往來兩家之閒兩家

男女無長幼上下以至旁近姻親皆賢姑如出一口歿而哭之皆哀嗚呼其可傳也已邵氏世居慈谿其先有賈於鎮海之長山街者遂留家焉姑歸時邵氏方盛其後衰替而姑之夫秉勤卒遺三女一男未幾男又殤姑斥賣其家具得錢百緡貸余家而歲取子錢供衣食不足則督率諸女治女紅以佐之艱苦備歷而姑未嘗向人言貧自先大父母篤老姑常在側其容色必婉以愉歲時餽問必豐以潔入其室器物必疏以整被服必樸以完遇內外族黨必肅以和邵氏距余家十里而近余兄弟過之姑必留飲食既辭出行二三里許回視之姑猶立門外相望也其訓諸女甚嚴比其嫁也亦不至於過儉又爲所後之子聘婦未娶而姑卒悲夫先大父有男女子七人余之通籍也惟姑及見之自姑卒而先君之同氣盡矣念姑之葬未知何日聊撮其大略而書之亦庶幾賢者之有聞於後也

王媪傳

王媪姓顧氏余之族祖母也夫永悅爲人操舟媪獨居斗室中終歲食貧無怨言年三十餘有二子尙幼而其

夫渤海死媪對人亦不甚哭獨默默自悲傷而已性溫
婉閒助余家操作余家待之不能異於他傭然媪意甚
感數對余內子言以爲厚我內子曰媪自食其力吾家
無一錢相貸何云厚也媪曰汝家何人不可使而常使
我非哀憐我耶其忠厚如此媪生平寡言笑自夫死後
無一語及其夫實無一時不思其夫也己卯秋余次女
菊英生媪宿余家夜半風起忽牀席震動齒相擊有聲
內子呼之覺問其故媪初不肯言再三問乃歎息曰吾
念亡人遭風死每聞此聲如身在大海中心膽摧裂肢
體自動不能禁夢中亦然殆爲痼疾矣又曰吾聞人有
溺海而遇救者常意其未死今久而不來尙何望耶因
黯然流涕未幾媪果得狂疾凡耳目之所接無非其夫
者自以爲遇救而竟歸也如是數年光緒丁亥年竟死
媪死時年五十餘其長子已娶矣

論曰媪之至情可以感風雨泣鬼神其不死於殉者撫
孤事大且僥倖於夫之未死也卒死於狂固必至之勢
矣嗚呼若媪者使之爲臣必忠使之爲子必孝吾哀之
敬之爲之傳以附於家乘媪亦不死矣哉

從兄兩人傳

余同曾祖兄弟七人惟兩人與余生同歲長同塾及余授徒於外而兩人常從遊每余有撰著兩人未嘗不稱善有過則彼此互相規戒兩人者跡最親而意氣亦最相得也兩人九歲始能行性偏執以氣節自期許遇釋徒募化及非老稚廢疾而行乞者必正色詰之曰四民各有職業汝耳目手足皆無恙何不自食其力乃仰面求人耶其人默然去則已或崛強有所辨論兩人輒大怒操杖逐之嫻黨中有不可其意者兩人厲聲呵斥無

所避忌或絕其人不與相往來眾皆謂其過當兩人自以爲守正不阿當其意之既堅雖萬夫莫能奪也喜作擘窠大字頗自矜貴於文章亦深知利病然構思艱苦往往終日不能成一字又有目疾書試卷恆逾格以是累試不售卒於光緒戊子年九月某日年三十有七時余治裝將入都爲遲回者久之嗚呼由死時觀之彼富貴功名定有何味而必汲汲以求之乎然未至於死而終不已者其亦命也耶兩人諱榮沛其應試屢易名不可悉記祖永源議敘從九品父錫鬯國子監生娶江氏

生二男三女其一女卒後所生也兩人好觀相人書嘗相竺氏姑之女當大貴已當壽考有三男病篤時猶指妻腹預爲命名其他所言尙多大抵無所驗云

亡妻樂宜人哀詞

宜人少余一歲十四而許字十九而來歸在余室二十三年以光緒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於京邸春秋四十有一冬十月其族子某持喪南下余率諸女送至東便門外而返嗚呼悲莫悲於死別況伉儷之情耶先是宜人欲偕余摹小像余以非急務不從及宜人臥病余

欲延畫師寫眞恐傷宜人心復不果因循至於大感而遂有不及事之歎哀哉自茲以往天壤之大終不復見有斯人矣宜人姓樂氏名順心字媚鎮海湖塘人也父汝驥府學生母虞氏生男女子各五而四女皆不育宜人初亦善病藥餌不絕於口比至余家朝夕隨吾母操作病良已宜人曰吾今而知勤之可以愈疾也由是終其身不敢有暇逸時生平無脂粉之飾無華靡之好其在家也惟視親心之得失爲憂喜先大父性嚴毅家人多匿影不敢前宜人奉事四年未嘗有幾微之過嘗誤

碎粥器倉卒無可代者宜人甚惶懼曰今日必獲譴矣
余憐而自承大父亦不復問宜人欣然若脫重戾者向
余稱謝不置其謹慎如此吾母平日少許可宜人察言
觀色終日惴惴惟恐不得當一日先父汎詢諸婦能否
吾母因言仲婦善烹調掃除亦整潔宜人聞之甚喜以
爲翟弗之榮不是過也其在京也余祿薄不能多畜人
厨役南來者以次謝去食物皆宜人治之余又力不能
儼屋常假試館以居每公車將至則倉皇移出試畢復
入宜人來京五年而移居者再摒擋家具屢至委頓而
常有怡愉之色曰吾視在家時已爲逸矣其於物也雖
燼餘猶不忍棄其取效迂遠若將久於人世者然其至
性過人既連遭內外大喪哀毀備至又哭其殤男而痛
其後之不繼以是舊病復動既病矣終不肯暇逸蓋猶
冀因勤而得愈也會余亦患心氣之疾宜人日誦太上
感應篇夜禮北斗求滅已算以益余未幾而宜人竟不
起嗚呼使死而可代則余之餘年皆宜人之貽也如不
可代而宜人之意固已厚矣然則及余之身而遂使宜
人泯滅漸盡并遺像亦不可得見余之心其能一日以

安乎乃爲女以存宜人之彷彿且以抒余之哀焉其詞曰

嗚呼宜人生而見憐若掌珍兮長而相攸謂余骨相不長貧兮孰知余之驚蹇攬轡而驅仍遠巡兮一囊之粟不能自飽矧細君兮嗚呼宜人夙與夜寢常執勤兮何辜于天遠離家弄隕厥身兮昔日之來笑言啞啞喧四鄰兮今日之歸夫悲女哭寂不聞兮嗚呼宜人古今乘海孰測其因兮鹿車歸隱余乖初志汝則伸兮死生契闊九原之下有老親兮魂而有知相依以居無酸辛

客勝齋集

卷七

十六四明樓譜

約園刊本

兮

洙兒哀詞

兒名才洙生之年月爲癸酉癸亥其日時又爲癸酉癸亥先大父以爲奇愛之異於他兒兒亦聰慧能得大人歡及明年冬先大父棄養丙子夏先父繼之其秋治葬事於宅之東阡兒能自至工所嬉戲又二年爲戊寅九月十日兒竟以咯血殤父子之緣六年而盡余嘗爲擴志以寫其哀然余是時方年少氣盛視兒之得失若無甚輕重者獨以謂五年之閒喪我三世造物之迫人已

甚不能無戚戚耳其後吾妻連舉四女求如兒者而不可復得於是始知兒之可貴而其苗而不秀爲重可惜也嗚呼兒之殤十餘年矣而余思之如昨日事者檢贖志已佚其稿乃更爲詞以哀之亦以見余之嘗有子也其詞曰

眾人之擾擾兮而兒獨天其年世系之繇繇兮而余獨艱於傳非余之源德兮而孰使之然聊爲文以自訟兮夫何憾於蒼蒼之天

女菊英哀詞

審慶軒集

卷七

九十四 明 嚴 壽

約 閣 刊 本

菊英余之第二女也其母方病而孕故生而體弱年十一從母航海北來微波盪舟他人皆無恙女獨僵臥不省人事其世父推之醒女出不意驚怖幾死平居嬉戲時或有人自後呼之亦往往作錯愕狀殆形家所謂神不足也幼卞急長乃更爲沈靜喜讀書姊妹之閒自相師友尤留意女紅他人所爲一見輒能效之早作夜思如恐不及辛卯春余苦心氣忽忽若欲散者自揣無復生理向女言之女退而痛哭不能仰視侍母疾衣不解帶者數月旣歿而哭猶哀余憫其弱數禁止之女強自

抑損口不言而心常悲也未幾而女病初不自言及余知之而病已殆念其母無遺像意尤惻惻一日女執余手哽咽而言曰兒今見父則不能見母欲見母則不能見父何賦命之薄一至於此余聞其言亦悲不自勝明日爲呼工來搨小像數紙女已若明若昧然尙能起坐如平時踰數日遂殤甲午七夕前二日也嗚呼余以服官之故使其母客死二千里之外常感愴於心今女復背余而去推其惓惓思母之意在女或可以無憾而余獨何以爲情耶女年十六字慈谿楊氏故其殯也在城南慈谿義園而未知歸葬之何日也哀以誦曰

噫

弟琴史哀詞

光緒甲午秋九月二十四日吾弟琴史以疾卒於家年止三十先是三弟康侯卒於光緒甲申年亦止三十又皆當海上多事之年斯亦異矣弟諱榮清字琴史先大夫第四子也生而膚理玉映然目力不逮恆人年十二先大夫見背余又多病不能卒教之以是所學未就自

余通籍後親族訢訢然咸謂富饒可立致弟亦以爲然
余戒之曰未來事不可知弟宜求自立之道則緩急無
憂矣弟由是一意課徒務爲節嗇衣敝履穿有他人所
不能堪者余來京七年祿不足以爲養吾兄亦以貧故
時時出遊每念弟在家侍母意爲稍慰不圖七十老人
復遭此傷心之事而余又未能遽歸也然則人而有仕
宦之子弟如余者其果何益耶弟娶張氏生一子才濬
甫四歲矣嗚呼三弟之卒余適外出然尙及視其含殮
獨於弟則天各一方生無涓滴之潤歿無杯酒之奠孤
兒寡婦不知何以存活斯其尤爲可哀者也其詞曰
人事兮變遷彈指兮十年海氛兮不靖家禍兮相連嗚
呼噫嘻奈何乎天

家祥雲叔生壙志

君名錫光字祥雲鎮海王氏曾祖國富祖家定父永邦
母顧氏君生而孤苦稍長操舟海上性誠謹爲主人所
倚任凡航海數十年未嘗遇險人以福將呼之旣老歸
而治田挽水車至終日不倦其勤力雖壯夫不如也娶
顧氏家備之女婉順有婦道子二榮寬榮乾以工業起

其家女一適潘明奎孫男四才昌才華才剛才直宣統元年君年七十有二榮寬等爲治生壙於傅氏宗祠之西而屬余志其石君與先考爲同高祖兄弟自曾祖以來累世止單傳及君之身而始大天道福善於茲有徵庸書之以詔後之人

仲妹傳

仲妹先大夫第二女同里張武明之妻也先大夫有三女長妹適傅家珍端厚靜默而仲妹頗褊急屢以反唇觸母怒於諸嫂亦偏有愛憎母常切責之慮其不宜於

寄膝軒文集 卷七

三四明徵書 約圖抄本

家室也既適張氏爲舅姑及夫所愛重妹乃益修禮讓處事明決而待人仁慈歸與諸嫂相接推心置腹宿嫌盡釋由是兩家交賢之張氏以估船起家妹始孀時商業猶盛而余家白先大夫棄養伯兄連遭覆舟之厄兩弟皆早世余雖通朝籍祿不足以爲養母常空乏妹輒供給之甘旨之饋不絕於道季妹毛氏貧而目眊妹尤憐之生女卽約以爲婦所以資恤之甚備毛氏女旋殤而妹待季妹始終不替其孝友蓋根於至性也及武明以孽廢張氏衰落而鄰比皆富人濡染有素凡事不能

苟簡妹以孱軀挂門戶外豐內悴日促促寡歡竟以憂勞致疾宣統元年六月初三日卒年五十有一子一家驛女二孿生適王德芳徐堯美孫某

先慈行述

先慈系出鎮海算山邱氏贈文林郎諱統昌公之女同治癸酉科舉人諱煥章公之女兄生而明慧先外祖父母皆奇愛之年二十一歸我先考贈資政大夫巖卿府君王氏世業農先考以咸豐辛亥補縣學生常授徒於外家中仍治田數十畝先大父贈資政大夫心一公課

容慶縣志

卷七

三十四

約園刊本

田功最勤婦女未明而炊終日奔走無停趾稍濡緩則譙責不已先慈夙興夜寐門內稱爲健婦猶不能得大父心屢遭訶斥先大母願太夫人時庇護之及大母病偏枯棄養先慈望影生畏恆遺不孝輩侍大父側以博歡顏退治膳羞必馨必潔既歿思其平日所嗜好而薦之霜露之感數十年如一日聞與子婦輩語及前事猶嗚咽流涕自傷其得親之難也先考厚重寡言而先慈善辨論時或抵隙蹈瑕以相詰難見先考面發赤則噤不復言以是終身相敬愛初生一女最後生一男皆殤

道光己酉生伯兄榮唐咸豐壬子生不孝榮商乙卯生
三弟榮晉丁巳生長妹傅氏己未生仲妹張氏辛酉生
季妹毛氏同治乙丑生四弟榮清先慈皆躬自乳養稍
長督責甚嚴遣嫁諸女率樸質無華飾歸寧數日卽促
之返諸女亦惕惕不自安以先慈無片刻閒也課子婦
操作亦不稍恕然能曲體其情而撫慰之嘗謂世人皆
愛女而憎婦故力矯其弊晚年至加以禮貌諸婦化之
風氣爲之一變性剛直而有安舒之度雖盛怒無疾言
遽色事過亦不宿於心至如先世生忌之辰戚友慶弔

之節器物度藏之所備販賒貸之數苟爲思慮所及雖
經久弗忘也雅不喜積聚得錢以周貧乏未久而盡外
家中落婚嫁喪葬之資皆力仗之鄰里告貸者時其空
乏冬撤帳夏覓爐以應之不使他人知也夜無夢偶夢
輒有奇驗若鬼神來告者光緒丙子夏先考見背先慈
卽長齋奉佛嘗西登靈隱東泛普陀里老爲佛會求先
慈主持亦時徇其請然先慈實不甚信佛特爲娛老計
而已七十以後兩耳重聽猶勤動不少休不孝輩諫止
之輒愾然不悅喜蒔花木多應手而活尤喜畜雞鶩多

多益善有事或操刀自割嘗曰使輪迴之說可信此輩皆惡人轉世不殺何爲其達觀如此生平無兒女之態榮商自戊戌告歸先慈常邑邑不樂及壬寅入都先慈送於門外喜動顏色癸卯冬榮商自蜀歸次年值先慈八旬不復作出山之想先慈亦相與安之及宣統紀元親友有詢安否者先慈答曰吾無他望惟盼商兒得一外任或可廣行方便耳屢詢皆然榮商見先慈神志未衰妄謂期頤可致試以北行爲請先慈甚喜曰汝第往吾來日方長數年後再相見也榮商遂貿然成行去年

秋先慈失足而仆旋發寒熱戒家人無驚擾吾當自愈已而果然惟目光驟減猶謂老人常態不足深慮寄書屢以平安相慰今年二月二十日偶患微熱酣臥數晝夜熱勢益劇始命家人趣榮商歸而已無及矣先是榮商在編修任內恭遇覃恩得加級請封先慈爲宜人在侍讀任內晉封恭人及己酉冬詔升侍讀爲四品又以加級得晉封夫人易簪之前一夕詣軸適自京齋歸先慈已不能言次日卯刻遂卒實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有七自伯兄以下諸孫曾及內外眷屬皆

視含斂獨不孝榮商以戀棧之故待奉不終憑棺哀號
示無見母之日惟有泣述先慈梗概冀當世立言君子
賜之銘誄俾傳久遠庶足酬罔極之恩於萬一而已嗚
呼痛哉

立嗣告祖文

榮商不德元氣早虧行年六十思子而悲初婚樂氏首
產洙兒吾祖吾父喜溢於眉兒殤不再祖父寧知婉婉
四女哭母京師陳姬當室亦復得雌吾母曰咄是尙可
爲媒於胡氏吾鬢已絲十年一瓦母顧而嘻曰汝立嗣
莫如禮宜母不能待遺言可思吾兄吾妹異口同詞涓
吉昭告後其蕃滋尙饗

次女像贊

女名菊英生於光緒五年九月六日字慈谿刑部主事
楊家駒之子乘璋光緒二十年七月五日卒於京邸年
十六同邑陳君良楨題其柩前曰鎮海淑女王菊英之
柩時遼東有警諸女皆南旋女留慈谿義園者二年而
歸殯於里又十二年爲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始歸其柩於楊氏女病中常以其母無遺像爲言余悲

其意爲呼工搗小影此幅卽從小影摹出者雖不甚肖然女之形模具是矣其性行則有余所作之傳在嗚呼吾女孝女也孝之德可以通神明光四海恨余衰劣無文采以張之耳系以贊曰

其行純孝其性靜專旣豐其德胡嗇其年閱芳韶於黃土存彷彿於素賤倘斯文之不滅庶在久而猶傳

兒女壙墳志

君名榮唐字友夔鎮海王氏祖永肩議敘從九品考錫山縣學生兩世皆贈資政大夫祖母氏顧母氏邱皆封

容慶軒集

卷七

壬酉朔後書

約園刊本

夫人君性剛直善排解有先祖遺風嘗自署其堂曰繩武論者以爲不媿晚年倡議築海塘爲田四千餘畝踰數年皆成熟民食賴之以弟榮商官累封資政大夫共和旣建襄理鄉自治事守正不阿同志引以爲重配賀夫人生子男二才渭才泗女一適胡聿和孫男五士模士樞士根才渭出土棟士植才泗出孫女三君壙石已先具癸丑冬乃與榮商並爲兆於宅東之原坐壬向丁兼亥已距先考墓才百餘步云

先兄行述

兄諱樂唐字友夔自幼入家塾輒不甘居羣兒下稍長先父命治田事兼營箔業兄屢勉操作然志高氣盛常以不若人爲恥丙子先父棄養兄念農工所入微而近村多以估舶致富乃自購一舟爲人運木於閩至爵溪遭颶風壞舟浮沈巨浪中幸而達岸眾謂兄不利航海宜改圖兄不信曰此偶然耳踰年復購一舟稱貸不足典質以益之其始運煤江淮間數月無所獲利乃復入閩運木甫出虎門而舟又壞由是輟不復爲而望余之成名甚切嘗在長江輪舶中見一人衣裝甚盛詢之知爲官親省其兄於縣署者兄慨然謂同伴曰吾亦有弟乃獨以落寞終乎時余躡鄉闈者屢矣壬午秋試後兄至郡城提塘候榜日出見余名疾馳七十餘里抵家而日方中踰兩時報者乃至兄不自知其勞也已丑余補館職兄送眷入京以京寓清苦留十日卽返是年遇覃恩賜封兄如例兄意稍慰又念因弟得名之可恥而先大父居田間以排難解紛爲鄉里所重思有以繼述之兄讀書不多而明於邪正公私之辨又熟知里人家世業行及農工商賈各業情僞間有以事就質者兄爲評

其曲直往往中肯由是赴愬者輻湊其門兄性素剛意
所不可訶叱不避親舊其大旨以息訟爲主故論者頗
稱其公直兄嘗語余曰凡多疑善悔之人得寸則望尺
扶東則倒西不以聲色加之彼終不肯就範諺云雷聲
大雨點小吾用此法耳又曰吾文字不如弟至於準情
酌理應機立斷自謂有一日之長其自負如此兄素不
能飲中年頗嗜酒兼染烟癮晚年乃悉戒絕其所建東
嶽廟曰靈樹觀蓋以果報警人者至如賑饑民浚河道
皆盡其心力而所注意者尤在海塘戊戌冬傅祠立河
工局兄常在工次監視會周令延祚下鄉見永豐塘外
積淤甚廣潮退則沙草茸茸然語兄曰此可田也兄以
爲然庚子倡議築延壽塘而丁君惠堂董其役其後次
第興築曰永稔曰餘豐曰久豐凡爲田四千餘畝兄招
佃墾種講究蓄洩之宜不十年禾稼彌望民食賴之然
兄所自有者不及十分之一又隨時斥賣殆盡今年築
新塘爲田約六百餘畝兄自任其半乃塘未竟而兄遽
逝矣先是余治宅於故居之西兄踵而爲之於故居之
東門垣堂廡兩宅若一而兄之爽塏較勝於余卽曠志

所謂繩武堂也。自宅成而歲費驟增，余與兄皆深悔之。己酉，兄復購一舟，冀爲桑榆之補。然亦時有蹉跌。今冬舟又壞，兄素患痰喘，至是漸篤，卒於乙卯年十二月二十日。春秋六十有七。前數月季，妹夢雪積，兄門醒而爲兄憂之。十九日大雪，兄疾果劇。次晨，兄命呼女於蘆江，自是不復言。余往視之，兄氣息僅屬。時以左手撫其目，旋開旋闔。午後女至，而氣遽絕。若忍死須臾以相待者，嗚呼異矣！兄由國學生累封資政大夫，配賀氏，累封夫人。子男二才，渭才，泗才，泗先卒。女一適胡聿和，孫男

五士模士樞士根才渭，出土棟士樞才泗，出孫女三壙。在宅東，余已志其大略矣。綜計先兄生平，任事甚勇，而或誤主乎先入之言，自待甚高，而常加人以難堪之語。氣質之偏駁，余固不能爲兄諱，要其端居一室，不交官府，不握利權，徒以三寸之舌剖析是非，造請之眾如川赴壑，前者未去，後者踵至，而傾邪恣肆之徒，皆有所憚，而不敢逞。此豈依草附木而致然哉？不貪非分之財，故事煩而心不亂，不爲陰詭之計，故言質而人易從。失固有之而不勝其得之多也，毀固有之而不敵其譽之廣

也至於築塘捍海化斥鹵爲膏腴利澤之及人尤有與世而俱永者壙志寤於石故言不詳今兄且長往矣手足之痛義不容於苟簡故復詳著其性行以補壙志之所未備焉弟榮商敬述

族弟玉林墓表

族弟玉林寓定海之桃花山桃花所出螺醬風味爲諸島冠玉林歲時饋余兄弟不絕間以事歸鎮海相見常依依有情故余於玉林之卒也爲詩以哭之其葬也爲之志亦以答其禮意之勤也玉林姓王氏諱榮組世爲

卷之七

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鎮海人父錫纓少時從其戚趙某習賈於桃花後乃自立門戶入其肆百貨充牣山中人養生送死之物無一不備居民漁採所得若魚鯊薪木茶薯之類皆擔負以來計直易貨而去出入之間獲利倍蓰以此能殖其貲有田宅於桃花老而歸鎮海以玉林代之玉林有才智爲山中所推興學堂辦民團皆爲董事近年釀錢築海塘得田數百畝塘成而玉林病就醫於鄞甲寅八月二十六日卒於甬江客次年四十有四母李氏原配袁氏皆鎮海人先卒繼室方氏沈家門方仁法之女生二

男三女長，男才珽及兩女皆孺。次男才琮，玉林卒後所生也。簞室定海某氏，生一女而出。又納溫州陳氏，亦先卒。丁巳十一月壬辰，葬於鎮海靈巖鄉雙浦根先塋之次。袁氏陳氏先祔，方氏爲生壙。方氏賢明，知大體，能收恤同宗之孤兒，而出錢以葬無主之棺，用人理財操縱有法，其終能負荷先業以保世而滋大乎？是則玉林之志也已。

容膝軒文集卷七

容膝軒文集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容膝軒文集卷八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書

答鄭雲仲孝廉

承示所論安侍御事義正而詞嚴思深而慮遠當與論
波靡之時而有翹然自異如足下者雖固陋如僕安得
不頹首以相從也抑僕尙有疑者足下所誅侍御之心
也夫使侍御之心而果希冀將來之福釋逆料今日之
必無禍患而因以進其離間之說則侍御誠不免爲小

容膝軒文集

卷八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之尤而足下之論亦可謂之見微知著者矣如使侍
御之心但憂和議之誤國而因大聲疾呼以啓太后之
聰使朝廷得一意主戰以庶幾時局之猶可挽回則是
侍御之心不可謂不忠而其言固他人之所不敢言者
君子與人爲善足下之論得毋深文周內近於莫須有
之冤獄而使懷忠者無容身之地乎侍御之行誼見稱
於流輩而其心未嘗出以示人足下與僕皆不能知之
姑懸此說以待異日之論定無爲斷斷而相爭也

答某甥書

昨接來書附以箴語陳義既高進德尤勇邁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甥之孟晉過古人遠矣至謂不廢科舉中國政治必無進步大言炎炎聞者咋舌今之科舉本爲古法習非所用名存實亡將來學堂林立人才遞升改絃更張乃意中事若遂鄙薄科名羞與嗜伍士各有志固難相強先考有靈恐不謂然近世文人醉心西學倍根笛卡奉若神明尼山鄒嶧視同學究按之事理詎可謂平民權之說尤爲亂階貴賤交爭基回互戰夷酋殘忍柄乃下移中朝仁愛抑何取焉竊謂治國之道猶治水然去其壅塞水乃暢流中國積弊上不在君下不在民嗟我士夫實尸其責匡坐讀書自命忠義一行作吏廉恥道喪苞苴之納視爲固然貪墨之刑廢而不用國事敗壞遂至於斯沿流溯源良由祿薄身家不給逼恤其他雖有清操獨立誰助若厚養其廉恥而嚴懲其貪墨清濁旣分黜陟斯當天下之事庶可以循名而核實乎否則科舉所收固爲國蠹學堂之設亦養漢奸猶吾大夫何益於事議院紛擾更無論已要之中國雖弱尙有可爲定傾扶危匪異人任河清難俟朝

政方新翮然來儀有厚望焉

再答某甥書

來書論辨鋒起與僕所言若冰炭然勇矣哉甥之自信也僕生平不喜爲過高之言常憫康梁之徒放言無忌大之足以亡國小之足以覆宗蓋暴戾之氣與殺機相感召其理有不爽者竊不自量欲斟酌於中西新舊之平以救其弊而才力不足以充之詞旨淺近知非吾甥所樂聞以吾甥之親暱不敢終悶其愚故復略而言之今天下要政在於使農工商各精其業而皆淵源於土

朝廷蓋亦見及於此而徧設學堂以造就之矣其收效之迂緩僕以爲官吏不廉之所致故前書有重祿之議而吾甥謂不廢科舉雖重祿無益遂毅然不試以踐其言異哉何吾甥惡科舉之深也僕以爲科舉者由鄉學而升國學蓋詢事考言之遺制耳自學官失其職而士習日趨於卑陋朝廷所得大抵空虛庸劣之徒如甥所譏者固不乏其人然中國之大未嘗無一二奇偉之士出乎其閒至於通達時務能爲國家興教養捍患難者尙多有之徒爲私計所窘混混與俗吏無別故僕謂朝

廷宜養其廉而懲其貪以漸收綜核名實之效而吾甥
概以木偶敗絮視之得毋見目前諸人之淺陋而遂疑
科舉中之必無人才乎至謂愛國之士雖妻子飢寒有
所不恤此惟臨大節則然耳若尋常供職之時漠視家
人之呼號而不爲之所恐非人情所宜有也且甥所謂
愛國者果何如人哉農工商之專精者歟抑亦務其大
者遠者歟夫農工商誠富強之本然士之爲學究與農
工商有異古之時文字簡略然舉夔益稷之倫尙有嘉
言傳於後世況以今世之士而又有愛國之心必非昏
塞不文者可知其於國家治亂興衰之故必心能知之
而口能言之而吾甥謂其不嫻於科舉之文殆過慮也
如第專精於農工商之業而於治體無所通曉此其人
在畎畝市肆之間自有位置至於公卿大夫之位朝廷
必擇其尤異者而後授之其不能盡廢詢事考言之典
又可知也甥所惡於科舉者恐士子不肯專力於學堂
耳夫中國何嘗無學堂自國學以至家塾皆學堂也學
中之官師卽教習也科舉卽學堂之比校也但以積習
之相沿久已存其名而亡其實而時勢之遞變不得不

舍其舊而謀其新故又有徧設學堂之舉然西學之流入中國久矣士之未入學堂者豈無能通其學者乎其入學堂者果能盡爲有用之學乎夫事有大小材有短長巧者創其器智者通其理士固有有用之用亦有無用之用未可以一格繩之是以孔子不如老農老圃而門弟子之貨殖者自子貢以外無聞焉蓋亦通其理而已向使孔子生於今日其於訓農惠工通商之政必采西法汲汲然振而興之此可信者也謂必驅天下之士盡學農工商之學而舉中國制度文物之繁綱常名教之大一一掃除而更張之此必無之理也然則士生於今日但當兼收並蓄以勉爲有用之才而已何必痛恨於科舉而急欲廢之哉且科舉之不能遽廢亦固有說方今公私匱乏各州縣之學堂非數年不能有成而人才之造就又非一朝夕之效朝廷望治孔亟此數年中能坐待學堂人才之出而後取而用之乎士之伏處於下者抑亦有懷抱利器而迫欲一試者乎以己之少壯而忘人之遲暮見一二人之不通西學而謂天下皆無用之人此一偏之見非通人所宜有也今世所詆爲

至無用者莫如經義詩賦然其爲效尙足以得奇偉之
人才其最下者雖空疏迂腐然其言論丰采亦往往有
異於庸人此亦所謂無用之用也朝廷知今日之時勢
非多得有用之士不可而學堂又不能速成故亟變科
舉之制使脫然於經義詩賦之範圍以暢其心之所欲
言又開經濟特科以羅致之此其求賢之意不可謂不
殷而其道不可謂不備有志之士宜無不彈冠相慶者
吾甥自命爲愛國之士又未嘗不嫻於科舉之文徒以
意見不合決然舍去反謂國家厭棄志士使之老死而
無聞不亦厚誣朝廷之甚耶至於格致之學西人所
得如是其博大精深僕亦何敢有輕蔑之意但其聞
有有用者有無用者有艱苦而不易學者亦有迂闊
而不必學者彼爲其創我爲其因正不容以無辨竊
怪今之愛西學者推崇過當譬愛西子之貌并其唾
溺而亦愛之徒使守中學者啓門戶之爭而志新學
者興望洋之歎故欲略爲區別以審去取之宜而偶
舉測黑子探冰洋以爲例夫以西人之巧探測至數
十百年之久而其成效尙在依稀恍忽之間此豈華

人所宜學者僕以夸父愚公擬之殆不爲過而吾甥動色相戒一若大人聖言之不宜狎侮者甥於中國之科舉官吏則極口醜詆不遺餘力至謂金馬玉堂眾人所視爲榮耀者乃國家極傷心之事使僕幾無地以自容獨於西學則雖其迂闊而寡效者亦愛之護之惟恐不力何好惡之偏一至於此此真僕所不解者也夫愛國之義與尊王相表裏我朝根柢深固不易動搖進步雖遲成功則一惟少年好事之徒倡爲平權自由之邪說以煽惑人心內亂紛起外侮乘之或不免於意外之變此唐才常之徒所馨香禱祀以求之者吾甥慎無助其焰而揚其波也

與端午橋制軍

榮商告歸後足不出里門見聞固陋自我公建節兩江曾未能獻一得之愚爲幕府興利除弊之助雖分位宜爾亦自愧其學之疏也乃者因鄉里之私願有所陳於左右惟我公裁擇焉伏見近數年來海濱居民生計日蹙雖太平無事而常鯁鯁焉有朝不謀夕之憂蓋外人取精用宏而內地之民力不足以抵制之此殆大勢所

趨莫能驟挽而亦有人力可以補救者則長江之米禁也榮商於壬寅冬在侍讀任內曾有請開米禁之奏蓋閩浙兩省產米不多全賴商船由長江運米源源接濟故以禁之爲非便其時署江督張公蘇撫恩公覆奏略言裏下河一帶本爲產米之區歷年由寧波釣船裝赴閩浙兩省售賣農民稍獲餘資市面賴以活動此本有無相通農商交益之正理上年四月因邵伯鎮窮民搶米滋事前督臣劉坤一電飭常鎮道停給米照暫行封禁出口近日鎮江米價又漲至六圓以上小民食貴堪

虞俟米價稍平擬卽酌量開禁以順商情而恤民隱由二公之言觀之則米之不宜久禁明矣至於禁米之故聞係江都某紳與米商爭四明會館之地以致積不相能故藉搶米一事而封禁之蓋以備荒之說爲閉糶之謀此說旣行故雖米價稍平卒爲紳民所持不復開禁自是以後米市蕭條船商輟業沿海少米之處人心惶惑而農民亦呼應不靈一遇偏災流亡載道蓋貨物貴於流通我以所餘餉人人亦將以所餘濟我故東西各國專重通商閉塞太過其應爲潰決前年大水爲災未

必不由於此也側聞今年江北豐收米價在四圓以下此正可以開禁之時我公胞與爲懷伏望咨商蘇撫曉諭紳民札飭常鎮道俾米商仍得領照販運其搶米之風尤須從嚴禁止蓋游手無賴之民視搶米爲習慣一聞開禁之說米貴固搶米賤亦搶米禁之不能開半由於此此輩無可理論必以兵力彈壓之庶有所懾而不敢動如此則船商運貨而入販米而歸百物流通農商交利貧民皆可自食其力而釐金收數較增於軍餉亦不無小補此榮商所謂鄉里之私實則蒙澤者不獨寧

卷勝轉

約園刊本

波商民事固有其端甚微而其利甚溥者在我公一轉移閒而已或慮洋商援爲口實然內地商民與鄰國迥異似不得以均沾利益爲詞抑或顧念邦交未能固拒而使沿海商民向隅嗷泣尤非仁政之所宜有也我公幸勿視爲迂闊而忽置之

與增子固中丞

榮商素性拘謹歸田以來力守尊王之義與新黨相牴牾雖被頑錮之名而不悔此鄉里所共知也去年定海民變乃有受賄主謀之謗丁中立之紀事高莊凱之詳

文大抵隨聲附和幸爲張彼帥所鑿未掛彈章然亦危矣事隔年餘風波未靜每念丁中立之粗暴而知定海之民必有與榮商同其冤抑者而其人多樸陋不能自言他人又懾於丁中立之威而不敢代言榮商復引嫌不言蚩蚩之氓將聽其顛倒生死於丁中立之手而更無拯救之人語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用敢不避斧鉞之誅爲定民請命惟明公垂察焉伏念徐仁依與莊書爲難本非不可道之罪鄉民傳聞失實釀成搶擄官紳毀壞公署學堂之巨案此乃無意識之舉動不一懲創

之定民將囂然而不可復治所謂刑亂國用重典固其宜也平心而論定海官紳之斂怨於民未必無自取之道而其集矢於丁中立亦自有故何也定邑孤懸海中與內地殊其風氣官吏尊於牧伯差役威於虎狼而丁中立在定海學務商務皆其主持尤有莫大之權力百姓何知凡橫征苛罰之事皆疑爲丁中立之所爲其積怨旣深斯其受禍獨酷而丁中立實亦蒙不白之冤出險之後急欲得仇人而甘心亦固其所但其性情浮躁又無知人之明是以輕信流言廣爲羅織而所謂罪魁

者乃加諸渺不相涉之鄙人其視定海之民幾於比戶可誅又不待言矣榮商聞變之初竊料徐仁依之家屬必爲戎首然自徐仁欽伏誅後人言藉藉謂徐仁欽於三月閒離家六月六日始由上海回里果如所言則是五月二十四日之變徐仁欽當不與聞或謂高丞鍛鍊之其言未必可信而已無從究詰矣其他牽連捕繫及因罰贖而破家者尙不絕於耳夫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況欲多陷良民以徇豪強之喜怒哉就使情眞罪當亦宜有所限制職厥渠魁脅從罔治治叛民且

然況定民本安分之赤子特激於一時之意氣而然耶昔明臣周順昌被逮蘇州民變至於毆斃中使凌辱羈臣其情節之重較定海之事何啻十倍然當日原情定罪不過殺五人而止所傳五人墓是也今定海之民誅死者三人瘐死者二人似已足洩官紳之忿而寒頑梗之心其餘人犯謂宜一切原宥與之更始雖非丁中立之所樂聞明公以故事曉諭之當不至終於執拗至於定海士商之意見皆丁中立一人之意見又不足爲輕重也狂瞽之言未必有當於事理明公倘以爲可採而

施行焉則定民之福矣漸寒惟自愛不宣

與喻庶三方伯書

竹洲別後音問寂寥其時席上狂言自知觸迂故畏懼
而不敢復通歲月滋多寢成疏闊非於執事有芥蒂也
乃者謠諑紛紜風波震撼恐因杯酒之失遂啓投杼之
疑故復布其區區惟執事垂察焉伏念僕在京見執事
時頗以道義之交相期許歸田以來意見不合約有二
端其一因蘆瀆學堂與崇正學堂爭產僕頗有左袒崇
正之言執事以僕嫉視新學疑爲頑鯁一派然僕非惡
新學也惡其宗旨不正而將爲亂賊之謀也近年風氣
轉移尊君尙孔之義大著於天下新舊之界漸融僕亦
廓然無復門戶之見矣其一因濬東錢湖之議爲執事
所不喜經費難籌僕亦知之所以斷斷議濬者以忻某
三次赴京人心震動畝捐二百沾利者必無異言故深
望執事竭力主持以收得尺得寸之效而比年兩澤過
多湖水幾同虛設故論者皆視爲不急之圖此僕所謂
天時未至者也僕生平拘謹不敢失言色於人獨恃執
事相愛之深以有此二失然未嘗不退而自悔也自是

以後伏處深山稀聞外事閒爲小民代陳疾苦務以委
婉出之懲前毖後冀免愆尤而今年磨蝎旋宮謗書滿
篋舟山民變目爲主謀眾口鑠金幾難自解秋閒舉行
鄉約謬長齊盟洗手奉公益爲怨府家兄仇直招忌尤
深匿名之帖日揭於通衢毀防之言上徹於清聽深文
周內險語逼人靜言思之不寒而慄自非相信有素其
能免於傾家之禍對簿之辱哉伏惟執事守正不阿造
福東南未有涯涘誠恐淺見之徒疑執事與僕稍有齟
齬叢斐之言將有加而無已則僕之心跡或倉卒無以
自明故敢冒昧獻言以庶幾執事之渙然而冰釋焉

與張讓三書

月初愬愬作別未及暢談爲悵委錄家慈八旬壽言一
時難覓寫官謹將原稿繳上大著淵懿樸茂信爲必傳
之作家慈得附以不朽何幸如之惟前呈薄物數種未
蒙賞收思之歉然頻年浮沈里閭疑謗交乘讀大著勸
駕之言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劉太尊似尙矍鑠會中
前議對付之法鄙見不以爲然尙父鷹揚衛武抑戒老
成未必可輕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欲拒之於下

車之始耶此風似不可長高明以爲然否

與榮協揆書

商垂老不知止既退復進不獨僚友之所非笑亦私心之所不自安也是以入京數日趙趙觀望及代奏銷假之議定始敢投謁於執事之門雖未能望見顏色然商所請已遂又遇朝廷曠典待缺人員亦得支給祿廩無飢寒乏絕之憂則受賜固已厚矣他又何求焉過蒙執事不棄次日卽遣人報謁又聞夏同甫太史傳言商抵京之前執事曾垂詢及之蓋執事之不遺故舊如此商雖衰朽何敢自屏於疏遠之列而又念無事坐食之重可恥也故妄思有所論獻以庶幾涓埃之補而藉手以爲進見之資所言微末懼不足以贊新政然竊以爲中國此時乃君臣上下臥薪嘗膽之時非行樂之時也其可代達與否惟執事垂察焉己酉八月十九日

論簡字教科之不宜設呈榮協揆及唐春卿師

伏見勞京堂乃宣請於簡易識字學塾內附設簡字一科聞學部正在研究贊成之員居其多數以愚思之殆不可行夫字無難易華人視洋文爲借屈洋人視華字

爲艱深其素所不習然也中國文字相沿歷數千載高
文典冊詞旨深邃誠非淺學所能遽通至於世俗習用
之字父師所傳授市鎮所流行不約而同形不謀而同義
無論中原大省學校如林識字者殆居十之七八卽邊遠
瘠苦之區苟爲文教所及斷無合村皆不識字之人閒有
孤寒子弟目不識丁此由失學使然非字之難識也今各
省皆廣立學堂兒童限年就學又有簡易識字課本以牖
愚蒙立法至爲完備但使實業漸盛小民稍有生計斷無
不遣子弟入塾之理亦斷無入塾而不能識字之人教育

普及尅期可待若於正課之外別設此一科有聲無義
不中不西之簡字父師之所未習市鎮之所未行教者
尙苦其紛歧學者豈易於通曉就使數月畢業而此之
所習非彼之所知雖曰識字與不識字何異如必強人
人以盡習簡字則中國非復同文之治貧民將永無識
字之時行之旣久恐力能讀書者亦將奉簡字爲依歸
而不復深求其義具有阻於文化之進步殆意計中事
是欲開民之智而適以益民之愚也夫人之聰明不甚
相遠數月之中果能識此簡字卽教以漢字亦不至茫

無記憶每見鄉村子弟其初識字甚少其後觸類旁通積少成多者往往有之然則費數月之功習無用之字孰若專教以漢字之爲愈乎或謂洋文簡而易識故販夫走卒皆能閱報此亦一孔之見耳夫洋報之暢銷誠非華報所及然華人之不喜閱報其故有二而識字之難易不與焉民氣安靜不願與聞外事一也民氣儉樸不肯浪費銀錢二也兼此二義是以城鄉市鎮報紙寥寥卽學士文人亦多輾轉傳觀罕有特購一報者此乃風氣使然非盡不識字之故也至謂有妨選舉尤爲過慮凡貧民暴富者或因不識字而失其選舉之權然不過千百中之一二此輩失學已久簡字倘能補習則漢字亦可臨摹如萬難舉筆簡字亦無所用之至爲兒童計則目前尙無選民之資格及今教育未爲後時何必強立異文徒淆耳目所有簡字一科應請無庸附設以一文教而絕歧趨迂陋之見是否有當惟執事裁擇焉

跋

王友萊侍讀著述詩文集外別著曰漢書注校補七卷
已刻行世曰清史傳曰德宗實錄曰星圖便覽曰東錢
湖志四卷雕版印行曰三鄉防勦志曰王氏譜二卷曰
程氏譜四卷曰槐窗雜錄二卷有刻本曰辛卯鄉闈雜
記曰使蜀紀程紀年錄曰奏議曰容膝軒筆記曰蛟川
耆舊詩補十二卷付梓刊布都凡十有五種記目於此
以備訪焉己丑人日慈谿馮貞羣跋

容膝軒詩草目錄

卷一

古體詩三十六首

卷二

古體詩四十一首 附十四首

卷三

近體詩一百三十首 附二首

卷四

近體詩一百廿首 附十七首

又五十六首

容膝軒詩草卷一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古體詩

望雲贈友人

薄暮望西山日落層雲外餘光自下浮雲色如圖繪在天爲絳霞在山仍碧靄本質豈不齊升沈殊運會顯揚亮可慶韜晦亦何害寄語山中人深癡器乃大學成出岫去誰能相掩蓋陽德亘古昭被恩未有艾悠悠西山中潛修待時泰

秋日登白石山樓贈應茂才

寶昌

久晴天氣秋如春久別友人故如新此樓別我已久今日與君重相親煙樹遠近自作畫亂山高低爭看人眼前風景足怡悅無爲戚戚憂賤貧

靈峰山下

雨後望靈峰秀色如新沐相傳舊真人鍊丹寄高躅仙鼎渺何許爐煙真殘馥循厓折而南一氣分靈淑竹含曉露青松映溪流綠草閒綴異花娟娟媚幽獨插上美人頭光彩勝珠玉無使樵牧知吾將采一匊

飲社酒微醉臥鯉山石上

赤鯉不成龍橫臥泥沙上千年化爲山磊落空依傍霜
鱗草木稀石骨風雲壯斧鑿始何年夕陽照平曠我來
賽社餘醉倒成疏放微風吹襟裾酒氣資滌盪仍恐弄
神異忽跋滄溟浪起視滿山雪隱隱飛騰狀

貧士行

富人多金玉貧士爲之奴所得亦無幾惜哉千金軀士
當窮居時傲骨安可無道逢執袴子知名不輕呼常恐
金玉氣倉猝中肌膚肌膚雖可染此心終不渝

客齋野望

約圃刊本

怨婦吟

醜樹無佳果曲木無直枝枝頭獨宿鳥哀鳴求新雌當
君絃斷自是妾待年時君家橫塘西丹溱塗門楣妾家
橫塘東荆布修容儀南鄰桃花開君行故遲遲花下窺
妾貌遣媒婉致詞贈妾雙白璧知君喻妾姿贈妾雙明
珠使妾鑑君私感君纏繞意九死誓相隨誰知入門後
平地生猜疑妾纔請妾怨妾笑謂妾癡豈無歡好時轉
眼遭鞭笞鞭笞日三五痛徹無完肌肌膚何足惜所悲
君意移君意不復回妾身死有期寄聲諸姊妹苦口宜

三思靈爲精糠婦莫嫁輕薄兒

曉行大霧中

早起衝霧行恍遊混沌世前後咫尺閒相望渺無際蒸
水氣如湯中人鼻欲嚏疑有賢人隱幾乎天地閉

冬夜有懷俞樹周

汝昌

大風西北來勢與蛟龍合出入荒齋中重門自開闔檐
下雙鐵鉤搖曳聲相答仰視半天閒黑雲走雜沓陰雨
何時休晚禾半未納齋僮持酒至獨飲不盡榼忽憶素
心人分手月已而願言共銜杯高論洗塵雜客路閒重

容庵時書

約園刊本

山君館城
西厲氏歲事逼殘臘良會邈難期孤燈照寒榻

夜起步月

檐溜夜無聲朔風亦徐歇懸知天已晴不謂窗有月滅
燈乃見之起步重縛襪人影在空階天宇何寥闊乍若
浮雲蔽俄睹清光發明晦詎有常所爭在杪忽

蛟門

淡水趨東溟蛟門爲之鎖窄迫兩厓閒怒濤日掀簸山
洞龍所家靈迹流傳夥雲垂海水立恍惚見尾髯憶昔
在真山受書髮方髻枯旱謀迎龍奔走喧道左鏗鏗銅

鉦鳴篋篋素巾裏竹簷遞飛揚松亭競負荷露行列且
中流汗如炙輓覓渡青峙沙微風送輕舸入洞求神物
形質殊么麼昇歸鯉山麓新廟薦老果好雨忽經旬愈
曰神福我事隔二十年威靈故未墮每賴捍潮功幸免
陸沈禍方今海氛惡戰守無一可鐵鍊空橫江盧舟難
縱火掃蕩未有期神力或能挫龍乎爾有靈一阻西來
柁

讀詩品有感

皓月鏡四溟孤螢明草閒怒雷簸山谷羣蛙自喧闐

容庵書畫

約園刊本

光雖具體大小天壤懸胡爲叢爾物亦復生人憐造化
賦形色寸長期畢宜守真絕雕飾草木皆新鮮秦伯非
不武舉鼎戕其天東施非不媚捧心損其妍

傷雞

西風吹晚禾芳塍堆腐粟一雞出相呼羣雞隨就啄
尺藩籬閒忽遺何物撲披毛見血痕遺卵斷生育傷哉
一念貪羅此橫災酷主人雖赤貧微物尙能畜何爲離
故園自取生機感念世途難終身願雌伏

盆柏歎

新甯有嘉種屈作盆中柏一屈不得伸終身二三尺土
薄枝幹微器小根株窄但供幽人翫不副工師得奇材
爲地囿對之心惻惻安得移深山養就參天色待建明
堂時梁棟任君擇

深山篇 有序

舊說蛇雉相交遺卵入地五百年化而爲蛟出
則大水隨之謂之發洪土人呼爲出蜃國語雉
入大水爲蜃卽是物也山居屢遭此患感而有

作

客居書

約園刊本

深山蟄蛟蜃冬煖夏不毛雷雨假神異頃刻生波濤飛
泉裂石出氣吞陰雲高林木大數圍摧折如蓬蒿雞犬
升屋山虎狼嗥不噪但聞墟墓閒啾啾羣鬼號是時陽
氣盛稷稻徧東暴洪流迅奔赴彌望何滔滔河海易衝
決隄防無久牢頗聞大司農歲歲糜泉刀事變理則常
誰能相警警茲地固偏僻不足繫食餐譬彼舟人子猛
獸何由遭樓臺出蜃吻幻術爾所操胡不帖耳去滄海
恣遊遨頑性竟不擇平地鼓腥臊山居逼水患外侮安
所逃願持千金劍入水殲其曹澹臺與仗飛自古稱賢

豪

自申江北上

大地環滄溟自昔中外隔煙水何茫茫茲惟靈怪宅掀
簸作奇態雪浪黏天白帆檣一失勢破碎常千百異哉
西域胡剝木出新格烈火轉孤輪浩蕩隨所適誰云風
濤險坦如履衽席四海真一家萬里乃咫尺我生三十
年天涯始行役俯仰雲水中坐覺乾坤窄中原厭兵爭
物情憚改革猛獸在藩籬餒肉豈長策安得擊鯨手一
洗腥羶迹精衛爾何知區區銜木石

客居書

約園抄本

謝張季良

家新借漢書

少壯居深山忽作遠遊客行篋苦無書怒如中飢渴感
君秉高義一瓶無吝色雖非葫蘆本下酒計亦得但愧
久不歸蹤跡近乾没折券未敢期幸勿相敦迫

曉聞鳥聲作

雷雨乍過天微明若有怪鳥啼前楹初似老人舒噫氣
又如武夫叱咤聲披衣起視乃兩鳥見人俯仰如相迎
北方多鳥思所愛連巢接翼依禁城愧我南人但喜鵲
驟聞惡聲魂夢驚豈知此鳥解反哺母子依依相向鳴

烏聲雖惡性不惡鳥中曾參誰敢輕好諛惡直古所戒
辭親求榮竟何成歲暮南飛覓食去願附雙翼事歸耕

庭花

暑雨漲空庭衝泥花競放就中紅薔薇翩若羣花長不
醉顏已醜迎風態愈蕩羣從皆清絕仙姿映素壑門外
車馬喧幽豔誰見賞惟應羈旅人相對發遐想明月照
迴廊倘聞環佩響

歸思

鷓鴣狎江海麋鹿馴山林偶然遭羈絆安能勝冠簪我

容勝野叢

約園刊本

本山中人畏聞車馬音懷刺強奔走顛簸力不任猶憐
旅館寂了無人事侵消夏計亦得天涯暫浮沈晚食久
無魚有酒聊細斟作字如塗鴉見帖時一臨借書滿牀
頭坐臥恣浸淫巾袜嫌不著客至常費尋庭前何所有
綠槐森午陰鳴蟬發高響嘒嘒清人心秋風起木末微
涼生枕衾頗思買燕玉拂拭書與琴但恐侏離語不解
莊鳥吟昨夜得家書涕淚忽沾襟念茲無名遊骨肉成
商參會當買歸棹南去隨飛禽觀日成山外看花吳江
潯卻歸越山臥杳然雲霧深

荒園

荒園少人迹一雨眾草滋幾日不相見青青被階墀煙
條擢新秀露葉含芳蕤俯仰相媚悅曠若生無涯秋風
一以起草根蟲語悲娟娟天上月照見憔悴姿昔供耳
目玩今爲廝養欺於世誠無補零落將怨誰盈虛有定
理大化同推移諒非金石質歲暮安可期願言樹明德
及茲陽春熙

游魚

游魚萃南沼赤鯉眾所尊水深網罟稀因得長子孫不
知何方獸入水恣屠吞小魚半糜爛遁逃苦無門大魚
稍崛強跳擲餘游魂主人豈好事驅暴固仁恩橫逸入
籬落喧呼驚雞豚識者飲以酒茲獸乃西奔大造富孕
育細弱常蒙冤君看古島夷零落無幾存立國猶如此
微物何足論

書感

朝營南山墨臺築西郊城短衣操耒耜壯哉湖湘兵湖
湘本僻壤比戶安農耕偉人應時起攀附成功名至今
有餘烈一呼集百營妻孥送離別但聞歡笑聲豈惟志

富貴實能輕死生古來豪傑士力與風氣爭強弱豈有
定感發本至誠君看戚南塘操練皆鄉兵寥寥三千人
海寇望風驚楚材亮可用越軍詎不精但愧韜略短坐
令桑梓輕男兒貴自奮慷慨思長纓

關江

湛湛關江水山石何巖巖下爲蛟螭宮百靈施雕劓爐
冶出奇製樓閣凌空嵌利器不虛作稭秀待鋤芟側聞
西海鯨霜牙舞長鑱諒山烽火急澎湖刁斗嚴江神厭
軍事誦佛聲喃喃戰陣有變化固仗異人監煌煌朱鳥

容膝軒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宿慷慨天憲銜陰符佩黃石直節慕彭咸丈夫四方志
千里駕雲帆誓驅雷電將妖焰掃槍機失機亮可惜門
戶疏扁緘彼軍未成列又不鼓其儻生平湖海氣唯諾
儕庸凡坐看鯨背上炎風搖絳繆神宮忽破碎血浪騰
腥鹹水沸百物爛何分琮與瑊嗚呼關江口其險視崑
函臨敵不先發俯首餌貪饒微軀獨何愛瑟縮伏深巖
天恩雖浩蕩何以謝譏讒馬江流屈曲虎門青嶼巉作
詩抒悲感涕下沾衣衫

書事

桓桓水犀軍赫赫樓船將奉檄援基隆聲勢一何壯中
途忽惶恐風波迷去向翻令青海鯨追躡蛟門浪茲邦
固天險木石助保障元戎裕壯猷金雞駐行帳諸將亦
勇敢一發中虎吼敵礮皆空飛夷酋色沮喪此自忠義
氣足感羣靈相朝廷慎邊防歲歲糜巨餉落子一爭先
全局神俱王惜哉石浦舟不隨春潮漲

時澄遠馭遠二船皆沈於石浦

海鯨

海鯨潑潑能吞舟化爲黑虎騰山陬殺人如麻不肯休
河東少年氣食牛挽強一發中虎頭虎雖未死氣已柔

客棧軒

卷一

十四

明發

宛轉返形沒洪流里長上牒陳緣由縣官色喜心煩憂
帳下壯士春雲稠江上樓船森戈矛捕虎不得良可羞
論功行賞姑從優少年得金高山邱向人猶言功未酬
述懷三首

天風激海波搖盪殊未已同是舟中人爾臥誰當起病
鶴睨九霄老驥思千里昔人遯巖谷夜半常撫髀但愁
才智短進退無一是山居愧白雲開卷慚青史

觀史如觀劇賢奸差易識相士如相馬優劣苦難測男
兒志千古誰肯負君國歧途一縱轡意倦不得息坐令

俳優輩面目施塗飾何以葆厥眞英雄貴本色

入世一不合槎枿生肺腑箕踞斗室中高談薄湯武不
知耕鑿民何處異隆古正坐吾輩陋俯仰無寸補衣冠
飾社神享之以鐘鼓紛紛出岫雲期爾爲霖雨

寄題瑞巖寺兼柬石季初孝廉

玲瓏天童巖迢遞育王嶺虛名滿人間輿蓋擾清景瑞
巖獨寂寞翛然麈尾虛閣貯秋聲深林宿雲影昔在
祥符年名心偶一違皇猷捐粉飾野性返孤冷卽今十
二峯縹緲無人省地僻僧愈閒鳥啼山自靜造化斂羣
秀置此幽閒境自非瀟灑蹤清味誰能領世事來未已
浮生方馳騁寄語山中人深藏詎非幸

寄卓子培茂才

厚栽

卓君山澤癯結廬傍龍樹書畫師盧滌瘦硬見家數草
堂煙霧深北有先人墓森森翠柏林手澤勞培護每當
祭掃時溪山逐幽步翻波石蟹驚角射松颺怖賢仲吾
姊婿談笑含風趣羣甥亦不俗儼然東道主自我來京
華佳節常虛度矯首望鄉關愴懷感霜露青山諒無恙
朱顏或非故何日叩煙扃開尊話情慄

感事

利氏入中土曉曉誇厲算歲差能幾何狂波漸浩瀚卽
今東海頭戰艦游魚貫危樓瞰宮闕列肆徧江漢景教
固荒唐火器實奇悍蛟龍避潛雷星斗碎飛彈邊吏啓
猜嫌民命憂塗炭荒窮鳥閉壘累築京觀頗怪生理
殊齒角附羽翰金城自無形疇能廢防捍餘物皆精奇
一一供娛玩沙礫鎔玻璃羽毛織縉縵屑粉琢瓊牙漬
果臝鉛罐無絃琴韻調不夜燐光燦攝影意態真噓枯
神彩煥海客偶攜歸野老爭傳看洪纖難具陳利害或

參半巧製疑鬼工脆質隨冰泮電線亘萬里揮刀可立
斷鐵路車如飛觸石憂糜爛皆以耗精華未足紓急難
霸圖可持久此語將無調尤憎印度煙醜毒徧薰灌禍
我萬萬人偉軀成弱幹冠裳化魑魅種類儕腐殿厄運
甚懷襄深思足悲惋仰觀飛鳥羣啾啾惜分散誰謂遠
遊人竟無漂泊歎風俗鬪奢淫搜求窮里閭俚俚浮海
來絕域同流竄冰極夏僵凍火山冬喘汗衝波鯨吞舟
冒瘴蛇螫腕華戎嗜好歧薰猶判蘭蒜見利笑口哆爭
贏怒目睥驕氣叢怨仇禍機發疑憚生還已寥落展轉

相欺謾君看申江濱殊光忽璀璨琵琶蕩婦樓驄馬垂
楊岸昏明視鐘表水火出鑪鍛粉飾十年餘繁華天下
冠南郊避暑臺北里消寒館飛走盈庖廚珍奇羅几案
鐵牀被重茵風窗扇疏幔花木費翦裁狗馬勤梳盥餘
閒習角觚趨捷逞手段韋帶緊纏腰毳衣短蔽胛曼衍
雜魚龍變化神鵝鶴狹路兩騎逢跳躍驚互換睨視八
極表鴻濛待剖判機心役百靈威力驅羣僕嶺嶠縱幽
探地隔窮深鑽冥想廢眠食孤行忘宵旰恨天衢高
勝遊阻汗漫御風訝列子折翼驚陶侃失勢墮窮荒茫

茫人迹罕枯骨誰見收旅魂空羈絆我欲煩舌人春夢
試一喚黷武致民貧開邊生內叛秦始與隋煬覆轍今
可按乾坤雖廣大化育資參贊精亡山澤枯物竭陰陽
亂天醉有時醒窮奇孽難追大道炳日星六經未漫漶
詹詹楊墨言蠻獠互袞讀輸我文明邦不直一笑繁歸
語爾國王悔過未爲晏君臣實慈儉男婦親耕爨雜家
黜申韓正學崇璧類舟車防顛覆宮室戒輪奐金租謝
卅人火政歸司燿奇器悉銷除故園同樂行彼此守封
疆如農無越畔庶令國本堅勿使人心渙此意終迷茫

長夜何時旦

紀事

庚子七月晦挑燈坐西室破篋搜鼠聲母蓮子就執憫
其尙無知未付狸奴食散置葦箔閒蠢蠢隨所適厥象
爲儉兒夜半踰垣入穴窗用火攻婦女驚相詰旋聞沃
水聲流檻疑檐滴我意此么麼可以盛氣懾秉燭啓中
閨不虞猝見龔棒喝當頭來退避痛苦失履闕誤顛踣
脫屣急起立拔關走閃道喧呼鄰里集籠燈滿中庭大
索賊已逸牆外倚修竿攀緣固有迹檢視東西軒雲落
餘書籍內室尙懸扁誦佛聲未絕鼻端吁可惜紫色若
新涅親朋相慰言告官請追躡舉手謝親朋我實自貽
戚古稱富潤屋我貧不量方高明鬼所瞰況乃開門揖
舉動太鹵莽災禍宜其及側聞北方耗神京萃胡羯兩
宮旣蒙塵百官多殉節我雖處田閒國恩嘗忝竊旣無
勤王勇又乏捐軀烈坐視君父難分應罹誅殛儉生良
自慚微物夫何恤作詩紀厄運北望吞聲泣

有犬

有犬生四子銜置西籬邊母飢出就食兒飽向陽眠念

彼忠義性幼小已可憐呼童移牆陰東草如鋪毯母從
牆外來意似安所遷羣兒相偎倚哺乳無後先入夜憂
風兩支板遮其頭家養勢難久且爲營目前狐鼠宜自
反勿謂施恩偏

雜感二首

芸芸各有見取舍兩途自非天民秀曠能握其樞貴
賤有定分所要同悲愉異哉佻巧子翻笑先民愚

子子生水中浮沈頗自適一朝化爲蚊飛鳴遶牀噪
血指掌間損人竟何益爾曹豈有知旁觀爲歎息

容膝軒詩草卷二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古體詩

出山三首

吾心有泉石始與魚鳥親
林栖未免俗得趣故不眞
念昔歸田時抗志希隱淪
獨居忽不樂飢寒能累人
想見方寸地中有萬斛塵
揮手謝松菊永慚懷葛民

初歸浚渠沼次年治屋廬
娶婦兼嫁女歲歲苦拮据
私計成就事此來尚不虛
豈知古叢傑夔化神龍如
功業滿天壤數載良有餘
沾沾自得意并蛙眞拘墟

容膝軒詩草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高樹枝葉稀眾鳥方哀鳴
悽悽諸兒女未別先吞聲
老母獨慷慨倚闥送我行
笑謂子尚健速去成汝名
明知流光駛拂衣且長征
中途有感觸淚如江河傾

入都二首

二月發甬江三月抵津沽
華戎昔爭戰壯士多捐軀
平沙蔽白骨血點青模糊
掩袂不忍視疾馳上都
城市改舊觀衙舍半榛蕪
中途忽隔絕此寧非通衢
旁有崑崙峯奴舉手相揶揄
神京方擾攘分裂成芋區
宮廟爲爾

守盜賊爲爾驅事定歸故物所割止一隅皇路仍坦蕩
士女還歡娛吾曹固大度但晒爾輩愚聞言面發赤攬
轡空長吁

紆道東安門言循甜水井蛟川舊寓廬聊可息吾影器
物已蕭索牆宇尙完整鄰舍多殘毀僅存真天幸園中
兩白榆荒榛委斷梗詢知多事秋屯兵備戎警門戶皆
洞開戰馬日馳騁投鞭繫樹閒蹄齧無時靜蒼皮盡剝
落風雪追嚴冷陽和轉土膏百卉舒新穎茲樹獨婆娑
朽株綴枯癭始信根本傷元氣留難永樹也何足言觸
目成悲哽

雜感八首

天地如轉轂日月如流丸黃土堆白骨孰能究其端智
巧復何補紆鬱摧心肝萬代趨一軌超舉良獨難
牽羊就水草羊肥旋見烹軀命誰不惜入市聞悲鳴早
知主人意一飽何足營飢腸迫馳驚哀哉此微生

荒園長蒿萊羣雞恣爬扶俄頃起爭端冠竦背欲裂得
失亦區區相持至流血老鶴獨儵然忍飢咽冰雪

都門往來衝萬轂銜尾轉先驅者誰子捷足凌驚蹇一

車塞中途寸步不得展自誤還誤人稽遲至日晏

治道更千聖民氣歸馴良豈料裨海外薄俗固未康小

儒鷺近效汲汲廢綱常狂波灌大陸世界其鴻荒

柔弱勝剛強物性各有制元牝喜潛藏羣雄困牽繫靜

極忽思動頡頏作氣勢權分累亦輕獲益良不細

朝聞烏東去暮見烏西歸朝去迎日出暮歸送斜暉風

雪滿天地烏仍隨陽飛嗷嗷失羣雁爾獨昧所依

圍爐擁重裘寒冬生奇煖安知窮檐下負曝嫌晷短豐

約理難齊天道忌盈滿四野苦瘡痍何心樂絃管

容膝軒臺 卷二

三四明岐書
約圖刊本

過徐相國故居

徐公冰雪姿凜凜貫華皓秀色映朝班深叢擢瑤草別
墅在城東獻言時一造林深有鶴窺室靜無塵到插架
多賜書高坐談王道出門見穹廬憂國心如擣橫磨十
萬劔倉卒伸天討惜哉力不逮狂飈捲枯槁宗社幾爲
墟身家焉得保至今都下人競說和戎好

弔裕壽山尚書父子 有序

公諱裕祿姓愛塔臘氏官直隸總督庚子秋殉

節楊村季子員外郎熙徵負月歸葬甫十日以

毀卒於保定旅次仲子祭酒熙元偕其妻嫂仰藥死徵字達甫辛卯出余門下流覽遺牘哀之

以詩

裕公任封圻清名天下聞晚登樞密府出領畿輔軍燕

趙多壯士什伍各成羣自言有神術赤手掃妖氛里巷

相傳授婦孺同歡欣公知事無濟叱使歸耕耘

公素不信義和

團見

惟天降喪亂誥誠徒殷勤兵端開儵忽津沽變風

雲桓桓破虜將指揮建殊勳殲敵北倉下積尸潞水濱

社鼠久跳梁烈火庶一熏由來戰陣事旦暮異所云狂

容膝軒堂

卷二

約圖刊本

飄吹毒霧咫尺迷斜矐揮戈力已竭一死報吾君達甫
侍帷幄慟哭收遺文上書言死狀血淚何續紛閉關隨
行在慘淡向臨紛衷腸已寸斷骨肉中途分司成尤激
烈蘭蕙甘同焚偉哉忠孝門萬古揚清芬

題王文敏公

懿榮

遺札

有序

公字廉生山東福山人官國子監祭酒直南書

房庚子之變偕繼室謝夫人寡媳張氏投井死

事聞贈侍郎銜謚文敏余藏公手札二通皆甲

午大考後所得風骨遒勁如見其人會公家以

訃來得悉公死事之狀因綴一詩於後以抒向
往之忱焉

胡騎陷洛陽朝士多遭戮流寇踞燕都降臣尤被毒南
冠繁牆陰榜掠索金玉呼號乞賊憐宛轉登鬼錄人生
血肉軀委化爭遲速一念畏刀鋸千秋汗簡牘偉哉文
敏公義不受凌辱烽火逼甘泉屬車趨商雒攀轅嗟何
及望塵惟痛哭明知連雞勢轉盼歸輯睦忍死待須臾
中興諒可卜顧念臣子節未宜儕儷齷况值聖明君知
遇冠僚屬生平嗜鐘鼎款識皆手錄詞館久浮沈朝衣

答滕軒書

卷二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頻典贖賦承明宮一朝蒙特擢召對勤政殿至尊爲
拭日南齋校祕書東序領文學內府頒奇珍深宮賜畫
幅黃門絡繹馳賞賚何優渥驕虜肆憑陵義軍歸約束
長城一以壞先聲驚草木環侍賸妻孥巷戰無部曲乘
輿幸安全都城奈顛覆緬懷高厚恩殺身報豈足大節
苟弗光何以別庸碌秋風吹井梧慨然悟歸宿玉玦付
孤兒金甃移健僕伉儷誓同行黃泉慰幽獨寡媳亦從
容貞心完大璞湛湛止水中俄頃超塵濁浩氣返雲霄
志魂依輦轂凶問達行在天顏增悲感卹典異羣臣義

聲動殊俗當時衣冠禍追思何慘酷赤眉本亂民狂刀
恣屠斯西域重行人推刃逞報復牽曳充鬼薪迫脅經
溝瀆僥倖脫危機閒關走微服劫奪摧心肝倉皇失骨
肉荆棘滿天地生還已爲福前後殉事臣參差非一族
張湯陷狄山宋萬批仇牧量錯斬東市莫敖縮荒谷玉
石既同焚蘭蕙詎異馥成敗論英雄吹求生謗誇隻手
思迴瀾萬口譏覆餗蓋棺事未定青史煩商榷公職本
清華公心無愧怍一死卽完人大名配岱嶽我來喪亂
餘臨流弔芳躅猶憶廷試時鷓班忝追逐提筆上文塤

香藤野叟

卷一

六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鬚眉見清淑貽書論朝儀風骨欽高卓闊別幾星霜滄
桑變時局公已享明禋我仍戀微祿附驥更何年止烏
竟誰屋流涕綴哀詞哽咽難卒讀

贈夏香孫孝廉翊入蜀

皇皇營一飽士各爲其身軒眉論世事英雄好欺人元
運遶陽九四海爲比鄰蚩蚩六國雄弱周扶暴秦巧取
復豪奪沃土翻憂貧林空駭倦翼水涸驚游鱗至尊常
焦慮有君詎無臣肉食少遠謀樹立終因循夏君獨奮
發志在清胡塵陰符司馬法腹笥儲經綸兵事恥空談

矢石期躬親東土肯紛擾君充觀國賓墜馬幸不死從
軍苦無因我時爲感動上書言紫宸欲仗左右力奮臂
當車輪聖明鑒爲鈍委蛇隨朝紳遼海羽書急看劍同
悲辛自分蒲柳姿努力希松筠神京脫有變殺身庶成
仁入井君掩土燭室君聚薪忠義相期許肝膽俱輪困
燕都幸無恙卞璞誰見珍君看歆浦花我采千里蕤江
千一握手相見無由頻時局益變幻鉤黨起黃巾翻覆
桑海劫寂寞桃源津狂瀾稍紆餘故山難隱淪閒雲復
出岫旅食京華春君亦襍被至縱談淹浹旬異端距楊
墨天道交荆榛骭麟猶故我未逐時態新朝廷廣賢路
山澤搜沈湮薦牘倘有君光彩當燐彬君意願落落取
舍殊羣倫天驕據臥榻潢池弄飢民虎狼日吞噬詩書
難遽馴常恐筋力衰素抱鬱不伸掉頭辭我去臥病東
海濱昨宵得君書征鞭指峨眉岷江何湍激峨眉何嶙
峋不畏蜀道險但愁蜀帥噴岑侯善相土好龍求其真
君名固耳熟我書已具陳魚水一相得草木生精神勉
旃立勳業佇君畫麒麟

養癰古所戒決去斯爲勇奈何愛寸膚坐致成虛腫昨
暮約登高聞之喜欲踊曉起忽蹒跚左足微且懼初似
蚌生珠漸如蠶化蛹穴潰勢已成鍼刺心猶恐馬援惟
曳腳墨子難放踵呻吟牀蓐閒朝請何由奉羨君腰腳
健交遊多光寵痛癢本無關貽詩相慰憊駿馬奮長途
跛牂畏高望稟體有強弱舉足分輕重逸步豈能追吟
肩聊復聳瑣屑告君知一笑腹應捧

附亭美和詩

江仁徵

足捷能爭先趾高能示勇君乃用其柔左跗致浮腫

容庵軒齋

卷二

八四明筆書

約圖刊本

憶昔倭鬻開請兵躍且踊胡今行蹒跚脛氣溼生癩
肉癩腐如蛆重繭鴛如蛹跬步雖云艱跌坐復何恐
嗟哉奔競流牛馬走相踵君身躋清華恬退絕趨奉
寧求容膝安勿市曳裾寵寧行我踞涼勿受人憊憊
鄙彼賤丈夫超距而登壘今茲足不羸舉止益慎重
溼痺將漸瘳傲骨毋孤聳倘能杖藜來會富洗學捧

疊韻答亭美

京畿昔雲擾亂階始拳勇藐茲不材木倖全由擁腫肌
驅復出山用舊屨哀踊鷓翼未云濡夔足何妨懼側聞

選期近如繭將出蛹齊等一一吹東郭能無恐念君同
巷居住還不旋踵未疾冀相臨吟箋勞屢奉跋龍嘲孟
郊遠豕嗤彭寵足音終渺茫酒盃虛慙通行當與君辭
故鄉守先輩老厭世味淡病添歸思重津沽水未冰橫
海樓船聳去去觀扶桑日出紅雲捧

附亭美和詩

人生過五十欲買無餘勇壯氣日銷磨棄材甘擁腫
盲者不能視跛者不能踊況乃時局艱亂階醜微極
蟠伏甕裏雞瑟縮蘭中蛹中夜起徬徨念此心惶恐

容膝軒臺

卷二

九十四

約園刊本

我與君齊年軌轍難繼踵羨君有高堂歸則可侍奉
羨君直承明出則多榮寵嗟我愧不才友朋相憐憫
羨羨謀升斗去去違邱壑傀儡復登場藐若鴻毛重
塵壤隔雲霄仰視身欲聳結襪爲王生願將病腳捧

三疊韻答亭美

張良如婦女椎擊一何勇蔡義爲丞相背如囊駝腫君
身雖眇小聲價久騰踊文章見精悍錮疾起跋扈詩才
尤清富妙緒抽春蛹心花忽怒放瘧鬼猶知恐刑曹暫
羈迹貲郎方接踵鈴尾類官書纏腰足私奉行當躋廷

尉八騶傳呼寵富貴由壽考斯言非慙憑我方苦瘡痍
分應歸田壟進畏世途艱退憂家累重搖搖心旌懸鬱
鬱愁城聳愈病得君詩喜如毛檄捧

附亭美和詩

驅馬出郊場騎射鬪材勇驂騶步方前驚駘腹已腫
勝負決須與觀者如雲踊豈不奮英雄無奈苦楸檣
咄哉琅琊生詩思抽獨蛹巴里和陽春舌僂心更恐
長歌聽未終妙舞又接踵善賈信多財鼎祿厚自奉
旁有窶人子卻立難分龍才盡笑江郎謝君空慙德

容膝軒詩

卷二

十四

約園刊本

惡醉勿強酒輟耕勿至龍枯管那生花有如千鈞重
搜索飢腸嗚吟哦寒肩聳雖欲效西施安得心常捧
四疊韻答亭美

都門名利場馳逐有餘勇雷走車聲殷塵堆馬背腫我
無再求藝敢效微虎踊緘口久疑瘡弱足况患瘡同巷
得吟朋雙絲抽凍蛹氣竭我猶鼓才盡君何恐借故雅
道微儕輩鮮繼踵珠玉悶好音酒食誇新奉紛紛賭墅
豪赫赫乘軒籠綺席日追陪郵筒虛慙慙浮生如泡影
華屋俄邱壘隻字未流傳千秋誰引重君看元與劉名

並香山簪詞壇待主盟願將牛耳捧

附亭英和詩

世路多崎嶇壯往亦傷勇況復異種滋罔兩兼沐腫
長安游俠場健兒紛紛踊偶有躡行人舉俗詭跋扈
今我憩京塵蜷曲如伏蛹鬪捷愧未能索居亦所恐
思欲訪同心逸步邈難踵汝士不羈才結客盛供奉
元龍湖海豪好遊博光寵有時蝨其閒逢場聊愜懣
夜半始歸來月黑草沒鷓邏卒嘖相視車載無輜重
似此冒險行令人毛髮聳不如守蓬廬安坐酒卮捧

容膝軒書

卷二

十二四明雜著

約園刊本

補侍讀日作

有序

余於戊戌三月十七日請假九月初四日開缺
今年三月十六日銷假九月初三日見缺前後
相抵似非偶然詩以記之王寅九月十九日

我歸戊戌春半載擁虛位我來壬寅春補官仍秋季京
曹如雞肋咀嚼了無味前後相乘除時日誰登記乃知
造物神瑣碎皆經意世人羨膺仕紛紛生誘議春風豈
有私桃李自妍媚

五疊韻示陳雪樵比部

康瑞

陳君最醜藉粥粥若無勇與物氣何溫憤時腹欲腫秀
句偶流傳紙價爲騰踊俗手強追摹失步成跋種我晚
始效顰吟聲出土蛹侏儒見修人望影先驚恐含笑倩
正冠流汗常至踵自慚雙翅微敢希風雨奉每得一字
衰如承華衣寵蚤驅願相依心悅非慙慙但苦謀面難
仙鄉隔坡壘室邇人自遐會稀情愈重天街月色涼城
闕岩巖聳珠唾早飛來莫負銅盤捧

附亭英和詩時寓齋析爨

我懷彈鋏生寄食恥無勇丈夫乞人憐口嚼面赤腫

容膝軒臺

卷二

十三四明樓臺

約園刊本

一飯亦區區飢啼飽卽踊何似於陵廉匍匐效跛癯
嗟余客都門食葉寧如蛹釀金附公庖轆釜當無恐
豈知乾餼慙決裂不旋踵杯勺難分甘薪芻聊自奉
增竈如疑兵炊屢乏故寵主人親料量奴僕私慙慙
東市暮叩關西市晨登壘遂令門戶分一一苦繁重
同居勿同廚諺言非朦聾自今喫家常笑將此腹捧

六疊韻呈劉沚芬比部

一桂

劉君已杖鄉少年無其勇截餅齒何堅舖糟面微腫輕
重誦情法貴賤識屢踊曹司勤趨走僕御慙跛履衣裝

尤輕簡瑟縮殊凍蛹指揮胥吏驚談笑侏儒恐南歸曾
聯袂北來復躡踵我自迫飢驅君豈闕私奉兒女鑿深
情君送女來京衾裯辭故寵簿書遂填委僚友爭慙馮馮婦
悔下車季孫恥登輦出處亦偶然賢勞世所重借問于
廷尉駟馬高門聳何似信陵君一尊紅袖捧

附亭英和詩呈泚芬比部

我慕劉貢父血氣老尙勇腰健謝鳩扶背植殊駝腫
重來涖西曹同僚喜欲踊愧我廁齊竿肩隨笑疣尪
吏胥猾如狙纒徒紛若蛹君爲持其平讞定咸知恐

容膝軒詩

卷一

十三

約園刊本

退直多餘閒過從不旋踵竹林偶同遊疏酒聊相奉
談笑善談諧交遊分光寵邈復得汪倫近局互慙慙
汪比部鳳池同寓慈谿館君謂明年春歸去守先望諒哉達士心
不爲微名重同是羈旅人聞言先驚聳留君作此詩
索和將硯捧

七疊韻調楊壽孫比部

家駒

楊君始出山意氣兼人勇鶴翎稍回翔虬柯漸曲腫已
隨張湯趨仍效魏犖踊妙手總成空捷足翻疑燠年來
納粟郎多若縑絲蛹主進喜豐收避債釋前恐門庭頓

改觀車馬紛接踵陳蕃一榻專韓信千金奉碎錦贈邱
遲大錢選劉寵林逋本清閒許攸善慙餘客亦豪華
歡若趨市壘汪倫友誼深孫楚時名重江郎善言情吟肩
時一聳惟有解襪生病腳終日捧

附亭英和詩示仲弟及兒輩

掉鞅入名場文戰苦不更造物既生材詎甘終擁腫
數奇偶迨適時至紛騰踊譬諸歧黃家著手療積癘
腐草亦爲螢凍繭亦化蛹進取會有期棄置原無恐
明年恩榜開前後相接踵風氣費揣摩功令須遵奉

容膝軒詩草

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壯志勿衰頽同學多貴寵努力愛春華斯言非慙慙
我豈子叔疑富貴又私襲但思餬口艱不覺名心重
聯翩月窟攀高矗雲梯聳無使祖鞭先喜看毛檄捧

八疊韻

作吏苦無才禦敵慚無勇端居觀世態慟哭目爲腫湯
沸蝨仍嬉慕焚雀猶踊但求腸胃肥誰憐股股燠方今
四夷偪何異繭縛蝨號亡虞將及薛築滕宜恐奈何冠
蓋徒徵逐日相踵編戶困誅求豪門侈供奉擣搗戰
酣絲竹歌呼寵盛會遞招邀諛詞互慙慙虎狼已在門

狐兔方遊壘養士雖云多緩急誰倚重曉日麗宮槐鳳
闕雲際聳拜獻之嘉謨丹心空自捧

附亭英和詩

作客逢衰年老拳徒奮勇君病足蹒跚我患齒浮腫
不如少壯時醉飽競跳踊南居厭煩勞北來苦寒燠
水涸難爲魚絲盡將化蛹人壽能幾何孱弱良可恐
與君結比鄰晨夕欣躡踵但知朋友樂邊謀妻妾奉
但求飽與安違論辱與寵閒曹偶羈縻往事空慙慙
君看車前騶俄歸山下壘本來培壤卑難負最屬重

容勝野壘

十五
約爾刊本

滄海方橫流胡蠹相對聳去去保餘生故園花盈捧

九疊韻

良相猶良醫施治兼智勇去腐乃生新補虛庶消腫中
原久衰弱狐鼠紛跳踊正坐賈生言病腓且苦燠今茲
百度新變化速蛾蛹虎豹文炳蔚見豺諒無恐桑孔籠
利權古法今難踵民命繫國脈脂膏竭供奉計臣苛征
斂毋乃負恩寵惟山有寶藏商賈爭從憊惜哉民力微
他族私斷壘願藉少府錢稍增廿人重坐着黃金臺長
傍薊門聳如何督亢圖輕向秦庭捧

附亭美和詩

螳螂奮臂前恃其螻觸勇駱駝擁脊行指爲馬背腫
聾子尋聲音跛人學跳踊齊末不揣本治疣反加燠
方今他族滋紛紛飛蛾蝻榻旁睡已斲逼處將無恐
輸款逾萬千飢民相接踵雖存變法心其奈具文奉
粉飾示太平苟安固榮寵黑白終混淆中外互懲懣
官舍付夷酋城闔爲市塋地旣割東南鼎可問輕重
緬懷發祥區長白猶高聳霄漢望迢迢誰將天日捧

十疊韻戒博

審慶軒書

卷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初好博弈如好貨色勇譬彼種樹翁手熟背已腫去
歲稍知非逢場仍歡踊今春始立戒閉戶安跛屣鑽書
類蠶魚眠箔疑蠶蛹超然勝負外無喜復何恐嗚呼軒
轅後戰鬪日相踵瀛洲九斛塵翻覆遞推奉近代禍尤
烈殺人取榮寵螻觸逞凶殘儀秦恣愆愆乾坤大博場
白骨堆邱壘悔禍竟何時民命天所重行看兵氣銷波
平邊不聳無使長樂老僕僕降表捧

附亭美和詩

拔劍作悲歌王郎氣何勇嗜好戒携蒲如刀割疣腫
暇日偶消閒朋輩皆怵踊君今獨何爲卻步學跛癯

君謂世情洶湯火撲蛾螭坑塹落人多聞之輒生恐
嗟哉牧豬奴呼喝相接踵勝則雜彩投敗則全籌奉
更有大博徒航海爭利寵輸與我瀛洲設局來憇憇
金穴與銅山俄頃化平壘萬乘爲孤注那計事輕重
僮進了無期皆裂髮欲聳寄言局中人勿復骰盆捧
附夏伯瑾編修北上紀行次韻 夏啓瑜

乘風破巨浪意氣一何勇馮夷忽猖狂同舟目盡腫
脫險達津沽直欲喜而踊火車瞬息千里輩廉猶跛廋
入都謀安居紛若繭抱蛹此行良不易驚定心猶恐
執手相慰勞賓朋來接踵我思在家日椿萱快侍奉
門前樂事多豈必戀榮寵移孝可作忠旁觀苦憇憇
富貴宜及時但勿效登臺魏茲樗櫟材出處何輕重
胡塵滿京華一覽雙眉聳丹忱矢不渝天衢日常捧

庭樹

嚴冬人事稀開卷怡我心流覽未云倦白日淒已沈空
庭展幽眺暝色催歸禽崇垣露喬木枝葉何蕭森念當
敷榮時黛色彌天深莓苔承嘉庇熱客獨煩襟鳴蟬助
得意嘒嘒揚清音繁華曾幾時悲風嘯空林託身豈不

高高處寒易侵俯視牆下樹新條綴濃陰賤有全性命
貴有罹災祲卽茲悟物理感喟成短吟

自頤和園退直偶成示亭英比部

中夜趨直廬更鼓聲逢逢天衢何緜逸萬點懸星鈺西
郊木葉禿敝車風透窗奔馳三十里肩背困磨撞斗室

得爐火始覺寒威降僚友相問訊燕語雜吳腔

時同直者丹徒

支學士恒榮滿洲侍講
達壽宛平陸編修鍾琦

漸聞羣鳥鬧曉色明旌幢龍種

嫺騎射驄馬繫高樁卿相半黑頭恩賜肩輿扛濟濟宮
門外體貌多豐龐此皆梁棟選論道能經邦衣冠廁其

卷二

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末顧影慚愚忝歸逸益喧闐兩耳鳴潯瀧刺口談時事

識短言易哢

是日著中
繳札記

聊學擁鼻謝持示生花江大雅

久凌替非君誰與雙

讀于海帆侍講

齊慶

庚子紀事詩一百六十韻賦

此奉贈

積雪壓檐風透幃凍泥澀軌塵不飛驅車報謁相見稀
遠尋于子敲煙扉軒庭幽敞森寒威菊枯盆空堆四圍
主人出詩就斜暉千六百字皆珠璣疇昔之事可悲唏
白蓮餘孽訂京圻吞刀吐火神所依宰相驚喜言宮闈

王公伏壇聽指揮，不信從或腹誹言。出禍隨若發機，
遂驅羣羝鬪封豕。腥風怒吼百卉腓，枉矢晝見三光微。
翠華西狩啼嬪妃，衛士跣走寒無衣。百官飢瘦胡馬肥，
仍控八駿就銜韉。天驕要約誰敢違，我於其時方南歸。
道路傳聞疑是非，君詩質直無脂韋。昔有詩史今庶幾，
城東敵壘何崔巍。長安門外燈月輝，深目高鼻馳駢騑。
朝士插足憂訶譏，神竿摧折絕享祈。鹵簿散失餘冤裨，
柯亭劉井迷前徽。還我舊物安可希，新政求賢如振饑。
或聘以帛招以旂，君方選士賈帝畿。君爲北闕
同考官我何爲
雪空瞻睇

客腰繫帶

約園刊本

附伯瑾和詩

王君耽靜常下幃，圖史羅列文雅飛。門無雜賓車馬
稀，長安寂處猶巖扉。寒冬凜凜霜雪威，有酒可酌爐
可圍。餘事作詩送殘暉，興酣落筆成珠璣。陽春寡和
應歎唏，我適襪被來京圻。欣然下榻許相依，校書共
侍青瑣闈。君感時事毫頻揮，嗣響風雅工怨誹。獨具

深識洞先幾心長語重妃呼稀將毋庸德人所腓異
學爭鳴吾道微有時攬古思湘如靈均奇服仙子衣
裘馬何事誇輕肥名韉偏促羣受譏忍能與俗同從
違雖無田園胡不歸以詩示我質是非古人訂交如
弦韋山石攻玉或庶幾聖朝功德高巍巍燭火偶爭
日月輝終見壺漿迎六駢遵時養晦詩無譏東山不
出蒼生祈安用荃稂與蘿葍正宜努力追前徽中興
諸臣堪仰希滔滔天下苦溺飢明詔求賢賁弓旂多
士畢集千里畿惟君鶴立逸且願俯視羣張錦聲

客膝軒書

卷二

二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生花之筆饒芬菲瓊英浥露朝未晞我欲取讀先盟
薇但覺玉屑清霏霏胸襟冲澹安可晞

不寐

夜長不成寐挑燈擁寒衾鄰雞傲高唱百感縈我心六
合未清朗世路多崎嶇離家三千里骨肉爲商參人事
且暮變何異晴與陰南鴻況寥落兼旬無好音老母筋
力健霜雪料難侵伯兄疲畚築抱恙知淺深四女似諸
姊諒能守閨箴五女隨其母拈筆抑弄鍼諸姪異門戶
支持慮不任戚屬有遠近時節誰見臨念余昔治室辛

苦銜泥禽集成栖未穩
翩飛辭故林瘦妻挈雛女遠來
依囊砧賴茲慰岑寂
冷暑暫浮沈方朔但索米王陽難
點金歸期未可必聊學寒蟄吟

十一月二十日召對勤政殿恭紀

扶桑曙色動明月仍當天驅車景山下待詔宮門前
煌勤政殿玉勅承傳宣趨走懷戰慄瞻仰增肅虔
聖主憂社稷堯臞過昔年聖母富閱歷睿照周八埏
溫語垂顧問滄海容微涓小臣域咫聞應對多拘牽
上負動華聖俯慚晷夔賢作詩紀榮幸聊備家乘編

榕蔭書堂 卷二

三四明鑑

約園刊本

卽事二首

陰陽吐靈淑山海羅瑰奇今人不如古此語吾所疑
森槐棘林豈無皋與伊栖栖車馬塵蘭闥常追隨川以
合流大木以孤立危事賢友其仁利器洵良規出門忽
惘惘此行當詣誰屠沽不易識吐握安可期口語相唯
阿肝膽深莫窺所得無分毫但覺尤悔滋歸來長歎息
一編聊自持前修倘可企委懷良在茲

羣龍戰大野妖狐徧神州閭閻竭膏血山川縱冥搜
渾沌幾擊斃夜壑難藏舟維持賴名義一綫生機留異哉

許行徒入室操戈矛六經皆糟粕三綱爲贅疣楊墨吹
其燄蘇張通其溝陰霾滿六合白日變九幽念此忽不
樂濁醪與婦謀得趣不在多一醉散百憂吾道如元氣
兩儀同周流紛紛撼大樹爾曹眞蚍蜉

奉酬柴夷坪大令

正衡

見贈之作

中年羈薄宦故鄉隔芳訊每當公車來疏落見才俊柴
君貢帝廷我方展歸輶聞聲昔已慕察行今乃信書骨
含隸古詩心露雄駿靜觀收眾遁探懷富瑜瑾憐我屢
悲歌荒園伴蒿欵叩門乞傳薪道在詎敢吝所愧燭火
光灰冷無留燼淺語出枯腸氣弱難自振君手有霹靂
勢逐風雨迅敷澤徧焦原相期旣餘潤

附夷坪見贈

二首

柴正衡

容庵軒詩草

卷一

三四明燭書

約園刊本

景岳瞻星二十年搏沙一面奈無緣李膺底幸逢今
日陽五曾疑是昔賢捧日孤心懸北極迴瀾隻手障
東川耽詩聊作銷寒計看到梅花便聳肩

茫茫大陸起胡塵舉目河山百感新賈傅牢愁終爲
漢魯連意氣已吞秦文章自古宜經世時局如今敢
乞身我破門牆訴心事願分星火與傳薪

除夜贈夏伯瑾

河流挾泥沙淺處不盈丈翕然百川合瀾漫千頃廣夏
君吾同官才名懋僚黨舊寓隔城闌過從頻抵掌俠步
喜回翔枝言近疏放頗疑及肩牆縱目稀留賞徐徐者
行誼惓惓切景仰孝友無閒言朝賀必親往伉儷敦深
情姬姜竒幻想投分託知交披懷見誠謹俯視浮夸徒
雲天隔塵壤乘軺赴隴西衡文冰鑒朗矯矯陶士行陶制
模清節世無兩初見謂易與深觀悔挾長觥觥岑嘉州
岑方伯春暄襟期尤憫儻詩酒相往還得意忘言象彼皆負

客膝軒詩集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盛名一氣融滙沆醫者固難測追思徒悵惘茲來喜同
居眞率猶疇曩推敵貢所疑剖析應如響批導中窾要
快若搔奇癢文字有至樂豈謂相標榜君頗述前言自
嘲仍自獎池館未幽深軒庭尙宏敞長短寸心知品題
諒不爽嗟我識拘墟視天小如盃信口作雌黃常恐嬰
羅網藥石或誤投終身意鞅鞅君能受直言天懷眞坦
蕩今宵例祭詩糕餌承分餉嘉惠可無酬速蕩竟難強
爆竹喧四鄰吟成汗流頰自慚勺水微敢擬大風泆苦
語出煎熬宿垢期滌盪君才誇捷敏靈珠握象罔挑燈

遲報章莫待曩曠上

附伯瑾和詩

太華天下秀壁立千萬丈峻峭窮攀躋徑途苦未廣
贈言相攻錯所貴羣不黨除夜貽我詩一讀一拊掌
君詩殊撝謙我意喜疏放淺水本無波清流乃見賞
自慚培塿卑彌切高山仰識君已廿載寸心久向往
西郊暫聚首闊別常夢想詞林步後塵益復欽忠議
獄瀆雖高深不辭流與壤志趣豈盡同胸懷俱開朗
我乘隴上輶文字權銖兩君返故鄉舟宴衍事親長

容膝軒齋

卷二

一

十四明
約圖刊本

睽隔四五年馳念心慄慄今歲來都門相得忘言象
下榻依陳蕃賦詩促到沆晨夕環盤桓出門免悵惘
昨宵忽縱談品題憶疇曩君謂子淺前言猶影響
我實感君言中心識痛癢汝南月且評直可國門榜
矧我有微長臣朔好誇獎越宿投吟箋意似許宏敞
涓涓成江河先後語非爽我願貢箴規世情愛融益
胡爲鬱鬱居戶外容張網耿介誠軼羣誰能脫塵鞅
遊戲人世中乾坤眞浩蕩親仁汎愛眾經訓曾遺餉
詎必矜孤標兀立不可強彼此互鍼砭慙汗各沾頰

我憚三峯奇君歎百川
泱泱歲萬象新積習一洗
獲益在觀摩慎勿蹈迷罔
努力樹令德蒸蒸日上

柴萸坪方莪田

紹興

兩大令招飲本館時柴選江

西德安方選廣東瓊山卽席賦贈

癸卯

皇都迎淑景旅舍生春風
惜惜兩賢宰剖符一日中
借問宰何地一水分西東
江州白司馬海南蘇長公
昔爲

仙吏居今有佑舶通豈如黔與桂
荒遐阻兵戎

貴州卽江廣西

雜容同

良宵張高宴賓主皆洩融
雅誼託桑梓歡慰固

所同但念聚首久忽若分飛
鴻持贈無長物願言輸微

容膝軒壘

卷一

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衷宇內苦凋瘵邊境寧獨豐
兩君皆廉靜儒術能飭躬
一請恤民力再請安固窮
坐看三載後治理登熙隆

容膝軒詩草卷三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近體詩

春日山行

曲礪冰初解芳隄雨乍過水聲沿路活鳥語入山多翠
篠舒清節丹葩醞太和春光先到處強半在巖阿

冬日飲顧丈漁莊家與俞樹周

汝昌

同作

雪窗把盞共盤桓文字緣深一見歡古盞插梅姿不俗
小爐煨橘味猶酸本來面目都寒士末路英雄是冷官

容膝軒詩

約園刊本

淡泊生涯隨分好莫將口腹累儒冠

送徐雪堦

之鵞

出布陣嶺戲以紅葉爲贈

贈君一紅葉從此兩浮萍泛泛隨流水行入畫屏煙
凝寒樹碧山插暮天青欲去頻回首斜陽木末亭

贈周玉生

乃大

月且存情議書生舊餅師拚教貧徹骨不肖媚如脂黃
祖死公耳石崇奴視之心腸疑鐵石偏有解頤詩

自長山橋赴甬東

四顧山頭夕照橫淨居寺外暮煙生扁舟一夜江東去

臥看蓬窗月色明

送繆養庵之邗上

子規聲裏雨紛紛才送春歸又送君別後相思在何許
吳江流水越山雲

詠紙答友人

鈔得千行字飛來五色牋人情如此薄消息藉君傳夜
月梅窗帳春風麥隴錢洛陽聲價貴端爲賦三篇

外舅樂秉國先生家丹桂一樹臘月作花詩以紀
之

卷之三

約園刊本

丹桂森森出粉牆高枝容易受風霜旁人莫訝秋光晚
臘月花開滿院香

早起

小樓早起獨徘徊淨几明窗絕點埃萬朵紅雲迎日出
一聲黃鳥送春來煙籠遠樹參差見霧捲重門次第開
怪底嫩寒禁不得霜花如粉點青苔

自甬東夜歸舟中作

江上桃花逐浪浮江邊楊柳送歸舟貪看斜月眠篷尾
亂疊寒衣當枕頭村市燈稀人語靜野塘水滿艫聲柔

祇憐家在青山外未許輕航下石湫
吾鄉屢有壅礙引湖水之議迄不果行

規某友

傲骨休輕露虛心始有容君看顏柳帖筆筆是藏鋒

留題瑞巖寺

入山不見寺入寺不見山惟見萬重樹白雲時往還

瑞巖五月菊

綠陰庭院雨初收一片黃花映石榴不是高人附炎熱

山中五月已如秋

容勝野史

湖風刊本

田家

陽氣潛深澤繁華事已非土香秋芋熟霜重晚菘肥采
菊和新釀裝棉入舊衣田家饒積貯生計莫嫌微

冬日久雨

花未含苞柳未萌天公厚意最分明耐將殘臘朝朝雨
定有新春日日晴

自三山浦浮海至爵溪三首

時家兄在爵溪

落日三山外雲收海氣清晚潮催棹去初月向人明遠
岸迷高下扁舟託死生白鷗吾羨汝風浪不能驚

島嶼浮煙點蒼茫古甬東地隨山脚盡天與水光融海
晏帆檣集時清壁壘空一城如斗大自昔困英雄
南望通閩越西行抵爵溪浪花衝岸塌山翠壓城低村
市春醪薄漁船夜火齊渡頭逢骨肉相見各悲懷

曉渡錢塘江

一肩行李兩輪車走盡西興十里沙殘月有情隨客渡
曉風無力壓帆斜大江鱗甲潮微動隔岸樓臺霧半遮
此去飽探山水勝好將眼福向人誇

曹娥江觀潮

一綫迢迢至娥江走怒濤雲移銀漢直風捲雪山高拍
岸侵茅舍分流點竹篙越兒渾見慣意氣若爲豪

遣懷二首

人間瑣瑣說窮通生殺無心是化工雪後草多依舊綠
春來花有未曾紅牽牛偶爾過堂下失馬何須弔塞翁
齷齪輸贏真細事莫將冰炭貯胸中

懷中刺字已全銷故友音書亦寂寥但覺疏慵惟我最
更無意氣向人驕古今代謝新陳酒悲喜循環早暮潮
悟得此中消息早不嫌蹤跡溷漁樵

大雪出管江

歲暮客心急山深人跡稀彤雲垂野合殘雪繞輿飛溪
水凍無語竹梢低拂衣舊時來往路風景訝全非

爆竹

迎春無別物一綫借香焚立地如紅燭翻身入白雪騰
能驚鬼破聲要使天聞海外餘威播元功屬此君

哭胡子篔

龍壽
二首有序

子篔有雋才妻竺氏不得於姑以是常鬱鬱有
句云渚鴻孤響哀梁燕歡情太蓋自傷也余別

客膝野書

卷二

五十四明葉書

約圖刊本

有傳存集中

臨風玉樹影翩翩生就才華闌苑仙紅杏栽培宜日下
白芙冷落奈江邊子多誰識蓮心苦絲斷難憑藕臂連
我欲攜君秋夜句登樓搔首問青天

登樓句問天君與
余甲戌中秋聯句

語也

病中聞訃倍淒涼回首前歡夢一場泮水芹泥春識面
瑞巖梅雨夜聯牀渚鴻梁燕風駭意斷楮零縑翰墨光
一曲招魂和淚寫蘆江秋水月茫茫

有懷劉午亭

慈孚

同居海角聞聲久，忽漫相逢在瑞巖。寺柳開尊潤畫筆，潭龍送雨滌塵衫。登樓大笑燭將跋，遍地狂呼杯尙銜。許寄新詩猶記否，霜鴻寥落朔風嚴。

聞三弟在如皋患病以詩招之

全家皆飽健，汝獨病通州。水土欺孤客，風霜厄遠遊。路遙難得信，年少不禁秋。急束歸裝喚，寒江一葉舟。

清明自塾中歸

清明天氣好，雲影斂晴空。秧隴淺浮水，柳隄微有風。山光牛背外，春意鳥聲中。歸看小園裏，桃花紅未紅。

容膝軒書畫

卷三

六

約園刊本

容膝軒新闢西窗

老屋臨池展新窗，面圍開日搖波影。上風度鳥聲來籬，竹園書幌瓶花映。硯臺村居無客至，隨意拂塵埃。

郡齋臥病二首

自笑謀生拙，年年作嫁衣。關山遊子感，城市故人稀。月冷蟲聲苦，風高鳥力微。病中須藥物，所欠是當歸。

訪友春城暮，曾登墨海樓。縱橫書萬軸，眞贗帖雙鈎。秉燭延清賞，題襟滯後遊。遙憐編校客，眼福幾生修。

時盧寶輝

鄉居雜詠三十首

靈巖鄉在萬山中東望蓬瀛有路通我欲挂帆風未便
聊拈故事入詩筒

金紫銀青兩大夫湖塘舊宅未模糊梁碑唐敕皆佳證

不獨宮門待漏圖

樂仁規仁厚兩
尚書宅在湖塘

嘉溪山麓古風亭八百年前墓志銘天遣兩碑先後出

石痕猶帶土花青

徐夫人墓志在嘉溪王府君墓
志在古風亭皆梁乾化間物

海邦賢令紀經遊曾下靈巖泛石湫新法病民他日事

吾鄉遺愛自千秋

見王荆公
經遊記

客廬

七

約園刊本

錦帆東指海雲昏城郭蕭條劫火痕誰向山中曾布陣

不教胡馬擾鄉村

布陣嶺相傳宋高宗航海
時有人布陣此山故名

荒年一飯最艱辛慷慨韓侯不顧身上腴田三百畝

肯蠲租米活貧民

元高陽郡侯韓常有田三
百畝在靈巖屢弛其租

壯歲求婚計已遲卻將婚費贖孤兒人閒果報如風影

老蚌雙珠又一奇

湖塘樂彥通以婚費助喪家其後長
子用才成庶吉士次子用良爲富人

恭定居遼講席開扁舟未泛鑑湖來浦頭膾有先祠在

誰仿浚溪築釣臺

賀恭定欽以戍藉居遼東浚溪釣臺
其講學處縣志云吾鄉舊有臺未知

在所

長洲吏治紀循良更有河源德政彰諛墓文工誰過問

空隨翁仲臥斜陽

長洲丞俞憲甫子河源令世中墓在長山碑之西碑石尙存

東南王氣黯舟山指日樓船出海關結砦柴樓成底事

鷓鴣零雨泣殷頑

明季遺民徐子遠張密等嘗居柴樓

謝安門第甲江東晚入深山作寓公三百年來遺澤盡

烏衣猶見舊家風

謝泰宗常避地柴樓謝熾昌隱靈巖山今柴樓謝氏其族人也

尙書幹蠱有佳兒收拾溪山入小詩史筆微權霜凜凜

草廬清夢日遲遲

邵尙書輔忠子似續躬耕嘉溪有史筆有權分漢魏草廬無夢到幽燕之

句似雍似歐皆有游靈峯詩

容膝壘壘

卷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西山高士軼羣才領袖遺民社會開留向人閒防作祿

新詩都葬化人臺

陳高士昌統隱西山下臨歿取所爲詩悉置椁中

長山碑畔舊祠堂愷澤流傳共水長尙有三君宜耐祀

前明何令後陳楊

康熙閒盧守承恩戴令銘楊丞吉祥修長山碑鄉民祀之塙頭庵余謂明

何令愈雍正閒陳令秉鈞楊丞國幹皆有功於是碑宜耐祀

金泉風雅湖前朝楮墨流傳歎寂寥偏是杜言詩律細

刀痕鳥迹悟超超

靈峯寺僧杜言有詩集

長山巡檢舊城蕪指點山衙入畫圖第一清閒鹽課署

市聲擾擾一塵無

巡檢城在羅山上有城基尙存鹽課署在長山街

柳絮庭前坦腹郎墓門華表水中央至今掃墓人如鯽
不見橋邊舊綠楊楊家橋以楊氏得名相傳王贊於楊目講僧爲之相墓由是王盛而楊微
今墓傍石柱猶在水
中土人呼爲鷹卵

八鳳橋頭戍壘空五龍汉口釣槎通虛名了不關形勝

穿鑿何勞信國公吾鄉形勝俗傳皆湯信國公所破蓋齊東野人之語也

箸成方竹飯成蜂都是神仙縹緲蹤丹鼎已隨雞犬杳

爐煙終古裊靈峯靈峯演法堂相傳皆葛仙翁遺蹟

世界滄桑遞變遷育王舍利尚流傳山僧愛醉渾無賴

瓔珞河頭當酒錢舍利易酒見黃梨洲記

杏林新壘

九四

約園刊本

烏盆潭水斂神光梅港前腸事渺茫畢竟渭陽恩誼厚

中元猶祭謝龍王烏盆龍神相傳爲焦氏之甥至今中元節猶祭之梅龍港云是龍王浴處

烏石山前白帽兵浙東恢復此先聲防勦小志非塗說

青史他年補姓名李文渭倡義勦粵匪

餘艘徑搗浹江潯毀產迎師仗傅林慷慨千金憑一諾

吾家先德亦高深傅文鼎墓林文中岳等翰餉迎官軍先大父實左右之

林大山前築海塘石高塘上祀文昌浚渠修道無閒晷

更傍虹橋設夜航皆先大父事

東錢湖水隔重山城郭迢迢怯往還安得五丁開蜀道

更將高堰築迴環

同治間鄉人護壘山人錢湖水鄉人阻之而止若築堰障水以便交通事

或可
行也

靈山絃誦久無聞提倡儒風是振文鄉校本來無畛域

不須苦與泰邱分

靈山書院久廢振文書院在巖地今與泰邱鄉共之

崇賢閣上古儒林遠紹旁搜詣力深不讀藏書三萬卷

茫茫墜緒恐難尋

燈火輝煌廟貌新無邊簫鼓鬧芳春和親康樂遺風在

不是區區媚社神

永豐塘外漸成田海物登盤日日鮮剛趁早潮下塗去

磯頭徧泊網魚船

容膝齋

卷三

十四朝續書

約園刊本

小窗扶病強吟哦故事應知漏脫多記取此身強健後

鄉居重譜竹枝歌

壬午聞捷作

箕裘傳授想當年情景依稀在目前識字頻叨堂上賞

受書常伴塾中眠偶施夏楚威旋舞每盼秋闈眼欲穿

今日耳邊聞吉語可能歡慰到重泉

題賀柘鄉同年

東瀾

山水畫扇二首

溪上漁樵舊往還北來何處覓煙鬟故人卻有長房術

畫出瓶壺雨後山

津口冰開其北征長安花落送南行瑞巖五月楊梅熟

定有諸君蠟屐聲

出京

長安居不易出郭賦南征獨客衣裝簡無官去就輕
潞河新漲闊遼海暮雲平屈指還家日中秋月正明

泊香河縣

落日香河繫短篷數行鳴雁水聲中垂楊不解漂流苦
猶向人前舞晚風

申江舟中食黃魚

柳隄一帶暮煙疏玉魷金鱗入饌初回首崇文門外物

香藤野史

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帝鄉風味竟如何

崇文門進黃
花魚甚劣

自長山橋歸里

野泊晨光動籃輿度碧峯雲迷昌國島風逗淨居鐘身
世嗟無定親朋喜漸逢鄉音相爾汝幸未改吳儂
聽說風潮劫秋來兩度經隴搖殘稻白巖臥斷松青破
寺全飛瓦浮攢半逐萍登堂先一笑無恙舊門庭

卽事三首

一抹疏林挂夕曛遠山涼雨忽繽紛亂風吹得天如斷
半是黃雲半黑雲

竹籬茅舍傍寒汀蛛網蕭疏戶不扃添得雨中三兩樹
畫來便是好丹青

大浦溶溶一鑑開水中清影漾樓臺月明滿地無人管
臥聽風聲過海來

哭三弟

江上年年悵別離歸帆又苦病魔隨竟無多日娛萱草
悔不先時遺柳枝卅載墳篋今已矣一天風雪夜何之
可憐握手彌留際尙恐親悲不使知

海警

卷勝樓

約園刊本

西風獵獵陣雲開又見飛鯨跋浪來塞外鼓鼙連屬郡
山中烽火徧荒臺亦知玉帛非長策敢信樓船盡將才
妙選水犀應未晚好憑強弩射潮回

過通州口占

浹江一別三千里沽水重經七十灣微雨隨車塵不起
通州城外望西山

丙戌得報作有序

是科浙江中額二十四名報錄誤江西劉某爲
浙籍故額早滿又疑余居城外故報最遲蓋幾

爲意外之喜矣

連番風信報花期開徧南枝與北枝額滿誰知名籍誤
路歧更覺好音遲蕉陰得鹿猶疑夢夜半聞雞未失時
猛著先鞭休自棄故人贈語是吾師

時有故作劣書以
求外用者林君兆

松云凡事當盡其在我
聽其在天余志乃決

入翰林二首

燕許文章大筆傳馬工枚速各爭妍如何草草塗鴉手
濫作霓裳隊裏仙

一代承明著作才文星璀璨映三台劉蕡下第元寶死

客膠野書

卷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卻讓吾曹橐筆來

引見恭紀

禁衛分行肅佩刀直廬待漏萃仙曹九霄日射金門麗
五色雲臨玉殿高龍袞光華瞻御座鵲爐香篆裊宮袍
小臣趨走山中慣翔步天階未覺勞

南歸書感

錦衣新自日邊來燕賀頻煩綺席開敢謂文章原有價
卽論翰墨已非才

余不工
書法

黃金何意投虛牝赤手無端

築債臺往事追思多可悔空慚仙籍著蓬萊

內子到京喜賦 己丑

二十年來比翼禽，出山忍聽白頭吟。
藤蘿舊恨銷南浦，翡翠新巢託上林。
薪桂米珠遊子感，海枯石爛故人心。
雙飛願借秋風便，長傍南枝弄好音。

辛卯元旦

爆竹如雷鬧四鄰，吾廬寂寂自迎春。
車茵暫接趨朝侶，名刺虛傳賀歲人。
砌畔寒枝添雪豔，門前小榜映霞新。
官閒恰有開眉處，長共妻孥笑語親。

移居西交民巷

零陵野叟

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鳳城西畔覓新枝，門巷幽閒與嬾宜。
多病老妻思佞佛，垂髫嬌女學吟詩。
爐邊茶熟宵眠早，瓦上霜濃曉起遲。
莫道清時無祿隱，姓名可有世人知。

病中作三首

九州春浩蕩，一樹意婆娑。
莫漫悲搖落，曾沾雨露多。
秋風吹木葉，旅雁各南翔。
獨有驚寒鳥，飛鳴禁樹旁。
玉河橋畔柳，攀折共依依。
不見深山里，松杉大十圍。

家慈七十生日作

甲午

茫茫塵海寄閒身，遠念高堂白髮親。
三十年來逢上巳，

三千里外慶生辰延賓地借名園曠宜壽天開淑景新

正是公車高會日共持卮酒祝長春

是日府館團拜

大考擢侍講恭紀

芸館回翔近十年不才虛領大官錢曾無聲氣通時貴

敢望科名繼昔賢

曾文正亦以二
等一名擢侍講

獻賦明廷慚學陋暑

銜講幄沐恩偏文章報國知難稱惟矢冰心一片堅

湯鴻九農部見示三十自述詩二章次韻奉贈兼

以自嘲

京華冠蓋逐時新舊雨關心有幾人入座清談參魏晉

容膝軒車

卷三

十五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通財高義薄雷陳河梁小別心常繫旅館重逢意倍親

城闕迢迢風雪夜爲君不惜往來頻

生長書叢不解愁無端投筆欲封侯長纓虛效終軍請

短棹思隨范蠡遊正恐山靈迥俗駕聊尋海客問瀛洲

廟堂自有平戎策慚愧迂儒越俎謀

除夕感懷二首疊前韻

十載京華白髮新蹉跎無補一閒人著書傳後談何易

挾策干時迹已陳豈有涓埃酬聖主翻將細弱累慈親

烏私反哺知何日悵望南天雪涕頻

細傾濁酒洗窮愁一醉能輕萬戶侯北里笙歌紫別夢
西園燈火續清遊沈沈夜色催三鼓冉冉春光徧十洲
銀燭朝天還怯冷歸來更與細君謀

和作

鄞縣湯嗣銜 鴻九

天回斗柄歲華新多少春風得意人官祿羨君臨驛

馬命宮慚我應句陳

星命家言余命坐文昌宮

半生卻被文章悞

一別方知氣味親舊侶於今重聚首奚囊索句往還

頻

三月三日清明口占 丁酉

容庵野史

十六

約園刊本

夜半猶飛雪朝來恰放晴良辰逢上巳佳節況清明遊
子何時返慈親此日生綵衣無羽翼南望不勝情

題陳仲瑩大令宏燮抱琴圖四首卽以送別

陳選江西

輿國爾修大令之子也

潁川四長舊齊名文範先生德最清今日攜琴棠下去
元方定不愧家聲

一室絃歌萬戶春親師取友卽經綸關心最是高堂母
問爾平反活幾人

不釣陽鱉只釣魴邇來潁岸亦堪傷憑君挹取西江水

酒作人閒一味涼

聚首春明歲已周
驩駒唱罷不勝愁
潯陽江上秋風起
可許香山放棹遊

凍蠅

凍蠅貪日煖
旋轉紙窗中
欲出非無路
淒淒畏朔風

詠史五首

漢家拓宇徧窮荒
暫棄珠厓自不妨
可惜雁門關外地
等閒付與契丹王

竈下中郎習水嬉
彌天太保泛金卮
瑤池桃熟無人問

容庵集卷三

十七

約園刊本

卻被東方曼倩知

南山深處避胡塵
四顧淒涼剩此身
手積金錢三百萬
不知辛苦爲何人

拋卻銀鞍獻潞州
北平賣主欲何求
癡心更有劉延壽
甘作胡兒不自羞

國亡家破欲何之
多少英雄怨數奇
長樂老人風度好
可憐不遇太平時

鄉思

寓廬十載禁城邊
回首鄉關別緒牽
老圃芥菘經雪美
荒江魚蛤入春鮮
瓶壺峯頂千竿竹
瓊瑤河頭一葉船

但得歸休隨處好不須苦覓買山錢

有懷王紫珊師

顯謨

猶憶垂髫日曾依絳帳中文章歸劫火

同治丙寅余從師在傅宅是夏

書齋

談笑想英風秉鐸頭銜冷當筵拇戰雄楊家橋畔

路何日一樽同

詠史四首

主吏贏錢大嫂羹絲毫恩怨苦分明如何雍齒終身貴
不放丁公一日生

度索歸來甲仗空君恩猶許鎮河東定楊他日論勳閔

卷四

十四

約園刊本

合是興劉第一功

浪擲中原百萬金樓船橫海總成擒石郎豪侈成何事
買得胡兒一片心

都城連日括金貲半奉藩王半入私聞說衝鋒張太尉
軍前高卓赤心旗

書感一首用前韻

鏡翠雕紅世態新獨將本色傲時人市車賈得何妨舊
倉粟頒來不厭陳舌蹇祇知鄉語好眼昏倍覺古書親
空名何與興亡事枉著儒生考索頻

入山

雨雲翻覆日紛紛一入山來百不聞
比舍漁樵頻話舊當階鳧雁自成羣
冠裳何遽儕鱗介斤鹵猶能變地墳
莫放風潮衝岸入海濱隨處可耕耘

時策久
豐塘

老圃

薄宦頻年別故鄉歸來老圃未全荒
疏籬不礙春山好高樹能生夏日涼
過雨新蔬爭作綠經霜小橘漸成黃
莫嫌景物無多在世味酸鹹已飽嘗

散步

香藤書畫室

卷三

十九

約園刊本

散步東籬外
自言尋舊釣磯菊殘蝴蝶瘦
楓老鯽魚肥涼意風到樹水聲人浣衣
鄰翁相問訊小坐欲忘歸

望海

雲開日湧海門秋浩蕩乾坤一望收
樹杪帆檣風捲葉天邊島嶼水浮漚
驚聞碣石翻龍穴坐見焦原舞蜃樓
安得巨靈移五嶽波心突兀障洪流

家居雜詠二首

啼鳩聲中細雨紛新秧出水密於雲
年來真莫知苗碩只覺鄰田綠幾分

每笑薔薇似女郎
柔枝無力臥斜陽
呼童作架扶將起
花影亭亭欲過牆

一庭團坐餞餘春
烏鰂黃魚入饌新
飽食莫嫌無異味
世閒多少忍飢人

追悼十首

爲七室樂
恭人作

小住塵寰四十年
深閨偏得謝公憐
自從嫁作黔婁婦
憔悴花枝不值錢

敷粉調脂百不知
挑燈梳掠尙嫌遲
小窗饋面晨炊後
那有閒情學畫眉

客感

卷一

二十四明續書

約園刊本

粥碗茶甌取次煨
老人傳喚急於雷
東軒西室遙相望

一日應須走百回

恭人侍先
大父四年

一家宛若盡從容
敢望高堂愛獨鍾
偶得片言相獎借

快心如接紫泥封

過庭失教便寒心
誤入花叢感不禁
春夢醒來人已老
淚痕夜夜漬鴛衾

瓦全玉碎暗神傷
料理紗麻日夜忙
十幅布衾千縷帶

青藍疊徧女兒箱

恭人生一男
殤止存四女

日炙低檐雨溼階
寒家百事費安排
北來更有無家苦

歲歲移居避計偕自己丑入都寓鎮海試館至癸巳已兩次移居矣

宦海追隨四載強朝朝辛苦作羹湯傷心未待黃粱熟

已了遊仙夢一場

猶記垂髫入壻鄉大家風範有深藏清曠暗齒燈前立

笑著襦衫問短長

臥病經年玉貌枯別來追憶總模糊畫工縱有傳神手

一片聰明肖得無

輓賀孺人俞樹周母

冰霜苦節溯當年母子相依劇可憐恤緯勉供留客饌

客應略覽 卷三 二四 明 謹 著 鈔 圖 刊 本

篝燈忍費賣文錢孺人夜紡續燈光熒熒如豆樹周請益油孺人慨然曰此汝心血所易吾

忍浪費乎其節儉類如此名場人老秋增感樹周秋試報罷輒作數日哭孺人甚憂之癸巳

乃已寢室孫多夜減眠孫男五人蔗境漸回親不在銜哀豈

獨萎莪篇

輓林本初親家禮孝

絲毫物力體艱辛與我纏綿有夙因累世交情聯管鮑

忘年姻誼締朱陳銜泥爲護營巢羽決水頻蘇涸轍鱗

余營居宅賴君之力爲多推解恩深何日報追思惟有淚沾巾

輓外舅胡綸元先生宋駿

高山景仰已多年射雀遲聯少女緣三遺頻憂天下事

再來頓失地行仙

先生夏間三至余家甚康健比余再就甥館則先生病矣

淒涼風

燭符前夢

先生在蘇州謀徒夜夢封翁秉燭冒風行亟歸未幾果丁外艱

鄭重楹書付

後賢今日桃源何處是側身西望淚如泉

時兩宮西狩

容膝軒詩草卷四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近體詩

偶成

豈有先幾哲江湖偶乞身如何歸隱客又作遠遊人才
短難經世官閒不救貧至今宮闕外滿目尙胡塵

贈江亭美比部

故鄉相見久心傾京洛同居倍有情斜日市樓評酒味
秋風門巷聽車聲朋簪小集詩篇富官俸分嘗米價輕

容膝軒詩草

約園刊本

祇恨年來清興減懶隨裙屐隊中行

雪樵宿壽孫寓數夕不歸戲柬二絕

彩雲南去翠巢空獨抱寒枝怨朔風忽夢化身作胡蝶

拍張雙翅入花叢

洛陽金谷舊知名豪竹哀絲不斷聲料得風流何水部

霜天飽啖菊花羹

赴頤和園二首

十年魂夢繞西山只坐疏慵眼福慳今日山靈如逆客

一天涼雨洗塵顏

天街迢遞接行宮，爽氣初迎潑面風。
萬樹垂楊新雨後，人家都在畫圖中。

入直西苑作

待漏趨西苑，停車望北辰。
夜深依火煖，坐久見人親。
比戶眠猶穩，深宮命屢申。
萬幾披覽罷，閭闔曙光新。

乘火車至正定

驛路飛行巧，製傳前車雲。
動後車連蘆溝野，店恩恩過
明月清風。店名不值錢

大雨渡滹沱河

真定西來第一程，滹沱河上雨如傾。
郵亭小憩黃梁熟

又作拖泥帶水行

登白石嶺

與前始用絳

四牡駢駢驛路驅，錫糧瑣屑驗兵符。
安車傳食慚非分，更向輿前設絳夫。

山西道上和張心田太史韻

昔聞三晉險，今入太行來。
澗狹水爭道，山高雲作堆。
廢關叢樹擁，深壑野花開。
治世邊塵靜，傳烽尙有臺。

原作

通州張世培心田

一徑入雲去萬峰迎面來瀑飛綠澗落石亂夾坡堆
隨谷人聲應盤空鳥道開鄉心問流水日日到燕臺
聞怨

君行向益州妾返海東頭不及汾河水隨君日夜流

立秋宿靈石縣始聞蟋蟀

銀燭燒殘夢未成空階如水月華明翠峯山下初涼夜
聽唱秋蛩第一聲

登韓侯嶺

層坡曲折曉煙濃攀陟渾忘路幾重回視萬山皆俯伏

卷之三

三四

約園刊本

始知身在最高峯

途中雜詩三首

王宇無雲火織張輿中揮扇不知涼試將身作輿夫想
便是神仙卻暑方

紛紛碑碣道旁鐫塵俗撩人倦欲眠小憩不知時已晚
綠楊風裏聽鳴蟬

一峯才過一峯橫似有山靈阻客行山自長留人自去
都因名利誤浮生

宿馬道驛

偏仄蠶叢路荒涼馬道郵泉寒人易瘦土薄戶多流鄉
約標門額靈旂掛樹頭素冠長歷髻應爲武鄉侯

過褒城有感二首

陟徧秦山馬已瘖雞頭關上見平蕪人心更有非常險
莫認褒城是坦途

褒女嬌啼意自憐君王索笑悞嬋娟驪山烽火難憑信
寄語臺兵莫浪傳

沔陽懷古

臥龍一去霸圖休漢水無情日夜流惟有定軍山色好

審藤野讀

卷四

四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年年蔓草護荒邱

澗花

澗花紅可憐攀折到君前何似深山裏迎風自在妍

棧道書所見

迢遞千盤嶺崎嶇百級坡荒亭牽豹入古洞跨龍過石
迸泉聲壯山含雨氣多農田方苦旱竹爾漑嘉禾

寧羌州

持節臨氏道茲遊亦壯哉星分秦野盡雲擁蜀山來萬
怪幽潛穴羣雄割據才荒厓多寶物猶待五丁開

宿昭化縣

弭節葭萌縣，拏舟桔柏津。暝煙催短棹，微雨洗征塵。暗
室蚊成市，深林鳥避人。山城喧騎從，愧爾力耕民。

劍閣

劍門秋色好，客路捲簾看。峭壁排雲迴，陰厓帶雨寒。地
形誇絕險，王業惜偏安。滿目滄桑感，休言蜀道難。

山皆
細石

結成似從沙
灘湧起者

翠雲廊

劍南三百里，古柏鬱蒼蒼。不雨山村暗，無風驛路涼。蔭

容騰聲壁

壁四

五國勇毅齋

約園刊本

隨遣愛遠節，以後凋彫回。首咸陽陌，蕭疏但綠楊。

登梓潼縣七曲山

入世原難直，道行悔將懸。拙誤微名，如今七曲山頭過。
可有靈機宛轉生。

入廣元後連日陰雨

千巖萬壑白雲深，神物吹嘘便作陰。多少農田方待澤，
出山隨處是甘霖。

宿魏城驛

踏徧連雲棧，坡陀路漸平。江流巴字水，雨暗左綿城。永

夜銀缸淡新涼翠被輕夢回聞鼓角無限別離情

桂湖弔楊升庵

在新都縣

滇南一去鬢成霜盼斷深閨織錦章爭似桂湖秋水穩
紅蓮花下宿鴛鴦

以爲憾

升庵總室黃夫人能詩升庵在滇以聲伎自娛黃家居不寄一字升庵甚

入成都作

晉水秦山次第經西來飽看蜀峯青雲生衣袂成甘雨
風捲旌旗迓使星豈爲儒臣隆禮數須知邊徼奉威靈
夜郎自大公孫僭試與摩挲劍閣銘

蜀中書感二首

水陸皆天險重關未易攻江流三峽曲閣道萬山叢魚
復圖猶在陰平路已通應憐黃皓輩歌舞漏舟中
僻處兵爭慣深藏物產豐山高稀見日峽小緩來風尺
土皆生計居民半寓公回思離亂苦忍效揭竿雄

江行

三日錦江行江流漸不平支渠添水勢斷石激雷聲下
峽程何駛維舟夢尙驚險形冬夏異莫問舊灘名

胡君濂心劫立求備蒙學經費支絀感賦四章

海上飛濤駕怒風，濟危出險賴羣雄。如何畏壘山前客，未要庚桑作寓公。

馬隊居然講肆開，休將兒戲哂羣孩。君看魯國汪童子，曾執干戈禦敵來。

鹿洞鷺湖負盛名，當年禁網困諸生。海濱慣唱漁家樂，誰識絃歌是雅聲。

緝算枝梧眾力殫，日高猶未具晨餐。本來雉鼎調羹手，無米爲炊恰是難。

詠犬

卷八 書

七四 朔齋書
約園刊本

頻年相伴舊居停，晝臥空階夜守扃。慚愧主人非肉食，未容爾輩飽餘腥。

書感一首

六經如海納羣流，萬象涵濡氣自柔。碧眼胡兒渾不解，祇將機巧傲中州。

風土民情細較量，中原角逐定誰強。太蘭縱有英雄氣，正恐人知是女郎。

新正病中作
丁未

料峭春寒雪壓廬，病軀初訝客來疏。階前爭食喧雞鶩，

廚下徵肴斷肉魚土銜香生新煮藥瓦盆酸發舊蒸蔬
今晨略欲加餐飯喜見親朋賀歲書

詠史五首

燕寢凝香午漏沈門前畫戟列森森廬江主簿休迎客
正恐孫郎飲恨深

烹鮮妙手奏賢勞尸祝何煩代捉刀莫把寒蟬晒劉勝
閉門掃軌自清高

鍾室施刑事未公黥彭冤獄後先同繞庭擊手誰親見
更意前言罪削通

香藤軒畫

卷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龍種微時溷博徒君寧旁坐記麻輸太原郡守眞無賴
枉費官家索舊逋

陽消陰長互相爭世濁難容爾獨清千古傷心鈞黨禍
祇緣黑白太分明

山居迭奉兩宮哀詔恭輓四章

六載棲遲別聖顏忽聞哀詔下空山鼎湖弓劍瑤池駕
兩事驚心一日閒

禹甸芒芒外侮侵籌邊陳迹渺難尋宵衣旰食支危局
想見宮廷惕厲心

浣花溪外泛歸舟，聖度如天任去留。今日樵心呼負負，感恩圖報此生休。

書接恩榮未易忘，夢中時惹御爐香。衢歌壤擊餘音在，追想天顏竟渺茫。

輓李魯宜明經

東輝

玉几鍾靈秀，斯人迥絕塵。文心清似水，醫手妙成春。先澤流傳遠，幽居卜築新。祇憐羈旅慣，息影未兼旬。

本是清癯客，翻成矍鑠翁。熏香茶鼎外，識味舞筵中。陸羽經堪補，京房術亦工。名場餘興在，投筆恨途窮。

容膝堂書

卷四

九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鶴立思丰采，雙眸炯有光。養生嵇叔夜，愛潔米元章。遇事情如畏，臨歧話更长。佳兒佳婦願，垂老竟能償。

弱質慚蒲柳，頻年仗護持。寒溫都奏效，風雪不愆期。飲德盈千伍，酬恩吝半絲。惟將瓊瑤水，濡管寫哀詞。

出山自嘲四章

蜀舸東迴臥海濱，玉堂迢遞隔紅塵。爐灰久冷偏留火，野草全枯更望春。朝市豈真容大隱，山林無處著閒身。宮門衛士應相識，白髮蕭蕭舊侍臣。

分甘晨夕傍慈闈，垂老離家淚暗揮。敢謂歐生知養志，

重煩姜母寄當歸金門著籍前塵在洛社開尊素願違
極目天涯芳草遠白雲深處有春暉

失計當年挈眷還深閨先見淚潛潛傾將南越千金囊
偷得東山數載閒意外風波生海島眼前荆棘滿鄉關
白頭重訂雙飛約檢點行裝一解顏

衰庸戀棧豈初心攬轡踟躕感不禁客路風霜催暮景
天街榆柳展新陰名場韃韃爭前後世界悠悠變古今
飽食自慚無寸補聊揩倦眼看升沈

和作

慈谿 陳康瑞 雪樵

容膝軒書

卷四

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早年聲譽滿江濱騏驎追風已絕塵絲竹頻經中歲
感鶯花猶及上林春希文憂樂關天下司馬安危繫
此身不是太平煩潤色古來勳業出詞臣

使節曾傳主鎖關崎嶇九折一鞭揮岷峨路記盤叢
關楨幹材從蜀道歸天語春溫驚寵渥臣躬色養久
心違導江便許浮東去就爾南陔愛日暉

倚閭果得望中還喜極翻教涕淚潛戲綵不知朱紱
貴買山常伴白雲閒寢門歲月歌難老海國風潮達
故關回首觚棱魂夢繞高堂敦促覲天顏

幸託同舟話素心，抗懷時事感難禁。行蹤絕似雙飛鳥，勵志當爭一寸陰。墨守詩書空泥古，學探瀛海侈談今。嗣皇繼聖開新運，待漏東華鐘鼓沈。

和梁廉夫同年戊申入都書感二首原韻

老態侵尋壯志留，開尊共話薊門秋。家山幾載充高隱，宦海無端續舊遊。差喜怒親猶健飯，應憐少婦獨登樓。馮唐偃蹇長卿病，各有天涯一段愁。

鷓鴣馬逐巡，不耐鞭。悔將野性誤華年，翩飛偶逐凌風鳥。勇退仍如下水船，半世行藏都合轍。此來唱和亦前緣。

杏庵野叟

卷四

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故人消息君知否，寥落晨星倍可憐。

聞江亭共同年下世

原作

鄞縣

梁秉年 廉夫

十載飛鴻雪印留，禁門煙樹又清秋。西賓闕館恢新界，東閣吟詩感舊遊。憂世杜陵惟愛國，依人王粲獨登樓。新亭舉目河山異，把酒難消萬古愁。

新進乘時競著鞭，慚余蒲柳近衰年。壯心已變將灰木，薄宦真如不繫船。差喜苔岑多夙契，聊從蘭署積

前緣。一枝應許鷓鴣借，雞肋功名只自憐。

時由工部改分陸軍

部

移居鎮海館西院二首

有序

西院本夏君伯瑾所居夏出守吉安余自應事
移居之寒窗兀坐喧寂迥異觸物懷人情見乎

詞

歲闌移宅向西鄰裘馬聯翩迹已陳惟有狸奴思舊主
時來簾外一逡巡

冷官家具本無多留得空棚覆雀羅夜半天風噓眾竅
還疑南院奏笙歌

吳農部晉饗
寓有唱琴

感事用法部唱和集元韻二首

容膝軒

卷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異說紛騰古義沈爰書輕重總隨心郎才誰不憐司馬
家教何須撻伯禽泛泛人羣辭蒹絮寥寥約法解絃琴
腐儒空奮瀾翻舌未必孤陽勝眾陰

謂勞玉
初京卿

巨浸茫茫大陸沈最難拯救是人心宮中豈有銜花鹿
海外偏多擇木禽游釜餘魂窺漢鼎歌鏡新曲雜胡琴
毀冠裂服尋常事歲曆還思廢太陰

三疊前韻答陳雪樵比部見贈之作

積雪盈階萬籟沈苦吟聊寄憤時心人倫原不同遊牧
婚禮如何廢委禽大海空銜精衛石高山又聽伯牙琴

鳳池棲息休相羨欲乞東皇護綠陰

四疊前韻贈雪樵

頻年宦海共浮沈一片冰壺證素心小院互烹甜井水
春風對語上林禽客中我欲彈長鋏爨下君能識異琴

考試法官
君爲提調

薪火相傳從此廣豈惟南國有棠陰

和高雲麓編修歲朝雜詠原韻二首卽以奉贈

饑歲欣嘗粉餌圓焚香煮茗又新年門無車馬眞成隱
室有妻孥不羨仙昨喜龍章雲際下

除夕領到
封詰三軸

曉聞鶴

語雪中傳消寒試過牆頭酒話到先朝一泫然

容膝野齋

卷四

十三

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五倫先廢睦婣書官禮重遭劫火餘魯觀豈能容少正
吳宮何意赦專諸麾戈愧我雄心滅擊楫期君壯志舒
功業都從忠孝出故人激賞定非虛

請張達
夫聯語

六十自述二首再疊前韻

六甲推移一度圓趨朝入屨杖鄉年詞林強半稱前輩
吏籍無妨署散仙名刺生毛容我懶文章刻意倩誰傳
邇來頗悔雕蟲誤擬泛扁舟學計然

曾起東山奉簡書重依北闕又年餘秋風玉局懷蘇子
落日金臺弔望諸老去談兵猶氣壯愁來得酒覺眉舒

故園松菊應相笑一片閒雲漾太虛

程少珊侍講見和四章并出濂溪遺像索題三四

疊前韻奉酬

高懷與俗異方圓典籍沈酣不計年
虎觀談經尊博士
麟臺修史伴羣仙
金根字辨鈔胥誤
漆簡文搜祕府傳
斜日退衙人靜後
一編坐對意儵然

便便腹笥富藏書
好古還分鶴俸餘
賸有疲騾牽薄笨
從無俊僕飾偏諸
澄潭止水心常靜
大海迴瀾志未舒
聞道朝廷容直諫
批鱗夙願豈終虛

答陳新勳

卷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傾蓋論交月幾圓
偶書亥字記生年
那知頌禱工張老
竟許推敲續浪仙
故事猶煩高密註
新詩已徧洛陽傳
吟成落筆龍蛇舞
斯逸遺型尙宛然

濂溪學派溯通書
伊洛遙傳積慶餘
異代眞容留石本
蕭齋清供薦梅諸
題詞敢繼朱元晦
數典應嗤呂步舒
文苑儒林兼道學
如君名下固無虛

和作

貴州

程棫林

少珊

漫叟奇文號惡圓
螿牙古性足延年
憂時舊暑蜘蛛隱
喜老新吟蝙蝠仙
結襪傲憑朝列怪
過磚嬾任蔡

中傳玉堂清冷人能稱伴直應呼孟浩然

幾載江湖老祕書西清重到食無餘要將肝腦維皇
極未忍漁樵戀孟諸深夜卻金楊伯起明廷抗疏路
溫舒拾遺補闕詞臣事惜抱箴言信不虛

一盂覆水失方圓黑劫紅羊正厄年豈有祥雲朝玉
帝似聞清露泣銅仙元豐新制紛難已長狄衝鋒警
又傳太息與君傾壽壘眼前無事且陶然

蓬壺深處共修書領袖羣仙二載餘中禁食單分不
錄上真宮史記方諸精思我尙慚原父博識君能繼

客勝野壘

卷四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仲舒寶籙告成花甲過好將剩墨著潛虛

楊德孫撰文惠鹿肉風鱖賦詩道謝

老人在座眾無歡家食常陳苜蓿盤幾見禁中頒鹿脯
歲杪寶籙館曾頒鹿脯余未及領每思江上把漁竿雲迷古驛鄉書杳

雪映空庖酒興闌多謝慈湖楊學士分貽珍錯勸加餐

和作

慈谿

楊家驥 德孫

愧無尊酒助君歡喜見雲章氣鬱盤載筆西清方領
袖垂綸東海且投竿長沙抗疏心如揭景略談兵興
未闌世事茫茫蕉鹿夢敲根原勝萬錢餐

疊韻酬德孫撰文見和

幸分鄉味佐清歡更譜新詩侑冷盤腕底圓勻珠百琲
胸中瀟灑竹千竿猩簾壓雪春眠穩翠袖添香夜飲闌
借問玉堂修史客直廬何日伴晨餐

聞廉夫姬人至京戲贈二首

登樓望遠久傷春喜見金臺柳色新一夜薊門風雪裏
天涯不信有愁人

婪尾春光劫後棋印泥紅潤勝燕支不須更羨封侯貴

十萬纏腰此一時

時廉夫管印結

客勝軒畫

十六

約園刊本

輓卓甥謹廉

雞肋孤兒瘦可憐長來英銳氣無前智囊料事能穿的
赤手醫人不取錢語激身爲疑謗府時衰鬼弄死生權
寒門薄祜成常例賴有崢嶸繼起賢

稊稻將熟風雨摧之感賦

計日登新穀天心不易知雨隨檐瀑瀉風挾海潮馳巨
浸將沈陸貧家久斷炊蒼生竟何罪中夜涕交頤

病中雜感六首

慈烏西去淚痕多又聽悲風送楚歌凝碧池頭絃管夜

傷心最是病維摩

誓向陰山射虎狼無端戈戟起蕭牆麒麟自古稱仁獸
錯被人閒罵不祥

神州黃種溯根芽南北雜披本一家若問春秋夷夏義
祇應河洛是中華

涿鹿功高帝統尊遙遙華胄卻難論常鴻風牧皆明德
不獨軒轅有子孫

專制無權政府休翩如鷹隼脫拘囚漢陽消息須深秘
言論何曾得自由

客勝新書

卷四

十七

四明雜書

約園刊本

鶴蚌相持淺水濱科頭漁父正垂綸河山破碎難收拾
寄語田閒太息人

六十生辰作

京華北望路迢迢草創東南又一朝臘鼓未催春帖換
驚心生日是元宵除餘臘計月廿五廿七

郊行有感

倦鳥投林早息機薊門回首夕陽微蒼茫世事殘棋局
淡泊家風舊布衣白髮無多遺老盡青山如昨主人非
村農不識興亡感自愛春田首宿肥

壬子元旦五疊前韻二首

六旬往事夢初圓劫火餘生第一年扶杖思尋方外友
鬪棋未了橘中仙衣冠故國無多在正朔新朝又別傳
贏得兒童騎竹馬太平景象尙依然

解紛新見魯連書守府名存破碎餘採藥深山吳太伯
分茅故里越無諸星隨殘月同明暗雲傍晴霄自卷舒
慚愧成都楊執戟閉門終日講元虛

詠史

平勃交驩未典兵義旗西指亦虛聲滎陽堅壁成和約
漢室元功是灌嬰

卷之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女身秦伯原非陋割髮曹瞞亦自豪祇恐吳兒心木石
但知修飾到皮毛

澧兒生一男志喜

建戌月既望添丁夜正中孫枝初內附余外孫已
有八人歲物

偶從同與余同
王子已識啼聲壯還傳骨相豐楹書荒閉久

待爾理殘叢

和作

同縣 胡炳奎 瀟心

吹律霜初降懸弧月正中國民新舊界甲子祖孫同
弄效義之樂相徵穀也豈何當攜酒去共醉菊花叢

哭傅妹丈家珍

塵世繁華轉瞬虛晨星寥落更愁余幼無怙恃悲孤立
晚有兒孫慰索居冷眼看人常忿恨名心到死未銷除
回頭四十年前事承德堂西共讀書

病中贈內子

漫言衰老厭繁華伉儷深情一倍加布被畏寒晨勸藥
瓦盆留火夜溫茶蠶絲欲盡還依繭蜨粉將枯尙戀花
老樹經霜枝葉秃春來猶望發萌芽

方叔通以海上諸遺老詩相示和翟止庵酬章一

客膝雙童

卷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一首

溪山深處俗塵疏雞犬桑麻樂有餘不信黃龍承漢運
空傳白馬弔殷墟忘年嬾寫宜春帖卻病閒繙養性書
偶聽漁翁談世事六朝如夢足欷歔

衰病

早年困鄉賦中歲忝朝衣守拙難諧俗臨危似見幾官
閒招忌少地僻遇兵稀衰病惟堪隱無心戀蕨薇

叔通錄虞舍章東游詩見示感和二章

島國君民共一舟中原骨肉自相仇小儒不悟興衰理

枉作東溟萬里遊

仙種流傳幻術工迷樓自昔悞英雄君看開國胡丞相

願載金珠作寓公

謂明初胡惟庸

病中口占

人間何處覓長生細數流光暗自驚仕宦半生仍本色
文章千古亦虛名悼亡思舊身如贅抱子添孫願已盈
惟有膝前嬌小女待年未字最關情

意有未盡復成一律

人生難得六旬壽我今況已三年羸桑田滄海曾親見

容膝齋書

卷四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華屋山邱皆手成誓墓豈爲王懷祖挽歌聊比陶淵明

陶年六十三

東錢湖志方草創恨未成書空署名

張子驥聞余在瑞巖枉駕過訪到寺乃知誤傳有

詩見懷奉酬一首

芝峰蒼翠護僧樓曾共吟朋一夕留竹筥通泉晴亦雨

松陰蔽日夏如秋別來故國悲搖落

丁丑同遊諸人均已逝世

老去

名山愛臥遊咫尺仙源難再到空煩溪上覓漁舟

題東錢湖志稿

鄞東湖價萬金傳人事蕭條六百年地僻菱荷能占水

民貧賜雨且由天，愚公竟慰移山志。謂忻愚仙信史宜刊導
水篇，曾是扁舟來往路，白頭疏拙不成編。

甲寅上巳日作

舊曆重三日先慈九十年，笙歌曾故第，風雨忽新阡。乍

釋孤兒杖，虛開壽母筵。生存疏問視，窳窳幸相連。余生城距

先墓甚近

答友人招隱

久慚迂拙玷清時，況值衰年百病滋。操筆詎勝良史任，
彈冠空負故人期。亦知薇蕨霜芽短，其奈桑榆日影遲。

客隱軒

卷四

三十四册

約園刊本

國步艱危須共濟，此心何敢薄皋夔。

小園

屋西園半畝，三面竹籬環。石罅潛流水，林梢遠露山。草
深蛙黽亂，花盡蝶蜂閒。蔬果隨時異，何勞月令頒。

壽陸漁笙師八十

隴右皇華使，城西鶴髮翁。風流唐白傅，耆舊漢黃公。感
事言多中，傳經道未窮。荒莊無寸贄，惟祝老還童。

喜雨

年年苦秋雨，今日雨知時。檐瀑爭翻砌，溝流亂入池。村

農談稽事野舫數行期我亦腸枯久烹茶慰渴思

哭族弟玉林

弓冶恢先業吾宗汝最賢徧備山上物新築海濱田病

葉秋江樹歸燔暮雨船

君自桃花山就醫甬上歿於寓女歸殯第三洋

桃花螺

遠寄懷舊一淒然

桃花泥螺及蚌螺醬甚美君每歲寄贈

元旦作竹枝詞數首嫌其俚俗已刪之矣意不忍

舍復存一首

何處新年異舊年庭前竹馬舞蹁跹老夫豈有蒼生望

高臥東山聽管絃

容膝軒書畫

卷四

三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贈樂俊奎

駿

濟濟中華士誰能禦四鄰好文心易懦尙武氣難馴似

爾稱儒將真堪式國民材官仍蘊藉莫謂世無人

九月十五日先考九十生辰

不接趨庭訓遙遙四十年詩存耆舊外詒錫亂離前宿

霧迷書舍寒潮蝕墓田

祀田在永豐塘外

慈谷今並挂淒絕又

開筵

題費瑚卿小滄桑館二首

年來木石比癡頑萬事成虧付等閒殷土苦芒皆禹甸

漢京翼翼卽秦關爲周避地憐孤竹與謝爭墩笑半山
寄諱小滄桑館客本非故物莫言還

商音金氣徧中州煙樹荒涼滿目愁陵谷已成新世界
亭臺猶見古風流夕陽花影明芳榭夜雨書聲出小樓

試向戰雲深處望仙鄉今在海東頭

歐洲方
有戰事

題外舅胡綸元先生詩卷

先生妙悟本南華詩格翩翩自一家風雪滿山人不到
科頭扶杖看梅花

感懷四首

香齋野叢

卷四

三四册藏書

荆園刊本

聖德寬仁累十朝遜東王氣未全銷小民歌舞猶思漢
洪水懷襄竟困堯故國河山多感慨中原風雨劇漂搖
傳賢爲紓蒼生禍草澤英雄莫浪驕

洪楊寸戮有餘羞忽謚人閒第一流亂世蛇狐皆瑞物
蟲天冰雪是深仇湘中將相無遺廟市上屠沽盡列侯
聚散飛蚊纔一瞬幾多謬種已傳留

孤舟曲折上危灘萬眾驚心出險難錢水見沙妨柁轉
飛濤如雪潑衣寒時艱未忍抽身退力薄空慚袖手看
不解江豚顛舞意強隨風雨作波瀾

一家疆土化爲公晚近居然太古風但使唐虞實揖讓
休言曹馬本奸雄閉關俗已前朝異愛國心宜五族同
我在山林非避世敢將衰朽飾愚忠

題傅可堂結感百詠卽用其疊韻見懷原韻二首

生平未著絕交書裙屐追隨興有餘詩寄閒情渾漫與

酒逢善價且沽諸

君新營酒業

樽中歲月無今古筆底雲霞

自卷舒更喜七襄工織錦天衣燦爛映危虛

卷末集友人句爲七

律十
六章

天涯盼斷故人書獨坐高樓結想餘楊柳依依念行役

容膝齋詩草

卷四

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嘗入京充議員柏舟汎汎感居諸名場老去雄心在酒市歸

來倦眼舒滿紙琳琅皆故事應憐郊島太空虛

原作

傅家銓可堂

蕭條京寓注班書名動公卿退食餘故國河山留破

碎新朝生計念居諸

高達甫詩君門嗟
顏健身計念居諸

一官歸去陶

彭澤三策天人董仲舒西伯不逢誰養老徵求東海

恐成虛

和林滌庵光山阻雨值先考忌日有感原韻

誦君阻雨思親句憶我望雲作客時薄宦羈人身忽病

高堂念子淚空垂
國將蒙難家先及
兒尙偷生母豈知
便到百年殘喘在
春暉報答更無期

原作

林森 濠庵

空山遇雨淹留日
十載先君屬纊時
舊業已空樂禪
重來無望暮容垂
天涯行役良非易
地下原情未可知
續續檐聲和淚落
三年與祭久愆期

輓樂嗣寬

暮年子舍共橫經
晚歲居奇享重名
馬座攏夫常避客
移家少伯善治生
甬江舟楫扶衰運
臺島蒲莞見盛情

容庵詩集

玉函明叢書

我臥山中多涕淚
高枝搖落倍心驚

君嘗以蒲席贈
先母至今尙存

和張子驥見懷原韻

相見時無定
相思月幾圓
音書原易達
情緒若爲牽
舊刺應全滅
新詩且緩傳

來書乞余寫名
片兼索余詩草

蛟川風雅盛願

與子同編

余擬續輯蛟川者
舊詩約君相助

原作

張寅煇 子驥

載酒前期誤 四月閒擬造
胡宅相訪 望舒今幾圓
門牆原不峻

人事每相牽
涼蔭蟲如訴
秋心雁許傳
盃薇吾有待

何日寄新編

輓張樸生

丙旭 有序

樸生博學多能和平醞藉宣統二年由副貢生
入京考職余與盤桓者數月深重其爲人近歲
幕府交辟漸有用世之望今年冬忽傳其自京
扶病南歸歿於金陵旅次年止三十有六父樹
棠親至金陵持柩歸厝聞者咸悼惜之余飾巾
待盡聞笛興悲聊賦二章以當一慟甲寅長至
後十日

蛟川別墅舊論文張緒風流迴出羣博浪功名今處士

容庵詩話

卷四

三四明嚴譜

約園刊本

陳留書記古參軍梅含幽韻能禁雪竹抱虛心漸拂雲
一夜朔鴻傳信至霜林蕭瑟不堪聞

薊門風雪棧車開釀就江南作客哀荒店驚回塵世夢
粗棺斷送濟時才鯉庭有父招魂返馬市何人買骨來
蕭艾叢生芳草死茫茫天道費疑猜

閉門

風雨閉門居蕭然處士廬廚香炊飯後室煖擁爐初補
漏新添瓦翻泥乍種蔬禦寒粗有備萬事不關渠

與滌庵談及時事偶成

中朝本意慎催科獨上謬臺奈爾何比戶不輸新秸穗
寸金忍割舊山河休言內地財源少須識鄰邦稅額多
但使民膏非浪擲道人徇路漫譏訶

和鄭漢泉近日見懷原韻

江干小別歲華深日暮飛鴻送遠音棋酒早銷名士氣
松筠如見故人心陳橋往事存疑案浹水遺詩待細尋
世運遷流文獻在好隨元史續遼金

再疊前韻兼懷張子驥

海濱詩學數誰深霞浦蘆江總雅音山寺舊傳張籍句

卷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驥有游瑞巖寺見懷詩

驛書今識鄭莊心騷壇旗鼓應相敵藝苑

琳琅試共尋愧我粗才身又病披沙何處揀黃金

原作

鄭岱雲

漢泉

先生隱迹白雲深閉戶惟聞正始音未忍霸王

借論

世變卻從風雅繫人心文章身後名原寄

文章身後名橫柱聯

語安樂窩中道自尋忽憶鄉邦多文獻更勞采玉與

搜金

卽景

病多久識此生浮衰甚還憐一息留枕上追思皆往夢

門前小立當閒遊山舍淺雪清如洗池帶殘冰白欲流
幾日嚴寒驚婦孺又分春意上眉頭

補壽胡余田克齋七十

裙屐風流在蘆江有逸民眉分芝嶺秀氣得筆山春書

法傳家學棋聲懾遠人一杯容易了祇恐海生塵君藏雲南

棋子甚寶貴之屢寄語
欲與余弈至今未果

昔占歸妹社曾挹令君香迨祝萱闈壽重生草舍光君
年初杖國我病未登堂會泛扁舟去溪邊看釣璜

雜感六首

容膝軒書

卷四

天國明藏書

約園刊本

坐對青山春復秋愧無佳句寫清幽偶從雪後開門看
山似愁人也白頭

颯爽英姿不似前曉霞偏傍日華妍液池雨後羣蛙鬧

可任爭鳴御榻邊攝政之後
大權旁落

太炎真是太憨生進退孫袁豈定評拉朽摧枯一枝筆

新朝殷鑒在前清清室人心章
氏實搖動之

槍雲彈雨互相持耗盡精華祇自知總爲強秦營帝業

他年蹈海卻嫌遲

迢迢萬里隔烽煙世外桃源別有天不遇武林漁父說

無人知是太元年

林下優游一散人自拈短句送殘春詩成恰有驚疑處
恐是楊雄著美新

偶成

淵魚叢爵自成羣蟻穴蜂衙各有君但使中心相愛敬
呼牛呼馬亦何分

題蛟川耆舊詩補

二首

淡水徵詩小局開劉編潘錄疊成堆東西鈔撮知何似
科舉場前老秀才

容膝齋詩草

卷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前明史稿富搜羅北畧南詳喚奈何

萬季野語

不信浹江衣

帶水南鄉詩比北鄉多

飲酒

甲寅冬日

六旬曾戒酒萬念已成灰多病經三載困寒試一杯煖
分茶鼎火笑索綺窗梅冰雪滿天地春從何處來

雪中作

大地蒼茫白日輝坐看飛雪滿乾坤西來風勢羣龍戰
東去濤聲萬馬奔眼底蓬萊幾清淺耳邊笳鼓又黃昏
昆明劫火誰能數自撥田家老瓦盆

輓於莘拔 尹誥

雙桂懷涼騰一枝東風摧盡更堪悲
半生偃蹇安儒素垂老呻吟作女師
甥館撫孤朝臘屐客窗懷友夜題詞
如何轉盼成蒼舊添得橫河十首詩

風雨

捲地風聲又雨聲春寒困我坐愁城
煙雲慘淡今何世湖海飄零感此生
落日已隨三島杳奔濤欲撼萬山傾
滄桑變換尋常事老眼頻看亦可驚

和張子驥宿容膝軒作二首原韻

乙丑立夏日

容膝軒

卷四

三十四

約園刊本

蓬門汎掃已多時芳訊傳來慰夢思
孤館雨聲晨速駕小窗燈影夜談詩
詞瀾羨爾探源久樂府慚予審曲遲
垂老一編聊遣日箇中甘苦豈能知

一角圓亭數樹花陽春雅調壓吳巴
三唐遺韻悠然遠五柳高風蔑以加
避世不妨形似木削詩真有面如瓜
君於朱甬川詩料彈甚嚴故鄉文獻資參訂
何日重迎下澤車

原作

張寅輝 子驥

綠陰滿地嫩晴時趨謁崇階慰所思
古藻紛披雪谷序高華重見右丞詩
靜參妙論春醪釀倦理殘編夜漏遲
林下優游原自得心期更許幾人知

短鬢新霜眼未花當年行部憶三巴名場選士歎相
得故里徵文意有加

先生近修東錢湖志及蛟川耆舊詩補

元亮任移

芳榭柳邵平添種小園瓜願言大雅扶輪起容我來
停問字車

春暮口占

老去文章不入時劫餘經典欲傳誰落花滿地人聲靜
自揀新詩教女兒

春暮嚴寒庭花盛放偶成一絕

老怯春寒尙擁爐花枝偏與老人殊庭前一簇紅如錦

客塵新語

卷四

三

四明雜志

約園初本

不數徐家沒骨圖

滿樹繁英擁石欄東風故故作輕寒遊蜂浪蝶都吹散
付與幽人自在看

喜晴

驟雨狂風頃刻收喜看晴色滿神州驚波已捲流沙去
俗鳥還欣故壘留芳草隄邊聞叱犢夕陽江上認歸舟
天心不是無陰慘海外羣龍戰未休

解嘲

四首

并引

中國以弱見欺誠爲可恥然強如歐洲亦苦戰

禍則強亦不足恃矣因賦此以解嘲

一夜狂風倒竹籬曉來修補尙堪支鄰家牆壁高千尺
也有磚飛石舞時

玻璃世界互相撞破碎如泥未肯降昔日狂言今竟驗

漫將沙土笑孱邦

玻璃世界余前致友人書中語

齒牙落盡舌猶存物理剛柔足細論海上蛟龍誰見得
游魚隨處長兒孫

海濱寇禍溯殘明恢復功微祇苦兵三百年來逃劫運
卻慚忠義了無名

容庵詩集

卷四明叢書

約園刻本

追錄再疊韻酬楊德孫贈麋肉風鱧

老去心情慘不歡
寓廬寂寂對杯盤
病思麋鹿銜芝草
官比鮎魚上竹竿
籬眼編成終學圃
磯頭釣罷獨憑闌
他年訪我瓶山下
鄉味猶能佐薄餐

輓虞西津

清華

公才公望競推先
鄉里何緣屈此賢
風緊磔橋徐撥棹
月明山寺靜參禪
小軒補竹供詩料
破篋搜衣當酒錢
忙裏偷閒今撒手
清名留與後人傳

書所見

弱燕飄零失故巢紛紛栖宿徧堂拗曉來似作商量語
飛上庭前舊竹梢

和俞樹周四月十日峯曙樓曉望原韻

樓在靈峯寺

雨霽瓶山旭彩新葛翁壇下祝長春

俗傳是日爲葛仙誕日

諸天

霞護莊嚴佛徧地金剛布施人禪榻清風懷雁侶

虞西津常

主是山 歸舟細浪壓魚鱗

是日香資悉充學費

此鄉真有仙源樂東

海波平已浹辰

原作

俞汝昌 樹周

霽色初開景物新清和猶帶幾分春竹隨風勢勤參

容庵詩集

卷四

三四明樓清

佛花滴雨痕暗泣人

時香雪山房主人虞西津新喪

窗外峯巒喧鳥

語溪邊原隰錯龍鱗家家拋卻農桑務共上名山祝

壽辰

和俞樹周別後見懷原韻

治鄉眞作宰官身積牘紛披案上塵名士丰標能鎮物

暮年飲啖尚兼人山中茗苦逃禪慣廳下松高索句新

莫訝郵筒勤往返平生心迹本相親

原作

俞汝昌

玉巖巖靈秀萃君身鶴立丰姿迥絕塵蜀道輶歸金鑑

客齋門轡返玉堂人節喪慈室詩尋舊

君挽先母詩
佚余尋得之

光照先塋誌綴新

君志
余填

四十年來鍼芥合相逢白首

意彌親

自述二首仍用前韻

陽亢陰虛卦氣圓算來未濟是今年

第六十
四卦

逃名強畧

支離叟食字空慚脈望仙歲月都從忙裏過詩文翻在
病中傳飛鴻自逐浮雲去雪印泥痕總偶然

六十新更甲子書偷生又歷四年餘山中薇蕨寧無盡
世外柴桑信有諸長樂何心效馮道九原應愧見龍舒

客勝齋

卷四

三四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髻齡識字談忠孝頭白翻教夙願虛

山居二首

故國知何處深山尙有家雁潭雷後筍龍井雨前茶淺
水浮荷葉疏籬綴豆花更憐江海近村市足魚蝦

高尙非吾志幽栖少俗喧病多常倚枕興至偶窺園鳥
語竹窗曙蜂聲花鳴喧何須問漁父是處卽桃源

喜雨

插罷新秧十日晴沿隄不斷水車聲殷雷忽送千山雨
一夜溪流與岸平

詠史八首

流寇橫行禍未休
南朝天子更無愁
神農澤盡蚩尤戮
誰信炎黃是世仇

前朝秕政百無存
率土深蒙覆轡恩
直爲時艱須付託
秦嬰漢孺漫同論

祖宗劫奪子孫償
因果相尋未渺茫
借問古來讓國帝
幾人安穩住平陽

洪水滔天四海窮
數行禪詔出深宮
黃熊久與波濤狎
肯逐夔龍拜下風

客勝

約園刊本

滎陽戰士盡貔貅
千里煙塵頃刻收
莫笑當塗才略短
世間何處有孫劉

眼前階級最分明
陵谷誰能一割平
寄語生公壇下客
休將佛法禍蒼生

荼毒生靈事可傷
飢民嘯聚卽強梁
天驕未便輕相角
留取兵威鎮白狼

黃屋辭榮感慨多
鹿臺灰燼待如何
巢由祇合山中隱
不作齊夷叩馬歌

俞樹周和余自述韻見示再賦二首

幾回月缺幾回圓
朔望循環不計年
亂後深山存舊臘

病中高枕夢遊仙品題敢附遺民列詩卷惟憑弱女傳
余詩爲諸壻所校刊幼女誦近體詩略皆上口往古來今多少事臨風抒寫獨
凄然

怪事空中咄咄書虬髯真欲霸扶餘爲奴箕子猶存否
不祀庭堅竟忽諸敢望寇氛靖海岱且留兵力鎮荆舒
休言外患驅除易補救先防正氣虛

鄭蕊舫寄示六句自述詩卷徵生輓詩病中勉成

四律

江城五月似秋涼遠寄新詩到草堂旅館高歌風雨夜

容膝軒詩草

卷四

三四期讀書
荆園刊本

歸帆遙指水雲鄉種梅繞舍身將隱荷鍾隨車興更狂
祇恐人閒無甲子玉樓消息總茫茫

引年故事忽翻新驅使雲煙筆有神築室時供溪上水
下簾不染市中塵關心兒女陶元亮揮手親朋賀季眞
醉眼應憐同調少江湖誰是謫仙人

君詩有傾慕
青蓮之語

甬東小敘見鋒鈍片語驚人氣激昂

君論浙路股
票甚激烈

收責

馮驩能市義徵歌陸賈憤傾裝曳來革履心如水箋就
毛詩鬢已霜

君詩自
注甚詳

莫道龍蛇多厄運海濱今有避秦

鄉

身依金谷手量珠老去閒吟祇自娛綺席未傳青鳥使
空山偏索白駒芻花閒醉夢醒蝴蝶海上海名噪鷓鴣
游戲雜誌刊君詩
署曰鷓鴣詩裔
君有十洲品花記凡女校
書百人各贈贊詞楹聯料得羣芳爭惜別一堂嬌語勸提壺

和張子驥題虞澹初景瑛詩卷兼索鄙人作序原韻

澹園文讀竟古雅見遺編秀色春山外高風劫火前才
名誰與並精意爾能傳老我頽唐筆何由妙蘊詮澹初
詩文
日澹園集其子
銘新刻於北京

容膝軒詩

約園刊本

原作

張寅輝

極北關山路迢迢寄一編翦燈孤館夜回首卅年前
余以壬午年
讀善澹園舊雨心如訴名山業已傳酸鹹滋味在

應爲發言詮

午研欲先生作序酸鹹不
在濃澹初舊贈先生句也

題張子驥所贈詩箋卽用其題拙集原韻有引

余識子驥已久壬子夏君始有詩見懷三年中
積八十餘首益以手札及所探者舊詩已厚如
梵夾君品旣高雅詩尤深秀每一披閱如見其
人焉

汪氏能詩堦虞卿未永年

君與潛初皆汪氏壻

留君成碩學惠我

富新篇山水高深意風騷去取權甬川殘草外猶望細

磨鐫

余補耆舊詩待君刪訂

原作

張寅輝

東海尊遺老詩名五十年蕭閒摩詰墅忠愛杜陵篇
養氣胥關學持平固有權豈同時下彥屑屑事雕鐫

懷唐春卿師

景崇

問字宣南宅風沙慣阻人卻緣蹤跡簡翻賞性情真念
舊書連軸憂時淚滿巾別來生死隔何處弔靈均

閩師已下

容膝軒詩草

卷四

三

四
約園刊本

世未知其詳

閱五月報知唐師尙在復賦一律

又見除書下朝儀訪叔孫高風知不屈碩果喜猶存海
上留元老人閒重建尊生平無限感含淚望師門

述懷

農田吾舊業識字廢躬耕才短逢迎拙途窮勢利輕詩
無驚俗句病得避時名誰曉山人意喁喁望太平

聖清家法懿於古未前聞國勢趨衰弱宸衷矢儉勤傳
賢殊落落易暴漫云云悟得同舟理何心薄故君

五月晦夜坐懷子驥

夜窗餘暑熾移榻坐中庭月隱方隨日雲開漸露星縱
橫穿瓦蝟明滅度牆螢遙想醒園叟長吟戶未扃

子驥有詩見贈並附其族人晚荷題詞世兄雅亭

和詩賦此奉酬

詞壇牛耳久推君英少聯翩競策勳翳燭共吟霞浦雨
開囊遙贈瑞巖雲一門勝事跨咸籍兩世深情感紀羣
詩社從知多健將慚余衰劣未能軍

容膝軒詩草題詞

余少時作詩多淺近之語既長涉獵稍廣自知無當於大雅因不復作雖作亦不自收拾嘗有句云酒味嘗來薄琴聲奏出清高低吾自曉不待別人評可想見所詣之不深也光緒壬寅冬曾刊古體詩第二卷而首卷久之未成今春忽邁未疾自念生長田間官至四品不爲不榮行年六十不爲不壽從此一瞑不視亦復何恨惟是委化之後語言散爲飄風心志埋於荒草求其稍可留存以示後人者惟詩與文而已而詩以言志尤不忍

容膝軒詩草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聽其放佚因搜摭舊作命寫手錄而存之凡近體詩若干首分爲二卷增古體一卷總爲容膝軒詩草四卷將以付梓而傳後焉少時所作頗有未能割愛者至於隨俗應酬有聲無義之詞則概置不錄良以藻采非余之所工舍區區心氣而外固無可存之理也宣統辛亥二月中旬榮商自跋

辛亥以後詩附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